



天台宗要典彙編（九）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天台宗要典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上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毖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毖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錄

四明尊者教行錄	1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一(并序)	1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二	27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三	50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四	78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五	109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六	138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七	166
天台傳佛心印記	213
天台傳佛心印記註	220
傳佛心印記註卷上	223
傳佛心印記註卷下	244
三千有門頌略解	270

四明尊者教行錄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 No. 1937 《四明尊者教行錄》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一(并序)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陳隋兩國師天台智者。悟法華經旋陀羅尼。嗣法性宗。以無礙辯才。剖判三世佛乘。開闢一家教觀。人到于今承之。外有諸懺制法兩朝勅文建寺碑刻等。門弟子章安禪師。集之成書。號國清百錄。特蒙仁宗皇帝賜入大藏。同佛典誥流行。至是殆無餘蘊矣。然吾祖之道化被六十州。盛於隋唐。衰於五代。法不終否。至人利見。石晉天福中有通公法師。(諱義通)來自高麗。南參

螺溪(即天台山螺溪院義寂法師也)盡得天台一宗之道。復欲航海。大帥錢公固留之(錢諱惟治。吳越王之子。時判明州也)。遂傳洪於明之寶雲(寶雲乃福州運使顧承徽捨宅造寺。以處於師)。法席大開。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曰法智師(諱知禮)。一曰慈雲師(諱遵式)。法智尸延慶道場。中興此教。時稱四明尊者。慈雲建靈山法席。峙立解行。世號天竺懺主。慈雲生乾德二年。終明道之初。歷一百二十載。五世孫(慧觀)師。哀其遺文。成金園三集。行於世。法智生建隆改元。終天聖六祀。距今已一百七十有五年矣。所撰記鈔三十餘萬言。學者共宗。復有教門義章問答釋妨巨儒高釋往返書啟等。斷簡殘篇存者流逸。嗚呼。師一心講懺傳持四十年。脇不沾床。其應緣染翰。寧可以數量計。縱刊之於木石。書之於竹帛。

亦千萬之一耳。(宗曉)末學無似。叨預教庠。竊睹師之垂言。雖片文隻字。咸為釋氏之法。豈得以任其蕪沒哉。於是劇意訪求。僅得一百餘篇。以類銓次析為七卷。目之曰四明尊者教行錄。四明迺所生得道轉法輪地。世珍其為人。咸以是而稱之。台宗戶牖莫不依教立行以行顯教。庶教行二途成修行一轍。師嘗勗眾言。吾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未始不以教觀之旨為服味為杖几。今錄取以教行為名。亦尊者之志焉。大哉斯文既就。願與國清百錄天竺金園。鼎足而行。貽諸後代。共期祖道也。其乎未盡者。後賢隨見聞而續之。斯又盡善美矣。

岢嘉泰二年壬戌歲臘月既望比丘(宗曉)謹序。

尊者年譜

大宋太祖皇帝初登寶位。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庚申。此年正月。太祖受周恭帝禪。謹按胡昉撰塔銘并門人則全實錄。師壽六十九。示滅天聖六年戊辰歲。若準趙清獻公所作行業記。則云天聖五年歸寂。誤矣。今逆推甲子。師乃當庚申年降誕。豈非真人應運而賢哲間生乎。師諱(知禮)。字約言。真宗特賜法智大師之號。時稱四明尊者。俗姓金。前漢金日磾之遠裔(西漢書曰。金日磾匈奴休屠王之子。夷狄亡國。羈虜漢武。而篤敬忠孝。七世內侍。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後代為鄞人也。父諱經。母李氏。初以嗣息未生。誠志祈佛。偶夜夢。梵僧遺一子云。是羅睺羅。泊生因以為名。

二年辛酉 三年壬戌 乾德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時年七歲。塔銘曰。師年七歲屬母喪。謂劬勞匪易報。且號泣而不絕。由茲厭俗。急於出家。其父異之。遂不奪其志。始投太平興國寺僧(洪選)為弟子。天竺作師指要鈔序云。師在童子受經。便能思義。天機特發。不曰生知之上性者乎。

五年丁卯 六年戊辰 是年改開寶元年 二年己巳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五年壬申 六年癸酉

七年甲戌。時年十五。塔銘曰。師年十五受具戒。而專探律部 八年乙亥

九年丙子。是年太宗皇帝即位。改太平興國元年。

二年丁丑 三年戊寅

四年己卯。時年二十歲。行業記曰。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業觀。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人皆駭聽。而驚傳之。

五年庚辰。實錄曰。師在寶雲及二載。厥父偶夢。其跪於通之前。通執瓶水注於口。自爾圓頓之旨一受即了。

六年辛巳。時年二十二。行業記云。師居寶雲方三年。常代通師講。入文消義。益闡所學。

七年壬午 八年癸未 雍熙元年甲申 二年乙酉 三年丙戌 四年丁亥

端拱元年戊子。師聽讀寶雲十載。即值本講歸寂。石塔記云。通公壽六十二。端拱元年傾逝(知禮遵式)。子衿之高者。

二年己丑 三年庚寅。是年改淳化元年。

二年丁卯。師年三十二。即中選住持。實錄云。淳化辛卯。受請于乾符寺。綿歷四祀。于保恩院。戒誓辭云。予居寶雲。既值鶴林。始遷乾符寺西偏小院(乾符寺中改承天寺。今為能仁寺。西偏小院即今法華也)有寢無廟。學徒爰止。盈十莫容。又觀其密邇闐闐。誠非久宜。遂徙此城東南隅。指要序曰。師主乾符講席。諸子悅隨。若眾流會海。

三年壬辰 四年癸巳 五年甲午 至道元年乙未

二年丙申。使帖云。至道二年七月。內院主僧居朗顯通。捨保恩院與(知禮)。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台智者教法。戒誓辭云。院丙申秋承舊。越十年陳修。己酉告成。石公勒石紀之。逮壬子凡十七年。咸安來學。

三年丁酉。保恩院記云。先是此院締造年深。頽毀日甚。以至道三年。乃與餘杭釋異聞。戮力經營。適值丹丘僧覺圓。發心陳力。三載訖役。觀其土木瓌麗金碧交輝。先佛殿而後僧堂。昭其序也。右藏教而左方丈。便於事焉。

真宗皇帝即位改咸平。元年戊戌。

二年己亥。時年四十歲。實錄云。師自咸平二年已後。專務講懺。當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都遣。

三年庚子。是歲大旱。師與天竺懺主祈雨有感。行業記云。歲大旱。師與遵式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不降當然一手以供佛。佛事未竟。雨已大浹。慈雲行業記云。咸平三年。四明大旱。師入懺摩。祈雨約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應。太守蘇為異之。題石紀其事。

四年辛丑 五年壬寅

六年癸卯。是歲日本國師遣僧問難。本序曰。咸平六年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齎本國天台山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知禮)憑教略答。隨問書之。

景德元年甲辰。時年四十五。撰十不二門指要鈔。序紀歲月云。景德元年甲辰正月九日敘 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是歲師上錢唐昭公十義書。序曰。景德三年[葩-巴+(日/(句-口+匕))]₂月。四明(知禮)。謹用為法之心。問義于浙陽昭上人。

四年丁未。是歲上昭公觀心二百問書。序曰。景德四年。四明比丘(知禮)。謹用為法之心。問義于浙陽昭講主。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時年五十歲。建保恩院落成。戒誓辭云。院己酉告成。石公紀之。記末曰。待問通守竹符函親松柄。會茲院告厥成功。遂抽毫而為識。時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四月六日立。

三年庚戌。是年恭奉聖旨。改保恩額。為延慶院。據四明圖經曰。保恩院周廣順二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改為延慶院。紹興十四年改院為寺。使帖曰。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內僧(知禮)。經使府陳狀乞申奏天聽。永作十方住持。長講天台教法。當年十月。內準中書劄子。奉 聖旨依。

四年辛亥。是年師再狀經州乞給。使帖備錄上項。聖旨上石永為照據。使帖曰。(知禮)續於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內經州著狀。乞備寫聖旨并前後使帖。鑄上石刻。永作十方傳教住持。是年七月十七。給帖立石。

五年壬子。是年師與異聞師。撰十方傳教住持戒誓辭。立石永誠非理妄占。斯文真是寺萬代十方住持之本也。

六年癸丑。是年二月十五日。創建念佛施戒會。師於祥符五年十月。親製疏文。至今誘化。此會抵今凡一百九十載不廢。往古來今其被化者。不知幾何人哉。

七年甲寅。時製觀經融心解。序末題云。大中祥符七年甲寅重陽日敘。是年師又有教門雜問七章。門人自仁答 八年乙卯。

九年丙辰。時年五十七。實錄云。師年五十七。誓願修法華懺。三年懺滿。焚身供養妙經。誓生淨土。

天禧元年丁巳。塔銘曰。天禧改元之初。師年及耳順。乃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吾不能捐捨身命以警發懈怠。胡足言哉。於是結十僧。修法華懺三年。懺滿共焚。是時翰林學士楊億。駙馬都尉李遵勗。皆當朝文雄勳盛。每響師通悟。必望風推挹。其年詔賜紫袈裟。皆二公論薦之所授也。又聞遺身。而楊公致書。確請住世。往復數番。至於專委州將保護。由是願行不得而施矣。又著消伏三用章。出絳幘三十問。門人(仁岳)答。皆紀於此年也。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實錄云。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錄行實奏上。特賜法智大師號。是年京師僧職高流二十三人。各賦一詩紀贈於師。待制晁說之作序刊石。後擇隣詩題曰。庚申季秋望日書。

五年辛酉。時年六十二。是年朝廷宣賜命修懺法。行業記曰。真宗知師名。遣中貴至所居。命修法華懺法。厚有賜予。中貴俞源清也。師因俞子欲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人到于今受其賜。又撰別行玄疏記。序題曰。天禧五年八月旦。又撰觀經妙宗抄。序題曰。天禧五年重陽下筆序。

乾興元年壬戌

二年癸亥。是年仁宗皇帝即位。改天聖元年。是年製光明拾遺記。紀云。天聖元年四月望日序。師又為潘屯田。作

夢魚跋。又出問幃試問四十二章。考試學子。又答禪宗泰師佛法十問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真宗天禧初。有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聖化。每遇佛生朝。募眾行放生業。於是立放生碑。樞密劉筠撰文。太守殿撰曾會立石。天聖三年七月十五日。雪溪僧(仁岳)書。師是年一夜忽夢。相公入院。翌日即曾太守之子到。後果符此夢。廼魯國宣靖公也。由此楚國黃夫人置恒產供眾。又上書曾太守乞申奏後園地。永在伽藍。亦此年也。

四年丙寅。是年師有授辭授門弟子(文璨)。石刻見存。

五年丁卯。師製光明文句記六卷。於是歲題曰天聖五年[葩-巴+(日/(句-口+匕))]₃月三日記。然此記師迫歸寂。不及終帙。而後門人廣智(尚賢)法師。續記讚佛一品。方為足本。

六年戊辰。是年師年六十九示滅。準實錄等。天聖六年正月五日戌時。師端身跏坐。召大眾說法畢。驟稱彌陀佛號數百聲。奄然而逝。露龕示身。經二七日。爪髮俱長。顏貌如生。復過七日。遷于南門之外。將闔維。次先聞異香馥郁。火滅得舌根不壞。舍利五色不知其數。(舍利猶藏以瑠璃瓶。奉安大悲閣上)越五年。至明道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奉靈骨。起塔于崇法院之左。

(宗曉)伏讀三朝僧傳。十科選佛西聖之法取材盡矣。而吾祖法智以道供職。眇觀著述洪演興起大教。義解為首。造寺造像。營福次之。生於舌根舍利滅後儼然。神異有餘。遺身之際。雖為楊文公勸請而止。豈以一時固阻外其道耶。矧復嘗然三指以供佛。斯亦捨身之支派也。大哉往古高僧十法師其一而四焉。豈與夫事佛徒勞於百載者。同日而語乎。

(舊本取指要別行玄記妙宗鈔拾遺記光明句記大悲行法六序。附入此中。此既隨文見行于世。因得以略)。

授菩薩戒儀 結念佛會疏
交法師授辭(附入) 璨法師授辭
放生文 夢魚記(潘屯田作)
跋夢魚記
勅放生池碑銘(舊有石刻)
菩薩戒儀(十二科)

第一求師授法 第二策導勸信 第三請聖證明 第四
授三歸依 第五召請聖師 第六白佛乞戒 第七懺悔罪愆
第八問無遮難 第九羯磨授戒 第十略說戒相 第十一發
弘誓願 第十二結撮迴向

第一求師授法

夫欲受此菩薩戒者。必先請師策導開解。於一切境起慈悲心。若非此人。戒無由發。今為現前大眾。恭請某人。作授大乘菩薩戒師。各須一心隨我陳請。若至某甲處。當稱自己名。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今於大德所。乞授一切菩薩淨戒。惟願不辭勞倦哀憫聽受。

第二策導勸信

現前同會清淨大眾。既共伸請欲求戒法。先須發於信心。信心若成。三學任運具足。三身四智佛果圓常。決定可期。更無疑慮。一者深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二者須信勤修勝行而證菩提。三者諦信咸登佛果常樂我淨。故經云。大眾心諦信。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華嚴云。信是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疑網出愛河。開示涅槃無上道。是知若發信心必納得戒。戒為萬行之

先鋒六度之基址。如造屋宅。先固其基。若無基址。徒架虛空。必不成就。戒是大道之資糧。濟海之船筏。生死大海非戒莫渡。莊嚴法身以戒為瓔珞。破除熱惱以戒作清涼。戒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眾由是成正覺。諸人者須信所受菩薩淨戒。乃是十方三世諸佛成道根本。諸大菩薩修行軌範。戒經偈云。如過去諸佛。及以未來者。現在諸世尊。皆共尊敬戒。薩遮尼乾子經云。如來功德身。以受戒為本。以持戒為始。又云。若不持戒。尚乃不得疥癩野干之身。況功德法身。月燈三昧經云。雖有色力及多聞。若無淨戒如禽獸。雖處卑下少聞見。能持淨戒名勝士。華嚴經云。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於淨戒。是則如來所讚嘆。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梵網經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若不受此戒。外道邪見人。畜生與木頭。平等無有異。故知不受菩薩戒者。縱學佛法勤苦修行經千萬劫。祇名眾生。欲脫生死。欲破業障。欲成菩提。欲證佛果。終無得理。是故西天國王登位。百官上任。並先受此菩薩戒。蓋欲饒益境邑人民故也。諸仁者寧可受已毀犯。則不可不受。縱或受已毀犯。還是佛之弟子。若不受者。名為外道。故經云。瞻蔔華雖萎。猶勝一切華。破戒諸比丘。猶勝諸外道。在會大眾諸佛子等。六道之中無量眾生。受三途苦。不聞佛法。縱得為人。或處邊夷。或遭亂世。或迷聲色。或報愚癡。或著邪見。佛法難遇。誰肯信從。今共喜慶。識知善惡。知有戒法可受。知有淨土可生。可謂萬劫難逢千生一遇。法華經云。佛法難值。時亦難遇。宿福深厚。生值佛法。諸人須念。無常迅速。生死難期。一旦命終。識神無主。欲受佛戒。無由可得宜各精進。努力求之。撥棄世緣。齋戒念佛。功成事辦。必得超往安養淨土。

各獲長生。受勝妙樂。然戒有多種。五戒八戒名近住解脫。若受是戒。但只近獲人天果報。小乘二百五十戒名別別解脫戒。若受此戒。持一一條。各得解脫。然雖出離生死愛河。但趣小乘阿羅漢果。不能證得常住佛性廣化眾生。今此菩薩三聚淨戒。若受之者。報圓佛果。相好無邊。三達五眼。十力無畏。一切功德無不具足。即於此身。一念之中訖至成佛。具足八種殊勝功德。一者趣道場殊勝。當知受菩薩戒者。如大鵬鳥。舉翅高飛。能至十萬九千餘里。菩薩發心受此大戒。能越六趣二乘徑。趣無上菩提。坐於道場。二者發心殊勝。若人一念發大悲智之心。受菩薩戒。超過二乘境界。如昔有沙彌。侍一羅漢而行。忽發菩提心。求受菩薩戒。此阿羅漢返生恭敬。為擔衣鉢。讓路而行。三者福田殊勝。假使有人。供養滿閻浮提大阿羅漢。不如供養一發心受菩薩戒者。以彼運心廣大故。四者功力殊勝。若受小乘戒者。猶如螢火。但能自照。受菩薩戒者。狀似日光當午。一切普照。五者滅罪殊勝。諸人莫疑受戒不能堅持而不敢受。經云。受戒後破犯猶勝外道。不受戒者。外道邪見。永沈惡道。無有出期。破戒之人。以戒威力故。設墮惡道。受罪輕微。若墮地獄中。作地獄中王。若墮畜生類。作畜生中王。若墮餓鬼數。作鬼神中王。若在人間。作人中王。若生天上。作天中王。生生之處。不失王位。經云。有犯名菩薩。有戒可破故。無犯名外道。無戒可破故。六者受胎殊勝。受戒之人若在胞胎。常為天龍善神而共守護。七者神通殊勝。受戒之人以持戒力故。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能於一念中超越千生。能於一日內度無數眾。八者果報殊勝。受戒之人即是菩薩當生蓮華藏海受法性身。一得真常永不退轉。如上廣引諸經。為

諸佛子開發行門。願今諸人各於此座。納得清淨戒法。永作津梁。為見佛因。作淨土業。

第三請聖證明

現前大眾。我今既為說法開導。須懷忻仰。向下更為迎請聖眾。降臨道場。證明護念。汝等各須專秉一心隨我音聲奉請(先啟白)。

維太歲某年某月日。南閩浮提大宋國某州縣某處。今有眾多男女。各發精誠。同稟淨戒。邀迎三寶一切聖賢。願賜護持。即希感降。

一心奉請。盡虛空界微塵刹中。一切諸佛真應二身。一切道法。大小兩乘。三乘等侶。一切聖賢。惟願聞今奉請。降臨道場。證明受戒。

一心奉請。護法諸天。功德大辯。梵釋四王。龍鬼八部。天靈地祇。日月星宮。江河淮濟。名山大川。州城分野。社稷聰明。守護齋戒。正直神司。惟願聞今奉請。降臨道場。堅守加護。

一心奉請。十方法界六道四生。三才九類。一切含情。現前受戒合道場人。住居香火本命星辰。生身父母上代宗親。惟願承三寶力。俱到道場。同沾戒善。

第四授三歸依

上來召請三寶百靈。降臨道場。同資戒善。當知此戒不問男子女人。凡聖普會。幽顯同沾。乃至畜生。但解法師語者。皆得受之。不同小乘但盡形壽。此菩薩戒。從今一受直至成佛。永無失墜。此下更為大眾。翻邪向正。受三歸依法。當知三寶乃一切眾生之敬田。若能至誠恭敬歸向。則能發生

一切善法功德。然三寶者有乎多種。一曰住持三寶。二曰別相三寶。三曰一體三寶。言住持者。泥龕塑畫是佛寶。黃卷赤軸是法寶。剃髮染衣是僧寶。言別相者。修行契證妙覺果德法報應化名佛寶。所說八萬四千法藏十二部經名法寶。等覺已還三乘聖賢名僧寶。言一體者。上至諸佛。下至蠢動。無不具此三寶也。所謂實相妙體即一而三。名祕密藏。如世珍琦。通名為寶。即今諸人本有覺性是佛寶。此性無染清淨是法寶。此性柔和無諍是僧寶。今勸諸人。不得自輕。人人本具斯理。一一咸得成佛。如來由修證此一體三寶故。而能運大神通。興諸佛事。此之三寶在汝身中。如水凝冰。棄冰求水。無有是處。若欲融冰。善宜方便。擬趣佛果。非修不克。今既覺知此體。正向此寶作歸依處。

弟子(某甲)願從今日盡未來際。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三說)。

上來雖為歸依。若不結歸。法不圓滿。理須三番結歸。

弟子(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

從今已往。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惟願三寶哀憐攝受。慈憫故(三說)。

第五召請聖師

上來已受三歸依竟。而(某)但為傳戒之人。今當更為現前大眾。奉請釋迦世尊等五座聖師。降臨道場。向諸佛菩薩之前。求哀懺悔。問於遮難。方堪秉法。然請師之法理合自陳。想汝未能。我今教汝。汝當虔心。切莫容易。

弟子(某甲)一心奉請釋迦如來。為得戒和尚。我依和尚故。得受菩薩戒。慈愍故。

弟子(某甲)一心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為羯磨阿闍梨。我依羯磨阿闍梨故。得受菩薩戒。慈愍故。

弟子(某甲)一心奉請彌勒菩薩。為教授阿闍梨。我依教授阿闍梨故。得受菩薩戒。慈愍故。

弟子(某甲)一心奉請十方諸佛。為尊證師。我依尊證師故。得受菩薩戒。慈愍故。

弟子(某)一心奉請諸大菩薩。為同學侶。我依同學侶故。得受菩薩戒。慈愍故。

第六白佛乞戒

上來所請五座聖師。具大慈悲他心道眼。憐愍眾生。拔苦與樂。必降道場。更為諸人。白佛乞戒。汝等各須志誠對佛合掌諦聽作白(下座白佛)。

仰白五座聖師十方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佛大地菩薩僧。此娑婆世界某國州縣諸弟子等。求我恭白諸佛菩薩乞受三聚淨戒。此諸弟子已是真實發菩提心。能生深信。於此淨戒誓願學行。惟願諸佛諸大菩薩。憐愍施與三聚淨戒(三白竟歸本座)。

第七懺悔罪愆

上來恭白聖師已竟。將受戒法。疇念。汝等自從無始已來煩惱厚重。無惡不為。身心不淨。然此戒法乃是白淨之法。身器清淨方堪求受。是故應當求哀懺悔。如洗故衣方堪受色。矧乎如來滅度二千餘年。正法隱沒。邪風廣扇生。當此時。雖見佛聞法。不生信樂者有之。良由無明所覆見網交纏。若不改往修來。何由還源復本。以是因緣。今日道場同於佛前。發露罪根。各須一心志誠懺悔。

弟子(某甲)至心懺悔。自從無始至于今日。未識佛時。未聞法時。未遇僧時。不信因果。汨沒死生。動身口意。無惡不為。遇不善緣。近惡知識。乃至焚燒塔寺。誹謗大乘。侵損常住。污梵誣僧。犯諸禁戒。作不律儀十惡五逆輕重罪愆。身業不善。行殺盜婬。口業不善。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意業不善。起貪瞋癡。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自作教他。見聞隨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披陳發露懺悔。惟願三寶同賜哀憐。令我罪根一念霜融悉皆清淨。

第八問無遮難

上來奉為諸人行懺悔法。身器清涼堪受淨戒。當受此戒。準經所說。若有七遮。即不得受。良由七種逆罪能障淨戒。並名為遮。我今一一垂問。汝等有即言有。無即言無。當如實答。

汝曾出佛身血否(答云無。此下列同此答)。汝曾殺父否。汝曾殺母否。汝曾殺得戒和尚否。汝曾殺阿闍梨否。汝曾破羯磨轉法輪僧否。汝曾殺阿羅漢否。

第九羯磨授戒

喜汝諸人無上七種遮難。已是納戒之器。眾聖同慶凡俗俱忻。千生萬劫得幸遭逢。今則正當羯磨受戒。須知此戒乃是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積劫熏修。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汝等諸人當起深心生乎難遭之想。必使此法一念圓成。今正是時。切在翹勤傾仰。如器盛物。不得差泄。以是因緣。諦聽諦聽。

佛子(某甲)一眾人等諦聽。汝今於我所。求受一切菩薩淨戒一切菩薩學處。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

此諸淨戒此諸學處。過去一切菩薩。已受已學已解已行已成。未來一切菩薩。當受當學當解當行當成。現在一切菩薩。今受今學今解今行今成。當來作佛。汝等從今身至于佛身。於其中間不得犯。能持否(三說。並答云能持)。

汝等諸佛子須信。初番羯磨已成。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業力。悉皆震動。

此是第二番羯磨已成。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猶如虛空。如雲如蓋。覆汝頂上。

此是第三番羯磨已成。而此戒法從汝頂門流入身心。非色非心。無形無相。不覺不知。充滿正報。當知汝身汝心即是無邊功德之聚。各須於三寶前生大慶快。切在志心護持。勿令毀犯。

第十略說戒相

諸佛子等。上來依法授汝三聚妙戒竟。雖已得法。汝必未能諳於持犯之相。我今依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戒相。一一宣說。汝當諦聽。

第一不得殺生。若自殺。教人殺。無慈悲心。非真菩薩。若有犯者得波羅夷罪。汝等從今身至佛身。於其中間不得犯。能持否(答云能持下去例此)。

第二不得偷盜。若自若他。乃至鬼神官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犯波羅夷罪。汝能持否。

第三不得行邪淫。男子不得背己妻房。女人不得背夫通外。當以淨法布施眾生。汝能持否。

第四不得妄語。有則言有。無則言無。不得為利妄語巧生誑妄言。須真實。汝能持否。

第五不得酤賣諸酒。酒是昏亂起過之物。飲則昏蔽正性。能生三十六種過失。汝能持否。

第六不得說人過非。乃至師長朋友當為掩惡揚善。汝今能持否。

第七不得自讚毀他。當須惡事自向己。好事與他人。從今不得讚毀。汝能持否。

第八不得慳吝財法。若人來求。隨己所有。悉當與之。從今不得慳吝。汝能持否。

第九不得生瞋恚心。一念瞋火能燒無量功德。死墮蛇中。由瞋招致。汝能持否。

第十不得毀謗三寶。而三寶於諸眾生有大恩德。乃是敬田。不當毀謗。汝能持否。

此上略示十重戒相。四十八輕既多。不能一一敷揚。現前大眾聽受此法。事非等閑。切在覺世無常修行眾善。庶得以此莊嚴淨土命終決取往生。方知念佛受戒功勳不可得而思議者矣。

第十一發弘誓願

現前諸人今日既已得戒。當須發起度生之心。良由世人自昔已來凡所作為皆是自己邊事。不能發一念利他之心。所以輪迴六道。福慧微薄。今既受持大戒。已後必須發菩提心起四弘誓願。此四弘者諸佛所師。諸佛由茲而成正覺。菩提此翻為道。以道為心故名道心。發此道心。依乎四教境智不同。今依圓教無作四諦。以發道心。此道心者。即與十方諸佛及一切眾生之心等無有異。故華嚴云。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若知此心即是佛心亦即眾生之心。則事理不二。生佛一如。三諦天然。微妙寂絕。

依此發心。是名真正。違茲立願。願不名普。故天台云。發心僻越。萬行徒施是也。然則此心在理。同名佛心。理雖無別。事相天殊。故須學佛慈悲發起弘誓。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弘者廣也誓者制也。依四諦境廣制其心。先依苦諦境發一弘誓。眾生無邊誓願度。二依集諦境發一弘誓。煩惱無數誓願斷。三依道諦境發一弘誓。法門無量誓願學。四依滅諦境發一弘誓。佛道無上誓願成。現前諸人於一念凡心。全用佛境佛智。起此四弘。自利利他功不可量。憑此勝緣。求生上品淨土。宜各志誠隨聲發願。

弟子(某甲)今於諸佛菩薩像前。真正發菩提心。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三說)。

第十二結撮迴向

上來施戒功德如虛空等法界。普為一切眾生。莊嚴實際。超脫輪迴。永證無生常住快樂。然後以此勝因。奉福護法諸天。三界賞罰。威德靈聰。現前眾信。住居香火。本命星辰。上代家先。生身父母。冤家債主。欠命負財。法界有情。俱霑利益所冀。地天交泰。清濁殊分。四海晏安。萬民樂業。風祥雨順。穀果豐成。次乞。現前男女戒善所資。常臻吉慶。災衰蕩散。福智雲臨。覺世虛幻。多修白業。仰惟三寶洞明。諸天昭鑒。為上因緣和南聖眾(會散)。

結念佛會疏(并青山樓居士跋)

明州延慶院念佛淨社

當社普結僧俗男女一萬人。畢世稱念。阿彌陀佛。發菩提心。求生淨土。每年二月十五日。於院啟建道場。供養三

寶。齋設僧田。功德祝延。帝壽。福利軍民。其建會之法。勸請會首二百一十人。各募四十八人。逐人請念佛懺願曆子一道。每日稱念佛名一千聲。懺障道重罪。發菩提願。為度眾生。取於淨土。請畫佛數於曆子上。至建會日。預齋曆子。并備淨財四十八文。到院攢錄上疏。至日表宣。或入社弟子傾逝者。請勸首繼。將姓名并其人曆子。到院相報。即當告示。在社九百九十九人。各念佛一千聲。為彼懺罪。資其願行。令生淨土。又至建會日。令社眾念佛薦其往生。仍請勸首。速募人填補。所冀常結萬人同修淨業者。

原夫一念本融。諸法無礙。遇熏既異。感報成差。是以順性而修。則顯諸佛淨土。隨情而作。則循五趣苦輪。所以處娑婆者。生出尤難。墮落者眾。故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直待三乘行備。方免四趣受生。蓋境界龐強煩惱熾盛。自力求脫實難其人。若夫生安養者。國土莊嚴身心清淨。直至成佛。不墮三塗。經云。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又云。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若欲生彼。但當稱彼佛號修彼佛慈。必為彼佛本願攝取。捨此報身定生彼國。具如經說。實匪臆談。今結萬人。以為一社。心心繫念。日日要期。每歲仲春。同集一處。同修供養。同聽法音。會彼萬心。以為一志。俾成定業誓取往生。況報得命光其猶風燭。一息不至。三塗現前。何得自寬。不思來報。當依佛語無順人情。頓息攀緣。唯勤念佛。謹疏。

淨土法門決然可信。如來蓋嘗特言之。屢言之。委曲言之。而世之人尚毀信相半。大抵高明之士則曰。口稱佛名。便能成佛。一何易哉。是未嘗稽其所以。不知淨土業成但生彼國。無惡境界。有進無退。直至成佛。豈才生彼國便成佛也。以少善根為無以加者則曰。口稱佛名。定可往生。是亦

未為至論。所謂念者致精誠。焉勿志之謂也。豈口舌云乎哉。予雖未嘗不輟香火揚聲叩拜。然動容周旋。念念不絕。雖衽席之上踰溷之間。亦必避西。自謂世人莫如我修淨業也。四明法智大老起天台大教於既墜之後。使人見性成佛。猶且以此化人。是知此深法門為不可廢明矣。祥符中嘗結念佛勝會。延慶淨人如慶得亢疏於人間。宛如新製。欲踵武前修。請予敘其事。予歡喜踊躍。雖欲辭而不可得。敢望四眾同願同求高明者俯而就。談何容易者則致誠意焉。庶幾無高無下。無智無愚。皆得超往。若曰何必生彼然後成佛。則在家者亦不必出家而星居。甲乙者亦不必尋師訪道矣。未透關者幸留意焉。紹興壬午中夏青山樓弄云。

交法師授辭

吾祖智者垂言立行。談出情表。非暗證及尋名者之所追及也。吾忝嗣洪業。綿歷多稔。未嘗少須有行說之懈。汝登吾之門亦有日矣。諮決微旨。厥功已積。今台之章安慧因古寺欽汝懿美。乃新構于講院。令汝傳持。吾今授汝香爐如意。用為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香先藹乎自己。四悉巧意次適乎物宜。汝其慎諸。勿妄揮秉。忽名利之如芥。視強軟之若寇能如是者。少合吾之意爾。亦不辜吾祖之言行。亦免致有情之生惱。擇交論師勿欺吾囑。天聖二年正月二日。四明座主(華押)辭。

璨法師授辭

天台命宗。以偏圓一揆示乎教。以境智不二明乎觀。非教無以生解。非觀無以成行。解行具備。然後可登乎聖賢之域也。吾久事斯道。靡有懈懷。故四海學人往往遐至。文璨

論師始則升于興國祥法師之堂。討論大義。克著功業。而祥師放心至理。情忘彼我。復旌汝好學。命入吾之室矣。於是孜孜教觀。無晝無夕。綿歷乎多祀。又能景行純素。與言相應。今祥師嚴整塔寺。續三寶之遺風。慮妨示徒。故付講於汝。吾嘉祥師有出俗之見。復觀汝是傳法之器。故授汝手爐洎鬱多羅僧。欲汝一秉一披使德香芬馥寂忍成就。如是則利養毛繩名聞毒箭。何傷於己也。前所謂登聖賢之域者。汝其有分耳。文璨論師當體吾意。皆大宋天聖四年十月六日。延慶座主(知禮)授辭。

放生文

法師應於放生之處。不近不遠。敷座而坐。若有徒眾。亦於其傍列位坐之。各以慈眼悲心視諸眾生。念其沈淪深起哀愍。復念三寶有大威力能救拔之。作是觀已。法師當執水盂默念想云。一心奉請。大穢跡金剛聖者潛降道場。加持此水。有大功勳。洒沾異類。令其身心清淨堪聞妙法。即默誦穢跡真言一七遍。再三洒之。然後執手爐白云。

仰白十方三寶釋迦本師彌陀慈父寶勝如來觀世音菩薩等。惟願慈悲證知護念。今有水族(或云飛禽若干頭數)。為他網捕。將入死門。比丘某甲(或云弟子)修菩薩行。發慈愍心。行放生業。作長壽因。贖其身命。却收逍遙。仍順大乘(或云仍請比丘隨順大乘)方等經典。授與三歸。及稱十號。十二因緣皆當為說。但以此類眾生本為愚癡及諸惡業。今受異報。六識昏迷。不能了知方等深法。仰乞三寶靈通威德冥加。令此眾生心開意解。於深妙法速得相應。轉報受生。早得解脫。慈愍故(此句三唱)。

汝等眾生從無始來。不聞三寶。不解歸依。所以輪迴三有。今墮畜生。酬償夙債。我今為汝哀告三寶。求乞護念。令汝等輩心開意解能知妙義。我當授汝一體三寶甚深妙法。所謂三寶者。佛名曰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此三即一。此一即三。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不可思議。名祕密藏。世出世間最尊最貴。名之曰寶。今以佛法僧為寶也。一切萬法莫不歸趣。故名三歸。理雖曠遠。即汝心性不遠而復。汝等應當深信此理而歸向之。大眾同心。授與眾生三歸依法。

現前異類一切眾生。依大乘經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從今已往。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惟願三寶哀憐攝受(三說)。

佛子。我今更為汝稱寶勝如來十號功德。為汝虔請慈尊。方便救護。彼佛本願。若有眾生。於十方界聞我名者。即得上生三十三天。流水長者為十千魚稱茲十號。彼諸魚類即得生天。長者成佛號釋迦文。彼十千天子。威德熾王而為上首。夙緣所追。而於光明會上。聞信相開士及其二子受菩提記。時諸天子重聞十號。頓悟本心。深證無生。便得受茲十號記別。願汝今日聞我稱揚寶勝十號。如彼天子所證。等無有異。南無過去寶勝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三說)。

寶勝如來常住不滅。願乘本願證我稱名。令此眾生速得道記(三說)。

諸佛子。我今更為汝說十二因緣甚深妙法。願承三寶力。令汝一一了知。此十二法體是三德大般涅槃。而汝迷故翻為三道。三世因果輪轉不息。我今為汝先唱十二因緣生相。次唱十二因緣滅相。願汝達此生滅之法。當處即是不生不滅。

當處究竟。當處清淨。當處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一清淨一切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同於諸佛證大涅槃。(大眾同聲唱云)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是因緣生相。再聽因緣滅相)。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汝等水族異類眾生。我今依大乘經甚深妙義。授汝三歸十號十二因緣已畢。又復念汝無始業障深重墮在畜生。今則為汝對三寶前。發露眾愆。求哀懺悔。願汝罪業一念消除。便得生天。近佛受記。

現前水族飛禽異類等。志心懺悔。自從無始。不悟本心。輪迴生死。於諸有中。內無慧眼。外近惡人。開放逸門。造生死業。殺盜邪淫。妄言綺語兩舌惡罵。貪瞋邪見。自作教他。讚嘆隨喜。四十種惡念念相應。未曾暫捨。乃至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阿羅漢。殺害父母及以二師。謗方等經。偷僧祇物。自破淨戒。污他梵行。斗秤欺誑。以偽為真。飲酒昏迷。犯諸過失。傷害眾生。充己飲食。作無量罪。結無量冤。致令此身輪迴三有。今墮畜生。酬償宿債。從苦入苦。無解脫期。今遇比丘說大乘法。無邊重罪如佛世尊所見所知。今皆懺悔。願罪消除。願罪消滅。

惟願放生已後。汝等不逢網捕。盡其天年。命終之後。承寶勝佛本願力故生忉利天。受天快樂。諸佛出世說方等經。於彼法會再聞此法。心悟無生。面承佛記。如威德熾王。等無有異。亦冀放生弟子(某甲)。從今日去。菩提行願念念增

明。救苦眾生常如己想。以是因緣得生安養。見彌陀佛及諸聖眾。早證無生。分身塵刹。廣度有情。同成正覺。

夢魚記

(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越州諸暨縣事潘 華記)

(四明法師跋)

予到任。依普賢觀經。不令人捕池沼江湖內魚(城外難禁)。景德四年孟冬。奉詔還闕。十月十日夜忽夢。江湖中魚約計數萬。悉號泣云。長者去矣。吾眾烹矣。哭聲沸天。所不忍聞。然而是耶非耶。真耶妄耶。復焉知後來宰邑者非長者乎。所嗟者人何故而為魚。魚何故通人。而知人之去留。一何靈也。君子鑒之。何忍烹之乎。予悶其有情。故特記之云。

四明沙門(知禮)偶覩茲事。能知厥由。非釋典了義。莫可原之。蓋魚性佛性。宰邑之性本不二焉。在事強分二。無二也。佛既先覺。立法教人。觀乎物性。起同體悲。安其危。示其樂。俾其復本與佛齊致。故流水救魚已得成佛。魚亦當成。不二之驗矣。今所夢者。豈孤然哉。乃由佛廣放生之教。魚蘊得脫之。緣人有增善之分。共而成之。其理必也。夫如是。聞見之人得不力行其教。諦觀乎性。使齊於流水者也。時天聖元年四月十一日跋。

勅延慶院放生池碑銘(并序)

(樞密直學士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筠撰)

粵若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罔罟。以佃以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蓋所以順殺伐而育人民也。是故四靈為畜。禽魚亡獮淦之悲。萬物由庚。草樹遂抽零之性。及乎大道既隱。淳風不還。人欲無厭。天物斯暴。蜺蜉盡取。潛蟄咸傷。聖人所嗟。君子用憫。歷代而下。申禁非一。所貴乎卒天下以仁。而登夫壽域者也。聖宋奄有萬國。真宗嗣致太平。既縱雉以升中。復育穀而報本。然猶儲精垂思。修墜起廢。天禧紀元之初。詔淮南江浙荊湖之地。有放生池者。俾繕完而增新之。惟四明之奧區乃揚州之舊域。水居者眾。鱗族甚繁。蚩蚩之氓惟利是視。蠢蠢之類曾不聊生。濫彼洿池。陳諸數罟。鯢鮪亦及。鱖鰣難逃。幸增無藝之貪。孰救可欺之失。有法智大師(知禮)者。道風孤峻。行業純慤。傳天台止觀之宗。修普賢懺滌之法。申旦不寐。三歲是期。每念。是身可惡如賊。志當捨離。樂在寂滅。固以比行廁之極厭。垂將効焚軀之真供。而大善知識懇勸住世。官曹府檄督責保全。實徇眾之攸依。思利他之為廣。矧邁聖神之運。宜恢方便之慈。式警群迷。聿形悲濟。顧此淨刹。旁有積流。窅若神淵。達于巨浸。極願力以爰度。獲俞命之亟下。公私率協。終始罔愆。轟然巨防環茲。注注繇是。普化塵里之俗。博市鱗介之品。脫豫且之網。朝有千計。返西江之使春盈萬數。又每歲以佛生之旦。眾大和會。浮泛綵鷁。演暢竺墳。寤流水之勝緣。識銜珠之善報。莫不競持詭類咸造碕淟縱之於波。快哉共歎。頰尾者戲荷而逝。响沫者依蒲而游。固以樂甚濠梁。望逾斗水。敝筍以之咸屏。枯肆謂之一空。至有斷罟折竿悔過而易業者矣。嗚呼淳古之俗前志有云。雜人獸之居。靡相為害。食草木之實。各遂所養。聖哲繼作。播種是教。以前民用箴聞餒者。是故二儀訢合百嘉茂暢。龜龍在宮沼。胎卵

不殪殪。雖火化寢變。而血祀有經。故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又曰。釣而不網。田則不漁。皆所以昭上之德而塞下之違也。自古致治之君。皆以好生為本。每嚴戒令務抑末游。其如利人之所誘。蕩而忘返。害既為甚。法不勝姦。繼以天災。遂廢嗇事。家乏兼晨之爨。野無遺秉之利。乃至旱乾水溢。山童澤涸。昆蟲為孽。道殪相望。強暴之徒藿蒲是聚。椎牛屠狗。鬻鹽盜醢。豈唯棄失本業。率多抵冒刑戮。得非歛飫腥味。天殘物性。犯道家之明忌。事必好還。背春秋之美談。政之所敗者乎。不有慈悲之士。孰臻覺寤之本。且曰。凡有血氣。同一觸體。盡諸沙界。共一真性。庸詎恣口腹之慾。結輪迴之業。其理不昧。緣心可觀。則金光明經論之詳矣。況復吳越之區膏腴兼倍。漠漠粳稻油油麻苧。陸則有苞筍薑彙。水則有海苔菰苽。固足以旅踐。嘉珍豐溢兼豆。亦何必剖豢豹之胎。嚼魚子之鬧。滋味煎其府藏。香芳腐其骨髓。食氣既勝。腊毒增厚。而殃病短折者。亦未必不由茲也。夫先聖立法本以馭眾。大小貴賤不相踰越。惟辟玉食順時以視膳。惟郊特牲因禮以貴臭。豈料後世有冒於寵利。罔知紀極。管氏設鏹簋。季氏旅泰山。乃至養食客之三千。探牛心之一割。騁嗜奔慾。窮奢極侈。豪傑胥倣。風俗益訛。固雖罄川陸之毛。殫漁獵之力。驅以就役莫充其求。是知其源至深。其來有漸。機權不足以為禦。鈇鉞不足以用威。故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洪惟我朝在宥而治。以聖繼聖。垂六十年。率上仁而綏群品。用柔道而懷獷俗。尊老氏之三寶。為大雄之外護。大師所以顧逢盛旦。集此妙果。介其祕祉。仰佑慈宸。表洪施之無疆。實含靈之允賴。謂是於益。宜有鋪昭。予病夫也。曩在禁林。尋墮職業。旋承官乏。待罪中司。自時辱書。猥託敘事。而不知。中乾已

甚。軋思無堪。避讓有初。阻修罔愬。今遂偃藩之適方存喉
息之微。而又廣印大師(智環)疊寓訊函。督茲銘述。強攀逸
駕。僅成累句。繹顏公之妙作。嗤鄙自彰。諷周沼之靈篇。
揄揚曷既辭不迫意。取媿群英。其銘曰。

天地之大	仁聖是則	巍巍居尊
生生為德	順考古道	祇受民時
兆人允殖	萬物由儀	易有中孚
書稱咸若	恩信所加	飛潛自樂
末俗浸巧	暴殄滋多	麟鳳去楸
鯨鯢駭波	惟天聰明	聿求元聖
邦家大同	幅員底靖	皇哉有宋
疊雉重明	澤均敦葦	惠及跂行
乃眷南服	鮮食為盛	繕治舊防
昭蘇物命	爰有開士	化茲一方
就其實剝	疎厥金塘	壁立大堤
練澄百丈	灩灩風光	昭昭景象
日募檀施	歲舉懺儀	魚鳥聲取
刷蕩瀾漪	懔怛忠利	國教胥洎
怵惕隱惻	人端斯至	自古及今
惟善可欽	慚非吉頌	聊代虞箴

天聖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十五日雪溪僧(仁岳)書

朝奉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修撰知明州軍州兼市舶
管內勸農事柱國賜紫金魚袋曾會立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一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二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觀經融心解

修懺要旨

釋輔行傳弘決題下注文

止觀義例境智互照

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

釋請觀音疏中消伏三用

對闡義鈔辨三用一十九問

觀經融心解(并序)

一旦學者稽首而言曰。十六觀法解脫之要津也。聞之有歲。究之粗勤。觀道未明。造修安寄。敢請開決。庶為準繩。予曰。疏釋顯然。夫何惑矣。儻有所壅。試為通之。方隨問而伸。徵文以證。往復既數。旨趣稍彰。恐來者未聞。故錄之以示。庶因此解。融諸滯心者也。時皇宋大中祥符七年歲在甲寅重陽日自敘。

學者問曰。觀無量壽佛經十六觀法。於今家託事等三種觀門。為屬何耶。

答曰。既非借於事義立觀立境。不名託事。又非撮乎法相入心成觀。何關附法。韋提特請正受之門。善逝直談修證之法。雖託彼依彼。正皆了唯色唯心。以法界身入心想。故約行明矣。

又問曰。雖是約行。而初觀落日。中想佛身。後論三輩。為只想依正事境而成觀行。為即照三諦理耶。人共疑之。願為明判。

答曰。佛意雖顯。經語難知。須假四依示其修法。何者。一經旨趣搜在首題。故疏云。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既以一心三觀釋觀。一體三身解佛。諸法實相為經正體。修心妙觀顯四淨土為宗。能除五逆即生九品為用。方等大乘圓頓為教相。五重既爾。豈可以唯想事境消經文耶。荊溪云。首題既爾。題下別釋理非容易。又不二門云。覽別為總。符文可知。是則題與經文總別相顯。不可輒異。故知十六皆圓三觀也。

又問曰。韋提希被惡子幽禁。遂哀請世尊示無憂惱處。至光照諸土攝在金臺。而云不樂餘方志求極樂。況疏文總敘樂邦苦域金寶泥沙。據此等文。唯在同居明矣。何故專據三觀四土之說耶。

答曰。教之欲興。何莫由於近事而漸耶。韋提雖欲捨茲穢土求生淨邦。而佛示觀法。捨穢必盡。顯淨無遺。如月蓋為免舍離果報之病故。請觀音及乎宣呪。乃能消伏三毒之根。具足五眼之果。諸教興由其例多爾。故修一心三觀求生淨土者。即以三惑為穢土之因。以三諦為淨土之果。故別惑盡。則寂光淨究竟三諦也。此惑未盡。則實報淨分證三諦也。通惑盡。則方便淨相似三諦也。此惑存。則同居淨觀行三諦也。非此諦觀。安令四土皆淨。尚非實報之穢。豈止同居之淨。荊溪云。見思未破故。安樂行是同居淨土行之氣分也。故疏云。此經以修心妙觀為宗。實相為體。若不爾者。宗非顯體之宗。體非宗家之體。此如儒家訓子衣食之方。即令讀書干祿則富貴俱至。豈令耕稼商賈耶。得此譬意。今經可解。

又問曰。若能圓修三觀深趣妙理。何不只在娑婆直出生死。豈須捨此求彼。又自修三觀。何名淨土之行。

答曰。此經雖觀深理。以緣極樂依正為境。修乎三觀。則異於直觀三道等觀。是故得名淨土之行。若不爾者。四種

三昧如何分別。又為此土濁重。十信方出苦輪。彼土境勝九品悉皆不退。故令託彼勝境修觀。縱理未顯。見愛俱存。捨報必生無退轉處。如此。爭不捨此求彼。故起信論云。初學大乘。其心怯弱。以住娑婆不常值佛。懼謂信心有退失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求生彼土。若觀彼佛真如法身。畢定得生。住正定故。既懼此土闕緣信退。求生彼土。而令觀於彼佛真如法身。自非一心三觀。將何觀之。今家以三觀釋經。與馬鳴之意更無少異。故十疑論明往生正行。令想彌陀法身報身光明相好及七寶莊嚴妙樂等。而云。備如十六觀經。常行念佛三昧故知往生之行正在三觀想彼三身。今緣彼佛修三觀者。淨土之行深觀妙理。捨此求彼。初心不退。其義皆成也。

又問曰。十六觀中既無推理之語。疏文隨釋不示三觀之言。是則三觀釋名。四土顯體。乃是開乎圓解。而已至于歷境修觀。且只想於事境。託乎繫念。生彼樂邦。既獲阿鞞。何患不至寂光實報。一家製立豈出乎解行二門。

答曰。理解釋題。事行消觀。未之可也。何則題標觀佛。經說兼餘。主伴正依具有十六。恐謂異轍。故先示云。舉正報以收依果。言化主則包徒眾。經既從要而明。疏乃就總而說。講者必須以總貫別。修者仍須以理融事方得名實相。稱宗體無違。儻解行有差。總別相反。則題非此經之名。觀非此名所召。世之述作若也背題。則不應式。況聖教乎。若謂無文。則成誣罔也。故經云。諸佛法界身入眾生心想中。是故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疏作感應道交釋解入相應釋。若無初釋。則觀非觀佛。若無次釋。則生佛體殊。二釋相成。是今觀法疏云。佛法界體無所不遍。念佛三昧解入相應。故云入心想中。自非一心三止三

昧。安與法界而論應入。是心作佛者。明即心變。全性成修。是心是佛者。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此令行者隨觀一境皆知心變。全體是心。既全是心。心豈見心。如指不自觸。刀不自傷。故般舟云。我所念者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乃至云。心者不知心。心者不見心。心有想則癡。無想則泥洹。止觀約此而立中觀。中觀若立。任運即三也。般舟此文與今經廣略少殊。其旨不別。如來本恐著相觀佛不成妙宗。故於真像之前示乎觀體。令依此法而觀佛身。儻不依此法。豈獨不成妙觀。抑亦不發勝相。智者得經妙旨。乃於首題預明觀體。令將此觀入十六門。則相相圓融。心心寂滅。故第九佛想疏。目為真法身觀。真縱對像。法如何消。與法華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云何異耶。須知小乘法身。義同生身。大乘生身。義同法身。故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八萬相海寧非法身。況非目擊。但是觀成。經文自云。佛法界身入心想中。又云。是心是佛。豈可局在應身之身有想之想耶。故韋提聞已頓入分真。侍女聽之便階相似。非圓觀境。安得當機證入如此。以結益驗觀法可知。

又問曰。上據是心是佛。此乃約佛。論中云何諸門界論三觀。願聞委說以息群疑。

答曰。若於初心即修中觀。必能雙照任運成三。一觀既然。諸門皆爾。蓋圓人本信諸法圓融。今託勝緣想乎諸相。即知諸相四性不生。法體本空。心境叵得(一)。雖知叵得。不礙緣生。全性起修。念之即見(二)。起是性起。空是性空。性非二邊。能所亦絕。唯心唯色。待對斯忘(三)。故止觀判般舟之文心佛叵得為空。夢事宛然為假。心不見心為中。說則三相歷然。修則一念備矣。經示諸相。而令諦觀。圓人修之。非此不諦。故知十六莫不皆三。而此三觀雖居一念。今

觀依正各有功能。何者。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唯色唯心故當處顯現。人疑三觀妨想依正。今謂三觀能顯依正。三觀稍稍進依正轉轉明。於一心中互資互發。又復應知一心三觀修有多門。若直於三道顯理。此如一行。若託觀佛顯理。此如般舟等。若兼持呪顯理。如方等等。若兼誦經顯理。如法華等。若於數息顯理。如請觀音。若於善惡無記顯理。如歷事覺意。今之三觀非直於三道顯理。乃緣淨土依正而修。雖緣於事。非散善惡及以無記。故知雖同全理起事。須分違順。違理之事照令泯絕。順理之事觀令成就。今之依正是佛妙用與圓觀相應。此觀未成。則隨假想而進。故觀落日堅冰也。此觀若著。則以實法為緣。故觀地樹佛身等也。故知用一心三觀。則依正易明。非一心三觀。依正難顯。

又問。法界入心是心是佛為妙觀體。識者不疑。其如經文居像觀首。此下諸觀既有體式。可即具三。此前諸門佛既未示。以何為憑各修三觀。

答曰。佛鑒常機示法。前却其意難測。得經深趣。莫若四依。既以三觀三身釋乎總目。而云十六言佛便周。豈可行人不遵此說。若其未解。當詢達人。慎勿抑經就情以愚難智。況一家制立其例蓋多。如般舟三觀之文普賢六根之懺。並是定中見聖始示其門。而智者教人。皆須預習方入道場。何不疑之。而獨責此。況一家正受味禪之外六妙已上。無不具於無漏之想。豈方等頓教念佛三昧純觀事耶。願勿謗經掇無間業。

又問曰。據義徵文分明。若是其如修者。何以措心。既歷正歷依。若大若小。境相委曲一一須觀。儻照真如。必須

絕念空有俱泯境觀雙消。且觀相則違真。照理則乖事。既難並慮。必也無歸。願示用心永為修法。

答曰。雖分事理。同在一念。既匪兩端。何須並慮。故知身土不離真如。能於初心不二而照。唯圓頓教。前三不能。故華嚴云。娑竭龍王注車軸雨。唯海能受。非餘地堪。般舟三昧觀四八相。一一識知。復於此時而修三觀。荊溪師立身相為境。空等為觀。今問。為待身相觀成方修三觀。為復境觀俱時而修。若待觀成者。儻九十日相境未現。則三觀靡施。安成圓行。若入道場即修三觀。驗知觀相不礙照真。況復一家立茲圓行。不獨三觀。須論十乘。身要行旋。口仍稱誦。三業俱運。九旬不休。三昧可成。諸佛同現故。不可以局情自礙。必須以融懷造修。然非我圓宗。他莫能會。只如三觀。體雖無二。義且相違。空則一相不存。假則諸法皆立。中則性離二邊。別人初心雖信中道。不能即觀。要須析體空觀成後必歷多劫遍學諸門。二觀均平方修中觀。圓人發軔即於一心頓觀三諦。故仁王般若云。有無本自二。譬如牛二角。照解見無二。二諦常不即。又云。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自非先了性具諸法融妙而觀。孰能始心超彼積行。今之依正體本難思。妙觀觀之。自然符契。那將染礙事想斷滅之真為疑難耶。應知禪那翻為靜慮。即寂照之異名也。既寂中有照。圓人修之。豈照頑境而不照當處融妙耶。又此觀法既類般舟。須論三力。謂佛威力三昧力。行者本功德力。不可以己之情想議乎難思聖法也。

又問曰。觀法若然。誰堪修證。如其不修。何由生彼。是則往生路絕。徒仰當機。於今何益。

答曰。人之根性皆由宿熏。成熟不時。對至能發。已尚難測。他安可評。須信能修不專。佛世仍知昧旨。豈獨今人。

韋提請宣。本為來世。佛知有益。故使流通爾。自放逸不修。勿罔能修之者。然今論妙觀。是經本宗。須就上根克論正行。故如上說也。若論此經力用。則何機不攝。何行不收。儻有一機未能圓照。且隨事相。歷境而觀。以此繫心。豈不生彼。故小乘行法五八律儀。孝養所親世間慈善。臨終迴向皆得往生。以至破戒毀經十惡五逆。臨終十念亦得往生。故知但於此經盡力修行一念隨喜。皆趣念佛之海。盡歸靈覺之源。如此攝物不遺除惡至極者。皆由經詮圓觀理極淵源故。使力用難思與拔無際。安以滯想局此深經。當遵智者之言以會如來之意。而今而後。念茲在茲。於一念心顯四淨土。於是學者積疑。既盡得之於心。惟願奉行。兼示來者焉。

修懺要旨

（因入內殿頭俞源清奉宣到院。修法華三昧三晝夜。欲知懺法旨趣故。述此以示之）

夫諸大乘經所詮行法。約身儀判。不出四種。攝一切行。罄無不盡。一曰常坐。即一行三昧。二曰常行。即般舟三昧。並九十日為一期。三曰半行半坐。即方等三昧。七日為一期。又法華三昧。三七日為一期。四曰非行非坐。即請觀音三昧。四十九日為一期。又大悲三昧。三七日為一期。但諸經中有不專行坐及相半者。一切行法並屬此三昧所攝。然限定日數者。蓋令行者剋時破障域。意修真決。取功成理顯也。若欲長修。如法華安樂行。畢世行之。或宜時促。如觀無量壽經。一日至七日。或如普門品一時禮拜等。然但在用心。不必定日也。今所修法華三昧者。若能精至進功。豈不破障顯理。然須預識標心之處進行之門。所謂圓常正信也。云何生信。信一切法唯心本具。全心發生。生無別理。並由本具。具無

別具。皆是緣生故。世間相常。緣起理一。事理不二。色心互融。故法法遍周。念念具足。十方三世不離剎那。諸佛眾生皆名法界。當處皆空。全體即假。二邊叵得。中道不存。三諦圓融。一心具足。不一不異。非縱非橫。不可言言。寧容識識。斯是不思議境。入道要門。依此博運慈悲。無緣無念。託此巧安定慧。無作無為。仗茲遍破執情。何情不破。據此反尋塞著。無著不通。道品因其。中適助治附此。合行圓位可登。寂忍不動。不滯相似。速入分真。故天台智者先令行人親近良師學懺悔處。即不思議理觀所詣之處也。次示懺悔之法。乃有三種。一作法懺。謂身口所作一依法度。二取相懺。謂定心運想相起為期。三無生懺。謂了我心自空罪福無主。觀業實相。見罪本源。法界圓融真如清淨。法雖三種。行在一時。寧可闕於前前。不得虧於後後。無生最要。取相尚寬。蓋妙觀之宗是大乘之主。滅罪如翻大地草木皆枯。顯德如照澄江森羅盡現。以此理觀導於事儀。則一禮一旋罪消塵劫。一燈一水福等虛空。故口說六根懺時。心存三種懺法。如是標心方堪進行。法華三昧儀云。行者初入道場。當具足十法。一者嚴淨道場。二者清淨身器。三者三業供養。四者奉請三寶。五者讚歎三寶。六者禮佛。七者懺悔。八者行道旋繞。九者誦法華經。十者思惟一實境界。明此十法之中。有但說施為方法。有教運心作念。有教誦文章口自宣說。備詳彼文。此不具載。今但略述用心旨趣而已。第一嚴淨道場法。第二淨身方法。此並可見(云云)。第三修三業供養法。行者三業供養之際。須起難思之想離於謂實之心。若香若華。體是法界。能供所供。性本真空。其量遍周。出生無盡。其性常住。亘徹無遺。豈唯遍至此界他方。抑亦普入未來過去。普獻三寶。等熏眾生。雖曰施財。以財通法。是真法供。能

資法身。五果皆常。四德咸顯。故默想香華偈(云云)。第四請三寶法。第五讚歎三寶法。第六禮三寶法(云云)。且初禮佛時。深知佛體不離我心同一覺源。圓照諸法。諸佛悟起同體悲。眾生迷強受諸幻。悲苦相對感應斯成。一身遍至諸佛之前。一拜普消無邊之罪。故默想禮佛偈(云云)。次禮法時。深知諸佛所證果德。眾生所迷理心。一切行門無邊教道。離染清淨。能軌聖凡。稱此法門。三業致禮。故默想禮法偈(云云)。次禮僧時。即三乘聖賢也。雖是因位。已到真源同佛。無緣之慈同佛。不謀而應。我今三業致感聖眾。四誓所熏滅我罪根。生我樂果。故默想禮僧偈(云云)。次運普懺之心。用成曠濟之道。若不然者。豈但不成大道。抑亦難滅眾愆。何者。我從無始已來。造罪之際。自身為業本。眾生為惡緣。生生於彼愛憎。處處於他姪殺。況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無不業累相關。悉為煩惱所覆。今運同體慈悲。如理懺悔。盡妄染際。徹真性源。仰答四恩。旁資三有。有情之類稱性遍該。故默想(云云)。第七懺悔六根及四悔法。夫六根之罪願悉消除。四悔之心願皆成就。初修懺悔者。所謂發露眾罪也。何故爾耶。如草木之根。露之則枯。覆之則茂。故善根宜覆。則眾善皆生。罪根宜露。則眾罪皆滅。今對三寶。真實知見照我善惡之際。窮我本末之邊。故原始要終。從微至著。悉皆發露更不覆藏。所謂逆順十心通於迷悟兩派。故迷真造惡則有十心。逆涅槃流順生死海。始從無始無明起愛起見。終至作一闡提撥因撥果。所以沈淪生死無解脫期。今遇三寶勝緣。能生一念正信。先人後己。改往修來。故起十心。逆生死流。順涅槃道。始則深信因果不亡。終則圓悟心性本寂。一一翻破上之十心。不明前之十心。則不識造罪之相。若非後之十心。則不知修懺之法。故欲行五悔。

先運十心。故默想(云云)。想已當說六根罪過。然此六根懺文非人師所撰。乃聖語親宣。是釋迦本師說。普賢大士為三昧行者。示除障法門。蓋由洞見眾生起過之由造罪之相。又知諸法本來寂滅全體靈明無相無為無染無礙互攝互具互發互生皆真皆如非破非立。迷情昏動觸事狂愚。以菩提涅槃為煩惱生死。是以大士示懺悔法。開解脫門。令了無明即明知縛無縛。就茲妙理懺此深愆。故懺眼根罪時。即見諸佛常色。次懺耳根罪時。即聞諸佛妙音。乃至懺悔意根。即悟剎那住處三身一體四德宛然。以要言之。一切罪相無非實相。十惡五逆四重八邪。皆理毒之法門。悉性染之本用。以此為能懺。即此為所觀。惑智本如理事一際。能障所障皆泯。能懺所懺俱忘。終日加功終日無作。是名無罪相懺悔。亦名大莊嚴懺悔。亦名最上第一懺悔。以此無生理觀為懺悔主。方用有作事儀為懺悔緣。其事儀者。即五體投地。如泰山頽。剋責己心。語淚俱下。挫情折意。首罪求哀。如此事行既勤。理觀彌進。如洗滌之法。雖淨在清水。若不加之灰皁。垢膩難除。故正助合行。如目足相假。豈獨滅罪。即能證真。故六根懺悔若成。六根清淨可獲。若不以圓觀為主。則不名大乘懺法。縱能滅罪。止免三塗。縱能生善。不出三界。先知此意。然誦其文。俾在兼行取成大益也(云云)。次之四悔。所謂勸請隨喜迴向發願也。所以悉稱悔者。蓋皆能滅罪故也。勸請則滅波旬請佛入滅之罪。隨喜則滅嫉他修善之愆。迴向則滅倒求三界之心。發願則滅修行退志之過。初修勸請者。先知現今剎那十方世界。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佛。方坐道樹。未轉法輪。我今稱理運想。於一一佛前。請說妙法。即此剎那十方復有如上塵數諸佛。唱入涅槃。我皆於前請久住世。能此運念不止滅乎魔愆。復能成於法施。其功甚大。切在用心先

運此心方陳其語(云云)。次修隨喜者。則隨他修善喜他得成。謂六道凡夫。二乘賢聖。一切菩薩。三世如來。有為無漏善根。上求下化功德。皆歡喜讚歎。隨順修行。夫善是樂因。今隨喜助成。則與一切眾生安樂之果。當以此意念念行之(云云)。次修迴向者。所謂迴事向理。迴自向他。迴因向果。初迴事向理者。元由理具方有事用。一切修證不出理性。眾生強執計是有為。今迴此心向於實際。迴自向他者。昔迷理遍。凡所修善莊嚴自身及己眷屬。今順本性迴向眾生。迴因向果者。一毫善種。三業熏修。不趣二乘。寧滯三有。修既順性。則成緣了二因。因必顯真。同歸究竟三德。是名迴因向果。此三種迴向一切菩薩共修。是故行人依此迴向(云云)。次修發願者。要誓志行也。一切菩薩通有四誓。謂未度苦者令度。未解集者令解。未安道者令安。未證滅者令證。此則通標其志。已具前門(舊本無此則下二句。今依悅庵所科之本。附見于此)今則別要其心專期淨土。蓋此堪忍之界不常值佛。多諸惡緣。深位尚乃有退。若彼安養之土。常得見佛。唯有勝緣。初心即得不退。又彼佛願力普攝有情。若能願求。定得生彼。況過現積集善惡業緣。每至終身咸來責報。臨終惡念增盛。則眾惡成功牽生惡道。臨終善念增盛。則眾善皆成牽生善道。今既求生安養。必須淨業莊嚴。若無願力強牽。焉克臨終正念。故誠心發願決志要期。既欲往生。宜在專切。第八行道法。第九誦經法(云云)。然欲略知觀法之要者。但想繞佛之身誦經之聲皆是法界各遍虛空。一切眾生聞此句偈。十方三寶受我繞旋。而無能旋所旋。永絕能誦所誦。旋則步步無跡。誦乃聲聲絕聞。故曰。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又云。其說法者無說無示。如此旋誦功莫與京。第十坐禪實相正觀法。上諸觀想雖皆稱理。而帶事修。蓋欲行人涉事之時。體事即理心

無倚著。功不唐捐故。如前施設也。今之禪法乃是正修。純用理觀。今先明坐相方示觀門。且坐相者。當於別室身就繩床結跏趺坐。以左脚置右脚上。名為半跏。更以右脚置左脚上。牽來就身令齊兩髀。名為全跏。此坐為最。易發禪那。若不能全跏。半跏亦得。次整衣服。不得太寬。寬則袒。露不得過急。急則氣壅。次當正身令不萎不倚。項背相對。其頭不低不昂令平正。自然勿以力制。合眼令斷外光。合口令斷外風。次令氣息調勻。心離昏散。故止觀云。調身則不緩不急。調息則不澁不滑。調心則不浮不沈。三事若調。禪定可發也。次示觀門者。所謂捨外就內。簡色取心。不假別求他法為境。唯觀當念。現今剎那最促最微。且近且要。何必棄茲妄念。別想真如。當觀。一念識心德量無邊。體性常住。十方諸佛一切眾生。過現未來虛空剎土。遍攝無外。咸趣其中。如帝網之一珠。似大海之一浪。浪無別體。全水所成。水既無邊。浪亦無際。一珠雖小。影遍眾珠。眾珠之影皆入一珠。眾珠非多。一珠非少。現前一念亦復如是。性徹三世。體遍十方。該攝不遺。出生無盡。九界實造。佛地權施。不離即今。剎那能窮過未作用。然須知性具一切。是故能攝能生。勿謂本覺孤然隨妄緣而方有。不明性具者。法成有作。觀匪無緣。今觀諸法即一心一心即諸法。非一心生諸法。非一心含諸法。非前非後。無所無能。雖論諸法。性相本空。雖即一心。聖凡宛爾。即破即立。不有不無。境觀雙忘。待對斯絕。非言能議。非心可思。故強示云不可思議微妙觀也。此觀非滅罪之邊際。能顯理之淵源。是首楞嚴禪。是法華三昧。亦稱王三昧。統攝一切三昧故。亦號總持之主。出生一切總持故。功德甚深稱歎莫及。上來所述事儀理觀多有漏略。備急披詳不煩援引。若欲廣知。應尋摩訶止觀。當知止觀一

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圓頓大乘究竟於此。

釋輔行傳弘決題下注文

此之注文人多異說。今因講次故亦錄之。聊示諸生用祛多惑。初十句明輔行傳弘四字。次十句明決之一字。後四句總結示。初中前八句明立四字之意。後二句結用眾教之功。初立輔行之意云。濟行之教有宗。信教堪輔行。釋曰。荊溪為津濟止觀之行故。記錄經論等教。而其教本自有宗。當分則成於己教證修。跨節則皆成法華因果。教既元為宗設。信知諸教堪以輔成止觀行也。次立傳弘之意云。顯教之行符理驗行可傳弘。釋曰。智者為光顯如來之教故。說止觀之行。而此行深符妙理。既是契理之行。驗知一以傳弘利物也。次徵釋傳弘云。行何所弘。非眾教不立。釋曰。上句徵止觀之行。為是何法所弘耶。下句釋非以眾教開演。不能令止觀妙行安立世間也。次徵釋輔行云。教何所輔。非妙行莫詮。釋曰。上句徵經論等教。以何法為所輔耶。下句釋若非一乘妙行莫為諸教所詮也。是則所輔所弘即是止觀。能輔能弘不出眾教。其猶賢臣既以六經輔成帝道。復以六經弘宣帝德。雖彰二用。皆憑六經。荊溪亦爾弘輔止觀。皆憑眾教也。故下二句結用眾教之功云。乃漸以三聞全教行一轍。釋曰。漸盡也。以用也。三聞語出付法藏。彼云。三聞說法悉能受持。故乃是載三聞於諸教章句也。蓋荊溪云。數聞師談眾教。頻覽佛示群詮。故乃盡用此聞弘輔止觀。欲使自他依教成行。以行顯教。教行相冥成一轍矣。次十句釋決之一字。上之用教弘輔。雖亦荊溪之能。而推功在教。今之決字蓋是稟師心要。用己智能開通止觀若文若行也。故十句中。咨稟口決唯

在於師。審理等九多從己解。然是習教修觀所發並非胸臆之談。具在下文。讀者自見。後總結示。其意更明。何須委釋。問輔行二字既以教為能輔。止觀為所輔。傳弘二字何不以止觀為能傳弘。教為所傳弘。有何所妨不作此釋。答其妨略四。一者恐妨大體。本為傳弘止觀。製此記文。豈可立題却自傳教。二者恐妨題中文字。若記主意以教為所弘者。何不云輔行弘教決。因何能弘存於二字。而特不示所弘之體。驗所傳所弘只是所輔之行也。三者恐妨徵釋之文。釋云。非眾教不立。既以眾教為能立。須以止觀而為所立。弘故得立也。問詞雖即未分。答語非不顯了。義例求答意以設問。斯之謂歟。四恐妨結文。結云。攬斯眾旨輒為首題。聊申所傳不遺先見。信立題眾旨以止觀為所傳明矣。焉敢改所傳為能傳。能傳為所傳。欲免斯愆故。如上釋。若謂未允。更請消之云耳。

義例境智互照

義例問云。法華玄文境能照智。雖引承證。理亦難明。答順方便教。理不可會。若從極說。於理易融。以心為境。心亦能照。能所俱心。心體俱遍。心心相照。於理甚明。故不可思議境初云。不可思議境即是觀。以是得為四句分別。境照於境。境照於智。智照於境。智照於智。照者方照。非說可窮。照者應說。非照可了。說者方說。非照可窮。說者應照。非說可了(因學人問照者下八句。遂而評之)今輒評此文意者。蓋由上以四句互照明不思議境智。恐疑者云。凡立不思議者。則心行路絕。言語道斷。而反立於四句分別。句句咸皆云照。豈非句即是說照即是思。何名不思議境智耶。故復立八句。以照對說。定是遣非。意云。忘情照者方照。離字說者方說。如此照者應說。如此說者應照。是則忘情故

照。則圓融乃能自在而說。離字故說即自在乃能圓融而照。所以四句皆彰其得。則終日說照。言思道絕。是為聖說聖默也。儻滯情而照。執語而說。則若說若照。非窮非了。何者。滯情故照。照則成偏執。語而說。說必有礙。何能如上四句互融耶。故四偏愚句皆斥其失。乃扶不思議之名也。文中以句法交互乍似難見。若以此意定之。則說證之道自明。不思議之名復顯。尚恐總敘未曉。更將此意逐句注之。

照者方照(圓融照者方乃照之)。非說可窮(著字而說不可窮也。此以實證而斥虛說)。

照者應說(如上照者合自在說)。非照可了(只能照者便成暗證。此以雙美斥於獨善)。

說者方說(自在說者方乃說之)。非照可窮(滯情而照不可窮也。此以雙美而斥暗證)。

說者應照(如上說者合圓融照)。非說可了(但能說者必成謗法。復以雙輪而斥雙翼)。

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

有客忽問余曰。起信論於天台四教攝屬何耶。余偶對曰。起信論是唐朝藏法師製疏申通。天台不見文句解釋。此乃各是一家製作。難可和會。客乃動容問曰。聞天台一宗最能融會。如云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時教。罄無不盡。此語何為。余乃立理對曰。只恐不許天台融會。若信天台攝屬。容有其理。則起信攝屬何難。亦乃自見諸家妍醜。今試為先將教攝論。次為以教會疏。且夫此論宗百洛叉經。而首題大乘。則理合通於衍門三教。故天台淨名玄義云。佛性唯識等論通申大乘三教。唯識尚具三教。起信何不具三。況與佛性大同小異。今且於論初後。撮略教文以對三教。論以一心為宗。

乃云。總攝世出世法。此則正在圓門。亦兼餘二。真如門有離言依言空不空義。則三教之理明焉。生滅門明初發心住。能少分見於法身。八相成道(涅槃云。十住能少分見法身。見不了了。天台判為圓位。妙樂云。唯華嚴起信明初住八相。最為顯著)豈非圓位耶。次第翻九相。豈非別位耶。八地得無功用道。豈非通教被接之位耶。略引此文。諸可悉例。客曰。藏師製疏分齊如何。對曰。賢首立義望於天台。乃是別教一途之說。未是通方別教。何者。別有教道證道。彼則唯論教道。別有四門被機。彼乃只論雙。亦別有自他橫豎。彼乃獨論自行豎入。別有多義。彼所不云。未是別教通方蓋是一途之說。客乃難曰。彼疏隨緣不變為宗。天台亦以隨緣不變證於三因體遍。乃是圓意何言別耶。余曰。藏師雖用圓名。而成別義。何者。彼云。真如隨緣作一切法。而真如體性常不變。却謬引釋論云。無情唯有法性而無佛性。此則名雖在圓。而義成別。客曰。別明凝然為理。今以隨緣真如而為別理。此據何文。余返曰。別理隨緣其文稍顯。凝然為理。出自何文。客曰。此宗講者皆有此言。而未見文疏所出。余曰。盛將隨緣以凝然二理。簡於性相二宗。此乃出自賢首。天台未見此文。據理。隨緣未為圓極。彼宗尚自判終教。未及於圓。豈天台之圓同彼之終。須知。若凝然若隨緣。但據帶方便義邊。皆屬別教。客曰。天台立別理隨緣文據如何。對曰。止觀立別教發心境云。只觀根塵一念為迷解本記別如來藏為善不善因。妙樂云。別教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乃云。無明覆理。能覆所覆俱名無住。又云。真如在迷生一切法。又云。無明為因能生九界。必須法性為緣。文證若此。足可依憑。客曰。疏義在別。此則已明。論具三教。更冀剖析。余曰。儻有微礙。盡望陳述。客曰。真如門屬理。具三教可然。生滅門論

於地住修證。須依一轍。別則始終俱別。圓則初後俱圓。如何三教位次並陳。對曰。此論宗經。既多明理。是故非一理。既不一。依位修證。如何一途。如華嚴經。明圓初住。乃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後明地位。却云。八地得無功用道。又仁王一偈頌中。三賢十聖住果報在圓。十四般若為別。五忍屬通。此一兩經明位尚爾。況此論宗百洛叉經。豈可止有一翻地位。文中缺於三藏位者。既以大乘標題。只可唯明衍教。客曰。且如賢首。學通性相。位繼四依。因何釋義全下天台。余曰。菩薩弘教各逗機宜。蓋是一類之機宜聞一途之說。所以作此申通。未必四依有不了也。客曰。既各擅一美。各逗機宜。何須彼此攝屬。對曰。既知二宗各逗機宜。何須致問。既令攝屬。如上所陳。若論被機。不須和會。客乃唯唯而退。

釋請觀音疏中消伏三用(并序)

消伏神呪修行要道。功用難思。吾祖發揮。今人受賜。疏文既簡。讀者多迷。惟冠攝一經。實消伏三用。儻釋之不當。修者何依。今附本宗。略評此義。敢言益物。聊軌自心。時皇宋天禧元年丁巳歲十月既望敘。

疏云。用即為三。一事二行三理。事者。虎狼刀劍等也。行者。五住煩惱也。理者。法界無礙無染而染即理性之毒也。

釋曰。用即為三。標三用也。一事等者。列三用也。中道總持被十種行者。修之不同。乃成三種消伏之用。觀音分證之法遍於一切眾生之心。隨乎功行親疎。致使力用差別。如起信論明佛菩薩用。並就眾生事識業識辨之。以良醫妙藥狂子服之乃彰功用也。應知三種毒害捨旁從正。受名不同。如普門別行疏。分別火難等相。報火至初禪。豈此下諸有全

無業惑。蓋苦報為正也。業火至有頂。豈三界無惑報。以業為正也。煩惱火通四教。豈三乘人全無業報。以煩惱為正也。今事毒在欲界。此約果報。故受事名。行毒從色界。盡別教教道以不即理故。別受行名。理毒唯圓。以談即故也。蓋煩惱中分即不即異。故名行名理不同。若分別相。從正受名。與彼不異。所消毒害既爾。能消三用可知。釋中事者。牒事消伏用也。虎狼刀劍等者。所消伏毒害也。蓋果報行人為免現在刀虎等難。多用散心持名誦呪。修因戒善者亦免未來果報刀等。約此人明能消所消。一往屬事。行者者。牒行消伏用也。五住煩惱者。所消伏毒害也。雖不出能消之相。應以所消顯之。五住煩惱非三觀不消。但此三觀攝兩二乘及三菩薩。修因禪定者亦伏八地之愛。此等行人雖能伏斷煩惱。而皆不即法性。如別教道。縱知能造之心體是佛性。而謂無明自住。以不聞本性具惡法門故。非即理之惑。別人尚爾。前教可知。故此等人所消毒害既當自住。能消之觀全是別修。是則四諦俱非無作。故能消所消皆名為行也。理者者。牒理消伏用也。法界無礙無染而染即理性之毒也者。所消伏也。雖不出能消之相。應以所消顯之。且明所消者。法界是所迷之理。無礙是受熏之德。所迷本淨故無染。受熏變造故而染。全三德而成三障。故曰即理性之毒。然即理之談難得其意。須以具不具簡方見即不即殊。何者。若所迷法界不具三障染故有於三障。縱說一性隨緣。亦乃感染自住。毒害有作。以反本時三障須破。即義不成。不名即理性之毒。屬前別教。等名為行毒也。若所迷法界本具三障染故現於三障。此則感染依他。毒害無作。以復本時染毒宛然。方成即義。是故名為即理性之毒。的屬圓教也。故荊溪釋無明依他義云。此同體依依而復即。故知體具三障。起三障用。用還依體。與體

不二。此依方即並由理具。方有事用。斯是圓乘。若不談具。乃名別教。是知由性惡故方論即理之毒也。能消伏用者。所消之毒既即理性。能消之用豈不即理。斯乃理慧理定為能消能伏也。復應了知理消伏用。體是性惡。方得初心即修中觀。故荊溪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性德非理耶。行非消伏用耶。欲明理消之用。要知性惡之功。何者。以初心人皆用見思王數為發觀之始。前之三教不談性惡故。此王數不能即性。既不即性。故須別緣真中二理破此王數。既有能緣所緣能破所破。故毒害消伏俱受行名。若圓頓教。既詮性惡。則見思王數乃即性之毒。毒既即性。故只以此毒為能消伏。既以毒為能消。則當處絕待。誰云能破所破。有何能緣所緣。毒害即中諸法趣毒。遮照相即言慮莫窮。故荊溪云。非但所觀無明法性體性不二。能觀觀智即無明是。若非理毒。焉即能觀。故一心三觀圓頓十乘。更非別修。皆理消伏也。應知三用得前前者。不得後後。得後後者。必具前前。且約誦呪為事辨之。如散心誦者。未修禪慧。則唯得事。不名行理。若三教人等。如優波斯那。聞六字已。但觀心脈及四大實際。得阿羅漢。此是但修消伏觀行。既不兼口誦。則獨受行名。或有不捨口誦而修三教觀法。此乃誦全成觀。雖兼事用。而須從勝皆名行消伏也。但不名理耳。若圓教人。如釋迦因地聞此章句即便數息住首楞嚴。則專理用也。若云過去得聞此句受持讀誦。則兼事用。若觀芭蕉幻化以為助道。則兼行用。雖兼事行。既約圓修。無不即性故。須從勝皆名理消伏也。又此三用消伏不定。自有以事消惑。自有以行消報。有修事行而能悟理。有修理用但消業報。文中但出所消三種之毒。不釋能消三種之用。蓋有對消互消之意。不可卒備。此令說者準義示之。況不獨此中諸文皆簡。儻迷山家教

觀深旨。此疏敷揚誠為不易。今輒解此文。多有疎遺。庶幾達人許為刊正云耳。

對闡義鈔辨三用一十九問(并序)

孤山法師吾宗之先覺者也。著闡義鈔解請觀音疏。於中發明消伏三用義亦詳矣。而於一家教觀大旨。尚復差忒。予切陋之。於是設問一十九章。徵問是否。俾諸學者於茲法義不為異端所惑云。天禧紀元十月一日。四明(知禮)敘。

一問。約事約行二種毒害。為理性本具隨緣發現耶。為理本無因迷始有耶。因迷始有。非今圓義。本具隨緣。能隨之體非性惡耶。

二問。據何顯文。約何了義。理性毒害非性惡耶。

三問。理性毒害是無明耶。非無明耶。若謂是者。則與約行全同。若謂非者。又非性惡。五住之外別有體耶。

四問。行毒理毒若無別相。何故疏家特分三用耶。

五問。鈔云。修一心三觀。破五住惑。即約行消伏毒害。至釋理毒。何故復云。今觀諸法唯心。染體悉淨。即神呪治理性之毒。此之二解能治所治約行約理在修在性。異相如何。

六問。鈔釋無礙無染而染云。法性之與無明遍造諸法。名之為染。染故即有事中之毒及約行之毒也。作此解者。無染之染全屬事行毒害明矣。那釋理性毒害復指此耶。理若不具毒害。性惡法門至果永斷耶。三毒化事作意方有耶。

七問。鈔中特陳理毒非性惡者。為顯思議耶。為顯不思議耶。若謂思議。非今所論。若不思議。一體三用那忽永殊。毒害之義唯屬事行。理性本無耶。

八問。鈔釋理毒。何以都不陳理之相。便云。今觀諸法唯心。染體悉淨。即神呪治理毒也。此語為釋理性所消伏耶。

為解理性能消伏耶。若解所消理毒。為指染體耶。為指染用耶。若指染用。必是五住自屬約行矣。若指染體。又非性惡。一家所談性惡法門擬指何物耶。

九問。鈔曰。或謂性惡是理毒者。毒義雖成。消義全闕。若無消義。安稱用耶(文)。詰曰。一家圓談若許理毒即性惡義。那得復云消義全闕。若爾。荊溪何故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耶。然不知理毒即性惡者。何異都不聞耶。縱許理毒為性惡。已那又責云。消義全闕。此乃雖聞。而不解矣。且荊溪之意唯恐不聞性惡則無性德之行。今何返此耶。如斯述作莫成壞已宗途否。莫成翳人眼目否。若謂不然。恭請三復斯文。探蹟大旨細為答釋。

十問。鈔指約行。是約智斷。智即能斷。斷即所斷。五住斷處名消行毒。謂異理毒者詰曰。智即能斷。斷即所斷。更無別體。即指五住。對能斷智。名行消耶。斷若無體。此即滅無之斷。為此所斷自有常體。指修即性為所斷惑。名行消耶。斷若無體。此即滅無之斷。與小何殊。斷若有體。行毒消處還具理性之毒否。若非理毒。指何為體而論圓斷耶。應指別清淨真如耶。眾生因心但有修惡無性惡耶。

十一問。理性若無消伏羲者。約教行理。別釋此題。教行名經。有消伏羲。約理名經。必可全廢耶。若可廢者。何名別釋題中理經耶。若不可廢。那忽簡云毒義雖成消義全闕耶。

十二問。理性消伏為約修明。為約性辨。若約修者。不出約行消伏。若約理性。理自消伏。那云今觀諸法唯心染體等耶。今觀之言修耶性耶。

十三問理消伏羲。鈔自簡云。是則惑性相待非闕智斷。今詰曰。理消伏羲既云非關約行智斷。為指理境非關智斷耶。

為約迷事非關智斷耶。為據性德之行非關智斷耶。為並約四義非關智斷耶。

十四問。理性若無消伏羲者。約行消伏都非性起耶。若然。大師那云。今原性德種子。若悲心智慧莊嚴顯出真身。皆了因為種子。若慈心福德莊嚴顯出應身。皆緣因為種子。今文約行消義非悲智莊嚴耶。約行伏羲非慈福莊嚴耶。若無本性種子。如何顯示約行圓修耶。

十五問。鈔云。惑性相待非關智斷名消理毒者。為約本淨不染五住名理消耶。為用觀智照理忘惑名理消耶。若云本淨不染都未涉修者。那云今觀諸法唯心染體悉淨名治理毒耶。若云惑性相待推惑即性名消理毒者。此即約行推檢入空顯是修成。何謂約理。荊溪那云理則性德緣了。那云本自二空即性德義耶。

十六問。若云毒義雖成消義全闕者。今家應不合云。原乎因果根本。即是性德緣了。此之性德本自有之。非適今也。性德了因非理消義耶。性德緣因非伏羲耶。

十七問。若云惑性相待非關智斷行消義者。此則修性理殊。智斷體別。大師那云。始則起自了因。終則菩提大智。始則起自緣因。終則涅槃斷德。如何特陳惑性相待名理消毒。非關約行智斷義耶。性德了因非智體耶。性德緣因非斷體耶。

十八問。鈔云。惑性相待名消理毒者。此對惑之性為修德境耶。性德境耶。若云修境。則約所起對。理自具。而為研覈成消伏羲。亦但屬修約行明矣。若云性境。法性自爾。非作所成。此性對惑名消理毒者。能對性既云消義全闕。應取但中之理為能對性耶。應取清淨真如為能對性耶。

十九問。鈔云。或謂性惡是理毒者。毒義雖成。消義全闕。若有。應破性惡者詰曰。若爾。輔行那云。又此理具變

為修具。一一修具無非理具。令識修具全是理具。乃達理具即空即中。此之理具既即空中。亦莫破性惡法門耶。大師云。修德相貌在性德中。此亦斷性惡耶。理具空中舉修德相貌。豈非今約理消伏羲乎予謂若憑鈔語。一家所宣性德法門都成無用。圓修智行俱成有作。何哉。以謂理具諸行應破性惡法門故。若言性惡理毒消義全闕。則顯同緣了始有。奈何修德非圓融耶。夫如是則修性之說傾矣。圓頓之道廢矣。述作裨贊宗乘。那忽特違大義也。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二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三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別理隨緣二十問

光明玄當體章問答偈

絳幃問答三十章

開幃試問四十二章

教門雜問答七章

四種四諦問答

別理隨緣二十二問(并序)

有當宗學者。問余曰。仁於指要鈔中。立別教真如有隨緣義耶。余曰然。客曰。且如法藏師。著疏釋起信論。專立真如具不變隨緣二義。乃云。不變即隨緣。隨緣即不變。仍於彼五教中。屬乎終教。亦兼頓教。而對破唯識宗談真如之理。唯論不變不說隨緣。審究唯識。正是今家別教。彼終頓二教所明不變隨緣。乃是今家圓教之理。仁那云別理隨緣耶。余語曰。藏師約何義。判唯識所談真如不隨緣耶。客曰。起信疏云。唯識宗只以業相為諸法生起之本。彼之真如無覺無知。凝然不變。不許隨緣。但說八識生滅。縱轉成四智。亦唯是有為。不得即理。故詮法分齊唯齊業識。余曰。灼然。若云真如性有覺知。則可熏變。乃說隨緣。既唯頑駁。乃不受熏。既不受熏。安能隨緣。變造諸法。因詰之曰。別教真如無覺知耶。若無覺知。何故得名佛性。故輔行云。今家教門所明中道唯有二義。一離斷常。屬前二教。二者佛性。屬。後二教。別教中道既名佛性。佛非覺義耶。若中理頑駁。本無覺知。焉是大覺果人之性。況性以不改為義。若因無覺義。至果方有。此則改轉。那名性耶。又妙樂云。凡別教中立佛

果者。有三意。一者以理性為佛界。二者以果頭為佛界。三者以初地去分名佛界。別教既立佛界。豈有頑駭之佛耶。藏疏既約真如無覺知故凝然。凝然故不隨緣。別理既有覺知。驗非凝然。既非凝然。那不隨緣耶。客遭此詰。兀然失措。余乃語曰。子既不知所以。安得妄有破立。余既憫其無知。乃立數十問。徵其謬破立者。令少知別理有隨緣義。客曰。願聞。

一問。藏疏既云。唯識宗齊於業相以為諸法生起之本。故彼真如不說隨緣。荊溪既立別教真如在迷能生九界。則以真如為生法本。乃永異業相為生法本。安云別理不隨緣耶。

二問。藏疏又云。唯識宗未明業相等與真如同以一心為源。故說真如無覺知凝然不變。不許隨緣。荊溪既釋別教根塵一念為迷解本云。理性如來為善惡本。豈非業相等與真如同以一心為生法之源耶。既爾。安云別理不隨緣耶。

三問。藏疏既云。唯識宗但說八識生滅。縱轉成四智。亦唯是有為。不得即理。荊溪既立別理名為佛性。豈是轉八識成四智耶。別理既是佛性。即隨淨緣。成於果佛。那云不隨緣耶。

四問。藏疏五教既皆不立理具三千。但就不變隨緣。立終頓圓三教。請子委陳三教之理隨緣之相。若無異相。安立三教。若有異相。便請細說。

五問。藏疏圓教既未談理性本具諸法。與今家圓教得混齊否。彼圓望今圓。尚自天殊。安將終教之理與今圓等。

六問。藏疏不談理具諸法。為知而不談。為不知耶。若知而不談者。則有隱覆深義之過。若元不知者。則不善談圓。安得與今圓同。彼圓尚不同今圓。況終教耶。

七問。藏疏既未談理具諸法。是則一理隨緣變作諸法。則非無作。若不成無作。何得同今圓耶。

八問。藏疏圓教談事事無礙主伴重重。似今色香中道諸法趣色等義。與而論之。似今圓教。彼終教不變隨緣得作此說否。若說事事無礙。乃是彼圓。非終教也。若未得然者。尚望彼圓不及。安齊今圓耶。

九問。彼終教不變隨緣。與金鉉所明不變隨緣。同耶異耶。若異。則非今圓。若同。金鉉明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約此二義。立無情有佛性也。終教雖立隨緣不變。而云。在有情得名佛性。在無情但名法性。不名佛性。既分二派。徒云不變。正是變也。既違金鉉。那名圓理。須知權教有名無義。以有佛性之言約解約理說故。約解約理尚未云遍。非權是何。

十問。金鉉云。客曰。何故權教不說緣了二因遍耶。余曰。眾生無始計我我所。從所計示。未應說遍。涅槃經中帶權說實。故得以空譬正。未譬緣了。若教一向權。則三因俱局。如別初心聞正亦局。藏性理性一切俱然。所以博地聞無情無。依迷示迷。云能造是。附權立性。云所造非(上皆金鉉不移一字)。二因不遍。尚云帶權。正局有情。的屬別。終教既爾。那執是圓。

十一問。藏疏明判賴耶為生法之本故名分教。則顯真如為生法本乃名終教。子今既信別理無住能造諸法。若不隨緣。安能造法耶。

十二問。他宗皆不云無住。子今曲解所依法性可覆為無住。縱子作此曲解。只如終教真隨妄轉造立諸法。是可覆義否。若不可覆。所造諸法得云一多相入事事無礙否。若爾。何異彼圓。若不爾者。非覆是何。豈真如理性不自在耶。當

知終教但理以無住故。不可守佛界之性。為妄扼縛。壓作九界。正當可覆義。稟此教者。雖信真如變造諸法。未知事事當處圓融。以此教未詮理性頓具諸法故。若稟今圓者。既知性德本具諸法。雖隨無明變造。乃作而無作。以本具故。事既即理故。法法圓常遍收諸法。無非法界。終教所詮既其不爾。那得齊今圓教耶。

十三問。終教說真如是本覺。別教說真如是佛性。性非本耶。佛非覺耶。名義既齊。安得不同。

十四問。唯識宗說。真如無覺知故不能迷。終教談真如有覺知故能迷。能迷故能悟。故立隨緣。別理既有覺知。那不能爾耶。若能者。那不隨緣。

十五問。子云。別理無住能造諸法。只是理能造事。乃偏一之義者。豈非但有隨緣義無不變義。子元不知不變則終教分教同詮。隨緣則獨在終教。故明不變未必隨緣。若說隨緣。必有不變。以是真如性隨緣故。若隨緣時改變。則不名性也。

十六問。子云。別教云不即。終教說即。為不同者。蓋子迷名全不究理。以彼不談性具九界。乃是但理隨緣作九。若斷無明。九界須壞。若九界即是真如理者(大意與止觀皆以是義釋即如云初心是後心是等)。何須除九。豈非九界定能障理耶。若謂不然。終教還說九界皆是法界一一遍收否。若說。與彼圓何別。若不說者。安稱即耶。況彼圓既未談性具三千。雖說一一遍收。尚未有遍收所以。若比今圓。不成即義。況終教耶。

十七問。子云。性具九界不得云差別者。蓋未知理中自有立一切法義也。故妙樂云。理則性德緣了等。又若謂性具諸法不名差別者。何故妙經疏云。若知地具桃李。即識實中

有權。解無差別即是差別。若知桃李豎相。即識權中有實。解差別即無差別。既以地具桃李為權。此權名為差別。豈非性具九界得稱差別耶。

十八問。止觀別教一念心為迷解本。引楞伽理性如來藏為善不善因。子意謂。此句若證終教。則是隨緣義。若證別教。則非隨緣義者。且今引文略。彼經具云。七識不流轉。不作苦樂因(無明體空)。如來藏為善不善因。若生若滅。受苦樂。與因俱(真如成事)。既能為因。又即生滅。此文如何作不隨緣解耶。若謂不引生滅等文則非隨緣者。且唯識宗中。可云真如為善惡因否。又次文以大論池水喻。此如何通。故云。如大池水。象入則濁。珠入則清。當知池水為清濁本。珠象以無清濁之緣。今問。池水還隨此二緣為清濁否。若隨者。如何作不隨緣解耶。

十九問。輔行釋別教發心云。煩惱之中有如來藏。凡夫生盲常與藏俱。而不知見。故流轉生死。却為藏害。且別教菩薩既見眾生如是故發心。豈可云真如不隨緣耶。

二十問。子云。指要為破安國師立問故。特立別理隨緣者。蓋子不解安國問意。致茲謬說。如彼問云。別教真如不隨緣。起信真如能隨緣。未審起信為別為圓。若別。文且相違。若圓。乖彼藏疏。且初云隨緣不隨緣者。蓋為泛學者妄謂別教不談隨緣起信乃說隨緣故。順常情而為問端。既共知起信談於真如隨緣。故定之曰。未審此隨緣義是別是圓。蓋泛學之者不知真如隨緣通於兩教故。茲雙定。後正難云。若謂起信是別。且違論文。以論文一心攝世出世法及相大。明具無量性功德。是本具千如故。又十住八相是圓教分真。任運垂應是圓位故。若定判屬別。則違論此文也。若定判屬圓。則乖藏疏。以疏不約心具百界為攝世出世法。及無量性功德

不約性善性惡釋之。又十住八相不說分真而辨。乃云是伏見思住願力神通而作故。若判屬圓。則違疏中此等文故。子今若執安國定判終教是今圓者。何故正難云。若圓乖彼藏疏。藏疏正用終教釋乎起信。若終教是圓者。作圓說之。恰順藏疏。那云若圓乖彼藏疏耶。

光明玄當體章問答偈

慈雲懺主問 四明法師答

遵式稽首延慶法主。竊聞。邇曰縱辯宣揚金光明甚深法門。自惟。匏繫無緣擁座。且此經玄義示第五當體得名。此意幽邃。曾彌夕思之不解。謹成偈句。奉以諮承。願說授外。一為開決。願俟報音之來矣。

云何是法性	自體金光明
為當從義立	為當質亦成
法性本非質	金色由何生
若從義所立	還是假名字
全金為法界	塵塵悉平等
懺悔何所滅	讚歎何所榮
罪福既無二	空導是虛聲
空藏空全現	地藏地難傾
云何此同異	願決我疑情
蓮華與稻稗	當體若何評
例同一切法	師子弦願鳴

知禮和南靈山懺主。自倣顰禁足接武講科。雖為道未深。且格言有在。茲蒙雄問。起自大悲。俾我推尋。令他悟解。因緣事冗。久失報投。今漫奉酬。幸希細覽。

法性具諸色 名為微妙色

法性具諸義	名為第一義
此義與此色	豈可分為二
性火即真空	楞嚴顯其意
色性即智性	起信彰其致
千如相非相	剎那方可寄
一理空不空	毘盧方遍處
窮色盡隣虛	即是本來地
究心志剎那	即是真如智
鼻嗅功德香	舌嘗妙法昧
世間相得常	良由住法位
法身流五道	良由具權智
心狂金石翳	色病念想醉
心色理無殊	質義安曾異
眾生迷本源	確爾分情器
依空行懺讚	法界體全備
光明照世間	真金諸法貴
究竟真實體	顯召不從譬
擊發此玄微	知君二嚴備
我以此籌量	更請研精粹

遵式再以伽陀稟問延慶法兄。能一披覽。尚俟報音。

涅槃四無說	因緣故立字
復言第一義	有言有實義
有無與真俗	云何辨同異
諸法即真如	無名無有字
真如即諸法	隨緣有差異
起必性三千	云何勿名義
水火性真空	空誰分一異

循業而發現	從末方殊致
建立全由俗	云何勿名義
色性即智性	良由體無二
無二無是非	無非本來地
却俟盡隣虛	云何方顯智
元是一精明	分為六種義
方便有多門	歸元性無二
無二即如如	云何有香味
藥病性相應	心色方便治
水火各升沈	頓爾成乖棄
緣起唯從性	云何顯不二
諸法如大幻	一多互相寄
體幻即為真	何勞共遠離
盡塵忘剎那	云何存沒意
觀心初不忍	今何忍此意
取捨雖在我	其如且猶豫
人天大導師	云何無決智
觀心亦觀色	唯只觀心地
色不名觀心	心無不包義
同異與相攝	云何得其意
觀心唯一念	一念三千備
三千含身土	獨遺觀色義
三千洎外境	云何得齊致

知禮謹率愚抱。再答靈山懺主來問。幸希采矚。

涅槃一實諦	遮顯非殊致
依言及離言	悉是真如義
此俗洎此真	非情是隨智

二諦皆名真
若了性三千
法法盡真常
依此偏計法
其體若空華
心色體無二
欲破堅執情
若知依理藏
寄此顯圓常
雖是一精明
依正理內含
唯心即唯色
唯觸唯是音
水火力相傾
即此相違中
相違彰具德
智者善思量
觀心理趣深
出自旋總持
濫作流通人
片言難折獄
九界約修心
此從外境觀
約理雖相合
究竟知所以
三法皆稱妙
於心見法界

此真有名字
此是圓成義
名實皆尊貴
如何得為類
何實當名字
情中堅執異
須推到邊際
法法無遺棄
何曾求遠離
體具三千義
根境性中備
唯香亦唯味
此理好思議
明暗能更治
彌見相從意
相從表不二
本末何曾異
乍似相違義
誰當不猶豫
自省居何位
再思方可矣
三道寄心治
外破內方著
據迷且分二
敢將情力置
唯心最玄祕
生佛齊一致

迷已逐他物 確爾立情器
見色便見心 灼然全性起

絳幃問答三十章

四明法師問 淨覺法師答

天禧改元春二月四日。延慶座主出山家教義凡三十條。褰絳幃問諸子。其詞惟要。其旨甚微。俾無或者興布教之功。令不敏者奮強學之志。門人(仁岳)率爾而對。斐然成章。非求魯國一字之褒。蓋請武津四擇之誠。既有傳寫。故茲敘云。

一問。三藏初果苦忍真明。何故復云滅非真諦。四皆稱諦。為諦真耶。為諦俗耶。

答。原夫三藏理唯一真觀有四諦理因觀顯。故云苦忍真明。理顯觀忘。故云滅非真諦。何者。蓋由滅無之真離幻之俗。雖則知苦斷集修因證果。皆生滅之事行。非空寂之理體。究論法性。何所迷悟。故大師云。三藏法性自天而然。集不能染。苦不能惱。道不能通。滅不能淨。然而由於苦忍方明於真如。析色盡處乃見於空。雖能析所析俱非是空。而見空者。由於析色故也。是知苦忍真明滅非真諦義無相違。又上明必下顯。諦俗則諦真。豈前後異耶。

二問。因緣停心與支佛正觀何別。

答。因緣停心者。則為初心行人多愚癡之心起斷常之見。是以令觀三世因緣。對而治之。故荊溪云。三世相續故不斷。三世迭謝故不常等。此但略知因緣生相。未知因緣滅相。支佛正觀者。非祇觀三世而已。乃至能觀百千萬世。復知生而知滅。兼諦俗而諦真。二觀稍殊。不可相濫也。

三問。諸文皆云。支佛觀因緣斷惑。觀相如何。

答。諸文異說。今試粗陳。若如阿含所明。中乘觀因緣相。有逆有順。從無明至老死名順。從老死至無明是逆。生滅皆然。此乃大概而說。若如四念處。委辨推尋觀破之相。或以愛支為首。或以取支為首。亦有逆順。且如愛支為首者。即推貪愛因何而生。即知此貪因愛而起。乃至行因無明。無明因過去一切煩惱。又順推。此愛能生於取。取生於有。有生未來二十五有生死等。若觀破者。觀愛即現在污穢五陰性念處。乃至觀無明即過去污穢五陰性念處。又若觀於有即善不善五陰性念處。乃至觀未來生死即果報生死無記性念處。是名逆順觀察破四顛倒。顛倒滅則無明滅。乃至老死滅(上皆略義采四念處文義)取支為首者。即見惑之人也。逆順推破例如愛支。又如止觀。明禪境中。寄修辨發。以有支為首。又釋籤明四教觀因緣。皆從愛起。如此諸說不同者。良由根性有殊故。修入不等。今準輔行判因緣觀。凡有二種。一者推果知因。二者推因知果。若念處及止觀即推因知果也。釋籤即推果知因也。然此二種之義應用念處為正。以正能順因緣之義故。因緣既以無明為首。今觀愛取即無明也。故大師廣示修相。良在茲焉。

四問。阿含既但說三藏。何故八萬諸天便發大道。

答。良以漸頓法門體元不二。小大根性理本無差。蓋遇熏不同。故得脫有異。今諸天悟大。豈孤然哉。審應昔世曾以小乘諦境修乎大乘觀智。今聞本境即發宿種也。譬如先置毒藥服於酪中。今再服酪。即能殺人也。然由如來知機知時。隨熟隨脫。故但用生滅四諦而赴大小兩緣。此即顯露不定教也。問在鹿苑時。祇云諸天得法眼淨。至般若會。方乃指云。獲無生忍。是則聲聞等眾。不知諸天便發大道。據此莫成祕密教義耶。答。比見學人。多作此說。詰其所以。言無所從。

且祕密教者。乃是備談漸頓等教。各對大小諸機。互不相聞。方名祕密。非謂小益不知大益為祕密也。若鹿苑中祕密之相。如大論說。諸菩薩所見無量阿僧祇人得二乘。無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等是也。今八萬諸天但為說小。與諸聲聞同見同聞。何祕密之有哉。況大師親指為顯露不定。豈不信乎。

五問。通教受接之後。合作後二教位次修證。大品經文何故只以第十地為果耶。

答。此由大品十地。兼含衍門三教之義耳。如初地菩薩名為伏忍。二三兩地名柔順忍。四地已去名無生忍。乃至遊戲神通淨佛國土等皆通三教也。故輔行中。釋十地為如佛云。若被接者至此。既破一品無明。亦能八相。故云如佛。豈非十地名義通三教耶。若爾。何故輔行明被接云。謂用前教有始無終。已用七八不至九十。即用後教有終無始。但用向地不須住行。中續接之故得名接。此豈非被接之後依後教位次耶。答若據經文。則無別位。而大師得經深旨。自以十地通於三教。故荊溪具約兩教位次。引而伸之。欲令被接之義區以別矣。引廣決略。乃作者之意焉。

六問。通教菩薩約何義留習潤生。

答。留謂固留。非觀力未充不能進斷。何則以此教菩薩已於性地及八人地中伏結順理。為諸眾生遍行六度。一切事中福慧皆令究竟。如三藏菩薩。於中忍中。三祇行行至已辦地。自合真理必顯正習皆除。如三十四心。有何不可。但以度生心廣淨土時長故。扶之以誓願慈悲。留之而潤生化物。所以須留習者。為無妙應之真體故。用作受身之本矣。故妙玄云。通教亦得有應。但是作意神通灰身滅智無常住本。約何起應。斯為誠證矣。

七問。俱舍以塵沙為習氣。如何留之潤生。

答。大師明通教習氣。凡有二種。謂煩惱障法障之習氣。法障即界內塵沙也。若留習潤生者。此正為煩惱之習氣耳。以由煩惱是染污無知。無明為體。能招生死故。塵沙是不染污無知。劣慧為體。不招生死故。應云。菩薩為潤生故。須留煩惱之習。為化物故。須破塵沙之習。則知二習其體稍殊。

八問。方等既有四教。為是文文皆須四解。為復各有文詮耶。

答。或皆須四解。或各有文詮。逗會多途。不可一揆。如大師釋請觀音經。始從病相。乃至繫念數息聞呪得益。並約十種行人說之。即皆須四解也。如釋十六觀經。正為頓機。不通漸入。即各有文詮也。或一經具明四教。各有文詮。如淨名之類也。所以須四解者。為部教俱帶(請觀音經)各有文詮者。為部帶教不帶(十六觀經)故知方等教相難明。不可一概也。

九問。般若既只衍門三教。何故仁王經說四無常偈。

答。斯乃以藏助於衍也。且彼經云。普明王依過去七佛之法。請百法師。一日二時。講般若波羅蜜八千億偈竟。第一法師為王說偈。即無常等四。豈非正宣般若傍演無常。所以然者。普明既為斑足所捉。將赴其死。恐王戀著身命國土。是故偈意皆勸捨身及國土等。至聞偈畢。諸王皆證三門空定。還是衍門得益之相耳。故今家明通等三教。俱用藏教而為助道。即此意也。

十問。通教三乘共行。如何說菩薩遠邊。

答。三乘同觀幻有。皆取但空。從大分說。故云共行。菩薩非止偏空。兼知中實。從利根說。故得遠邊。是知若云共教。則菩薩須在當分。唯得近邊。乃有局定之妨也。若云

通教。則菩薩或被後接。即得遠邊。乃有從容之美也。一家所立名義之巧。其若是乎。

十一問。別教獨菩薩法。如何說二乘近邊。

答。且如通教。不名共教者。蓋有菩薩遠邊之義也。今亦例然。所立別教不名不共教者。蓋有二乘近邊之義也。但以方等般若中別教二乘共聞。為近邊義耳。蓋大論約菩薩與二乘不共聞。立不共般若。今別教既有共聞。則非不共聞。故約此義說於近邊矣。

十二問。別教不談即理。何故能造之心是佛性耶。

答。此教真如在迷能生九界。雖不即理。真如豈離於心。如妙樂云。別教法界不出於心。今謂即不即理。譬如一源之水(佛界真如)分為九派(隨九界緣)九派雖異一源(事不即理)派水豈殊源水(心是佛性)是則能造之心終日不即終日是性也。若爾。何異圓教不即不離義耶。答。圓教性具九界起於修九。全修是性。故云不離。但由迷修。各自謂實。故云不即。別教真中無九。須斷九歸真故不談即理。九中有真。而依真生九。故能造是佛性。今人見事理不即之說。作霄壤頓異而解者。能造是性。此如何通。真如隨緣不可與言無也。

十三問。別教理性既有三因。何故別修緣了。

答。理性有三因者。皆但中之德也。別修緣了者。皆二邊之行也。邊既非中。修則成別。何哉。先以聲聞空心斷於見愛。次以菩薩假智斷於塵沙。斯乃從空邊而入有邊。用別惑而除通惑。如此二邊緣了具足。始為中道遮照方便。須登初地正顯但中。即三因橫在佛界。故妙樂云。別教雖有三德之語。三皆在性。而不互融。故成別義。若三皆在修。前後而得道理。成縱。故知性中緣了不是修中緣了。豈同圓教正

因緣了全是三千空假中修德緣了即性德緣了。不可烈火而濫圓伊。

十四問。別人初心為甚不修中觀。

答。蓋邊表之中。如雲外月。用雖全於遮照。但是清淨真如體不具於見思。安能起對法界。沉復本來迷久。頓悟為難。既著有心強。則緣中力弱。故令始行先觀偏真者也。

十五問。今家以即離分於圓別。既判華嚴具此二教。彼經何文談即談離耶。

答。荊溪謂。華嚴經意兼含義難分判。祖尚斯說。今何敢評。然而委尋大師引用彼經證於圓別。亦可意解。且如止觀引。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等。證於圓教。玄義亦引此文。證於別教。故知談即。不談即難得顯文。但以得意不得意。而分兩教。何者。圓人謂心具而造。則諸法無生即在其中矣。別人謂心不具而造。則諸法自住離在其中矣。若乃諸位行相或一多相即。或次第別陳。荊溪已在諸文備載。此不繁述。

十六問。既將華嚴心造一切。以立千如妙境。是則彼經已明開顯。何故云開權局此。

答。正由法華能開華嚴故。得將心造之文立千如之境。如荊溪明法華佛慧。須發四味兼帶之大小。豈不以乳味兼權之教全同醍醐一實之詮。又如大師判華嚴為枝條。法華為根本。須會枝別以入本圓。今引用者。從會入後說也。

十七問。既云法華是醍醐。何故大經云從摩訶般若出涅槃耶。

答。所判二經俱是醍醐。蓋有兩番。次第熟脫。若云法華是醍醐者。即初番熟脫。八千聲聞無量損生菩薩等是也。若云般若出涅槃者。謂鈍根之人於法華不入更用般若淘汰方

至。涅槃即後番熟脫。五千起去人天被移等是也。雖有兩番。初番為正。故荊溪云。法華已開。功非彼得。大陣既破。餘黨不難也。

十八問。經云我聞。何故須用四教解釋。

答。若釋法華前經。蓋明部教兼帶等別機緣大小之殊。若釋法華。意在開偏咸令會實。又復應以藏通等四入頓漸等四。揀前四味我聞不同顯出法華。我聞亦異。則所聞法體超過八教。故妙樂云。若消諸經。但用藏等。其文稍通。若釋法華。無頓等八。舉止失措。問。法華既爾。涅槃云何。答。妙樂釋我聞云。大經顯圓。今乃義開耳。故知二經不無少異。

十九問。釋方便品題云。妙達於方。即是真祕既開顯已。那得云祕。

答。觀乎真祕之言。不同隱祕之義。若為實施權。權名隱實。則方便之名正當隱祕。若開權顯實。實外無權。則方便之名即是真祕。蓋指權方之祕即是實相之真。故云真祕。又十界百界即空即中。離言說相。離心緣相。故云真祕也。

二十問。常觀三德。能所俱四。試陳行相。

答。此妙樂觀心四一之文也。文以三德對理教行三。和合三法成假名。人即觀行如來等。而云能所俱四者。蓋顯境觀不二也。何則且所觀之四者。謂迷中三道即本有三德。眾生妄我即理性如來。能觀之四者。謂見思王數修空假中。如是三觀亦全三德。還用妄我為觀行如來。是則兩重四一。皆即障是德。舉妄全真。能觀所觀只一四一。故知境自照境。心不知心。佛之知見於茲悟入。

二十一問。釋一大車體及具度等。既皆從果德。如何用此為十乘觀法耶。

答。眾生本心具佛果德。雖迷轉三道。必體包十乘。故輔行云。理性車體具度資成。白牛觀照在一念心。是知理乘全駕於佛乘。因德豈慚於果德。所謂不動而運。不行而至。善惡不離於車體。故言更無餘乘。果理要在於行門。方名等賜諸子。妙樂云。人天善惡與法界同。故父果車是子理車。但開其情假名等賜。即其義也。

二十二問。大通應佛只在同居。何故名結緣本土。

答。若唯談權教。可云應佛只在同居。今既已說圓乘。即是法身。而依本土。如法華中龍女所讚。指釋迦作遮那之身。劫火所燒。以娑婆為寂光之土。大通身土豈不然乎。

二十三問。聲聞之法的就何義開為經王。

答。的就偏真之理。開為實相之理。所謂三千三諦統攝自在故稱王。釋籤云。三乘已證權理。以理開理易明。今據此也。

二十四問。博地在事。那云理即。

答。只緣在事故云理即。蓋指三障之事即三德之理。故妙樂云。理無所存。遍在於事。亦可云。理即簡於後五事即之義。名字乃至究竟。豈非解行因果等事耶。如妙玄云。聖人得事。凡夫得理。記釋曰。聖人得於因果化他感應之事。眾生但得非因非果迷中之理。故知理即簡非事即。乃貶斥之義耳。

二十五問。性德之行何故須聞性惡。

答。不聞性惡則無性德之行。何哉。眾生本來未曾離惡。若迷性具。須藉別修。故先空次假。緣理斷九。苟或了惡是性。從性立行。不亦性行。須聞性惡耶。且如圓人依第六王數為發觀之始。既知王數即是性惡。用此發觀。豈非性行。

是則性惡全是智照無減之義。孱然行起真流無作之義明矣。經云。不斷癡愛。起諸明脫。斯之謂歟。

二十六問。圓教四諦約何義故得稱無作。

答。但約苦集理具。則知道滅空虛。以理不可除故。功無所作。從本迷故。全菩提涅槃為煩惱生死。於今悟故。全煩惱生死為菩提涅槃。四不相傾。一一絕待。皆由四諦元是一理故也。大經玄義云。非苦非苦因。非苦盡非苦對。而是一實等。豈一實理而有作為取。

二十七問。畢竟空觀纖塵不立。何故空中具一切法。

答。三諦俱空。方名畢竟。一切諸法悉在其中。且如真諦空有。具二乘界法。俗諦空有具菩薩界法。中道雙遮空二邊具佛界法。中道雙照空佛界具九界法。不前不後。非一非三。三諦頓亡。即纖塵息矣。百界圓足即諸法宛然。是知三千俱空。未始不具。三千俱假。未始不空。此唯一家所談。他莫能及。

二十八問。同體如何說九界權相。

答。若據同體言之。則百界一念不可分別。今說九界權相者。蓋佛界九界不分而分。則非權非實。而權而實也。何者。雖九權皆實。而相相宛然。淨之與穢參而不雜。且如地獄一界。雖具十界。豈以地獄性相便同畜生等性相耶。故知九權是三千少分。不妨非局而局。無差而差。一實是三千全分。故能非遍而遍。差而不差。但以一實不出九權。少分不離全分故。云同體也。若理若果莫不咸然。如荊溪云。物理本來性具權實。又云。至果契本權實。豈同他宗謂理無九界果唯一真。同體權相何由可說。

二十九問。一切依正或云眾生業感。或云諸佛變現。是二何者為定耶。

答。二義相須不可偏判。若其依正千差苦樂萬品者。乃眾生業感也。如云苦樂由生非佛所作。然此業感復是諸佛妙應。隨眾生心而為變現。蓋折伏攝受令成熟得脫。如云苦樂由佛不關眾生。雖諸文中隨緣別陳。究論二義不可暫缺。良由眾生心地三千與佛心地三千不殊故。得染淨互通感應無忒。眾生迷故。於佛依正而計差別。諸佛悟故。於眾生依正而得自在。是知果中勝用不異三道流轉。又如聖人變化所造。不出眾生三世變造。故云亦令眾生變心所見。

三十問。人有生死。物有凋變。何故經云世間相常住。

答。若知常住之體具足三千。則生死凋變皆常住標幟之相也。從本自爾。非今始然。既知生是性生乃至變是性變。性元不動。相豈非常。但局情未忘。則生死相反。儻唯心所見則凋變皆如。自非性具之談。安會相常之旨。雖藏疏謂之不變肇論謂之不遷。若以今望他則皆有言無義。荊溪云。永異諸說。梁肅曰。抗折百家。豈虛言哉。良有以也。

開幃試問四十二章

諸子勤勤習學。而於一家教觀津要。若何領會。由是敬率諸部文義四十二條。開幃試問。幸徵文說義。一一答上。庶幾開發後昆也。天聖甲子歲五月既望。延慶座主云。

一問。待庵明妙。獨褒法華。合對四時三教皆名為庵。文中何故同於諸經。先待鹿苑而為庵耶。

二問。絕待釋妙。絕庵開庵。亡能亡所。究論此意。是何法門方能絕待。

三問。金剛藏說。佛甚微智辭異意同。空有不二不異不盡。意明三諦皆是經體。荊溪何故特云空假即中方為經體。

四問。因果宗成方能取體。合先明宗方辨於體。約何義故前體後宗。

五問。斷權疑近疑。生實信遠信。為妙經用者。且斷疑生信。自是行者智能。那云是經力用耶。

六問。名等四章重重已約四教五時判後論開。何故第五更明教相。

七問。生滅四諦既皆屬事。若唯諦事。何能入真。

八問。無生因緣十二法皆不生滅。即一一常住。那云此教初不知常。

九問。別教四諦依何義故得名無量。

十問。苦集滅道是迷悟因果。正是修得之法。圓教何故名為無作。

十一問。三藏教說實有為俗。析滅歸真。如何析之令實有滅。請陳行相。

十二問。界內兩教俱有三乘。藏教何故三因大異。通教何故三因大同。

十三問。三藏教中自有小乘中乘大乘。法華何故都以三藏為小乘學者。

十四問。金錚引大經一十。復次遮邪計空非佛性喻。離一十空外。為指何空是佛性喻耶。

十五問。義例點不思議境。凡有四意。首於無情境立佛乘義。此為是色具耶。心具耶。若云色具。止觀正云。介爾有心。三千具足。若是心具者。何謂無情。立佛乘耶。

十六問。智者自於普賢道場。見宿世事。證法華三昧。何故却云南嶽授天台圓頓之理。

十七問。觀於緣生。緣生即空。空假不二名為三觀。荊溪云。作此說者。尚未成通。離此觀外通教三觀。其相如何。

十八問。圓理所具惑業之法與性惡。同耶異耶。若同。性中感染體相如何。若異。果理究顯有修惡耶。

十九問。為令眾生開佛知見。約心辨相。歸趣如何。

二十問。妙玄以五重玄義。別對四悉。有何深致。

二十一問。百界千如。百如千界。互辨名數。妙旨如何。

二十二問。圓教二諦約教行證明隨情智。其相如何。

二十三問。四念處云。一念心中具十界苦惑。名無作苦集。佛界辨相修性如何。

二十四問。三教我聞並約耳根。圓教教即是聞。辨相和會旨趣如何。

二十五問。大經八教具八別耶。若具何謂知常。不具如何論別。

二十六問。大經四教知常。故得相即。既異方等。必同法華。若同。法華開廢等耶。若異。四教云何相即。

二十七問。化儀化法兩種四教。判釋佛法罄無不盡。云何妙樂謂之法華超八教外。

二十八問。昔經今經談圓不別。荊溪何故却云。始自華嚴終至般若。但次第三諦攝。

二十九問。依法華約修約證明三慧。分齊如何。

三十問。學佛乘者。廣尋教觀。進修已行。畢竟的指。何文開發信解。請陳相狀。

三十一問。法華本門授記數倍眾經。云何但於事成遠報。證入如何。

三十二問。大乘真伊喻不思議。如何却云一點在上。

三十三問。大經五事對五佛性。據文伸義。深旨如何。

三十四問。智者心要唯有一偈云。實心繫實境等與止觀。同耶異耶。若同。非別有心要。若異。名壞驢車。

三十五問。若遇他求安心要道。指何法門示令易解。

三十六問。如學妙乘者。初修聞慧。要行如何。

三十七問。生佛皆具三千。同異如何。宜究其旨。

三十八問。金錚云。木石無心之語出自小宗。隨緣不變之言生乎大教。此約何義分大小耶。若云半滿者。通無隨緣不變之言。別有木石無心之稱。若云真中者。別妨同前。若云偏圓者。通別定非小宗。其妨彌甚。

三十九問。名詮三法。教判四章。何故妙宗云。五重玄義本是經中所詮觀法。

四十問。寂光既具金寶泥沙之異。那得經云唯佛一人居淨土耶。

四十一問。圓人初心頓以果地三德而為觀體所以如何。

四十二問。止觀云。以觀觀昏。即昏而朗。以止止散。即散而寂。荊溪對釋此二句云。照此昏體。一觀而三名。即昏而朗。寂此散體。三止而一名。即散而寂。且一觀昏耶。三止散耶。三觀朗耶。一止寂耶。不然。何以對釋云即昏而朗即散而寂耶。

教門雜問答七章

四明法師問 門人(自仁)答

大中祥符七年。講授次。未知學者淺深之解。因出數問。請各答上。

一問。荊溪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然則由性惡而修性行。說聽久矣。的論旨趣未審。若何。

答。荊溪立此二句意。顯圓宗無作之行耳。蓋由圓人創心修觀者。皆以見思王數。而為發觀之端故。若前三教人。以教不談性具九界。則見思王數不即性惡。既非性惡。定為

能障。故須別修觀智破此惑心。方顯本有常住之體。遂致惑智待對境觀不忘行成有作矣。今圓實教中既詮性具九界。則見思王數即是性惡。惑既即性。只以此惑而為能觀。惑既為能觀。其孰為所觀。能所一如。境觀不二。輔行所謂非但所觀無明法性體性不二。抑亦能觀觀智即無明是。以是義故。方知初心修觀造境即中無不真實。功由性惡。融通無作之行於茲成矣。

二問。法華既顯一實。何故玄文釋題而明二妙。

答。法華為開權顯實之教。迺一代之所歸。五時之極唱。若不以二妙甄之。則一乘顯實妙義難彰矣。且初相待論判僉妙者。彼此互形曰相。以他望己為待。蓋待前四時七教之僉。方顯法華一乘之妙。良以昔日諸經機緣未熟。部味教觀兼但對帶。不若法華淳圓絕妙。是故為僉。故經曰。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已今當說此法華經最為第一。以故此經淳一無雜。獨得妙名。良由以也。次絕待論開僉顯妙者。絕前諸僉。無可形待也。蓋以法華之妙有絕僉之功故。使昔日四時七教之僉。一經法華開顯。以一妙乘貫而絕之。僉即是妙。妙外無僉。權即是實。實外無權。譬如神仙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一成真金。不復為鐵。故經曰。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指汝所行是菩薩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一開之後。無所間然。無小無大。咸歸佛界。一切諸法。皆是佛法。更無餘乘。直顯一實。是名絕待論妙也。然此二妙若非相待以判。則不顯法華超過諸說。若非絕待以開。則不知法華妙一切法。解釋一題陳茲二妙。茲所謂抗折百家超過諸說者。其為吾祖乎。

三問。行妙中所論慧聖行。與上智妙。如何揀異。

答。慧行智妙其實不同。良由智妙是通論其解故。釋籤所謂解即是智是也。若慧行者。慧是妙觀。照於妙理。不假

助緣。而名慧行。是則智妙是依理生解。慧行是照理之行。行解既分。可知是異。然則智為行本。則行藉智生。行能成智。則智藉行成。行解相資缺一不可矣。

四問。一切大乘經論皆談一切眾生本性清淨。台宗明性具十界。六既是穢。如何合諸經論耶。

答。十法界六穢四淨。台宗既云性具。即是性惡法門。安得不清淨乎。明此應具二義。一約情智說。二約迷悟分。情智者。如云以情分別諸法皆邪。離情分別諸法皆正。今之圓人應用佛眼種智了達一念染情體具十界互融自在則一切諸法悉皆清淨。荊溪所謂故知剎那染體悉淨者是也。二約迷悟分者。當知迷則十界淨穢俱染。悟則十界淨穢俱淨。台宗所明十界性惡法門悉皆清淨。正約悟解邊說也。故荊溪曰。三千在理同名無明。豈非迷故三千俱迷也。三千無改無明即明。豈非悟故三千俱悟乎。然此二義猶是對修門說。若直約平等法界而言之。則非修非性。非迷非悟。非淨非穢。一切眾生不勞造作。本性靈明。具足十界。不受諸垢。故經曰。五道清淨不受色。有學此者成大道。豈非一切眾生法界本淨乎。

五問。一切依正或云眾生業力。或云諸佛變現。究論何者為定耶(絳幃亦有此問。答文大同小異。故此重錄)。

答。不可專執。要須二義相承可也。當知諸佛變現依正種種不同。意在折伏眾生令彼斷惡修善超凡入聖故也。故曰。苦樂由佛。不關眾生。若眾生業力者。蓋眾生自造其業。而感依正差別之報。故曰。瓦礫七珍由生所感。非佛所作矣。若定執眾生業力所感非佛變現。則顯諸佛無度生之功。若定執諸佛變現非眾生業力。則墮外道無因果之論以是義故。諸

佛變現由眾生業力。眾生業力全諸佛變現。二義相須依正成立。

六問。台宗說。一空一切空。又云。空中具一切法。其相云何耶。

答。夫言空者。必空假中一心三觀之道也。此道始則佛大聖人金口中乃龍樹大士造論。後則北齊台衡祖承。然則雖曰佛祖宣揚。其實一切眾生身心本體。所言空觀者。一切法俱空。無假無中。而不空。此空為妙觀遣蕩之法也。所言假觀者。一切法俱假。無中無空。而不假。此假為妙觀立法之法也。所言中觀者。一切法俱中。無空無假。而不中。此中為妙觀絕待之法也。此三三一三。無寄諦觀。名別體同。妙體天然。不勞造作。終日遣蕩。而法法圓成。終日立法。而法法離相。終日絕待。而二邊宛然。今之圓人解了三觀體性相即。則達空中二觀。不有纖塵。而諸法備矣。

七問。止觀破法遍中。先約四句破見思假。次約藥病破塵沙惑。後約真緣破無明惑。次第如此。如何謂之一心三觀破法遍耶。

答。言不頓舒。文似次第。文雖次第。意實圓融。文似次第者。為對破三惑故。先空次假後中。意實圓融者。良由行人修之。乃舉一即三。非前非後。故云。說時非行時。即茲意也。

四種四諦問答

四明法師問 門人(自仁)答

四種四諦出自大經。祖誥備陳尋常說示。猶恐聞者領略不親。暗於文義。今因講次。即此命題。仰各形言而伸釋之。延慶座主問。

答。原夫四諦而不滅三又不增五者。蓋藥病相對。因果義足故。而台宗以是對四教者。莫不攝偏圓含二理。一期化道始終備矣。藏通則詮界內真諦。別圓則詮界外中道。又理雖二種。而教分四殊。藏通為界內巧拙。別圓為界外巧拙。又前二詮真。真理不殊。別圓詮中。中分但不但。藏通所有諸法皆由業惑構造。別圓所有諸法皆佛性變造。通稱為諦者。諦是審實為義。又是諦了為義。此並總示。後更別陳。

藏教生滅四諦者。苦集滅道皆生滅法也。欲明其旨先示四相。所謂重擔逼迫繫縛等。是苦相。見愛煩惱能招來果。是集相。戒定慧無常苦空能除苦本。是道相。二十五有子果俱斷。是滅相。如止觀云。苦則三相遷移。集則四心流注。道則對治易奪。滅則滅有還無。次究其旨者。生滅之意也。此教所化三乘是界內鈍根。觀智既拙。而不能解了六凡法界當體即空。乃次第析盡方見於空。是故六凡於生滅境中。隨事而辨。則諸法念念遷移。如燈焰焰。似水涓涓。故謂之生滅四諦也。若論真諦。法性自天而然。則非生非滅矣。問。既云。因滅會真。滅非真諦。何云道滅是真苦集是俗。答。婆沙所謂俗謂苦集。第一義謂道滅。荊溪釋此。謂合四為二也。又苦集迷真。道滅順真。此乃對分迷悟也。又有苦集時則無道滅。有道滅時則無苦集。此藥病對治之義耳。又有真諦時則無四諦。有四諦時則無真諦。輔行所謂更互相傾也。若論三乘進修。又初門不同。聲聞則以苦諦為初門。緣覺則以集諦為初門。菩薩則以道諦為初門。況大經云。凡夫有苦而無諦。二乘有苦而有諦。當知一乘之人既知苦斷集。慕果修因。故云有苦有諦。凡夫則不然矣。此上諸義並不出乎生滅境觀。覈其所以。祇緣藏教之人迷真重故。從界內事以立茲名。

二通教無生四諦者。四諦名相與三藏同。若論教旨則異。故曰苦無逼迫相。集無和合相。道不二相。滅無滅相。輔行所謂觀所生心與前不別。能觀觀智即空為異。即空異者。藏是生滅觀智。通是無生觀智也。中論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亦是通教談於四性無生幻故。故言無生。如大品曰。若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等。非其義歟。又淨名謂。法本不生。此因不生也。今亦無滅。此果不生也。因果既不生。故言無生矣。而如此者。良由此教所詮三乘根性觀智巧故。則能體了六凡幻法當處即空。既即真空更無一法可以當情。故謂之真空一寂涅槃也。又復應知。通教雖受即空之名。若以圓望之。有言無實。何者。以通教教旨非是全體起用全理成事故。夫言即者是也。全體是用。全用是體。體用不二。乃圓教所談也。別教雖詮中實之理。理在事外。尚非即義。況通教乎。是知通教但有即名而無即義明矣。當知此教由迷真輕故。從界內理立無生名。

三別教無量四諦者。此教所詮別菩薩法。歷劫行行修習河沙佛法。故稱無量。然所修雖曰無量。若指其要。不出藥病四種。故曰。苦有無量相。十界果報不同故。集有無量相。塵沙煩惱不同故。道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故。滅有無量相。諸波羅蜜不同故。既有苦集之病。則有道滅之藥。藥病種種對治不同者。良由此教如來藏理而為塵沙煩惱所覆故。修塵沙法門而對治之。故輔行曰。照知一心。起無量心。心無量故。迷解無量。迷則十界苦集。悟則十界道滅。即此意也。然此教論理則是界外中道佛性。此性為一切法而作依持。但其體不論性具。唯論性起故。使諸法當體不即。荊溪所謂派出不云理。是故知是別是也。問。圓教詮具法中道。

隨緣起三千之用。何故不受無量之名。答。彼圓從實相理乃稱無作。此教既是附權立性。云所造非。安得與圓同哉。當知別教所以與圓異者。良由界外鈍根迷理之甚。貶之為無量四諦矣。

四圓教無作四諦者。此四立名無作。直指其要。不出以性奪修。是故諸行無作。今廣此意乃有其三。一藥病相即。如妙玄云。以迷理故。菩提煩惱名集諦。涅槃生死名苦諦。以能解故。煩惱即菩提名道諦。生死即涅槃名滅諦。當知即之一字眾妙之門。煩惱生死乃眾生之病。今以一實理觀體而導之。病即藥。藥即病。藥病一如。更無所作。故云無作。一實外無餘。止觀曰。陰入界如。無苦可捨。塵勞本清淨。無集可除。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而如此者。良由圓教所詮不出一實。一實之外更無餘法。龍樹所謂除諸法實相。餘皆落魔事。實相無相。遍一切法。無生死相。無涅槃相。所有諸相相相真實。是故四諦俱稱無作。故四教義云。約一實以明四實諦。此四畢竟不可得。即是一實諦。是名無作四實諦也。非其義歟。三性惡融通圓實教中。所有苦集即是性惡。道滅即是性善。今論性德之行。若全性起修。則一一行業皆悉無作。若全修在性。則介爾有念莫不圓成。是知性雖本有不改。而不妨全性具三千起為修德三千。修雖修治造作。而不妨全修德三千即是性具三千。如是則性外無修。修外無性。修性一如體用相即。故玄籤云。在性則全修成性。起修則全性成修。性無所移。修常宛爾是也。大哉圓乘於修於性既無增減。無作之義於茲更明。他宗不明性具。萬法盡屬有為。以是較之。誠不可與同日而語矣。圓論三義併顯無作。只緣此教迷中輕故。從界外理以立斯稱。

以上四聖諦義謹按山家教觀。略述梗概如斯。(自仁)言詞孟浪。學問疎慵。伏惟和尚不棄荒蕪。肯賜慈覽。至幸 門人(自仁)謹答。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三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四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

草庵錄紀日本國師問事

再答日本國十問

答泰禪師佛法十問

再答泰禪師三問

天童凝禪師上四明法師第一書

四明法師復天童凝禪師第一書

天童又上四明第二書

四明又復天童第二書

天童又上四明第三書

忠法師天童四明往復書後敘

草庵錄紀天童四明往復書

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

(并序準行業碑。則云二十問。若據傳寫諸本。並載二十七問。恐續後問答參入前文。今依二十七問 行)

日本國師問 四明法師答

皇宋咸平六年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齎到彼國天台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傳教沙門(知禮)憑教略答。隨問書之。

諸方匠碩或一披覽。無吝斤削云。

天台宗疑問二十七條。恭投函丈。伏冀垂慈。一一伸釋。不勝至幸。

日本國天台宗楞嚴院法橋上士位內供奉十大禪師 源信 上。

一問。法華三周授記作佛(云云)。近代疑者。云。為是初住佛。為是妙覺佛。若是妙覺者。大師常云。初住八相佛也。若是初住者。圓頓速疾經一二生尚可究竟。況經無數劫耶。

答。三周所授乃八相應身記也。此之八相始從初住分顯法身。終至妙覺究竟法身。皆能現此益物之相。三周得入者不局初住。如疏云。身子既是上根利智。必是超入。而多云初住者。蓋指其首耳。又皆云經無數劫者。與物結緣。作淨佛國土因也。若無眾多受化之機。如何現身說法耶。若論法身之本。乃即座而得。豈待經無數劫乎。

二問。譬喻品記云。身子於十住中第六心退。恐是爾前見思俱斷。至六心時。見猶未盡。六心尚退。近代疑者云。別教初住界內見惑皆已斷盡。豈第六住見猶未盡退作凡夫逆罪人耶。

答。若常程別教皆云初住斷見更不起諸重過也。況見惑名數雖多。乃一位頓斷。思惑乃經諸位方盡。此常所談別教分齊也。今記主見云身子六住尚退復起重罪。遂以義求。恐有教門見思俱斷。至六心時。思猶未盡。見亦餘殘。所以能牽惡道也。此是記主約義斟酌之詞。不可將現行別教難也。

若據起信。唯云不退。乃克就圓人辨之。若論示迹。亦須示其階位。約惑分齊。方有退義。

三問。化城喻品疏云。問如上塵數。多許時節。今始得羅漢。當知無生法忍何易可階。答。一云。大聖善巧依四悉檀作如是說。對治厭道長者說短。於道生輕易想者說長。當知言如許劫方今得羅漢者。此是如來權行四悉檀。引諸實行。令入道耳。近代疑者云。泛爾說佛道長短。或可是善巧四悉。然大通塵數劫猶是指實事。若不爾者。則何勞展轉摩重重土。莫不徒費言詞耶。是事若非實。諸所言說權實難辨。加之。疏第一許久遠為種過去為熟近世為脫者。記判之為本眷屬也。此何言始得羅漢者是權行四悉檀耶。

答。誠如所問。然有其由。何者。若遠討父子之因。深窮種熟之際。諸經未談其始。此品亦未及說。須依壽量品文。方盡神通之力。但為若推遠種。定指長時。則眾生不起壯心。不強自力故。今疏記且作悉檀解之。欲使立行加功。乃弘經之要也。故雖一生十地三世六根。若無宿種冥熏。豈有利根自發。又若此品唯論權示遠壽。亦是虛談。將何永異諸經。將何以明本妙。雖曰初心憑教。還須以義自裁。加復疏標一云。知非定判。記斥端拱。信是策詞。若據斯文。全非違教也。

四問。寶塔品。依多寶本願分身咸集。疑者云。大論明釋迦分身土云。白銀世界。純有支佛。黃金世界。純有羅漢。彼土諸佛皆悉來否。若來者。佛光所照分身國土。皆以玻瓈為地。不云白銀黃金。又分身土有諸菩薩。分身來時。各將一大菩薩。而彼二世界不云有菩薩也。若言不來者。即違盡還集一處之願。又違悉已來集之文。有遮難者云。約多分云盡集悉來。或云玻瓈為地。有諸菩薩。如置綠豆烏豆聚中。

以少從多。名烏豆聚。重難云。若約多分。還招巨妨。彼十方佛土唯有一乘之文。聲聞菩薩皆成佛道之言。亦應從多。若爾。即同五性宗意耶。

答。經論相違。其例不少。不須和會也。今若強會者。此經雖則云皆以玻瓈為地。何妨樹木宮殿。或純黃金白銀。亦得云黃金白銀世界也。又本居之土雖無菩薩。欲來集時。為同諸佛故。將化菩薩來為侍者。應無大妨。又諸土唯云菩薩充滿者。蓋約今經開顯而說。但化菩薩。不為二乘。乃直以二乘而為菩薩。有何不可。

五問。提婆品記釋龍女所從來處有三義。其第二義云。海眾縱移。而龍宮不動。龍謂不動。而所居已變。從變而不變處來。有何不可(云云)。疑者云。此中指何處名為所居。若龍宮者。上云不動。下那忽云已變。若大海者。上云龍宮不動。不云大海不動。今那忽約大海。云龍謂不動耶。又變而不變者。其意云何。近日學者各執不同。試垂一決。

答。經云。移諸天人。記云。海眾縱移。經云。娑婆世界即變瑠璃為地。至無大海江河。驗是移於有情。變於無情也。於有情中。娑竭龍眾以有緣故獨不被移。龍既不移。所居宮殿豈可依於寶地。即須在大海也。故知。此會之眾以佛神力變故皆見寶剎。龍眾自見海中宮殿。今文殊隨彼類見。故經家云。從於大海娑竭羅龍王宮自然涌出也。變而不變。思之可知。

六問。壽量品疏云。華嚴寂滅道場大經超前九劫皆成方便。疑者云。大經唯有雪山童子超十二劫。此中何云超九劫耶。

答。或錄者筆誤。或後人寫訛。況無大害。何足苦疑。

七問。分別功德品疏云。或可一人有八番增。或可一世或八世或無量世或一念或八念或無量念(云云)。疑者云。疏第四云。三周聲聞未斷無明。有三根利鈍。若真修體顯。則無差降。初住已上更起緣修。無復勝負。真修體融。寧得有異耶(云云)。今何有一念八念乃至無量世差降耶。若爾。云何論父母所生身證妙覺耶若許證者。經以龍女為速疾證。而大師判為初住八相。既有速疾證理。何故龍女不是證妙覺耶。況復起信和會諸經長短兩說。唯以三祇為證理。天台不可違馬鳴也。若不許者。既有一念八番增損。何不許一生四十二番耶。圓頓速疾之道。豈必經爾許劫耶。

答。第四疏云。三根入初住。猶有利鈍不。記云。即此三根入住已後。猶名三不。今據記主出問意者。入住之後。身子等為上根。飲光滿慈等仍是中下耶。疏答云。真修體顯則無差降。此答意者。三根證理之後。縱起緣修。終不準前上根仍上中根還中等也。故知。為被根性求定故。云真修無差。若自判法身增道損生。寧無遲速耶。故有一念八念三世八世等異也。又問一生妙覺者。疏既有一念八番。金光明中復有生身十地。以此驗。即身證妙覺。非一向無。但為華嚴經中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之文正是初住八相。世人多謂妙覺法身。則全失四十一位修證。是故今家凡判八相。多在無生位中。且龍女修證之文。及以南方成佛之相。難可的判高下。蓋發心畢竟二不別也。餘處所明。初登地住。三因開發。既得無生。則任運證於後位。且龍女畜生之報便證此位。即能八相。益物足顯速疾證也。若據起信。既是通伸衍門三教。定說劫數之文。恐是別教教道之義。若云馬鳴天台不可相違者。如天台判本門記別則一向不用天親本論。本論尚自去取。況通伸論耶。

八問。隨喜品第五。十人展轉聞法華經。一念隨喜所得功德無量無邊。疏判為初隨喜品。合有五十功德。又勸發品云。成就四法能得是經。疏云。舊說能行四法。手得是經。今謂不爾。上文謂。諸法實相義已為汝等說。又云。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蓋法華之正體能行四法必得此解。疑者云。大般若經說。善根未熟薄福德故。尚不聞名字。況得手執。若手得者。速坐菩提座。又云。一經其耳。善根力故。定得無上菩提。即知雖不具五十功德不解實相。但聞名字手執經卷者。皆是功德無量。誠不可偏取於此也。

答。釋經淺深各有其致。今經隨喜具有二種。謂內解外事。外事容可淺釋。內解須作深明。若勸發品。既是普賢遠來重請說經。如來因茲略演四法。若非開示悟入總括一經。何能酬其所請。能請之位既高。所得之經豈淺。故不可但作手得經卷解也。彼般若經手得耳聞既成菩提之種。豈無善根者有斯遭遇耶。若成不壞之種。即有出離之期。故有速坐定得之謂也。況彼手執耳聞寧可一向作淺事解之。且夫弘經。本為生善。若不以理行策之。其可得乎。

九問。法師功德品疏云。梵王報得天眼。在己界遍見大千。大千外有風輪。與眼作障。不能見外。若在他界。則不遍見大千。非所統故。大羅漢見大千。辟支佛見百佛世界。不以風輪為礙。亦無己他界隔。疑者云。大論第五云。大羅漢少用心見二千界。大用心見大千界。辟支佛亦爾。又論一十四云。聲聞人極多傍見小千。上下亦遍見。問。大梵王亦能見千世界。有何等異。答。大梵自於千世界中立則遍見。若在邊立則不見餘處。聲聞不爾。在所住處常見千世界。辟支佛見百千世界。據論意云。依任運用心。大小等別。二乘所見各有不同也。然梵王所見千世界應是一小千。支佛所見

百千世界應是百小千。又十住毘婆沙云。二乘神通不過大千。今何云梵王見大千辟支佛見百佛世界耶(百佛世界論文意當百千世界。故四念處四教義並云。支佛發天眼。乃過三千見他方界)如是等事相不同。要須有定論也。

答。總持菩薩之言必稱法相。蓋曾躬講智論。應不徒然。乃是妙解論文。得其遠意。何者。如論伸兩教之義。文中凡舉二乘。即兼藏通。只如所引。豈是一途。初云大用心者見大千。次云極多者見小千。聲聞既有多種。支佛不可一準。既習氣分侵。合所見更廣。文中既云見百千世界。豈可定為小千耶。只為小辟支與聲聞不別故。云支佛亦爾。梵王諸教功用亦多。但為讓彼二乘故。令劣於一等。然是大千之主。寧見己界不周。願將法義定文。無使專文失義也。

十問。不輕品說。因行不輕行。疾得成佛(云云)。疑者云。此不輕事望久遠實成。為前為後。若前。即違壽量疏云常不輕更近之言。若後。誰信由不輕行成佛速疾耶。

答。若在前者。即是實因。若在後者。即為淨佛國土之因也。故知。依此經意。偏示正因。行不輕行。即速疾取土。而得成佛。故云。受持此經。為人說故。疾得佛道是也。

十一問。囑累品疏云。佛以一權智善巧之手。摩三千三百那由他國土測塞虛空諸菩薩實智之頂。疑者云。指何等國土名三千三百那由他耶。有云。指三變淨土。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若依此義。可云三千三百。此說是不。

答。據理。須指三變淨土也。此中應非大千為一國土。恐指一四天下為一國矣。娑婆既是大千之名。則可足成三千三百。然則大千亦似未及一百萬億那由他四天下。恐約大數。增至大千。何者。小數則十十成百。百百為千。千千為萬等故。

十二問。囑累品記出正法華誤云。寶掌菩薩離開為二。更加寶印首。掌已是手。復加頭首。離為二人。疑者云。彼經有寶掌菩薩印首菩薩。無寶印首菩薩。今云更加寶印首。意復云何。況餘經中亦有此三菩薩。何苦破之耶。

答。蓋傳寫多誤。存沒難見。記主當時所覽之本必有三菩薩名。終非妄斥。餘經雖有此三聖號。既無重譯之文。即非此例為難也。

十三問。普門品疏云。自有多苦苦一人。多人受一苦。一人受多苦。一人受少苦。疑者云。第三句可云多人受多苦。若不爾者。自與第一句同。何句法空設也。

答。據其句法推其義意。第三句當如所改也。茲乃往時寫者見第四句一人受少苦。欲對此句。乃妄改第三句。為之一人受多苦。而不思與上第一句義相同也。

十四問。勸發品記云。十地但斷十二品盡。非斷伏極。知非普賢義。疑者云。十地但斷十品。何云十二耶。若斷十二品。還過普賢。何云非斷伏極也。亦不可言是別教意。由來普賢但約圓位故。

答。彼國記文寫訛也。據宋地本云。十地但斷四十品盡。非斷伏極。

十五問。妙記第一決釋最初無教佛云。終有一佛。在初無教(云云)。疑者云。義猶未了。若許無教有佛。墮無因過。若言稟教。墮無窮過。願聞一揆矣。

答。最初一佛雖無稟教之因。而有內熏自悟之因。記中示之甚明。何言墮無因耶。

十六問。南嶽法華懺法云。過去二萬億日月燈明佛。未來具足千萬光相莊嚴佛。疑者云。經中無億字無莊嚴字。南嶽何輒加之耶。

答。經中雖無。而南嶽是相似位人。以三達五眼照之。合有三字故加之。後世難輒削去也。

十七問。妙玄第六示國土苦樂有二釋。一云。由眾生非佛所為。一云。由佛不關眾生(云云)。疑者云。釋尊本願云。我未來出穢惡國土。利益十方淨土擯出惡業眾生。故知。所有苦事但是眾生惡業所感。何言由佛不關眾生。若佛所為者。莫也眾生惡業空無果報耶。豈如來背於大悲方便。令諸眾生受三塗苦耶。然則不輕所行之行。文殊所化之眾。皆是巧施方便。易長令短。轉重令輕。固非設苦惱因緣也。

答。若論作善惡因招苦樂報。乃由眾生非關於佛。若約用苦樂事折攝眾生。乃由佛現不關眾生。良由宜用苦治方受化者。諸佛即為作之。如先王制刑。豈欲以苦加於百姓。蓋至仁也。諸佛亦爾。為折攝故。而強現之。又苦樂之國眾生雖居。不得自在。諸佛於茲而能轉變。故云由佛。又佛是生家之佛。生是佛家之生。故云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業。故知。論生則一時屬生。舉佛則一時屬佛。以是義故。故經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也。

十八問。妙玄第九解本門得益云。令法身菩薩得大利益。抹十萬那由他土為塵數。增道菩薩不能令盡。近代疑者云。分別功德品但舉大千界中千界四天下等塵數。尚不及百千。何言十萬那由他耶。

答。於諸方面各那由他諸小國土方名大千。經云。大千等微塵數。豈不該於十萬。如一微塵。尚有十方分。況大千耶。若言盡十方界皆抹為塵。則方與經文相違也。

十九問。釋籤第五解不動三昧云。果報及三惑成三不動者。動則兼業。諦但有三。業及見思同入俗諦所破故也。近

代疑者云。餘三昧及以諸處皆以見思為真諦所破。此中何為俗諦所破耶。

答。此中乃以業及見思同入生死俗諦。正為真諦所破。成於真諦三昧矣。餘文以業同塵沙破則成俗諦三昧者。各有所以。何者。如前無垢等諸文中乃以散善破於惡業。散善則成假觀也。此中以定善破於散善則成空觀也。故云。背捨伏見思等。記主窮幽故有斯對。

二十問。止觀第一說三藏教佛神通云。一心作一。不得眾多。弘決云。化主語時。化事即語。化主默時。化事即默。語默既爾。餘義亦然。故非任運真化也。近代疑者云。按俱舍二十七云。聲聞神通一心但作一。如來神通一心作無量。如彼頌曰。一化主語時。諸所化皆語。一化主若默。諸所化亦然。化身與化主。語必俱非佛。今止觀何違彼文耶。又大論第九明毘曇佛義。與今記文亦相違。不能繁引耳。

答。假令化主化事一時現。而其語默不俱。乃一心作一語。一心作一默故。故云一心作也。豈比夫安禪合掌。以千萬偈讚諸法王。不動而應化。化無方者也。餘者相違可以意會。必無巨妨。

二十一問。止觀第三說別接通人云。初修空假二觀。破真俗上惑盡。方聞中道。仍須修觀破無明能八相作佛。意云。即身登十地耳。近代疑者云。且別教人尚無肉身登十地者。云何從劣教來便能超登耶。

答。據其二觀功成二諦惑盡。仍修中觀深伏無明。必合經生歷於多劫。未知何處定云即身。應現聞中之言可云即世。修觀之語不必一生。況聞中之後不局今證。須歸後教也。

二十二問。止觀第六云。若超斷至第五品名家。近代疑者云。弘決謂。大師所用並準舊婆沙。若欲知者。更檢彼

文。今檢婆沙。斷三四品三二生者名為家家。無超次。別亦無斷五品名家家者。何云超斷五品名家家耶。雖弘決解釋。猶不出此義。止觀又云。次斷六品盡名斯陀含果。超斷至六品盡名一往來。且斯陀含翻一往來。何以一名分超分次不同耶。止觀又云。次斷七品至八品名阿那含向。超斷第八品名一種子。此亦依彼論說斷。凡此中超義並未知所從。

答。婆沙新舊未暇檢。

二十三問。止觀等意云。無始藏心具十界十如是法。乃至佛果亦復如是。弘決云。闡提斷修善盡。但有性善在。如來斷修惡盡。但有性惡在。近代疑者云。起信論對治邪執門云。聞修多羅說一切世間生死染法皆依如來藏而有一切諸法不離真如。以不解故。謂如來藏自體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法。云何對治(問也)以如來藏從本已來。唯有過於恒河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不異真如義故。以過恒沙等煩惱染法唯是妄有。性自本無。從無始世來。未曾與如來藏相應故。若如來藏體有妄法。而使證會永息妄者。則無是處(答也)論謂性自本無。何與天台所談性具頓相違耶。

答。百界千如。性善性惡。皆是體具。微妙法門。清淨功德。即起信中過恒沙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皆真如故。若一切世間生死煩惱妄染之法。皆是修惡。雖全性起。而違於性。故須永滅。若稱理而修。萬行功德。皆是修善。亦全性起。而順於性。即同常住。故云。像實故稱理本有。虛空故迷轉成性。遂使證會之時修惡雖盡性惡常存也。諸家所明感應之義。為不知性惡法門故。其果後垂惡趣之身。皆須以神通力變現。所以今家斥同外道神變也。故云。證本真源。還任眾生。轉識現起。若不談體具十界。亦是別教之義。若得此意。一家教旨如觀掌中。與諸經論更無少異也。

二十四問。四教義第一解有頓漸等教異云。鹿野鶴林之文。七處八會之教。豈非無頓漸之異不定祕密之殊。疑者云。此中應言豈非有。何言無字耶。

答。若據此地本。而云非頓漸之異。今以義求之。知二處本皆訛。於彼本非字下。須除無字。此地本須於非字上加一豈字。則彼此文義成也。

二十五問。四教義第三云。三藏菩薩行菩薩道。二阿僧祇劫是煖法位。第三僧祇是頂法位(云云)。近代疑者云。婆沙論後身菩薩坐道樹下。始修四善根。一座成正覺。三藏教義多依婆沙。斯文相違何耶。

答。三藏菩薩二三僧祇雖用煖頂觀法。正為伏惑。行諸事行。若到樹下。行為真故。復用四法為斷惑加行也。如三祇久伏三界思惑。而於樹下仍用三十四心。以此驗之知非碩異。

二十六問。一家圓宗教部所引經論。并舊師所著章疏。多與本文相違。未知何也。

答。山家凡所立義。徵引諸文多取其義。不專寫文。乍似相違。實不相違。當以意會之則可也。

二十七問。五百問論題下。云妙樂大師造。疑者云。此論似多訛謬。且舉一二。如言阿難羅雲。論中不舉供養佛數。及破他師所釋種性等七地義。似歡喜等十地。若是大師所製。不可不通。

答。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

草庵錄紀日本國師問事

日本國師嘗遣徒抗海。致問二十於法智。法智答之。皆深於理致也。後廣智嗣法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齎金字

法華經。如贊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還國大洪台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

再答日本國十問

(此十問不知彼國何師所設而來相傳但云。日本國問。四明法師答)。

一問。定性聲聞成佛不成佛疑。解深密經云。成就第一趣聲聞。一切諸佛盡力教化。不能令其坐道場得無上菩提。我說名為寂滅聲聞。唯識論云。定性聲聞入無餘涅槃者。身智俱滅。猶如虛空。非眾生數。更不發心。且經論若爾。而天台宗若何解釋深密唯識之文。顯定性聲聞成佛之道理耶。

答。深密唯識經論是顯露施權之教。聲聞趣寂唯尚偏真。依理發心但成灰斷。未知實理究竟真常。欲趣菩提。終不可得。及至鷲峯法華會上。開權顯實。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三周授記聲聞作佛。不可更執昔日經論聲聞不得作佛也。

二問。闍提成佛不成佛疑。善戒經云。若無菩薩性者。雖復發心勤修精進。終不能得阿耨菩提。瑜伽論云。無種性誦持瑜伽。以無種性故。雖則發心及修加行。不堪圓滿無上菩提。如是經論足顯闍提無成佛義。今天台宗於彼經論。若何融會。

答。所引善戒瑜伽發心修證稱闍提無性者。此是藏教。發心同前二乘。未明中實真常之性。非是闍提人也。其闍提者信心未具。未能發心。謂無緣了二因。所以不云成佛。故涅槃云。或有佛性闍提人有善根人無(謂闍提有惡境界性)或有佛性善根人有闍提人無(謂善根人有善因緣性故)或有佛性二人俱無(謂俱無緣了二性故)以上無緣了二性故。說闍提無佛性義。又經云。或有佛性二人俱有(謂有正因佛性也)約

此正因。闡提極惡有成佛義。是以涅槃終極顯性談常。不簡闡提極惡。咸同正性俱得成佛。況二乘耶。

三問。非情草木成佛不成佛疑。涅槃經云。若拘陀樹有心。我當授與阿耨菩提記。以其無心故。不與授記。法相論云。真如能為一切諸法所依。無心草木雖無所變。但有理性無行性。不可成佛(云云)。今天台宗如何解釋經論。建立非情草木成佛耶。

答。涅槃經法相論草木無心但有理性無行性者。此是權教故簡無情。為起真修。乃須進行方得成佛。緣修乃是無常。即是本無今有義也。欲顯真修。須依理性。理非今古。不簡色心。一成一切成。故說無情成佛也。又依緣修說。無情成佛者。相盡情忘。則無情悉成佛矣。

四問。法華囑累品安前安後疑。今羅什譯於神力品後次置囑累。而法相宗立十不可八相違。須移經末。若爾。如何通彼一十八難。當依羅什所安耶。

答。囑累一品慈恩安國並令移於勸發品後。若在於前。有八相違十不可。天台之意須依羅什次神力品。荊溪總別破之。亦八不可十相違。且出塔已後凡述多寶。皆云塔中。不云見佛。若移在後。無出塔處。一不可也。分身散後凡有所述。唯論佛塔。不涉分身。若移在後。佛無散處。二不可也。囑累文中佛散土穢已下經文言。不涉淨。若移在後。無復穢處。三不可也。會本居地。因塔升空。佛散出塔。後文在地。若移在後。無還地處四不可也。囑累品後經既未盡。但述眾喜。不云而去。若移在後。須加而去。五不可也。勸發品後無復餘文。經既已終。則云而去。若移在後。須除而去。六不可也。本迹事畢。須有所付。是有囑累。若移在後。法無

所歸。七不可也。囑累已後明乘乘人事須囑累。若移在後。師弟參雜。八不可也。其十相違一一敘破具載妙樂記中。

五。今昔一乘同異疑。法華曰。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蓋昔日為三為二。今經開之唯一耳。若然。何故勝鬘經云。聲聞緣覺皆入大乘。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此言一乘。與今法華一乘。同耶異耶。同則有妨一代化意。異則異相云何。

答。經論同異固多。要須以義定之則可。且勝鬘一經部居第三方等時教。二乘在座。正當彈呵轉小入大之時。台教有曰。若到方等。必到法華者。蓋受彈之後次第證入也。而彼經謂二乘入一乘者。一者此經方等部中。預敘法華當來所證耳。故彼經上文云。必當得阿耨菩提。何以故。聲聞緣覺皆入大乘。請觀當得之言。自見指歸矣。二則若就方等自論。則二乘受呵。轉藏成通。通是摩訶衍門。亦得謂之二乘皆入大乘也。二釋之中初義為正。

六問。文殊無去有來疑。且此經序分文殊為列眾之首。復為彌勒引古決答。至下三周之中。並無文殊入海之文。如何達多品忽於大海娑竭羅龍王宮涌出耶。

答。文殊無入海之文者。準佛成道後四十二年。便居靈鷲說法華經。首尾八載時既長遠。或有入海之文。經文傳譯此土從略。是故不云也。此猶約事解釋如此。若約理智伸之。此經如來常在海中宣揚。文殊實智周遍。豈隔鷲峯聽受。理既無在。寧局方隅。感應而處處釋迦。隨緣而身身妙德也。

七問。龍女成佛權實疑。經云。八歲龍女於剎那頃發菩提心。乃至云。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且三論法相宗難曰。彼娑竭羅龍王既是深位。權現龍身。豈其龍女成佛是實證耶。

答。他宗言權者。乃是高位聖人為軌下凡故示近成。若天台云實者。顯佛乘權巧妙力。開性海不思議真常。一念發心便成正覺。故疏引經云。法性如大海。不說有是非。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淨。取證如反掌。舍利弗舉女人五障以為疑。智積明積劫行行而作難。龍女以圓珠獻佛。息眾疑心。何至今日更存猶豫故。

八問。龍女華座成佛別圓疑。且龍女成佛若是圓乘。當以虛空為座。何故坐寶蓮華。而是別佛座耶。又三周得記皆是未來成佛。何故龍女現身成佛。而無成佛劫國名號。何耶。

答。龍女是圓頓教中成道法身頓顯。一成一切成。一身一切身。一土一切土。報智頓明。乃於蓮華藏界。身土不相妨。色心為罣礙。雖坐寶蓮華。體即虛空性。乃不思議圓融解脫大用也。若然者。何別之有哉。其三周得記未來成佛者。皆是鈍根聲聞。未曾修菩薩行。是故再歷塵劫修治。龍女乃是乘急戒緩之人。是故一超直入也。其如不言劫國名號者。當以通別二記伸之。通則不言。別則有之也。

九問。身子今昔同異疑。華嚴會有舍利弗。此與法華身子何異云何。且華嚴身子從外道家來。聞阿鞞說偈證初果。次到佛所證四果。則非法華身子。若異者。豈釋迦一化有二身子耶。

答。華嚴談別圓。不說藏通。二乘在座如聾若瘡。既不入二乘人手。不能革凡成聖。但全生如乳。遂游化鹿苑。施設漸權。於茲獲益。革外道之邪計。證無漏之涅槃。次方等彈偏中。般若淘汰。來至法華。大顯一實。此是法華之聲聞也。是則不二而二。身子今昔不同。二而不二。只是一身。元無兩人也。

十問。不還果生五淨居疑。小乘所說不還果遍彼上流聖位。於無雲福生廣果天中。生五淨居天者。且不還果身不作受生業。何故下三天。能生五淨居天耶。若言凡夫時作業者。入正性離生之日。但捨凡夫異熟業。何有凡夫業生五淨居業耶。

答。小乘入見道位斷見惑。即障理惑也。初證人空。得無我相。乃不發業。離四惡趣異熟生障也。其第二果欲界五趣雜居。九品界繫潤生惑。即於人天七反受生。其不來果色無色界繫。八九七十二品潤生惑。在二界定業受生。既有惑潤受生。何疑其生五淨居耶。唯至四果永斷界繫。方不受生矣。

答泰禪師佛法十問(并序)

禪宗泰禪師問 四明法師答

清泰濫處禪關。叨陪海眾。竊見諸方商略所疑。輒陳十種疑問。特伸請益。伏惟。金錫在手。寶鑒當懷。俯賜發揮。永為良導。不勝萬幸。天聖元年三月初一日 清泰諮問延慶和尚法智大導師。

一問。無明與法性。為有前後。為無前後。若云有前後者。何云。法性無初。無明亦無有始。又云。無明即是佛性耶。若言無前後者。何故佛果位中。斷盡無明。方成佛果。既云斷盡。應斷法性耶。

答。若論本具。平等一性則非真非妄。而不說有無。明法性亦不論於有始有終。但眾生自無始忽然不覺。迷理而生無明。無明有熏真之用。法性有隨妄之能。真妄和合名為緣起。故金錫曰。無有無波之水。未有不濕之波。在濕詎間於混澄。為波自分於清濁。雖則有清有濁。而一體無殊。所謂

清濁波者真妄兩用也清濁濕性者一體無殊也。無明法性體一故起無前後。故起信論云。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是也。若覺悟時達妄即真。了無明即是法性。約修門說。義當斷妄。雖曰斷妄。妄體本真。妄何所斷。故曰。無明亦無有終。又若究其正迷之時。如夢中人。而不知是夢忽然夢覺。迷妄自息。是則風息水澄。妄消真顯矣。審而思之。無俟多論也。

二問。一切眾生本來同一法性。法性本來清淨。何因緣故忽迷。只如初迷之時。為一時迷。為前後迷。若云一時迷者。悟時亦應一時開悟證於佛果。何故現有眾生未悟耶。若前後者。既同一法性。以何因緣而致前後迷耶。

答。具德圓常正性真空妙有遇緣而發。法爾如斯。不勞造作。且迷妄緣起者。如人忽睡。靈焰潛生眼觀剎那狂覺忽起。一切眾生所迷真如能迷不覺。真妄和合二無二相。然則佛性雖一。迷悟雖同。六道四生遇緣。熏習親疎不等。根性利鈍有異。是故覺有前後。誠不可以無明法性一故根性俱同也。是知。一切眾生迷無前後。覺有前後。譬如夜間多人同睡。睡時雖同。不妨前後起也。善解此譬。來問自消矣。

三問。一切眾生既迷本性已。何故忽然能開悟耶。若言因善知識教法緣熏得開悟者。只如最初一佛。又從何人得法信解開悟耶。

答。眾生得悟緣熏不同。或有無師自悟。承本自然智而證之。良由本具靈明。能自推理而得解悟。故祖師云。空寂體上無師智自然能知。既知自性而便成佛也。一人成佛之後。展轉說法化迷眾生。眾生稟教修行。是故次第成佛。若爾。何疑最初一佛無從開悟耶。

四問。欽聞諸佛果上。凡所證法一切眾生悉具有之。今且就人中以論因中。如何辨於三明八解五眼六通乃至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等用耶。若言至佛果方得者。本有之義又何述焉。

答。諸佛眾生緣起雖異。覺海同源。諸佛悟理。性相無礙。眾生迷妄。事理懸隔。故金錚曰。眾生唯有迷中之事理。諸佛具有悟中之事理。迷悟雖殊。事理體一。一佛成道。法界無非此佛之依正。眾生自於佛依正中。而生苦樂升沈。升沈既作。解脫無期。今則籍教熏修契圓實理。倣菩薩之所修。修無所作。同諸佛之所證。證諸本具。是則一念頓圓於一切。一切普攝於一塵。三明八解日用不虧。五眼六通介爾具足。故荊溪曰。凡聖一如。色香泯淨。阿鼻依正全處極聖之自心。毘盧身土不愈下凡之一念者是也。毛吞芥納者。淨名不思議解脫大用也。且凡夫一念造惡之心尚遍十方三世。豈不思議大用不即含納。若不信凡心理本具足此用。則諸佛果上依正融通悉不成矣。

五問。真妄二法為同為異。若言同者。妄本是真古人不應云錯將世智為佛智。如認魚目為明珠。若言異者。應是離妄有真。古人不應云棄波求水捨器求金。若真妄兩立又不雙存。云何剖伸耶。

答。有真有妄者。對迷說覺也。絕真絕妄者。泯相離筌也。確論其旨。真則全妄之真。妄則全真之妄。二無二體也。佛大聖人說真說妄者。所以欲人慕其真而破諸妄。使妄不得而興也。世人於茲不了。強執現前一念妄心均已是佛。正墮古人錯將強認之說矣。若更棄此妄念別覓真如。復同偏教所修。猶如棄波求水捨器求金焉。茲二者過猶不及也。要須不即不離妙在其中。斯可矣。來意問。以真妄同異者。今答曰。非同異中。假立同異也。非同異者。真妄同源縛脫不二故。

假立同異者。迷悟不同。情智有異也。如此甄之。自然懸合諸文。毋勞委論矣。

六問。夫言無情說法者。為是名本清淨法性為無情說法。為是指草木瓦礫為無情說法。若本清淨法性為無情說法者。此性橫遍豎窮。生佛平等。不應言說法也。縱有言說。誰為聽受。若指草木瓦礫為無情說法者。教相如何分別耶。

答。無情說法之言。其來尚矣。的論其要。難得其旨。汝問以清淨法性草木瓦礫立二法也。當知法性之外無別瓦木。瓦木之外無別法性。二非二也。故華嚴曰。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山河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此道若論有相。充塞太虛。包含法界。若論無相。一法不留。見聞不住。卷舒自在。體露堂堂。昔南陽忠國師答學者。以牆壁瓦礫為古佛心。不異此旨。若論說法。熾然常說。古今無間。華嚴之中塵說刹說佛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若論聽受。十方齊說。十方齊聞。三世俱宣。三世俱聽。古人道。虛空問萬像。萬像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了角童。又云。真說法時聲不現。正堂堂處沒却身。學人又問國師。無情說法誰人得聞。師曰。諸佛得聞。曰眾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為眾生說。曰某甲聾瞽不聞。師應得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說法。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眾生畢竟得聞否。師曰。眾生若聞。即非眾生。國師之答稍有深致。識者知之。

七問。世間有情變為無情。如石夫人地蟾石蠃等。無情變為有情。如麤麥腐草化為飛蝶螢火等。此等生類是何因緣而爾遷變耶。

答。只一如來藏性。眾生循業發現不同。是故山河大地建立胎卵濕化成形。如佛頂經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

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且無情化有情者。神識乘時而來。依草附木也。有情化無情者。神識遇氣遷變。驅轂枯朽也。當知千變不離於一念。萬化難逃於藏識。世間更有火鼠湯蟲冰蠶石鷲。情器難量。業報奚測。佛及眾生俱不思議於茲見矣。

八問。世間有人。此身未死。彼處已生。如王院主等。此何因緣也。若云眾生業用自在者。一切眾生皆有業用。何故例無此事耶。

答。天台承南嶽三種妙法。一曰眾生法。二曰佛法。三曰心法。此三妙故。不可以牛羊之眼觀視。亦不可以凡情世智測識。有如來智眼者方堪量度。良由體性不可思議一一高廣故。華嚴所謂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妙證無差之道。故能於一身化千百億身。於一法演無量諸法六根三業法界大用無有窮盡。眾生處迷雖不能爾。而由性德本具此體用故。只於業報之身亦能少分變現。如上古舜帝。分身而應二妃。倩女離魂而合為一質。縣令晝寢識化為魚。至有二人雙存枕上。二魂悉在地獄受殃者。如斯等事不能殫舉。皆是眾生界中業報難思之事。是知不獨王院主一人而已。何苦興茲疑難哉。

九問。有情無情既同一真性。何故斫伐樹木。不為冤對。不令人墮地獄。纔損有情。便為冤對。令人墮苦受報何耶。又復既是依正二報同一法性。何故有情有覺知。無情無覺知耶。

答。法界體性離諸妄念。相等虛空。無所不遍。遍依遍正。遍根遍塵。至一極微無非法界全體而遍。嗟夫群生梏桎斯體妄為情器。情則四生六道水陸空行。器則山川嶽瀆草木叢林。於情分中妄計我人知見。故有苦楚冤對之事。器分既

無我人知見。故無業累讎償之愆。如是不同皆是眾生境界虛妄分別。究論法界。體性有何差別。故荊溪曰。縱然造依造正。依理終無異轍。斯言是也。

十問。一切眾生既同一覺性。何故捶打他人。不覺痛苦。却為快樂。既各不相知。云何辨平等覺性耶。

答。清淨本然。尚無一法可以當情。況論捶打痛苦之事。但真如不守自性。變為諸法。如一流水從流派別清濁動靜海鹹河淡。是故於中人我競起。愛惡是興。以強陵弱。攻擊不休。子今設問。正是銓量迷妄中事。惟當返妄歸真背塵合覺。則了十方三世一切眾生同共一法身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到此之時。一證平等覺性。尚無彼此色相迭相見。豈復論於世間捶打勝負哉。

再答泰禪師三問

禪宗泰禪師問 四明法師答

清泰不揣下愚。輒具疑問十條。上請教誨。茲承賜答。三復感悚。如獲珙寶矣。然則日月固明。盲者自咎。其間尚餘三處未曉。不免再露鄙拙。果蒙洊與指示。下情感幸之至(清泰)上白。延慶教主法智大法師。

一問奉。第一答中云。忽然不覺。迷理而生無明。只如不覺。依何而生。以何為體。何因緣故忽然生耶。

答。甚深藏性之源非真非妄。此性隨緣而真而妄。故佛性論云。單真不生獨妄難成。真妄和合。方有所為。是故教門所示真有隨緣不變之義。妄有體空成事之能。良以靈源無住。隨妄而生。強覺既迷。忽然而起。然此起妄之言復應了知其意。若言眾生本覺圓明之性。此即直指眾生無始無明而為法性。以無明法性體一故。若言忽然不覺而生無明。此即

約修以說。對性論起。從本覺體而有不覺也。不如是。則不能顯進修之人。是復本還源之道矣。以此意故。凡諸經論多云從真以起妄也。其實一切眾生自無始來。唯有迷妄不覺而已。故起信論曰。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本以來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是也。子問不覺依何而生。若曉上意。則不必如此問也。如首楞嚴中滿願子嘗疑此事。佛反責曰。既稱為妄。云何有因。又圓覺經金剛藏亦啟此難。佛斥非為正問。諦觀兩處。佛意誠不欲興此疑難。蓋眾生之妄自無始即有之也。

二問奉。第二答中云。一切眾生迷無前後。覺有前後。譬如夜間多人同睡。睡時雖同。不妨前後起也。若如此漸漸覺悟成佛。應是眾生界有畢盡之期。若然者。經論之中何以並言眾生無邊耶。

答。一切眾生無始覆真和合而起諸相。雖真源不二。而所照有殊。如古德道。含生隨業現。三界不同軀。如漚依水起。水不礙沈浮。迷源雖不二。熏發有賢愚。來問以眾生成佛眾生界盡者。如彼水生浮漚。漚雖前後滅。即不可言水隨滅也。故佛藏經云。一日之中有百千萬億恒河沙眾生。一時成佛。眾生界不滅。佛界亦不增。何以故。如來藏無盡故。又長沙大師讚南泉云。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盡。其旨亦同。當善思惟。切勿於眾生難思境界中而起斷滅見也。

三問奉。第六答無情說法中云。十方齊說。十方齊聞。三世俱宣。三世俱聽。既齊說。又如何俱聞。既齊宣。又如何俱聽。況復諸聖又如何用聞耶。

答。子疑齊說齊聞俱宣俱聽者。當知剎剎塵塵俱說俱聽。說聽同時。了無異趣。妙哉此境。不可以言想求。不可以凡

情測。是大總相法門寂而常照。法身冥資之境也。故荊溪曰。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宣妙經。一剎一塵無非利物。又問諸聖如何用聞者。既云法身冥資一切俱說。豈不能一切俱聽。如是則言不干舌。千聖俱聞。照故恒說。遮故俱聽。眾生纔聞即同諸佛。前佛後佛其一揆焉。若更別立程途。則非西聖一路涅槃門矣。

天童凝禪師上四明法師第一書

正月十八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苾芻(子凝)。謹熏沐裁書于延慶堂上教主法智大師(侍者。子凝)嘗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斯往哲之格言。非潛夫之臆說也。(子凝)素昧達人之旨。輒陳愚者之言。願瀆聽聰。少陳狂狷。近因暇日。恭覽十不二門指要鈔。義峯孤聳。非郅克之足能躋。教海汪洋。豈師曠之耳能盡者也。珍重珍重。中所援引。達磨門下三人得法而有淺深。尼總持云。斷煩惱證菩提。師云。得吾皮。道育云。迷即煩惱。悟即菩提。師云得吾肉。慧可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師云。得吾髓。但為傳聞故無實證。未知斯語得自何人。大凡開物指迷。必須據文顯解。豈可以道聽途說將為正解。禮云。記憶之言不足以為人師。此亦慮無稽之言以為正說者也。寧可指鹿為馬。事類趙高。使民戰栗。宛同宰我。今據祖堂及傳燈錄。只云。二祖禮三拜依本位而立。未委彼宗。復何為解。今或有師云。達磨之道但接下根。未通上智。又云。悟即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斯皆以管窺天。將螺酌海者也。今試辨之。原夫病在膏肓者。失之於針砭。滯名相者。封之於言句。豈教不能明心。而藥弗能瘳疾耶。良由積療增痼夥言惑性。是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方便之一揆耳。或者猶云。但指

即心未入佛慧。如般若說九類皆住無為涅槃。華嚴云一念普觀無量劫。未知此說與祖師之道同耶異耶。噫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無可不可。古賢之言信而有徵矣。然則田巴毀三皇罪五帝。隨而和之者千人。蓋海上有逐臭之夫。詎田巴之道能勝於三皇五帝之道者也。教主大師久積淨行。恢張教網。前無古人。後不可繼。自當依經解義續智者之真風。何必採鄙俚之言。玷啟迪之旨乎。願削傳聞。自扶本教。無使滯名相者而取倣焉。幸甚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苾芻(子凝)頓首上白。

四明法師復天童凝禪師第一書

正月二十四日。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謹修書復于天童景德堂頭禪師(侍者)。今月十八日。僧使齋到長書一緘。文理相高。經實俱贍。舒卷忘倦。珍荷彌多。但以夙事懺摩。全疎文學。將謀投報。預抱忸怩。然閱華詞。備諳雅旨。蓋以(知禮)早歲為解本宗十不二門。輒述指要鈔。編文紀事。聊資學眾之尋研。義淺詞荒。敢冀宗師之觀覽。其中所引。達磨門下三人得法淺深不同。尼總持云。斷煩惱證菩提。師云得吾皮。道育云。迷即煩惱悟即菩提。師云得吾肉。慧可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師云得吾髓。來書云。此語不契祖堂及傳燈錄。謂是道聽途說採乎鄙俚之談。而不知此出圭峯後集。裴相國(休)問禪法宗徒源流淺深。密禪師因為答釋。廣敘諸宗。直出傍傳源同派別。首云。達磨直出慧可。傍傳道育及尼總持。乃示三人見解親疎。故有斯語。此之後集印本見存。南北相傳流行不絕。曾逢點授因是得聞。而況有唐圭峯禪師帝王問道。相國親承。和會諸宗。集成禪藏。製禪源詮都序兩卷。及茲後集為世所貴。何為鄙俚之談。

豈是道聽途說。此乃禪門自生矛盾。固非講士敢此譏呵。只如祖堂亦是人師集錄。誰是誰非。言何容易。夫法本無說。說必被機。機發在緣。緣有賓主。故諸聖人抑彼揚此。是一非諸。補處逸多尚受折於維摩詰。上首尸利甘負屈於菴提遮。豈補處納言。上首暗理。蓋知緣不在己。是以功讓於他。以至正像法中。華竺宗主空有更破。性相互非。業禪者屢斥尋文。傳教者或譏暗證。皆為進於初學欲使深於本宗。智論立悉檀被機。禪經用四隨益物。設化之法大體合然。但以假名引令入實。不得其意。寧免生疑。來書又云。今或有師云。達磨之道但接下根未通上智。又云。悟即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未審此語何文所載。何處親聞。無求閭巷之音而構誣罔之說。道聽途說。事有所歸矣。且夫信行法行各有利根鈍根。唯色唯心豈分內法外法。剎那九世一念三千理事俱融。頻彰指要。既蒙顧視。合察源流。願存為法之心。廣闡利人之道。俾信法根性從說默開明。無使達磨子孫獨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廢抑揚。則彼眾當機有趣真之路。令此宗來學絕入理之門。禪師悟徹一心。辯超千古。為佛祖之了使。作人天之導師。希開博濟之懷。勿任偏情之執。講懺之隙倉卒奉酬。幸無以朴野而見諂焉。不宣。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拜手上復。

天童又上四明第二書

正月二十八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再修書奉白于延慶教主法智大師(堂下子凝)聞。夫意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訥。前所獻言者。且欲大師削去傳聞自扶本教。再垂來示。徵引源流。徒知出於圭峯。問因相國三宗辨異。未盡所長。殊不知。知解宗徒祖師昔記。循其泛說。詎愜通懷。

彼禪源詮云。達磨九年面壁。蓋為絕緣。由是祖師獨斷乃云。知之一字是眾妙之門。今達磨所傳唯靈知而已。至於深推荷澤輕視牛頭。矛盾之言洋洋于外。既曰曾逢點授。合具雌黃。何異採鄙俚之言資脣吻之解。且夫達磨之得二祖。亦猶思大之有智者。垂範作則。千古皎如。儻智者之言教成非。而達磨之子孫亦謬。豈容緘默。須議師承。非之則謗因謗緣空招捺落。是之則正人正己信奉謳和。豈謂相國親承帝王問道。北宗神秀四帝國師。藉勢恃權。其風自弭。來書又云。補處逸多尚受折於維摩詰。上首尸利甘負屈於菴提遮。蓋知緣不在己。是以功讓於他。若如是。則雖曉抑揚。罔窮實際。苟云功讓。未喻下懷。又云。業禪者屢斥尋文。傳教者或譏暗證。俾信法根性從說默開明。無使達磨子孫獨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廢抑揚。此者深思。誰之咎歟。剛云破立。以過疣人。豈不云一念三千剎那九世。禪教之旨何理不臧。思益經云。說法有二種。若聖說法若聖默然。何必有說滯言。無說乖旨。實惟不二。非任偏情。昔人截耳捐身。引腸斷臂。斯有由矣。不然賈有餘勇。恃死不迴。山人每一經心。如負荊刺。願吾大師力扶像運。深察源流。無使正法澆漓人情美順。唯宗高範。是振淳風。知事懺摩必無虛日。再形鄙抱。專候斥呵。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頓首再白上。

四明又復天童第二書

二月初七日。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再裁書于天童堂上大禪師(丈室)比者累接真緘。頗彰深意。前書謂。指要所引三人得法全不據文。乃是道聽途說。採乎鄙俚之談。蓋由不曉斯文出自圭峯後集。只齊曾見非彼所聞。故以長書責無實證。今知所出。合恥鮮聞。如何却斥圭峯棄乎援據。

噫過而不改斯成過也。且如指要所引。非無所以。蓋智者立法華絕待十妙止觀圓頓十乘。以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二句之文而為剛格。誠非二法相合名即。故不可以斷證明之。亦非一法翻轉名即。故不可以迷悟示之。煩惱非定本無。菩提非定本有。故用煩惱即菩提等。絕其言詮。寂其思慮。俾妙解圓明妙行密契妙理頓顯故也。柰以天台宗教陵遲之際。圭峯後集流衍來吳。禪講之徒多所宗尚。咸云。達磨印於二祖。本無煩惱元是菩提。方為得髓。智者所說既同道育之解。乃成得肉之言。鄙僧忝嗣台宗。得無傷痛。況聞點授。粗見否臧。遂於指要文中對揚厥旨。何任唇吻之便。而浪有所譏。且夫分宗受法。傳教接人。人據圭峯難於本教。豈不依教而返破之。斯皆扶樹本宗。勉勵初學。證悟之際。彼此豈存。前所謂設化之法大體合然。悉檀被機。四隨益物。不得其意。信有狐疑。泊觀捐身斷臂之心。如負芒刺之語。後五百歲能幾人乎省己扶宗。既能如此。於他護法。豈得周遮。幸冀禪師博覽本宗。善揚祖道。無得阻他。釋難便成。立我化功。蒙索報音。詎可緘默。不宣。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稽首再白。

天童又上四明第三書

二月十四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謹重致書于延慶堂上教主法智大師(座下子凝)竊聞。屠保之內必有異人。講懺之中豈無通識。何勞往復再敘端倪。而大師指要雕文刻義。只曰相傳。達磨門下三人得法而有淺深(愚)既議之。豈可便責圭峯以求情實。所謂道聽途說。可曰相傳。果有後書。指為曲據。妄生穿鑿。合曉否臧。或達磨授二祖。有本無之說。道育尼總持有斷煩惱之稱。則圭峯言之。而大

師議之。斯亦可矣。既元無此說。擬剝何人。豈可逐浪隨流揚聲遏響。前云。設化之道大體合然。斯未可也。大凡援引古今。存乎婉當。彼宗固執可示斥呵。方謂抑揚昭乎義理。苟弘教者引佛經不當。亦須削之。如是則稱作人師堪為教主。後生宗範千古不逾。所謂學而不思。傳而不習。斯之為恥。何恥鮮聞。來書又云。天台宗教陵遲之際。圭峯集流衍來吳。人據圭峯難於台教。豈不依教而返破之斯皆扶樹本宗勉勵初學耳。嘗試論之。原夫聖人立教示迷。情同葛狗。智類冰壺。神遇之懷道無不在。豈同鄙俚有濫道途。常患學佛從師未能忘筌離相。余與大師言議者。蓋存大師永永之道也。假使信任圭峯為是。須知迴顧。祖堂無言。未墜本宗。尚猶焚軀煉指。豈同外道。非理赴火。投崖革故。是宜鼎新無爽。所依止觀十乘法華十妙菩提煩惱信本無差。綱格之言。豈容繁剖。所謂過而不改。斯有歸矣。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稽首上白。

忠法師天童四明往復書後敘

吾祖法智尊者。始因錢唐奉先清師製珠指解十不二門。總在一念之文為真心。別分色心之言為俗諦。改色心門。造謂體用為造。謂體同改內外門。三千即空即假即中為即空即中。凡改二十來字。天台昱師注不二門。立唯觀不思議境。消一念三千唯色唯心。為真諦。法智憫而救之。所以指要之所由作。故序云。或示或注著述云云。是此也。清師又立生佛三千為事造。心法三千為理造。而不知三法各具事理。如指要破曰。據他所釋。心法是理。唯論能具能造。生佛是事。唯有所具所造。則心造之義尚虧。無差之文永失。又序曰。事理未明。解行無託。此皆破於清公也。然指要之中正明觀

心達妄之道。闢他山外觀真之非。文引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二句。為發心立行之本。因此揀示達磨門下三人得道淺深。可大師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達磨曰。得吾髓。法智評之曰。可師之見意縱階。此語且未圓。凝禪師謂指要所引差錯。從而辨之。乃準祖堂及傳燈錄。當時可師但禮三拜。依位而立。而不曾有本無煩惱等言。凝公如此扶救。毀斥法智云。是道聽途說。非為正論。殊不知。法智準圭峯後集而示。到此凝公自當結舌服膺。柰何後書倔強不已。今更就彼書辨之。若將可大師無言依位而立。便是顯圓頓者。且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大品云。若有一法過涅槃。我亦說如幻。又有無言童子淨名杜口等。今問。此諸無言而與可師無言。為同為異。請端的示之。切莫通謾。又如阿含外道問佛。不問有言無言。如來踞座。外道讚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即禮三拜而退。阿難問佛。外道得何法而退。佛言。如快馬見鞭影即著正路也。祖堂引為圓頓第一則語。天台判此為小乘三藏。若望圓頓猶霄壤焉。故知不可纔見無言便謂真證也。當時四明太守直閣林公見二師爭議不已。因請法智於指要下和融之語。法智不得而辭遂改之(指要舊文曰。此乃又超得髓之說也。可師之見意縱階。此語且未圓。問今明圓教。豈不論斷惑證理及翻迷就悟耶。若論者。何異持育之解。答祇如可師。豈不斷惑翻迷。豈亦同前二耶。故知。凡分漸頓。蓋論能斷能翻之所以爾○指要新改曰。然汝所引達磨印於可師。本無煩惱。元是菩提等。斯乃圭峰異說。致令後人以此為極。便棄三道唯觀真心。若據祖堂。自云。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豈言煩惱菩提一無一有耶。故不可以圭峰異說而格今家妙談爾)況達磨西來。以楞伽四卷授可大師。且曰。籍教悟宗。仁者依此修行。自得度世。荊溪嘗判楞伽。階天台別教。以

經云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之義。大慧菩薩問。是頓是漸。佛答是漸。既言是漸。安得指為頓耶。準此則法智所評信不誣矣。今謹錄當時議書五番。非但令後昆睹指要新舊二文來力。抑亦不昧先時辨論之因起也。

熙寧三年中春永嘉法明院傳教法孫(繼忠)識

草庵錄紀天童四明往復書

法智學行高妙。凡所著作。莫不立宗旨闢邪開獎人心到真實地。指要鈔中。引圭峯後集。比決幽奧。而天童凝禪師者一見喜之。但謂。其所引少有參錯。欲法智改正之而已。書簡往返凡二十許。其末至有云千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使大法流衍百世無瑕疵者也。余昔親見此帖。字劃如鍾繇。語如韓退之。真可愛也。或謂。法智以此聊為改正。又聞。指要既出。雪竇顯禪師特出山。羞齋為慶。仍有茶榜。具美其事。余未嘗見之。嘗睹廣智初主南湖法席時。顯公雖已老。亦榜煎茶。但記其高頭大麻牋。其字小古。以此知。法智之時不虛也。在昔禪教一體氣味相尚。至有如此者。

(宗曉續錄天童四明之書。祇得五番。準草庵。既曰凡二十許。果堙沒不少。其顯禪師茶榜之類。並已無聞。凡閱此書者或有。此幸見贈。以全之)。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四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五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真宗皇帝諭旨留四明住世

楊文公賀法智受命服啟

法智大師謝楊文公啟

楊文公請法智住世書

法智復楊文公書

楊文公謝法智答義書啟

楊文公三問并法智答

楊文公謝法智答問啟

法智再書上楊文公

楊文公再書請法智住世

楊文公書上太守李夷庚同請住世

楊文公上天竺懺主啟

又致請法智住世內簡

楊文公又書留法智住世

法智再復文公啟

法智謝李駙馬請住世書

法智賀楊文公加翰林書

楊文公謝法智賀書

李駙馬薦法智師號賀啟

法智謝李駙馬啟

慧照法師跋前往復書

草菴法師紀往復書中事

昭講主上四明法師書

謝聖果法師書(聖果即天竺懺主先所召院名也)

四明與矩法師十書敘
付矩法師書(凡十書)
付彬閣梨遺書
上大雷菴長書(凡二書)
天竺懺主上四明法師書(凡二書并草菴跋)
付神照法師書(并月堂跋)
付妙果法師書(并月堂跋)
付永安山主書(凡三書并四家跋文)
四明付門人琮法師帖

真宗皇帝諭旨留四明住世

四明教主禮公。釋門之高者也。聚徒實繁。而專以淨土之法。普勸修治。天禧初結十僧。行懺法。三年期滿焚身。內翰楊大年。慕其為人。以書請留住世曰。(億)欽聞修千日之懺。焚四大之軀。結淨行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嘗具請。冀徇群情。乞住世以為期。希傳持而興利。願垂許可。庶獲瞻風。禮終不允。大年又貽書天竺式師。託躬詣以留之。書曰。昨為明州禮座主。宏發願心。精修懺法。期以三年。並趨火化。況此僧傳持大教為世導師。得其久住。利益甚多。誠懷景重。竊欲勸留。罄敘克誠。遂形懇請。得其報音。確乎不拔。竊知懺主。與之同稟。並化東南。可涉浙江之巨浸。造鄞水之淨居。善說諫言。宜久住世。是年誕節。(億)干丞相寇公。薦以紫服而寵之。至天禧末。有樞密使馬(知節)。請大年撰父神道碑。酬以潤筆。一切不受。止求奏薦。四明師一師號。知節因奏。

真宗曰。臣請楊億。為先父撰神道碑。不受潤筆。況詞臣受所贈世之常規。乞降旨以受。上召大年問之。(億)即奏

以四明遺身事。上聞深嘉歎之。重諭大年曰。但傳朕意。請留住世。若師號朕當賜之。潤筆卿宜無讓。於是特賜法智大師。師由此住世。數年方入滅。余一日至南城。瞻禮師塔。疇昔所聞見。恐世絕聞。因假筆以識之。景祐丙子仲冬錢(希白)謹題。

楊文公賀法智受命服啟

起復翰林學士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禮儀院判祕閣二柱國楊億上

億啟。夙陪清侶。因熟高名。聞傳教於赤城。久領徒於鄞水。達契經之旨。叶彼重宣。精修懺之規。臻乎本淨。機緣胥應。真俗焉依。頃更值於嚴凝。常奉陪於樞弼。輒求論薦。式冀褒揚。俄遇疾以歸田。殆解麾而趨闕。涉乎累歲。絕望報音。暖席未遑。飛郵遽至。前言克踐。私願允諧。事雖自於乞隣。道彌光於出世。所有大師賜衣。勅命已於本州遞角內附去。必垂領受。謹奉狀。咨問兼伸陳賀。伏惟照察謹狀。

法智大師謝楊文公啟

(知禮)伏念。身老林泉。任拘香火。仰明月而遐照我牖。望白雲而高遷帝鄉。徒効葵傾。因慚匏繫。伏惟祕監果行。育德自誠而明。為諸夏之梓材。作九州之木鐸。潤色鴻業。揮彩筆於玉堂。康濟明時。成皇覺於仙室。斯焉駕道。式副具瞻。素仰膺門。長懸丘擣。而知禮也。灰心寄世。砥行先經。切栢代香。忝嗣天台之迺祖。刻蓮為漏。濫承廬阜之遺風。豈期誤泛虛名。遐臻祕府。致諸命服。贈以善言。捧接宸章。感動肌骨。雖懷在笥。猶恐災身。追思梁氏之知然。

方茲何逮。退省裴公之優密類此猶輕。繼都講於山陰。作主人於蓮社。顧微軀受賜。無足稱焉。諒大教益光。有自來矣。造蘭臺而投刺。莫遂衷腸。棲石室以觀心。永期外護。謹奉狀申謝伏惟台悉。

楊文公請法智住世書

億啟。近者竊審。大師期結社於十僧。約入懺之三載。然赴火光之正受。決取淨土於往生。身見頓空。願力彌壯。登蓮華之絕品。聞法樹之至音。茲事匪虛。先佛所證。然於俗念。切貯願心。誠以大師。洞三觀之指歸。為四眾之欽仰。續台巖之慧命。啟越絕之度門。十善誘人。競敦於白業。一音扶教。廣演於金言。慈蔭普均。道風允穆。惟極樂之界。蓋覺皇之示權。而大患之軀。非智人之所樂。儻存忻厭。即起愛憎。既萌取捨之心。乃至能所之見。諒惟通悟。夙究真常。蓋俯就於初機冀策發於淨行。伏望因承恩詔彌廣福田。增延住壽之期。恢闡化緣之盛。仍冀懺期之告畢。略迓法步。以相從。庶効純陀。恭羞末後之供。願同慶喜。頓釋離塵之心。幸軫矜蒙。未趨寂滅。切希垂聽。顒俟報音。謹奉咨問。

法智復楊文公書

(知禮)謹於講懺之隙。依本宗教觀。寫書奉答祕監大檀越。(知禮)伏奉載垂真翰曲賜重言。俾(知禮)畢此懺期。更留講訓。仰承尊旨。合改先心。但以專誠久趣此門。鄙志莫能易轍。況良時難遇。勝事易差。故欲且副夙心。不果恭遵嚴命。所言(知禮)洞三觀之指歸者。稱之太過也。又云極樂本由示權。修道須忘忻厭者。誠哉是言也。而(知禮)今忻淨土。特厭患身。亦有其由。輒伸於後。若其一心三觀。雖非

洞達。敢不依凭(知禮)四十餘年。尋其筌罟。學其去就。神根既鈍。證入無由而於戶牖關防。行用時節。多所游歷。亦略諳知。今者蒙索報音。故難杜口。粗陳梗概。希賜否臧。三觀者。一念即空即假即中也。恢揚肇自於如來。妙悟近推於智者。全由性發。實匪修成。故於一心。宛有三用。所謂空者。一切皆空。即三觀悉彰破相之用也。假者一切皆假即。三觀悉明立法之功也中者一切皆中。即三觀悉是絕待之體也。是則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纖塵必盡終日絕待。而二諦熾然。故般若談空。八十法門得顯。維摩立法。三界見愛皆忘。法華一乘。世間之相常住。皆由三觀相即。致令諸法無遺。故三即非三。一即非一。非次第而入。非並別而觀。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中邊取。故云不並不別非縱非橫。蓋三一圓融。修性冥泯。豈識心之所測。何言說之能詮。故強示云。不可思議之妙觀也。說即非說。無說而說。能知此已。對一切境。以此觀照了之。立一切行。以此觀導達之。辦一切事。以此觀成就之。設一切教。以此觀敷暢之。修此觀者。能所必忘。取捨斯泯。故真如無念。向則心絕。終日說示。不異無言。捨此則必同眾魔。離此則未超諸外。故龍樹云。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迦葉云。未聞大涅槃。前皆是邪見。大矣哉。一心三觀之妙宗也。故(知禮)所求。安養而生。所欲燃燼而死。憑此三觀。遣彼百非也。言極樂之界蓋覺皇示權者。經論既以淨土之教。為勝方便。驗知。是如來善巧權用也。但權名不局。實理亦通。是要甄分方知去取。體外之權須破。體內方便須修。離事之理則僞。即權之實方妙。故小乘無他佛之說。大教有剎海之談。蓋心性遍周法界無外。理極故令事廣。華大故省池深。剎如帝珠。出現重重無盡。方顯寂光之理。身類天饌。感報彼彼不同。乃

表遮那之性。豈應極樂不預唯心。故如來藏中。涅槃具足。隨緣發現。應量而知。既能彰地獄天宮。豈不造穢邦淨國。本性雖具。由心發明。彌陀以無緣之慈。取極樂之土。釋迦以樂說之辯。示往生之門。斯皆善巧之權方。攝彼沈淪之品彙。令懼退轉者不退。使不善觀者能觀淨土。權相蓋多。今且略論此二。故起信論云。初學大乘正信。以在此土。不常值佛。懼謂信心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但當專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真如法身。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專念真如法身者。豈異大乘正信。以依彼佛為境。故能牽生淨方。斯是如來權巧也。又觀無量壽佛經云。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遠觀。諸佛如來。有異方便。令其得見。此蓋釋迦神力。彌陀願心。若有諦觀。必能睹見。斯亦覺皇。異妙方便也。此之權巧方便。既約圓論。即與法華微妙方便。無二無別故。諸天及人。聲聞緣覺。事度菩薩。漸修大士。充滿世間。數等河沙。盡思度量。不能知覺。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圓信圓解。方能造修。(知禮)雖是鈍根。濫沾圓教。不離當念。願達彼方。庶即下凡。便階不退。復聞。大通佛世。結緣之徒。已經塵點劫來。尚住聲聞之地。皆由退大。故涉長時。身子六心。退落五道。況悠悠學佛者乎。蓋由此土多值退緣。故云。魚子。菴羅。華。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若求生安養。即於博地。能藉勝緣。纔獲往生。永無退轉。聞茲利益。得不忻求。乃用一心三觀。為舟航。復以六時五悔。為櫓棹。求往唯心之淨土。願見本性之彌陀。然後運同體之大悲。度法界之含識。順佛權巧。求生樂邦。其意略爾。所言儻存忻厭。即起愛憎。既萌取捨之心。乃生能所之見者。起過之相。誠如所言。立德之緣。今當略說。蓋以忻厭取捨善。能起過成功。故馬鳴立。為始

覺之基。智者稱為淨土之漸。維摩以見愛為侍者。文殊以貪恚為功能。斯皆用之在人。乘之有法。且眾生曠劫。住此娑婆。貪於麤弊色聲。著於下劣依正。既無厭離之念。但增繫縛之緣。縱有熏修。鮮有克遂。以此土法多障。致道行難成。故涅槃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是故諸佛。愍此眾生。以願行功。取清淨土。令起忻慕。作受生因。以苦切言。說垢穢相。令其厭惡。成出離心。若非此心。不成始行。故非厭離。捨此無由。不起忻求。生彼無分。蓋受生之法。以愛為緣。始自初心。終至等覺。變易未盡。忻厭叵忘。況始行耶。今求淨土。不求身受諸樂心染妙塵。蓋欲託彼淨緣速增勝道。以彼壽命無盡依報自然。無有女人及以根闕。雖聖凡共處。而無惡道之名。雖聲聞無邊。且離執真之見。彌陀為良導。觀音為勝友。一生補處甚多。十地聖人無數。風吟寶葉。波動金渠。皆出妙音。盡詮至理。既無違順。永息貪嗔。凡有見聞。悉資寂照。皆住正定。功在於斯。今之眾園。尚須求預。彼之寶剎。寧不願生。但知淨土唯心穢邦即性。即厭無厭即忻無忻。是則正助合修。解行兼運順佛正教。非己曲情。況觀經說上品生。因須大乘妙解。加修六度。兼勸眾生。故(知禮)今以三觀攻心。五悔助道。又恐淨因未備。故以畢命。自要庶。憑最後之強緣。以作往生之定業。而又若不燒身臂指。非出家菩薩。梵網之誠明。然捨身命財。是真法供養法華之文煥矣。楞嚴然香一炷。宿債俱酬。輪王剝身千燈。妙果斯克。故知。初心後位。上聖下凡。皆可進修並彰至教。但行正解。自免邪修。以知性火真空。豈有能燒之相。所燒自亡也。又知佛體圓妙。豈存所供之人。則能供亦寂矣。兩重能所既泯。一切功德斯成。是名苦行法門。所謂火光正受。四土淨境頓現。此心諸佛道

場。咸彰此處。但隨所願。必遂往生。故智者云。臨終在定之心。即是淨土。動念即是往生淨土時。如此捨穢身。則盡垢穢之際。何理不彰。如此取淨土。則極清淨之源。何惑不遣。是以韋提忻清淨業報之處。即證無生。薩埵捨癰疽瘰疾之身。云求常樂。此之取捨。與不取捨。體無二種。用亦同時。得名三種法門。謂取法門。捨法門。不取不捨法門。亦是三毒法門。具一切法。故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患癡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功德。文殊云。我是貪欲尸利。我是嗔患尸利。我是愚癡尸利。深得此意。即一心三觀。導一切行。辦一切事也。以一切法空故。捨穢必盡。一切法假故。取淨無遺。一切法中故。無取無捨。此之三法。一切如來同證。一切菩薩共修。故(知禮)今捨穢身。欣求淨土。輒敢仰効也。然則修心萬行。入道多門。隨樂隨宜。隨修隨悟。敢將測管。局彼太虛。但以(知禮)爰自少年。便敦此志。今已衰朽。多歷事緣。此心常自現前。對境彌加增進。信由宿願敢不恭酬。年來建立道場。眾信共營供具。三載資緣粗備。數僧行願。偶同此者。遭逢祕監。知乎姓名。察其始末。敢請俯為檀越。運以力輪。使片善之有成。俾淨願之克遂。然後芘我宗教。廣見流行。令未聞者聞。使未悟者悟。更冀佐治功成之後。期頤報滿之時。隨願求生極樂世界。冀得同會一處。同敘宿因。同化含生。同登大覺(知禮)素無文學。元是野僧。發語僣浮。顯理疎脫。蓋奉讀前書云。精修懺之規。臻乎本淨。次書云。淨土匪虛。先佛所證。仰惟。祕監深洞苦行。可以窮源。復知淨邦由來即理。蓋欲(知禮)廣援乘教。傍示未聞。是敢輒附本宗。少述愚見。有黷台聽。不任悚惶。不宣。

楊文公謝法智答義書啟

(億)啟。近於公郵。獲披芳翰。承法裕以增勝。享淨樂以無涯。景仰尤深。感敘奚罄。屬拘公局。夙阻句筵馳系于茲。敷宣寧既謹修狀謝。

楊文公三問并法智答

(億)啟。遠寄示長書為答。重復窺翫。但欽淵奧。俗學膚淺。何以奉酬。輒緣來意。虔致三問。具于別帋。請賜見答。儻契卑心。別具咨報。然希取證於泥曰。亦冀專修於末供也。(億)白。

承師有言。西方淨土。風吟寶葉。波動金渠。此是何人境界。

答曰。即此見聞。更無道理。既彰教義。寧免指陳。夫淨土依正。俱宣妙法。聞者合了。根塵絕跡。物我一如。豈執有人對他境界。此間圓頓行者。以根對塵。起識之時即了。以法界對法界。起法界。實非心外之境境外之心。則心自知心。境自見境。境豈見境。心豈知心。知見既忘。言詮亦絕。故強名云不思議境觀也。凡位修之尚爾。聖位證之奚言。又若強論所離之境差別相者。龜中之龜。凡夫境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斯蓋教道分別也。若今圓論。不離而離。初心能離佛之所離。以一心三觀即佛智。故前書云。對一切境。以此觀照了之。斯之謂矣。

承師有言。燒身臂指。乃是出家菩薩。捨身命財。方名真法供養。此語出梵網法華二經。然並是魔王所說。且非正教。

答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邪之與正有何欠剩。良由本理具魔佛性。不二而一。二而不二。隨緣發現。成佛成魔。

性既本融修。豈能異。故圓實教。稱性而談。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故得云魔外無佛佛外無魔。亦是一魔。一切魔。一佛。一切佛。俱稱法界。皆一體遍周。故悉得稱王。皆諸法朝會故。若於魔佛。起勝劣心。自是邪思。殊非正觀。然魔法本妙。如富豪家滿中七寶。而凡夫生盲。轉動罣礙。為寶所傷。二乘熱病。見是鬼虎龍蛇。怖故逃避。漸修菩薩。猶如夜視。見不了了。唯圓頓行者。從初決定。見是七寶。而自在用。唯佛無礙故。魔是法界魔。是法王博地。唯理性。是初學但名字。是五品位觀行。是十信位相似。是法身菩薩分證。是唯妙覺如來究竟。是以此位方窮魔法事理邊底。具足能於魔界。統攝自在。即魔王義成就也。應知。波旬稱魔王者。有名無實。以乖統攝自在之能。故涅槃云。世諦但有名無實義。第一義諦。有名有實義。若然者。梵網法華真實魔王所說。更何所疑。以魔王與覺者一體異名。如帝釋一身既具千德。遂有千名。豈因陀羅說異憍尸迦說耶。今云魔王說者。非獨不異佛說。而能深顯圓宗。何者。以圓不自圓。乃偏邪諸法。一一皆圓也。法華決了聲聞之法。是諸經之王。豈不決了魔外為王耶。但魔外易開。諸大乘已說聲聞難開。故法華隨難別指耳。如華嚴勝熱婆羅門投火化人。則全用外道之行。和須蜜多女。染欲攝生。則全用魔羅之法。若非深住魔外法界。安能令無量人得證三昧。乃是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況今燒身臂指。正助合行。捨身命財。財法兼濟。則一切法趣苦行。為法界故。教主既與魔佛。體一法門。則邪正本融。乃名具足尸羅。所謂體內方便。魔說之意。豈不然乎。如是聞魔不驚。於佛離著。乃是粗研三觀之功也。前書云。立一切行以此觀。導達之其有由矣。

承師有言。火光正受。是苦行法門。當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之時。則何人受於極樂。

答曰。然身之際。豈定有人受於極樂。劫燒之時。豈定無人受於極樂。故淨名經說。雖善惡之業不失。而作受之者本無。法華云。劫火所燒時。我此土安穩。天人常充滿。莊嚴所游樂。以苦行人即本來人故。離有無相。本來人即苦行人故。非生滅法。全修在性。全性成修。此時彼時。無增無減。實不可思議也。此之正受。體是無上人法。貫徹三際。綿亘十方。成住壞空。不能變其質。水火風災。未始離其用。以全金作器離水無波故。豈唯一理該通。抑亦當念總攝。故十方剎海。九世往來。同趣一心。名妙三昧。而以苦行為主者。原治事惡。助開理修。以為最後用心。庶作增上淨業。既正助合運。乃修性一如。不離此心。而至極樂。前書云。辦一切事。以此觀成就之。其在此矣。

楊文公謝法智答三問答

(億)啟。近致問端。遠承答誨。恭聞了義。尤滌蒙襟。蓋龍象之極。談續雲雷之雄韻。依而領解。奉以遵行。足照了於色空。乃混同於心境。往生隨願。福智並嚴。受頂記。以何賒。得法乳之正味。然而陋聞所及。結舌匪容。有疑須爭。罔關於人我。覲面相示。期達於本源。若乃谷響隨聲動。彰於答應。鏡火立照隨。顯於形規。如理而言。表樞機之迅發。依經以解。味糟粕以沈研。其如離句絕非。終焉杳邈。喪詞忘慮。曷取攀緣。惟少室之宗風。本靈山之笑視。瞥然起念。已蹉西天之程。兀爾忘情。正坐山鬼之窟。有修有證。慮剝肉以成瘡。以心傳心。乃標指而為月。自他路絕。生佛道齊。縱直下以承當。已未來而喪失。故黃蘗痛杖於臨際。

至再三而自知。船子揮楫於夾山。一剎那而頓悟。儻全無扣激。遂泯於宗風。然少室機鋒。為求於道契。恭承旨喻。但積欽隆。諒惟領眾之餘。允獲深禪之樂。未期瞻拜。但積傾依。謹奉狀起居謝。

法智再書上楊文公

(知禮)謹焚香滌研寫書。貢于祕監大檀越。(知禮)伏念。僻居海角。杳隔朝端。每思摩詰之威儀。屢破禪那之方便。恭惟。祕監大檀越。早親先佛。深證無生。以本願而熏心。作大臣而護法。故得儒釋雙洞解行兩臻。於習禪闡教之流。起密友至親之想。為法之切。究理之精。當代之間。一人而已。而(知禮)智非深證。行未超常。偶以友僧。達于非善。便賜優隆之遇。特加振發之恩。薦以命衣。旌乎講業。雖匪本心之所欲。乃於大教而有光。仍自妙證之心。特設難思之問。深以發明奧旨。遍令悟解圓宗。既受擊揚。敢無酬對。實謂。將金易鈔。殊非如響。答聲。豈期。辱示長牋。遠慰山抱。旨辭稠疊。粉飾過逾。見深明少室之真風。仰高體靈山之密旨。是茲超悟。誠謂絕倫。又軫深仁重垂。敦勸俾滿三年之懺。且留四大之身。在檀越之愛念。謂必有益。如鄙僧之揆度。知去乃成。良由以教照心歷緣驗行。雖修三觀。未破四魔。雖運慈悲。潛生愛見。無船救溺。帶病稱醫。既無濟度之功。寧有療治之益。欲圖真化。須云淨方。故依大乘。專修妙懺。託道場之淨境。革世務之雜緣。五悔洗心。一講熏種。助發無生之觀。期明具德之心。又乘報識之未衰。必於慧命之可策恭酬宿願。決取往生。蓋思現報之強牽。復慮宿殃而熟奪。乃憑苦行。庶作良緣。用薄解之功。導臨終之念。不滅而滅。等後際以捐軀。不生而生。徹本源而取土。

四十年而標意。期此克酬。百千劫之受身。諒皆虛擲。冀滿匹夫之願。難遵大士之言。此生覲面雖乖。彼土承顏。必遂專希外護之力。用副本心之期。仍念。所業教乘。仰託台恩庇蔭。使乘乘不斷。令處處皆聞。惟此是繫。仰期見允。(知禮)書不成字語。不成文。冀表寸誠。匪容假手。以此敘感。千萬之一二也。伏惟。台慈略賜念察。不宣。

楊文公再書請法智住世

(億)再咨。(億)頃露虔誠。願延住壽。枉柔音之垂報。仰確志之惟堅。柰以。台教之復。興聿自海邦而始唱。賴香象之所負。同優曇之一開。儻取證於樂邦。孰能扶於法運。迦文念過去之說。罔趣泥洹。生公待未至之經。久停枯聚。備存昔制。希察遐衷。幸甚幸甚。

楊文公書上太守李夷庚同請住世

(億)啟。違闊已來。傾凝何極。輒有聞白。不避瀆煩。頃者貴郡天台教主。禮大師。精修懺儀前約歲紀。將趨火化以泯身。緣(億)素聞其風。輒伸首勸。以其通赤城之祕典。啟淞水之度門。迥傳止觀之妙機。允續能仁之慧命。實經論之龍虎。作黑暗之明燈。儻住世之久如。固利生之寢廣。函封沓委。志願確堅。率和四眾之情。叩端不已。度越重江之阻。馳訊繼臻。得其來音。頗似相許。尚慮持於宿誓。或匪顧於幻軀。望敦外護之心。共延住壽之數。叶宣大教。克樹勝因。遐祝在茲。繁述為此。凜冬冠序。精攝是宜。

楊文公上天竺懺主啟

(億)啟。逖仰孤風。宏敷至教。續台巖之慧命。逗淞水之上機。縈以塵煩。間于道里。阻親軟語。莫叩靈筌。清侶遐臻。圓封辱貺。同寄書於漢上。智辯難酬。陪結友於香山。願心猶鬱。欽承道眷。內積靦顏。暄序甫臨。履用增勝。不宣。

又致請法智住世內簡

昨因聞。明州延慶寺禮座主。結僧入懺。期以三載。並趨火化。況此僧傳持大教。徒眾攸歸。為世導師。開人眼目。得其久住。利益甚多。遂曾發書伸勸。他有答簡。備述確乎之志也。今已召得他請益弟子(智環)來。此即總印大師。澄公之上足也。現欲專裁尺牘同其春水。請環師再伸勸請。切知。吾師與之同稟。並化東南。須仗法友之誠言。苦留大士而住世。相次別期奉簡。先此導懷。

楊文公又書留法智住世

(億)啟。近專馳寓諒已通。聞屬在疾之方。初固敘懷。而未悉。蓋以夙伸勸請。冀永住期。僉同緇白之誠。密契龍天之願。允蒙金諾。遐慰蓬心。惟台嶺之祕詮。免虞綫絕。而靈山之慧命。克廣燈傳。社侶相歡。空居迭報。尚慮。大師未忘夙念。猶執誓言。外雖徇於籲辭。中尚存於確志。況義天初顯。化土叢依。祈壽劫之增延。誘根機而寢熟。利他斯博。報佛為深。虔露寸衷。幸副群仰。謹修狀起居。咨問伏惟。照察謹狀。

法智再啟復文公

(知禮)伏念。雲在帝鄉。豹棲山霧。雖體疎影吊。語默相懸。而道接魂交。朝夕自邇。豈謂蕙心見齒。琬檢繼臻。危坐整容。發函伸紙。粲星雲之古字。儔彼偃波。鋪綃縠之高文。篋夫雕玉。尤味雅旨。尚慮渝盟。切緣(知禮)學昧通情。辯疎精難。廓無極之野。貴乃游觀。坦空洞之鄉。聊茲偃仰。指華池而欲驚。誓薪榻以云。終免留曾布於篤誠。循省已移於壯志。既承愛物之道。奚爽可復之言。良由祕監侍郎。藻繪教門。丹青慈室。唯恐休明之代。篋聞圓頓之宗。示軒冕之身。上毘仁主。以寂照之道。克輔空王。欲進後賢。特垂洪範。但認流思斯博。豈同書帶而休顧泉客之泣珠。未足為贈想。衛人之報玉。止解典言。承緝傳通。庶酬弊勸。(知禮)上戴尊慈。山情不任。

法智謝李駙馬請住世書(駙馬書舊失傳)

(知禮)伏念。夙求藏密。因省庸才。漱石枕流。靡沾於榮利。收視反聽。唯翫於希夷。擬捐如幻之軀。庶策無生之慧。豈謂。迴關雅素。遐示音徽。曲彰激勸之辭。俾退真歸之限。金簡玉字。如降丹室之中。瑤藥璿枝。永輝蓬廬之內。千鈞未重。三觀何厭。迴慮孱微。敢言勝克然以駙馬都尉。國紀人望。神清鑑明。品格懸殊。社顯纔堪於亞相。聲光奮發。傳宣未可以偕行。良由尊道貴人。流謙崇讓。既頗形於厚勸。詎奚諾以賜言。是敢竭朽竭愚。且講且說。庶憑浩益。仰謝洪恩。

法智賀楊文公加翰林書

(知禮)伏審。榮奉金泥。首司玉署。歡抃之極。啟處無從。伏惟。慶尉恭以。翰長侍郎。積行累仁。博我多識。有佐時之道。無媚世之容。運籌堪亞於子房。遺直未饒於叔向。加以矯志崇邈。頤情典墳。收百代之闕文。選義按部。採千載之遺韻。考辭就班。挫群動於筆端。籠八極於形內。故得位隣三輔心協重瞳。豈視草而冠華林。必和羹而坐黃閣。(智禮)慚非俊列。曲受恩知。赤城妙宗。何汨沒於當代。白蓮淨社。重煒燁於舊林。沉阡陌而是遙會金蘭。而且阻。西望門館。山情不任煌灼激切之至。

楊文公謝法智賀書

(億)啟。近者起於苦廬。荐膺綸檢。復塵內署。仍冠邇班。屬創鉅之痛餘。固机枯之才盡。猥承甄錄。罔克避辭。徒僊勉以從公。益支離而取誚。教主大師。迥敦道眷。遐枉賀牋。仰窺勤渥之私。但切感慚之抱。謹修狀陳謝。

李駙馬薦法智師號資啟

澤州防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

(遵勗)啟。跡嬰官次。耳熟道風。逖懷鄞水之名城。夙聞台峯之密教。半滿二字。義奧蹟以惟精。晝夜六時。道勤行而匪懈。仰梵筵之高啟。藹方戒之駢趨。煥然精祠。允為寶所。屢通誠於音驛。向阻侍於巾盂。近遇誕彌之辰。輒祈智者之號。欽綸恩之申錫。省塵瀆以無從。而乃宗教荐興。纂上乘而彌劭。法齡安住。延內護以增輝。幸惟觀道之慈。俯徇締緣之懇。春旗肇候。清履善綏。企頌之私。矧削。奚既其勅牒一道。輒於遞中附上。謹奉狀。起居陳賀。兼偵法候。

法智謝李駙馬啟

正月十日。本州送到。勅牒一道。鈞銜一通。蒙恩授(知禮)法智大師者。綸言肇布。靡停璇室之間。金簡初裁。倏遠瀛壺之上。焚香滌想。避席觀辭。唐錫四名。偶可孚而同稱。隋旌兩字。幸德安而共呼。祇荷寵光。伏增感懼。切念(知禮)聲凡玉振。量淺淵淳。運十法之大車。期躋佛地。張八教之法網。貴漉人魚。聊行南嶽之風。敢肖東林之化。豈謂都尉太傅。會虹流之節。禱石固之基。委黷叡謀。特矜纖善。舉清銜而遠賜。擢幽跡以無淪。載省若驚。終疑不稱。揮犀梵字。且守於先規。噉石空山。未偕於往哲。伏況都尉太傅。戎韜穎達。義府淵游。妙窮西竺之言。密契南宗之意。雅合宸鑒。特秀人文。髦士咸歸。方來所則。俟光垂統用叶具瞻。恭惟上為廟朝。精調寢膳。(知禮)山情。不任勞結戴恩激切知歸之至。

慧照法師跋前往復書

人之死有重過泰山。有輕如鴻毛。蓋推義所適。比干之於商。伍員之於吳。紀信之於漢。激於愛國救主。故輕死如鴻毛。管仲之就拘。曾子之避寇。子房之藏匿。抱乎智深志遠。故重死如泰山。先師宣尼。嘗制其法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方吾祖誓遺身之際。上蒙天子知賞。次為州將保持。死則損多。生則益大。萬一不遑恤此。潛焚幽谷。則亦匹夫之為諒耳。智者宗系。其能再興乎。建炎二年孟夏十九日。法孫傳教慧照大師(法隣)跋。

草菴教苑餘事紀往復書中事

法智既結社。焚身誓生安養。內翰楊公大年。聞其風累申勸請。仍勤致數問。有問淨土是何人境界者。有問法華梵網皆魔王所說者。此楊公以理奪事。而問之也。法智乃以即理之事。而答之則曰。即此見聞更無道理。又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後楊公啟謝所答問曰。恭聞了義。尤滌昏蒙。蓋龍像之劇談。續雲雷之雄韻。其終幅則曰。有疑必爭。罔關於人我。敵面相示。其達於本源。至曰惟少室之宗風。本露山之笑視。以至黃蘗痛杖於臨濟。船子揮揖於夾山者。此楊公以禪奪教也。然法智復啟。殊不領略其說。蓋昔禪教互相為謀。至是則不然。則知。大宗師手段當自有體。

錢唐昭講主上四明法師書

錢唐法門比丘(慶昭)致書于。四明講主禮上人。夫天台之道。祖乎龍樹。宗乎南嶽。自陳隋逮皇朝。逾四百載。龍樹至于荊溪九世矣。荊溪至于吾輩十世矣。其間英彥間出。講說相望。代不乏賢。學者既庶。得其門者或寡焉。(愚)曩歲嘗聞。足下洞四教之大體。造三觀之淵源。極如說行。唯日不足。誠謂得其門矣。求之於今無以加也。恨不得一日而見矣。(愚)比覽足下觀心義狀三軸。果見其解深。而理奧學博。而意幽。抑又文辭粲然。才華煥發。求之兼才。又難能也。其所構義。雖與愚不同。然亦各言其所解。顯其所承。斯何傷乎。嘗靜而思之。知之者謂愚與足下。苦心為法之至也。不知者以為好爭求譽之至也。又有不知厥臧厥否。而鉗口不言之者。今時乃爾。後世知之者。其何若哉。先知足下造指要鈔。解十不二門。為一理之康莊。辨二家之得失。二年前雖許垂示。未覩斯文。翹望之切。如飢渴矣。或苟無食

言。必具簡惠然而來。博我圓解。約我圓行。豈獨(愚)之幸。亦杭之學徒幸矣。又見吾足下誨人無倦之至焉。不宣。錢唐法門比丘(慶昭)上曰。

謝聖果法師作指要序啟

四明法門比丘(知禮)。上手聖果闍梨(侍者)光塵倏變。忻界尤賒。傾慕笑譚。何啻飢渴。諒惟榮履無替考詳。必誨物以忘疲。幸吾宗之不墜。(知禮)昨以居多暇日。因究教門。庶熟性靈。輒思訓解。念朱陵之四擇。已抱忸怩。繹荊溪之妙言。更增嗤鄙。無何諸子咸議。刊行。遏之不休。故從所欲敢期英眷。亦賜揄揚。實謂虎威俯從狐假。泊迴人之遽至。辱榮翰以荐臨。益見久要之心。足認淡成之契。瞻望載惕。眊懵交顏。方今參宿移沈。聖制非遠。必希道養以慰翹思。便价告行。謹此致訊。兼代陳謝。伏惟鑒察。不宣。四明法門比丘(知禮)載。白聖果闍梨(天竺懺主時住聖果寺也)。

四明與矩法師書敘

元豐間剡溪上方。有子通講者。因之三衢。謁長壽水法師。見壁間懸數族。皆四明尊者。付門人炬公之書。辭翰平淡。道義優柔。凜然古人風度。通即錄歸。自茲傳播。然四明中興祖道。稟法之徒。靡計其數。唯公所得最深。獨擅出藍之美。方其在輪下。居席端眾。請貳講。四明聽而駭之謂。吾後之有賴矣。初出世領三衢本業寺。四明授與手鑑如意。足見印可之篤。後詣京師。真宗知名。召講四十二章經。因賜命服。續迴梓里。住持浮石。茲山先係禪刹。長老元勳。因聽師講唱。遂請問從真起妄之義。一言相契。迴禮為師。即捨此院。永為教庠。師一開法學。徒雲委。大展黌堂。掄

揚聖化。至今三衢台道之行。由師力也。通得此帖。甚珍惜。復跋其所得於後。無何歲久魚魯成訛。余故芟夷調理。易冠于前。庶幾覽者。先知文之自來也。嘉泰二年中秋後一日(宗曉)志。

四明付門人矩法師書(凡十幅)

第一書

崇矩近夏。五迴收得汝書。知受台州黃巖東禪之請。聞若僧若俗。于再于三。既動眾心。獲興吾教。得無喜乎。前次海藏主。將東山信來。亦言及斯事。未知幾時赴彼開講也。汝既受彼請。當聽吾言。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務。雖儒釋殊途。安能有異。必須先務立身。次謀行道。謙為德柄。汝當堅執之。使身從此立道從此行也。吾見學人切於名利者。皆不能鳩徒演教。當視此等如詐親懼之如虎狼。此先宜誡之。然後進行勤講。豈俟再言也。此外宜覽儒家文集。博究五經雅言。圖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之說。吾素乖此學。常所恨焉。汝既少年。不宜守拙。當效圓闍梨之作也。至囑若見源叔。為我伸誠。佛事所拘。人情多曠。春喧漸熱。更宜減睡節食為要。餘無可言。不具座主。(押)付崇矩闍梨。

第二書

浮石行者。至得汝書知。住持無事。兼有僧徒。講說相續。官員歸嚮。供施周豐。此雖外事。亦是急緣。又知專以淨土繫心。念佛不輟。吾聞之甚喜。如飢得食。望汝加行自修。弘教利物。無以他競。卑己尊人為上。若其爾者。三衢台教。立見中興也。其住持事。杭僧來說。汝既說行並持。必樹立非晚也。(仁岳)有諫書與吾。汝曾見否。嗟小子狂簡。

不知所以裁之。始欲不答。又慮後學遭伊惑亂。病中寫三二十紙。解其謗辭。令伊知教觀蹊徑也。鈔寫未了。後信附去。夏暑惡熱。宜好將息。勤心為法。兼修佛事。為要不具。

第三書

吾委付崇矩。近者得書。知汝平善。汝受得浮石院。吾猶慮捨時不至分明。又見錢唐人說。有多端。今睹帖疏。辭意甚周旋。衷心喜之。是汝平生留心教觀所感也。願智者圓宗。因此大行彼郡。接誘方來。然得人則其道大振。失人則其道隨滅。三衢流布。種在汝躬。慎勿放逸。宜以謙下接人。實行軌物。若其然者。則副請主學士之用心。乃酬勳公之元意。切須夙夜審思取成大利也。吾為小子(仁岳)狂簡。輒起邪思。執非為是。以偽駁真。恐世人遭伊起謗。紊亂大途。故吾勉強書兩十紙解之。俾伊略知得失。祇為伊在講下。雖久逐句。記錄待作諍端。莊嚴我見。全不咨審大體。唯增毀謗之門。今因他故修得此書。略顯吾宗妙義。今以草[葶-丁+呆]一本。與汝宜子細研味之。汝欲吾作委曲付。文智今寫未暨。教伊且秉護三業。令自他有益也。人去餘無所道。為法安身。為最不具。

第四書

崇矩六明初五日。始見靈曜行者。將到汝二月書。知官僚躬請。名僧讓居。緇白歸心。資緣周贍。乃汝願力所致。亦吾道將行。更在精勤。令事增廣。但於心無著。必傳法成功。須更堅固立十方住持。永作傳天台教觀之院。既已有夏舍人起請之勅。州府據勅行之甚順也。事畢結裏文字。入在石中。永為程式。方為究竟也。見說文炳。依棲於彼。切宜

照療之。伊却是學人必能成器也。此外切在調身安適。自然其道昌盛矣。餘無可囑不具。

第五書

崇矩吾前次附信。必領得了。起造畢。莫管人多少。須不住開講。於教著功不擁文義。仍以進行為務。守戒為先。如汝者少。唯望汝流布。若或放逸。又成虛擲也。吾於餘事。不能挂心。只慮教觀無人而墜。汝宜思之。當知吾志。焉夏初修方便。望汝冥禱相助。時中切冀將身本道不具。

第六書

章安崇矩。近日如何。夏中不廢講否。自行化他日增益否。知吾道者無幾。望汝傳化令道光大。莫作最後斷佛種人也。吾懺期將滿。寄世非遙。此去一年。欲息諸緣務。併心究理一志焚修。故遣諸生遍求資給。居永用。卿到彼望汝勸揚。須一一言與門徒。令人人樂施。吾即此一迴斷送西歸。願汝精進教觀。勤發行者。莊嚴淨土。願來世得際夙因妙證。斯事常切在於制心也。然汝自知吾志。不復再三。二子去。聊書此布意。更不委悉。不具。

第七書

崇矩闍梨。久不得信。近日如何。風聞。已赴本業景德開講。僧俗歸心。須知。城隍不比鄉縣。又是受業去處。上下難受化。必須降意接物軟語談真。使聞者皆忻見者獲益。汝之智辯。足可為眾。但恐寺眾。有見汝行止有不廉處。又恐檀信見熟別有誹謗。於教無光。更須護持。則盡善盡美矣。吾為懺期將滿報願未。能眾障交興。莫我遣却。仍為教藏未

圓。恐後來師徒。講習艱難。以故忍死力為成之。今遣學者往彼邦。緣化印法華經記。切在勸贊門徒。多少結緣。令吾心志滿足也。此外宜息身心。莫令生病。是祝是祝。不具。

第八書

崇矩近擇交來得信。知汝夜講光明。日談止觀。為道既勤聞之極喜。又知造僧堂。必是無心往西溪也。所言不安者。宜不住服藥。禮誦祈禱。求聖冥加也。惠南已安排在堂。只是隨眾受習。更有何管領乎。所議融心解。今於答後添三兩句。收於三輩。必免相違。何不但云三輩文有相妨。何必致許多難問。可謂寸水丈波也。是此之心。宜須削去。方可傳通。此蓋因事誡汝。凡百施為。皆須準此。山家教觀。託汝弘護。汝須好將息。庶身安道隆也。餘無所囑不具。

第九書

崇矩論師。不見汝面。僅十六年。不得汝書。亦十年矣。昨聞西游京都。遽蒙宣召。講演復賜命衣。深為吾門之美事也。近知歸在天竺開講。尤副我心。此際書來解吾思念。切在勤心慈接學流。仍須以香火為緣。以止觀為業。不行唯說。是吾之憂。若非為法。須行利益邊事。此外不宜他適。當善調身。餘不細述。不具。

第十遺書

吾遺書付浮石崇矩。吾傳教觀。四十餘年。既云樂在其中。不覺老之將至。近以綿痼。百骸俱痛。唯冥妙空。達生死相。相亦非相。去來本常。此乃一心三觀之要。吾在為訓物之柄。吾逝為見佛之基。汝早聞思。夙預傳唱。當須勤勵

以益諸後。俾祖燈廣曜佛種不斷。若依此者。真吾徒也。捨此以往復。何言哉。臨行書此。不及委悉。深宜體察。不具。

付彬閣梨遺書

委曲遺願彬閣梨。吾夙以緣法。獲嗣流通。踰四十年。道德無聞深。自為愧。汝亦早以弘教為志。久處座下及傳唱利人。頗有道譽。我今老病日篤。必不能再與汝等談道。宜以像末隆法為勤。無以名利居懷。自念垂終之次。不能悉書。聊遣此好自珍育。不具。延慶座主(押)付願彬閣梨領。

上大雷菴長書(凡二書)

第一書

(知禮)奉白菴長高人。偶違顏色。俄改星霜。徒增言念之勞。且曠緘題之禮。切聆動止。克遂康寧。將屆安居。更希遵理。指要印後。曾已附呈。雖筆削之甚凡。且銓量之有據。願於閑暇。略與披尋。今少敏歸。寧謹憑此。問訊不宣。比丘(知禮)奉白大雷菴長(侍者)。

第二書

(知禮)在懺中。忽承賢力生。長老奄歸真寂。驚惻久如不能自己。然則道人去住故。是尋常。但以久沐慈憐。難平悲愴。雖夙敦戒定之力。更宜多以誦念資之。智者尚令弟子勤禮懺。資吾生處。在菴長洞明。豈須更說。鄙僧懺法。絕於慶吊。情不可遏。故破制作手簡。相問令人送蠟茶二挺印香一兩。希為供養為幸。延慶苾芻(知禮)謹白。

付神照法師書

(予)三術寡修。致名達於朝彥。尋蒙。帝澤。令被紫衣。有恥無榮。何勞致賀。汝宜深修內行。藏隱名聞。莫墮流俗之僧。如於我也。延慶(押)付東掖如法師。

右法智法帖去此二百年矣。讀之悚然增敬。數語之間。引學者於內省之地。亦足見古之耆宿用心也。丁酉孟夏住延慶法孫(惠詢)敬書。

付妙果法師書

妙果講主(文昌)論師。時光急逝。法蠟又增。徒覺力衰。未能果證。日思改報身預勝游。遂我所期。必將剋也。汝修心勤進。為法周旋。二利兼行。三空不爽。必於此世獲妙果矣。吾雖觀力未充。心有所詣。出處說行。敢離智者闔域。常患十六觀疏文約。理奧講者學者。多淺多近。法既不稱。種乃不強。故率所懷。成乎私鈔。汝既吾黨同吾用心。故旋寫二卷附去。看尋若有所資。宜為眾講說。或有異可割取寄來。此外調理身心。俾成願行。餘復何述。老僧(押)達昌公領。

右法智尊者所賜永嘉妙果。始祖昌公法師。真蹟楷公講主。拾襲珍藏。積有年矣。(惠詢)夤緣會遇。得獲瞻敬。遐想慈訓。涕洟久之。夫翰墨之寶。固有神護。勒石垂耀。咸所願焉。淳熙丁酉仲春法孫延慶寺住持比丘(惠詢)謹書。

上永安持山主書

第一書

持姪山主昨來訪。及殊乏相延。經夏至秋。諒身安道長。今知蓋泥屋宇。不易指揮。此際丐僧。又須棲託。希好生見

納。兼望勸揚。四眾歲歲。括煩深增悚息。既是法屬。罔避嫌疑也。時中宜善將攝。將來大有好事在。不宣。法眷(押)達永安山主(永安即慈溪福嚴禪院舊類也)。

第二書

吾姪持公院宰。秋來且喜。無恙修進成規。昨咸若棲託名籃。稍垂見待。仍染拙疾。更費看承。見法屬之情。感歲寒之分。今二僧再去收斂。更冀溫存。或檀越登門。亦希勸發。先人後己是大士之用心。此外善保行藏。勤於收拾。裨住持興盛教觀流通。餘無所囑也。不宣。城隅法眷比丘(押)達永安山主。

第三書

持姪山主。又加法臘。必益道腴。經理住持。諒皆成就。二子在院。粗著工夫。無勞挂慮此來。丐士更須棲依。希更周旋也。秋暑猶盛。切在將調。期成二利之行。或入郡城。到院相見是望。不宣。城隅老叔(押)達上吾姪永安山主(七月十九日書)。

右四明法智大師帖門人(如楷)請以為跋。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既久。見似人者而喜。不亦去國滋久。思人之深乎。於戲(愚)去大師之世已久。思大師之音已深。今覩筆蹟。宛然平生。不啻似人者。欣慕不足。感泣以書。乾道乙酉歲除門人(道因)再拜謹跋。

言心聲也。字心畫也。此來延慶。因得拜觀法智尊者真蹟如。水無風自成波紋。偶有晉人古帖。老手風韻可佳。雲間異世嗣學(可觀)。敬題卷末。淳熙庚子仲夏改旦。

法智與其姪書前云。二子粗著工夫。後期二利之行。於人念念不忘於道。蓋戒誓之緒餘耳。百世之師也。乾道二年四月八日蘿月曇瑩謹書。

四明尊者。道德淵源。固未易窺測。而學者仰止高風雖。片言隻字。得之者如獲珙寶。至有甘棠勿敗之比。此帖流落人間。世不多見。而楷公得之。罔敢失墜。因求跋于二三宗匠。用託不朽。噫日新之銘。非即之湯盤。則不知。大思之銘。非即之周量。則不著。師資心傳之妙。亦可想見於此矣。異世相遇若旦暮。然是亦聖教中一段奇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豈止神物護持而已。述齋薛澄清卿敬跋。紹熙壬子四月五日。

天竺懺主上四明法師書(凡二書)

第一書

(遵式)和南四明宗主。吾兄凝寒道體必康。仍知修懺開講。說行二門。已他二利。一日並運。未之有也。所蒙教乘。一時給借。深感我交之不棄也。亦言。外弘量之成我也。涅槃玄義。既許換後一片。今更募僧添滿。二十七貫四百見附去。二貫四百足作來人名。不可移易。望依今附到者書之。又見兄說除二子句當名。移岳公為本院僧甚好。但岳公於此玄義板。只消著句當雕造。不須云募緣。不同彼疏板。須安募緣。便副得吾兄。云二處講院。同弘斯典。進發後人之謂也。所定文字。更計所裁必無確定。從長為當耳。倫公恐十九發去也。唯一本出義才之議。亦計伊之情。今特令梵住取。若思望勸勵伊。歸山不宣。(遵式)和南。

第二書

(遵式)寅白法智大師。吾兄近蒙惠書并新記。焚香披讀。若臨藻鑒。忻慰之抱。其可量也。劣弟自夏泊秋。伏枕沈瘳。略不自持。于今腹中氣塊。有若負石。百醫千藥。有加無瘳。乃過去業緣。現在所作之劇報也。但待死至。餘無所云所恨。不果良交一面而後訣耳。仰想。吾兄將大有俊少輻湊講席。願安隱久住。弘濟斯道。於今山家一教。旋觀海內。唯兄一人而已。非誕言也。少弟所戮力置立。天竺道場頗。得其地。實可弘通。自真觀法師之後。凡數十住持。皆是賢聖之僧講訓。觀師早承天台禪師。即百錄陳佰智。薦真觀惠陪二法師是也。今作智者道場。非偶然而來。蓋承此餘蔭耳。其九祖儀像。天下為甲也。萬卷教文已有施主。相次印造。安僧舍宇受用者已足。但未有殿宇門廊耳。若一區形勝。來往游人。謂天下無也。所惜者在茲。今欲請賢子(本如)却過住持。昨因疾甚之際。召得相見。寺眾檀越。一心同願。內外忻忻。亦是宿緣也。已受小請疏子。是伊口口只言。未白知四明本講。餘無所辭。今見押本州大疏。須至敦請。冬初必先過四明諮白。況我兄平生。以弘經為本心。願加苦口。策伊出來繁會之地。講演大教。亦吾家大光揚也。是事終不以私曲之情。非有他議請他過也。東山必令祖韶去彼開講。亦似去得。蓋量材也。若得數處講香不絕。死亦何恨。劣弟必在今冬去也。願承我兄淨土本願之力。令我纔預末品。當有相見之分。而今束手待至。近開得遐榻銘。并囑弟子。送哀石本附呈。然送哀一文。雖是小道。以誠學者。似有所補。願略過目幸甚。觀經新記第三卷。願速附來。一見後死去也。此去恐信息少。珍重珍重。(遵式)拜白。

法智慈雲二導師法門連枝也。所謂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而宮商相宣。金玉諧和。翼贊台宗。為有力者。由是人人知惡可棄。知善可為。至今東南號為易治也。此書門人(清湜)欲刊諸石。請以為跋。然雉川丹并之東。力疾以書。攬野色映湖光。出觀而讀。想像容止。感激于懷。聊為之書。乾道丙戌上元門人(道因)謹跋。

四明付門人琮法師帖

鑒琮論師。在於本鄉。身心安否。親里愛結不相染耶。利養名聞能遠離否。既學山家必異常流。理事合修自他兼濟。如此即是智者子孫矣。吾年事已去。唯念西游。眾緣所留。未果其志。然圖傳教勝事。實是掛心。今遣二僧去。彼句當印板。望汝行疏。贊成切囑。不具。花押委曲(七月十二日)。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五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六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延慶寺二師立十方住持傳天台教觀戒誓辭使帖延慶寺
皇宋明州新修保恩院記(并史文惠王跋)
上曾太守乞申奏後園地書(并草菴法師跋)
乞聖旨申禮部公據
三省同奉聖旨
聖旨本州出給公據
四明圖經紀延慶寺跡
曾魯國宣靖公祠堂記
四明圖經紀宣靖公祠
曾相公府延慶寺置莊田帖(并陸薛二知府跋)
晁待制作紀贈法智大師詩序
東京僧職紀贈法智詩二十三首
四明法師受命服門人神照作致語
四明尊者傳持為二十九代祖師
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
紀神照法師悟經王頌
四明門人雪川淨覺法師
妙悟法師輔四明作評謗書
草菴教苑遺事紀法智講貫
記四明門下纂成十類

延慶寺二師立十方住持傳天台教觀戒誓辭

院丙申秋七月承舊。越十年經始陳修。己酉告成。石公
勒石。紀之逮壬子。凡十七年。咸安來學。二師同心祈佛。

永命用休。昭烈山家教門。既遂攸敘。懼壽不我永。乃囑院于後賢。惟善繼者居焉。永永相授。非錫于子孫。遂作戒誓。使無反誨言。乃顧于手度弟子(立誠又玄本慈本常尚閑德才曇慧曇覺本淳)作戒誓。於是等小子。咸載拜受命。二月刻石。存乎不朽。二師稱(知禮)。次師稱(異聞)。

戒辭

吾惟有慚德。為汝等師無忘在三。咸承攸誨。吾昔之日受天台智者教觀于寶雲師門。非欲兼人受。以自益無何。尚即先師輪下。已有好學。萃吾左右。虛譽喪實。悵然長懷。既值鶴林。始遷舊乾符寺于西偏小院。有寢無廟。學徒爰止。盈十莫容。又觀其密邇闐闐。誠非久宜。遂圖此城東南隅。閬若林野。略允乃懷。既而備歷艱關。用圖周給。惟念傳法。曾無他心。近以蓋葺。有成廣袤。兼稱臼杵之利。自窮于通。適好傳持。老之將至。往不可補。來寧幾何。都由德薄位尊力少任重。略喪歲月。墓塞我心。山家妙宗。終何假寄。嗚呼吾恨。生匪緣會死。乖物議。大車兼運。方將待人。吾等要持此講處及所集教文。仰給後賢。用永敷訓。俾法燈芳焰分照無窮。法鼓妙音遐震有截。法華若田若里。涅槃若樹若石。梵網勗令建立。大集美其宣通。吾將藉此微緣。少補傳化。汝既吾黨。欽若我言。無匿爾懷。面受斯誨。矧夫我大師。能仁之制乃爾。攸聞三月遷居。八穢靡畜。子孫受業。非俗如何應知。四事本給誰乎。苟明負經戒。師嚴道尊。將無與汝未來墮焚。抑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逮乎改創安施棟宇。元為聚學。何敢私哉。孺子其明。自往無忒。今吾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焉。自吾之後。汝無復視厥居而厥己想。況朝夕處乎。吾為物主。既已仰給十方。尚非吾分。

矧他人哉。但吾宗大德。備五者無擇邇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咸然。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何哉兼講則叛吾所囑。浮偽則誤於有傳。戒德則光其化道。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若不及去辯矣。嗚汝諸子中。有備斯德者。戒哉。亦無復居之矣。將挾爾眾疑反吾誨也。疇念爾材。亦使汝後將懷子孫塞吾賢路。苟其不然。亦使後之人猶吾之授子矣。終否在茲。終否在茲。小子思之。汝克由吾。亦克由聖。汝不畏吾言。亦不畏聖人言。聖不云乎。但惜無上道。終不愛身命。亡軀存法。合在汝躬。況餘者也。故吾慚所囑蓋微。非自大其事。吾言乃由汝言也。苟猶不畏吾言。吾有誓願。神明照之。災祥不僭。汝其戒哉。

誓辭

沙門(知禮異聞)一心一意異口同音仰白。十方常住三寶釋迦世尊。當來彌勒正遍知者。龍樹菩薩。南嶽禪師。天台智者。山門諸祖。各得真證。無礙道人。梵王。忉利。四鎮天王。龍神八部。主善罰惡。守護塔寺。及五嶽四瀆正直鬼神。惟願各以護法本誓。屈降證明(知禮)等夙承慈熏。幸值天台智者說證法門。念報曩緣。竭愚講訓。綿歷歲月。唐喪光陰。載睠所傳。俄成斷種。今各年逾知命。運近死王。既事與願違。空撫膺長恨。刻肌剜骨。寧補前非。今與手度弟子(立誠又玄本慈本常尚閑德才曇慧曇覺本淳)等。下至繫籍出家一聚眷屬。持所住講院及所集教文。仰給將來十方傳教菩薩。所祈後後遭相傳付。以至無窮。略展誠懷。不辜遺囑。

竊以。如來垂像。久託鷲山。須達歸心。先經祇樹。梵王奉宮。而請說。淨名臥室。以興談。至於正法住持。皆囑塔廟。四依繼軌。咸顯所居。既法藉人宣。故人必依處。此處雖寄聚落。頗若山林。西映湖光。東連野色。棟宇延袤。粗可棲依。滅後造堂。惡世揚法。日藏稱如來游止。法華謂是佛受用。今茲陋室永言通經。仰惟諸佛慈臨。四依哀納。庶令凡鄙自然莊嚴永遠休光未來安處。道隆內院化廣香城。常得善師。遐聚賢學。星分法炬。遍照於十方。流布宗乘。綿亘於三世。常壽不斷。妙種益滋。其或惡黨兇徒。將來固占。恃權結勢。橫見欺奪。廢傳般若。障塞行道。我已將此處。奉上三寶。仰給傳持。是人便為固占。欺奪佛受用處。亦是廢壞轉法輪處。亦是離間和合學處。此人當得破滅三寶斷學般若。極重罪惡。沉復末世。護法為難。法華罵佛尚輕。不亦傳護事重。當願若我徒黨乃至餘人。將欲占據我傳法處。動心則應時狂迷。動口則失音不語。動身手者。或被風攣。或遭火爛毒蛇蝮蝎一切侵害惡瘡膿血盲聾瘡癰。肢體闕壞。牢獄怨賊。枷杻刀杖。惡鬼霹靂。毒藥橫災。一切諸難。令其備受。所有眷屬。病惱鬭爭。悉亦離散。住我此處。心常[跳+兆+參]熱。如處火鑊。所視毒其眼。所聞毒其耳。嗅嘗及觸皆成毒害。凡有觸向。悉不安隱。命終當墮阿鼻地獄。成壞轉寄。永無出期。未來餘殃復倍前劫。寧壞我身。寧斷我命。寧破我眼。若壞我形命眼目。終不呪令是人招斯等苦。若壞我此處。即是斷我及一切眾生菩提善根般若種性。亦斷智者教觀壽命。亦滅如來遺化勢力。以要言之。即是壞滅十方三世三寶壽命正法眼目。開一切眾生三惡趣門。閉一切人天涅槃道路。此人罪報不可思議。仰願。諸佛菩薩諸天龍神。遮護此人。勿令一念起此惡心。沉至毀壞。又願。國主皇帝諸

王輔相職權主任州牧縣官大勢力人。同垂衛護。令得此處永永傳法繩繩靡絕。若我徒黨及餘諸惡比丘。或有干執乃至毀撤此傳法處者。願準涅槃十六大國王誓護法。嚴用折伏。乃至驅令還家。亦願如彼經文。過去有王。身命護法。生不動佛國。為彼佛上首菩薩弟子。護法事重。勝報無窮。下至我眷屬知識。見聞隨喜者。但能贊助。光顯此傳法處。願此天眾。在在處處。常為諸佛菩薩諸天聖眾。所見愛念。晝夜護持。如彼惡人所得罪報。我得福樂。復過於彼。彼罪有漏。會有盡時。我福無為。同虛空性。莊嚴法界一切有情。同會菩提及涅槃道。

祖師戒誓。志願彌深。碑石燼亡。辭存舊本。比丘(法振)糾率府郭弟子葉(枝榮)等。買石命匠刻鐫。用示見聞。共霑利益。時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吉日。傳天台教觀住持法孫澄照大師覺先重立。

使帖延慶寺

據本院住持。傳天台教沙門(知禮異聞)著狀稱先去。至道二年七月內。前兩次院主僧(居明顯通)捨此院與(知禮異聞)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台智者教法。安僧修道。自此相次。主持院事。聚諸學徒。講習天台教法。經今一十六年。昨為舍宇頽毀稍妨安眾。遂請天台山金文藏院僧覺圓。募緣重新修蓋。今已圓就。見管係帳。屋宇一百二十餘間。已蒙頒賜勅額旌顯院門。僧眾五十來人。講習焚修。上酬國澤。切緣此院元捨與(知禮)等永作十方住持。即非徒弟繼續之限。常須名德僧繼代講演。不廢安眾焚修。欲依準江南湖南道山門體式。永作十方住持。(知禮異聞)或終身後任。在院僧眾并檀越。於本院學眾中。請明解智者教乘。能聚四遠學徒。有

德行僧。繼續傳教住持。或本院全無此德人。即於他寺及他郡。請的傳天台教法備解行僧。傳教住持。并常選請到院聽學僧。充主事。所冀永遠安僧。焚修講演。祝延聖壽。伏慮。將來徒弟。不悉元捨院宇住持因依。妄有干執。并恐將來本院。及外處僧講業不精。但以傳天台教為名。因囑託權勢。求覓住持。乞行止絕。代代須得素業天台智者教乘。實有戒行學眾。咸願者。住持此院。繼續講演。所冀常有德人。流通妙教。上資國祚。廣福蒸民。遂於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內。經使衙陳狀。乞備錄因依。奏聞天聽。乞降勅旨。許永作十方住持長演天台教法。蒙使衙申奏。況本院徒弟僧(立誠又玄本慈本常尚閑德才)等。著狀稱伏睹師主(知禮異聞)經州陳狀。將本院。永作十方住持長演天台教法。即非徒弟繼續之限。(立誠)等亦願將此院。永作十方住持。代代請明解智者教乘。能聚四遠學徒有德行僧。傳教住持。常選請到院聽學僧。充主事。(立誠)等各有咸願。更無干執。伏慮。將來別有徒弟。不知元捨院宇住持因依。妄有執占。乞備錄情狀。一處申奏者。蒙使衙具緣由體量申奏。當年十月內。準中書劄子。奉聖旨。宜令本院依久例指揮。尋蒙使帖下僧正司。仰詳中書劄子內聖旨。速疾分析。久例具結纜供申。據僧司申稱。勘會本州。天童山景德寺。大梅山仙居院兩處。亦是十方住持。即依得上項江南湖南道山門體式。如勘會天童大梅兩處不是十方住持。甘伏深罪者。蒙使帖下本院。仰依中書劄子內聖旨。并僧司分析到天童大梅等處。體例施行者。今欲傳寫聖旨并前後使帖。鑄上石碑永作十方傳教住持程式。申乞下司。指揮者右具如前。今檢昨據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沙門(知禮異聞)陳狀。乞依準江南湖南道山門體式。將此院永作十方住持。及據徒弟僧(立誠)等六人著狀。亦乞將此

院永作十方住持。代代常須明解天台智者教乘。有德行僧繼續傳教住持。州司尋於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十一日。具狀申奏。乞降勅命。指揮至當年十月十八日。準中書劄子。奉聖旨。宜令本州依久例指揮者。遂具錄帖延慶院。仰一準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去訖續於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內。又據經(知禮)等經州著狀。稱慮。將來別有徒弟不悉事由。謂依別院徒弟繼續。體例妄生干執。有妨名行僧傳教住持。乞再錄因依聞奏。明降勅旨下本院。永作十方住持長演天台教法者。州司緣已曾申奏。明準聖旨指揮訖。遂具備狀帖。僧正司仰詳中書劄子內聖旨。疾速分析。久例具結纜。文狀供申。續據僧司申。今檢本州天童山景德寺。大梅山仙居院兩處。亦是十方住持。即依得上項江南湖南道山門體例。如勘會天童大梅兩處不是十方住持。即甘深罪者。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帖本院。仰詳昨來所降聖旨。并此來僧正司分析。到天童大梅兩處。體例施行去訖。今所再據沙門(知禮異聞)著狀稱欲備寫聖旨并前後使帖。鑄上石碑永作十方傳教住持程式。乞降指揮等。事事須帖延慶院。仰詳聖旨及前後使帖指揮。備到僧正司。分析體例。任便施行。勿至有遺。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十七日帖。

觀察推官邵(押)太常博士通判軍州事成(押)

太常博士知軍州事康(押)徒弟僧(尚閑)句當樹立

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十二月一日住持傳天台教觀賜
紫覺雲大師(智連)重立

皇宋明州新修保恩院記

將仕郎守大常博士通判軍州兼同監市舶管內勸農事騎
都尉借緋石待問撰

若夫有生之生。肇自無始之始。因緣妄想汨沒真如。往來於地水火風。合散於夢幻泡影。愛河浩浩。貫三界以周流。塵網恢恢彌大千而洪覆。厥或漸修祇劫。頓悟剎那。傑出此塗。徑到彼岸。變三十二具足相。化千百億妙色身。普為一切心。廣陳一切法。蔭慈雲於火宅。盡遣炎涼。揭慧日於昏衢。咸令夜曉者。其唯大雄氏而已乎。在昔周魯二莊之時。我教已顯。爰逮漢晉兩明之後。吾道彌尊。莫不法法相傳心心相繼。世無慚德。代有能仁。由是觀之則像教之興。其來久矣。梵宇之設。庸可闕乎。明州保恩院者。即沙門(知禮)座主。捨舊謀新之所作也。座主俗姓金氏。世居鄞江。七歲出家。於州之興國寺。泊進具從寶雲通法師。受天台智者教。是教也。廣大悉被。微妙甚深。全兼六度之功。盡得五時之味。義無幽而不顯。理無隱而不彰。修之。止而念。念不差。斯之謂定力成矣。然後煩惱可斷也。習之。觀而空。空不滯。斯之謂慧解發矣。然後菩提可證。是以勤而行之。應墮惡道者。罪業即為消滅。守而勿失。種諸善根者。功德不可思量。座主二紀之餘。一志于此。探蹟索隱窮理盡性。可不謂勇猛精進者歟。用能博極三乘周知四諦。六塵不染。五蘊皆空。甫乃吹大法螺。以警群迷。擊大法鼓。而祛眾惑。故得緇流蟻慕信士駿奔。有若鱗宗龍而羽宗鳳也。先是此院締構年深。頽毀日甚。思得能者從而興之。眾議所歸。得請為幸。粵以至道三祀。乃與餘杭素所同志息心異聞。乘召而至。勩力而居。一之二之歲。姑務經營。供其乏困。三之四之歲。肇興法會。要結檀那。五之六之歲。親製疏文。訓釋精義。加以

靡晝靡夜。或講或懺。是以必葺之事。未暇矢謀。以日繫時。方議改作。適值丹丘壽昌隸業苾芻覺圓。亦欲發心願言陳力。座主乃口傳方略。指授規模。談樹提伽。以過去之因。說伊蒲塞。以未來之果。卒使慳貪易慮。結良緣而盡欲居前。喜捨勵精。施淨財而唯恐在後。一方響應。千里悅隨。玉帛珠金。無脛而能至。梗枏杞梓。不召而自來。公輸之削墨靡停。匠石之運斤弗輟。如是焉者三載。工乃訖役。觀其基宇宏邈。土木瓌麗。金碧交映。玉毫增輝。先佛殿而後僧堂。昭其序也。右藏教而左方丈。便於事焉。節稅並施。楹角咸刻。梁螭竦而雙亘。瓦鴛鴦而並飛。複道連薨。洪分蔽日。長廊廣廡。窈窕來風。游之者誤在於化城。住之者疑居於幻館。輪奐之盛。莫之與京。而又此邦異乎他群。列千峯於城上。止在簷前。走一水於廊中。纔流檻外。地居形勝。天助幽奇。門開而紫陌相連。路僻而紅塵不到。庭除冉冉坐對閑雲。苔榭時時臥聞幽鳥。夫如是。亦何必乘盃訪道。振錫游方。登涉於耆闍崛山。揭厲於阿耨達水者哉。待問通守竹符函親松栢。會茲勝概。告厥成功。承列疏以見貽。遂抽毫而為識。非敢廣徵釋部沾取文聲。第庶幾他日為蓮社張本焉耳。時大中祥符二年歲在己酉四月六日立。

昔有通法師。負大才識。遠自三韓來。依中國求佛法大要。於是盡得天台止觀之義。得法弟子。

四明法智尊者。與天竺慈雲法師。二子青藍冰水。能廣其師之道。大興天台一宗。直與智者並駕爭馳。一時名士。如楊文公王冀公曾魯公。相為師友。可謂盛矣。惟法智主明之保恩院。其後錫名為延慶。乃請於朝。永為天台教肆。所被勅文。與保恩院記舊有石刻。昨更兵火掃地不存。今住持覺雲連公。道行高卓。希蹤往軌。力訪遺本。得之俾學徒戒。

夫再刊諸石。工訖來丐數語。取信後世。余嘉其能不沒前人之蹟也。乃遂其請。紹興丙子二月初吉。真隱居士史(浩)跋。

上曾太守乞申奏後園地書

(知禮)啟。揆日禱聖。滌硯熏毫寫意。上聞知府學士。伏念。(知禮)夙緣熏習性。好天台智者所說法門。故討尋其意。講說其文。如解而行。不閒寒暑。忍苦忘勞。于今四十餘載。蓋知此教。解圓行頓。理觀事儀合一。而進趣於解脫之門。可保任矣。切覩傳此宗處。講訓。聚徒。乃勦力募緣。建造茲院。僅得成就。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台教法。此事雖遂。且闕蔬園。乃俗父經公。傳付本戶地段數百餘丈。與常住種植。逐日供僧。且免他求。實匪無厭慮。恐將來不知之輩。忽有詞訟改更。恭乞學士。以洞達之心。為禪教之主。流布多艱。許賜聞奏天廷委達相府。然非受人捨施。亦非買置田園。乃是俗父授於男。不違條制。乞降勅命。俾此園地永在伽藍。(知禮)禮像持經。心祈口禱。特為園事年深。果值學士行春。俯垂異顧。必期。此際克副願心。切望。台慈念(知禮)苦行忘形為法特施巨力構此勝緣。(知禮)一日遂心。萬死無慮。書不成字。語不成文。的寫懇誠。不避荒拙。干冒威重。不勝悚懼。(知禮)啟上。天聖三年八月十五日。

昔法智大師作此書。求置後園地段。作今院宇建立基趾。其言懇至。其書勤劬。慕在興隆廣茲形勝。(道因)收藏有歲。惜其遺蹤。恐未及見聞。刻之堅石。時崇寧元年壬午潤六月望日。比丘(道因)立。

乞聖旨本州申禮部公據

明州准行在尚書禮部符。准都省批送下。敷文閣學士左朝請郎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莫(將)狀。竊見本州延慶寺。係傳天台教法。至道二年。創為十方。寺宇宏壯。學徒奔湊。傳演不絕。真宗皇帝。嘗遣使至寺。命僧(知禮)修治懺法。太子少保趙(抃)。作(知禮)行業記。具載其事。昨經兵火之後。此寺幸存。數年以來。盡為見任官及寄居官。拘占指射。作住止處。便為己物。轉相貿易。不容僧徒居止。佛像毀壞。雜穢侵擾。不成福田。及在州廣慧院報恩寺。舊係禪林。在州城下。唯有禪刹兩處。係熏修祝聖之地從來。開啟禱散。聖節道場。並在廣慧院。自經兵火焚毀後來。雖得數間小屋。亦被拘占。僧徒不敢營造。將自到任擘畫屋宇。盡將兩寺寄居之家。遷出責令本寺修葺殿宇。鳩工聚材。憑藉眾力。漸已成就。僧徒日興禪教。仰贊皇圖。祝延聖壽。除報恩寺已有聖旨指揮不許拘占。外所有。延慶寺廣慧院伏望。鈞慈特為敷奏。專降指揮。不許諸人指占居住。庶幾。古跡名藍。不致墮壞。永為福田。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後批三月二十四日。送禮部行下本州。一面措置施行。明州主者。一依都省批狀。指揮施行。須至行遣右出給公據付延慶寺。仰收執永為照會。紹興十四年四月日給。

左文林郎觀察推官劉(押)

右儒林郎節度推官劉(押)

右朝奉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賈(押)

右朝請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錢(押)

右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憑(押)

敷文閣學士左朝請郎知軍州事提舉學事莫(押)

三省同奉聖旨

行在尚書禮部。准紹興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知明州莫將劄子。竊見本州延慶寺。昨經兵火之後。此寺幸存。數年以來。盡為見任及寄居官。拘占指射。作住止處。不容僧徒居止。佛像毀壞。雜穢侵擾。及本州廣慧院。舊係禪林熏修祝聖之地從來。開啟禱散。聖節道場。亦被拘占。所有延慶寺廣慧院伏望。特降指揮。不許諸人指占居住。庶幾。古跡名藍。不致墮壞。永為福田。降指揮三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辰時。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已符本州施行去訖。切慮。前符未到。須至再行。符下明州。主者候到詳此及已符。事理一依勅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紹興十四年四月日下。

守當官呂(亨)令史閻(守通)主事趙(永堅)監尚書六部門兼權(押)祠部郎中(闕)

聖旨本州出給公據

准行在尚書禮部符。准紹興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知明州莫將劄子。竊見本州延慶寺。昨經兵火之後。此寺幸存。數年以來。盡為見任及寄居官。拘占指射。作住止處。不容僧徒安止。佛像毀壞。雜穢侵擾。及本州廣慧院。舊係禪林熏修祝聖之地從來。開啟禱散。聖節道場。亦被拘占。所有延慶寺廣慧院伏望。特降指揮。不許諸人指占居住。庶幾。古跡名。藍不致墮壞。永為福田。候指揮。三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二十六日辰時。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明州主者。一依勅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行遣。右

出給公據。付延慶寺。仰收執永為照會。紹興十四年四月日給。

右文林郎觀察推官劉(押)

右儒林郎節度推官劉(押)

右朝奉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賈(押)

右朝請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錢(押)

右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憑(押)

敷文閣學士左朝請郎知軍州事提舉學事莫(押)

四明圖經紀延慶寺跡

延慶教寺。在縣南三里。舊號保恩院。晉廣順二年建(石晉無廣順年號。此誤矣。乃郭周廣順二年爾)。皇朝大中祥符三年。改為延慶院。紹興十四年。改賜寺額。寺有十六觀堂。事見淨土院記。僧(知禮)字約言。四明人也。俗姓金。初父母以嗣息未立。相與祈佛而妊。洎生因以羅睺羅名之。骨狀英粹。在童胤間。不類常兒。七歲喪母。誓欲出家以報罔極。父異之不奪其志。師事興國寺(洪選)。十五受具。專探律部。二十從寶雲(義通)師。學天台教法。秉志堅確。脇不沾席。四方學徒。聞其名者。重趼而至。戶外之屨常滿。日本國師。亦以其徒來詢法要。禮先住承天。至道中移。住延慶。四十餘年。真宗皇帝。嘗遣使就加禮異。天禧元年。謂其徒曰。半偈忘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況去佛滋久。慢道者眾。吾不能捐捨壽命以警懈怠。則無足言者。於是結十僧。修懺法。約以三年共焚身。時內翰楊(億)都尉李(遵勗)。素聞公道價。望風推挹。是時有詔紫衣尋賜號法智大師。皆二公論薦之力也。及聞遺身。楊公遣書絡繹。確請住世。太守李(夷庚)懇請尤勤。不得已乃止。故其沒也。有式師作詩

悼之。曰天上無雙月。人間祇一僧。其為時賢推重如此。天聖六年正月五日。跏趺而逝。涉日既久。開龕如生。及闔維獲五色舍利無數。嗣法者多。禮之行業。詳見胡(昉)所撰塔銘。

曾魯國宣靖公祠堂記

天聖中高祖楚公。為四明守。曾大父曾宣靖公。毓德侍下人未知之也。嘗欲至延慶寺前一夕主僧(知禮)。夢神告之曰。相國來宜迎待之。旦以戒闔者。有頃而魯公至。禮聳然驚異。以夢告。且曰。後貴願無忘也。太夫人聞而喜曰。信爾吾當悉奩具以報。及大拜乃踐初言。既買田闢屋。又請諸朝。歲度其徒。於是延慶遂為望刹。圖魯公像。而祠之惟謹。嗚呼亦已異矣。(惲)聞之。王公大人。得時行道。利澤及於天下。勲名表乎後世。是皆超詣真乘。證登果位。以願力故。來應世間。宰官之身。隨赴而見。魯公之載誕也。太夫人夢。老僧被幃而入寢。而子生。慶曆八年。以知制誥銜恤。而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錢唐。聞天竺之勝。往瞻禮之。始至路口望見。有素衣自寺門來者。漸近問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纔分袂已復不見。後如其言。端明蔡公(襄)守錢唐時。以其靈異。表聞于朝。賜號靈感觀音。徽猷閣直學士李公(彌遜)。嘗為之記。蓋天之生賢。必以其道德純備出類拔萃。而後付之。聖主相與謀謨都俞。以植宗社無疆之福。真所謂有相之道者。神而告之。理自應爾。然則歷相三朝。決策定計。底于成績。為一代宗工。而光明碩大。不可跂及。豈偶然也哉。前志所傳。如紗籠等事。殆不足道矣。(惲)愚不克肖。憑藉世德。茲以舶事。祇拜祠下。周旋登降。肅然有聞。而舊無紀敘。大懼

湮沒。敢摭其實。列之于石。以告來裔。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孫右朝散郎提舉兩浙路市舶賜緋魚袋(愔)謹書。

四明圖經紀宣靖公祠

皇朝故丞相魯國曾宣靖公(公亮)。祠堂在縣南三里半延慶寺。按天聖中楚國公(曾會)。守明州。丞相方毓德侍下。一日游延慶。而主僧法智大師(知禮)。夜夢伽藍神告之曰。翌日相公來可恭迓之。(知禮)異其事。戒閭人。以來者告。已而魯公至。禮以夢告。魯公曰。烏有是哉。然默記于方寸。至大拜而以(知禮)之夢為然。於是請于朝。置田闢舍。大啟法席。延慶之名。始播于天下。寺僧圖其像。而祠之。碑碣具存。

曾相公府延慶寺置莊田帖

曾相公府契勘本府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知禮)。夜夢神者報云。來日相公入院。出門將迎。次日門首伺候。乃余之來。因語其夢。歸聞家母。次同謁見法智大師。相接從欸。果應此夢。當為檀信送供於此院。自蒙聖朝御用宰執。家母不爽此願。置買莊田於明州鄞縣清道鄉。或存則為保慶平安。或化則為追遠諱日。永永羞設。年年不廢。家母遺言。所置不多。貽遠子孫。次第置買。添歸常住。永遠供僧。乃存亡獲益俾。令根深條茂源遠流長者也。今復思之。立身之本。莫大於孝。孝莫大養生送死謹終追遠。故憑延慶院主首。體此元意。羞設不令有違。所有二稅。作本府送納。仰依限送納官司。不許少欠尺寸升合。貴得此田此供。利無窮者。右給付延慶院。主首執照。仍付子孫通知。天聖三年三月日押給。

政和戊戌歲。先大夫倅四明(沅)時為兒童。一日隨侍遇今之延慶。見其法席之嚴聽徒之多。展鉢鋪單。堂中幾數千指。是時(沅)心竊語曰。此非內有大導師以傳持教觀。外得大檀施以延供十方。恐未易崇盛如此。退見主僧方知。法智尊者。有神人感夢之異。因出大丞相宣靖曾魯公捨莊帖文伏讀驚歎。此所以見延慶教庠為二浙之冠也。自後寺經虜火。焚毀幾盡。前後更三住持。未能興起講席亦從而廢闕。最後有圓辯尊者。專以法智宗旨。開導後學於永嘉之資福。先大夫因其徒之有請。遂力贊其事於州將。以挽其來。未幾講堂洞開傑。閣雄嶼。修廓紺宇。煥然一新。四方學徒。摳衣於函丈者。若雲蒸霧集。講席遂復改觀如曩時。至此不特知法智願力之深。抑亦見魯公植福之彌厚也。今延慶親公講主。實圓辯之的嗣。觀行兼修。宗說俱到。一日見過且言。本寺捨莊田。帖舊有碑刻。今不復存。欲以舊所得本再礪諸石以傳不朽。且欲(沅)書其後。若夫立身之本。莫大於孝。此魯國公之付囑也。二稅所輸。毋令失時。此魯國公之垂訓也。凡我緇徒。宜守毋怠。至於慶均存沒徼福西乾。迺知今判部尚書。以忠誠受聖知。以勲業致褒顯。班聯八座。寵冠一時。則知。根深條茂。源遠流長。大丞相魯國公之遺訓。至是若合符。云是可書也已。右朝散郎新權知舒州軍州事陸(沅)跋。

(居實)聞。如來或現宰官身說法。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此二語本即一事。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使國王大臣夙根非佛。誰肯出力主張。大丞相宣靖魯公。因法智師夜夢有驗。捨田入寺。植無窮之利。此大事因緣(居實)竊以謂。唯佛知佛。以心印心。大丞相與法智。即非兩人故。是夢是覺。如鏡照形。初非妄想。此田此供。如人贍家。不自為功。今判部尚書。迺大丞相之孫。膺國重任為計相。凡所以裕民足用

調度得宜。一本之慈祥仁厚。有毫髮不便乎人。必極力經濟。在佛法為方便利他三昧。迺得大丞相心傳家法。不日大用識者必謂。魯公復生。而法智具在。今延慶講主親公。宜自承當。庶幾。大臣與導師。相表裏。繇此燈燈相繼云。右承議郎新差權發遣興化軍主管學事薛(居實)敬題。

晁待制作紀贈法智大師詩序

今天台教觀之徒。稱四明尊者。追配古人。其言為國中之法也。可謂盛矣(說之)自北方來。聞而異之。究其名氏。是謂法智禮公。於是乎。矍然加歎曰。此我高祖文元公與楊文公。之所稱者歟。我雖昧夫天台之學。未讀法智所著之書。而固已得其人矣。既而法智三世孫明智立公。視以高僧(簡長)等紀贈詩二十三首曰。吾祖法智。得名凜然至今者。蓋有所自矣。當是時。翰林主人晁公楊公。所貽之文。既已流傳矣。其輩行中聲名人。篇章之美。又如何哉。然是詩吾祖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於杭州式公。不知其歷幾歲。凡傳幾何人。而復歸於法智之舊室。亦可歎也。已將移于石。願得以序之(說之)竊以謂。法智遠處身於東海之陂。而名聲振耀京師。既久而彌隆。其頌德辭翰。雖散而復合。亦可以為修德之勸也。後有攬者。其所感可勝言哉。烏虜景德祥符之風。此亦非其躅歟。政和元年十一月庚申十三日。朝請郎監明州船塢飛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序。

東京僧職紀贈法智詩二十三首

(簡長) 啟謹成聲詩四十言寄贈四明延慶禮公上人伏惟
采覽

右街鑒義譯經證義兼綴文同編修箋注御集知印大師賜
紫(簡長) 上

片石焚香坐	因懷嶽寺秋
高人雙樹下	淨業幾生修
寶鉢窺枝鳥	銅瓶蟄海蚪
全軀莫輕捨	應許謝公留(師久積素行早誓捐軀今 鼇長貳鄉三復懇留方然其請)

四十字詩寄四明禮公導師

譯經館證義同編修箋注御集慧觀大師(行肇) 上

眾緣留住世	喜見幾生身
猊座揚金石	宵庭立鬼神
齋窓時過鹿	禪徑不知春
江上傳燈者	誰將繼後塵(詔下注御集之歲中秋二 十有八日書)

謹成律詩寄四明禮公法師

箋注 御集慧照大師(希白) 上

此生已約雲山老	孤格寧饒雪月清
池靜半暄吟草細	堂空初霽講華輕
林浮積靄沈香炷	泉滴陰崖雜磬聲
翻念觀光歸計晚	詠詩先寄社中名

五言四十字寄延慶禮公道人

淨慧大師(慧崇)上

四明遙在目	霽色露層崖
龍作人聽講	神為客施齋
松風鳴鐵錫	石靄濕梭鞋
老病空相憶	多慚請益乖

(詔下箋注御集之年季秋月自書)

謹吟四十字詩奉寄禮師教主

譯經證義同編修箋注御集賜紫(義賢)上

重城搖落迥	東望杳無窮
溪信年來絕	山心夜未空
靜思分禁月	遐聽極霜鴻
早晚能相見	機忘道即同

詩四十言寄贈四明教主禮師幸惟采覽

雪苑左街講經論文章應制箋注御集賜紫(鑒微)上

島寺鯨波匝	真修古亦稀
晨齊禽睇鉢	夕講月生衣
鑪靜檀烟直	龕遙燭影微
何當浮桂楫	江上共忘機

謹吟五言四十字奉寄四明禮公法主

上都應制箋注御集賜紫(善昇)上

佛旨妙難敷	唯師解益殊
講長銷海日	名逮動天都
滌鉢秋潭淨	開禪曉磬孤

幾懷雲外趣 寒夢過重湖

(遇昌)啟謹吟七言四韻律詩一章攀寄四明禮師教主不
棄斐然恭惟采覽

上都左街應詔箋注御集賜紫(遇昌)上

雨霽遙空木落時 危亭南望倍依依
白蓮舊社人離久 丹闕經年信去稀
入觀夜堂江月滿 揮松秋殿晝燈微
林中自有吾廬在 請益終期海上歸

謹吟律詩一章奉寄四明禮師教主

雪苑講律賜紫(崇古)上

淨社依雲竇 仍聞久趣真
靈文演長夏 妙義解何人
海月生吟夜 巖華落定春
遙遙應念我 衣滿六街塵

謹吟四十言拙詩寄贈四明講主禮師

東京左街講律文章應制同箋注御集賜紫(楚文)上

海峯叢寺近 靜境背浮囂
道自隨名遠 年應逐講銷
夜窓評疏燭 曉岸放生橈
幾動耽吟客 相親夢去遙

拙詩寄贈四明延慶禮公導師

上都應詔箋注後集僧(希雅)上

掩關名目遠 鯨浪阻相尋

罷講唯澄慮 孤峯祇此心
獸烟秋榻靜 蓬漏夜堂深
盡仰鄞江上 清風繼道林

詩寄四明禮公法師伏惟采目

東京講經律文章應制箋注御集沙門(無象)上

半世江城住 群迷久質疑
行深同劫鍊 誓極把身遺
犀柄風生遠 猊臺目下遲

 鼇宮屢飛簡 留作教中師(今翰長洪農貳卿聞師有
捐軀之誓故發簡書請留住世乃有此句)

謹吟律詩四十字寄贈四明禮師法主

上都應制箋注御集沙門(顯忠)上

海寺經年講 隨緣道更淳
澄心長在觀 為法欲亡身
松韻秋深冷 山光雨霽新
幾思清淨境 早晚遂相親

五言四十字奉寄四明禮師道人

東京左街講經文章應制同注御集賜紫(尚能)上

昔年慚不識 今日羨仍頻
造疏傳他域 談空聚遠人
龕燈孤敵暗 庭柏瘦無春
漸老思山甚 相逢會有因

謹吟五言詩一首奉寄四明禮公大師

內殿賜紫箋注御集演法沙門(普究)上

見說忘機久	逢人道嬾評
杜門庭樹長	暝目雪髭生
松筍粘雲碧	沙泉蘸月明
鄞江終待去	秋共看崢嶸(時年七十六歲自札記)

謹成四韻五言詩一首奉寄四明禮公大法師

箋注御集賜紫(清達)上

不得四明春	高風自有隣
參禪嶺南客	傳教海東人
老憶青山遁	閑忘白日頻
何當同看雪	松火夜相親

謹吟拙詩寄贈四明禮師法主

箋注御集賜紫(祕演)上

古疏傳深旨	清流照瘦顏
四方來問道	半世不離山
養鶴憐終潔	看雲許共閑
仍聞焚幻質	幾欲別人間

吟成五言四十字奉寄四明禮公法師

上都應制箋注御集賜紫(永興)上

揮犀宗智者	圍石繼生公
闕下寧關夢	林間自了空
秋期思社客	夜觀動魔宮
發詠凭危閣	幽懷極甬東

謹吟聲詩寄贈四明教主禮師伏希披覽是幸

上都應制箋注御集沙門(清遠)上

觀深知有證	經歲掩重扉
道外獨行化	區中久廢機
濤聲喧講席	樹色冷禪衣
況作吾宗主	談高似二威

詩一章寄贈四明禮公上士

上都應詔箋注御集僧(文倚)上

鄞江師獨步	遙仰在崢嶸
擁衲疑雲重	休糧覺體輕
講高清譽出	行苦白髭生
聖代修僧史	須留萬古名

五言四十字詩寄上四明禮師法主

應制箋注御集僧(繼興)上

修真依淨社	幽致絕纖埃
盡日冥心坐	諸方學者來
杉松圍講石	猿鳥立生臺
却憶重尋處	扁舟泛月迴

謹成五言四十字奉寄四明禮公法師

蘇臺講僧(子廉)上

秋色惹禪襟	淒淒思遠吟
去鴻迷極浦	落葉滿荒林
雪竇頻懷夢	鄞江寒月侵
仍聞蓮社久	講說祝堯音

謹吟五言一首寄贈四明禮師教主伏冀慈覽

雪苑僧(擇隣)上

寺枕滄溟上	門長掩寂寥
定迴華漏斷	講徹獸烟銷
入檻泉聲細	當軒嶽色遙
何時會重席	南望路迢迢(庚申歲秋季月望日書)

四明法師受命服門人神照作致語

彌天才筆洞懸河	獨步當年解義科
國士聽經春夢少	江僧從化晝禪多
半千衲子傳新鈔	積代宗師解舊訛
只恐吳皇命同輦	妓人無處獻笙歌

四明傳持正法為二十九代祖師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唯迦葉。其付菩薩則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孰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比丘。在迦葉傳。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土。在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嶽慧思禪師。凡十日而證。再傳隋天台智顗大師。十有四日而證。於是乎。備六度融萬法。定而三止。慧而三觀。質其宗焉。一言之曰具。二言之曰法性。離數而有三千。即經而專觀心。經之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於涅槃。皆為法華。其為迦葉文殊阿難。皆吾祖師。天台實傳唐章安灌頂。章安傳縉雲智威。縉雲傳東陽慧威。東陽傳左溪玄朗。左溪傳荊溪湛然。至荊溪而後。智者之言。悉載於書。智者之言。悉歸于正。其為一大時教。不可得而加已。荊溪傳天台行滿。滿傳廣脩。脩傳物外。外傳梁元琇。琇傳

周清竦。竦傳有宋義寂。寂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通傳知禮。是謂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稟生知上性。思義於童子之時。其於天台之門。猶諸荊溪。四明傳廣智尚賢。廣智初得於淨名。最深乎性相。審知佛法。為智其傳神智鑒文。神智破眾潰。以澄法智之海。炎慧炬。以繼廣智之明。若其載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神智。而資忠者。曰明智中立矣(見明智法師塔銘。晁待制說之作)。

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

有宋之初。台教乃漸杭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眾咸斥其偽。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所。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于日本國矣(此文見晁說之所作仁王經疏序。此疏雖非本真而此說不可亡矣)。

紀神照法師悟經王頌

師諱(本如)昔在延慶法智輪下。一日上方丈。請益經王之旨。法智曰爾。為我作三年監院。我却向汝道。神照依言。果三年辦事。持上諮問。忽被法智大喝一聲。師豁然開悟有頌曰。處處逢歸路。時時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師既得道。即法嗣四明。自後開法台城東掖山。為白蓮之鼻祖矣。

四明門人雪川淨覺法師

師諱(仁岳)雪川人也。在妙齡時。聞法智大興台教於四明。於是負笈而來。將渡水月橋。遂擲笠於採蓮徑中云。吾所學不就。不復過此橋。法智異之。待念尤厚。即與方丈東舍居焉。師雖白晝。而杜諸窓牖。藉膏蘭以偶尋繹。以故屋壁棟梁皆如墨也。至于鄉邦書來。未始啟讀。悉投之帳閣中。一日為眾分衛。坐舟楫間。方舒足。豁達自得。若在空。然舟檣為之損折。既居之有歲。而與師針鉢相投。筌蹄盡舉。每有疑則擷大屨閱大鑰。而上請益。見者弱之。時錢唐有慶昭法師。開光明玄義。略去觀心之文。師輔四明。撰問疑徵之。四明著妙宗。潤公撰指瑕非之。師作抉膜以解焉。四明建消伏三用。潤亦籤疑鄙之。師作止疑以止之。四明撰指要。談別理隨緣。或者構難。師作十門析難。以辨之。師後與廣智。辨觀心觀佛。求決於四明。四明以約心觀佛。據乎心性。觀彼依正。雙收二家。師聞之且不悅也。既而四明開張身量大義。師作十諫以諫之。四明不獲已。作解謗解焉。一家戶牖。既成齟齬。師逐拂衣還西浙。又上四明雪謗。著三身壽量義三千等書。其道遂與四明。偕不同矣。余嘗聞諸永嘉曰。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騁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四明雪川之論。其殆是矣。後賢當更審之。

妙悟法師輔四明作評謗書

然雪川背四明。自立一家。最後上雪謗。以雪身量增減二謗之愆。當是時。四明晚景逼於有疾。令門人讀之太息也。既而四明歸寂。此書不復答。雪川時住靈芝而給之曰。只因難殺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此語由來口播。畢竟四明此道何若。曰若論一家身量。三雙六句。大節確乎不拔。已見

妙宗料簡解謗一書。其雪謗之來。愈彰轉計之失耳。雖然彼或有諸文義。續有妙悟法師評謗書。而辨析之。妙悟嘗住秀州勝果。解行高妙。大有靈異。具見呂益柔所作塔記。師即雷峯廣慈之法子。四明之嫡孫爾。爾時雪川聲駕。未易酬對。而師輒陳述之。可見矣。書之略曰。希最謹修書。拜于崇福講主。雖居咫尺。請問尤疎。但切翹勤。莫遑利見。近覩盛製雪謗書。所謂救生法二身。雪增減兩謗者也。此書一往可觀。再研有失。解謗雖已煥然。雪謗猶自冰執。今據吾祖之格言。以評闍梨之誤說等。然此一書。雖有傳寫之本。而未嘗刊刻。凡曰義學。欲了山家此道建立終始者。當悉披尋之。

草菴教苑遺事紀法智講貫

全三學。法智門下之高者也。作法智行業錄。其間言。法智傳持四十年。妙玄文句。講七八遍。摩訶止觀五遍。其餘小部。或講十遍。以至不可得記其數者。時人語曰。法智講經。明覺頌。慈雲談辯。梵才詩。夫如是法智。真講經者也。近世號講者。十載有一部未終者。安在其能七八至不可勝紀耶。或謂余曰。古今不同也。今之人既尚展演說。須入時。余對之曰。大凡學道直須遠追古人。若里巷兒女輩。結束粉飾。當入時也。此癡人何足與語。

記四明門下纂成十類

類集之興。蓋備學者看讀得其要。始者自仁首座聽法智之講聞援引之多。遂錄其文。以成五類。續雪川岳公。居法智輪下。博學強記。足成其七。後得仙都聰師鈔。以為十。又佛慧才公。重新增葺。復有吉公再加銓次。於玄句止觀。參以三大部記洎淨名光明等疏。並益以記鈔。其繁者削之。

略者補之。首尾五師。修治方為善本。昔廣智法師。嘗示眾曰。類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學人探尋知其要意。失在忘其本文義勢起盡。文外當更推之。不可但謂祇此耳。矧今之日。四方教肆。多尚點讀斯文。豈不失於元本唯求枝葉者乎。但教典不有之處。或得於是。庶可朝暮溫故知新不唐學問也。果由此而識大輅。固不當以椎輪為貴矣(此文即古板類集序今附此。行欲使學者知所因也)。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六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七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宋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業碑

明州延慶寺傳天台教觀故法智大師塔銘

四明法智尊者實錄

十不二門指要鈔序 天竺(遵式)

祭四明法智大師文 同前

悼四明法師大師詩 同前

四明法智尊者贊 門人(僧江)

宋明州延慶法智大師真贊 御史(駱偃)

延慶始祖法智大師畫像贊 太師(史浩)

四明法智大師贊 雪溪(希顏)

延慶法智祖師齋忌疏 陳(天俞)

四明法智大師諱日疏 雪溪(希顏)

延慶始祖法智大師忌疏 此山(可壽)

重修法智尊者像志銘 柏庭(善月)

宋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業碑

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趙(抃)撰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其父母禱佛求息。夜夢神僧携一童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義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僧謂

曰。法界自有次第。若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僧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矣。何得有次第耶。是僧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傳之。謂教法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入文銷義。益闡其所學。後住承天。遂徙延慶。德望寔隆。道法大熾。所至為學徒淵藪。日本國師。嘗遣徒持二十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天台之教莫盛此時。真宗皇帝。知名遺中貴人。至其居。命修懺法。厚有賜予。偶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同修金光明懺。用以禱雨三日。雨未降。於是徹席伏地。自誓於天。曰茲會佛事。儻未降雨。當各然一手以供佛。佛事未竟。雨已大浹。嘗與錢唐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數人。為書設問。往復辨析。雖數而不屈。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其說。卒能取勝。嘗製指要妙宗二鈔大悲懺儀別行疏記暨光明二記之類。後悉流傳。嘗偕十僧修妙懺三年。且約以懺罷。共焚其軀。庶以激怠惰。而起精進。翰林學士楊公億駙馬都尉李遵勗。嘗薦師服號者。其心尤所愛重。知有自焚意。致書勸止弗從。又致書天竺慈雲式師。俾自杭至明面沮其義。亦不聽。群守直史館李公(夷庚)。密戒隣社。常察之。毋容遁以焚。師願既莫遂。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年。又以光明懺中七日。為順寂期。方五日。結跏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也。享年六十有九。為僧五十有四期。其亡經月發龕以視。顏膚如生。爪髮俱長。既就荼毘。舌根不壞。舍利至不可勝數。凡三主法會。唯事講懺。四十餘年。脇未始至席。當時之人。從而化者。以千計。授其教而唱道於時者。三十餘席。如則全覺琮本如崇矩尚賢仁岳慧才梵臻之徒。皆為時之聞人。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師之教。其於開人之功。亦已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余)謝事經歲。

自衢抵溫。有法明院 講師。其行解俱高者。頓嘗游衢。乃(余)未第時。與之接者也。一日斂衽而前曰。(繼忠)於法智師。徒為法孫。惜其示寂六十有三年。其所造峻特。而所學為來者。師固釋門之木鐸哉。自昔達官文士。其言可信於後世者。乃無述焉。其徒竊羞之。既而狀其行。請(余)作碑。以為無窮之傳。(余)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而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此諸佛不得已。而來震旦。煩其名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花。他人莫得見。如耳之有磬。他人莫得聞。欲其自降迺心而求復初地。其後導師繼繼而興。騁智慧辯才。談真實妙義。使人不離當念超圓頓一乘。不離文字。示解脫諸相。要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一字以與人。法智師既達乎此。則何假於言而後傳哉。雖然重違勤懇。姑閱其所紀。皆眾所共聞者。因為摭梗概。而實錄之。仍讚之以文曰。

大雄覺世垂微言	磅礴日月周乾坤
智者才辯窮化元	時為演說開迷昏
八萬總結河沙塵	俱入天台止觀門
法智遠出揚清芬	游戲三昧真軼群
志堅氣直貌且溫	少而敏悟老益勤
遺旨從衡深討論	消文釋義雖繽紛
辭淳理妙簡不煩	或懺或講忘晡昕
邇遐學徒日駿奔	成等正覺消波旬
俾諸佛祖道彌尊	如流已清濬其源
如葉已茂培其根	行高名重上國間
天子遣使來中閭	賢豪勳戚固所忻
命服錫號迴天恩	知身變滅如浮雲

誓勇棄舍甘趨焚	素願莫適仍修熏
眾生嗜好隨貪瞋	三塗轉徙如膏輪
有能頓悟報施因	罪福苦樂岐以分
說本無說誰其人	師心了了所夙敦
言能破妄寧非真	身雖云亡今常存
江浙蕃蕃其子孫	詔億萬世觀斯文

明州延慶寺傳天台教觀故法智大師塔銘(并序)

溫州軍事判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監昌國東監

胡(昉)撰

天欲久其道。世必生其人。若帝德去。微姬公孔子。則無以垂百世常行之典。佛道衰非思師智者。則無以洞五時所說之文。孔子後為儒席宗匠者。曷嘗無人。智者沒作法門師表者。故必生德。大師諱(知禮)字約言。俗姓金氏。代四明人也。初其父以枝嗣未生。誠志頗切。母李氏。乃相與祈佛。因而有妊。及師之生也。乃以佛子羅睺羅而名之。而神情湛寂。骨狀英粹。及在童胤。絕非眾倫。七歲屬母喪。謂劬勞匪易報。且號泣而不絕。由茲厭俗急於出家。其父撫而異之。遂不奪其志。始事太平興國寺(洪選)為師。十五受具戒。而專探律部。二十學天台教法于寶雲(義通)法師之席。而護珠之心。堅如鍛金。瀉瓶之解。了若觀畫。由是勤大精進。具大智慧。安然露地。煥若彌天。接一徒人。必謂之登龍析一義眾。必謂之伏鹿。故道不求揚。而四方盡聞。眾不待召而千里自至。至道丙申秋七月。由承天道場。歸延慶法席。而一心講懺。幾四十餘載。故未嘗有時離香火之供。亦未嘗居一夕知茵蓐之溫。其勤也。百川競。注而不息。其利也。大日居中。而遍照。上則真宗皇帝。遣使就加禮異。遠則日本

國師。命徒來。詢法要則其餘嚮慕。故可知矣。天禧紀元之初年。及耳順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矧其去佛滋久。慢道者眾。吾不能損捨壽命以警發懈怠。則勇猛精進。胡足言矣。於是結十僧。而入懺。期三載以共焚。是時翰林學士楊公(億)駙馬都尉李公(遵勗)。皆絕世文雄。當朝勳盛。每嚮師通悟。必望風推挹。其年詔賜紫袈裟。尋勅賜法智號。皆二公論薦之所授也。及聞師誓真法之供懷安養之國。而楊公專勤置郵。確請住世。復以忻厭之意。而興疑難之辭。故師答曰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纖塵必盡。楊公知不可以義屈亦不可以言留。乃專委州將洎諸曹吏。俾其遍家安護。長慕保存。于時太守主客員外郎史館李公夷庚。與郡邑僚屬。皆信重彌篤。懇請共勤。又錢唐有(遵式)法師者。名重當世。道絕眾流。素與師交游。最以法相契。楊公亦寓書於式。俾共請於師(書見蓬山集)式乃親涉大江。躬趨丈室。由是大師之行願。始不得已而止焉。及大師之歿。式嘗作詩以悼之。其句曰。天上無雙月。人間祇一僧。議者不以式之言過。而謂師之道然矣。則大師之道德。大師之誠信。其為時賢同道。愛慕推重也如此。天聖五年冬忽示身有疾。而行道愈勤。門人請少息。而師體輒復康。六年正月五日。跏趺之次泰定而絕。涉日既久。而開龕若生。報年六十九。經夏五十四。其月二十有四日。闔維于本郡南門之外。對栴檀之積。將致於焚。然而瞻蔔之香。先聞其馥郁。得舍利五色者。故不知其數。而緇俗求取者。又不知其幾干。明道二年七月二十有九日。奉靈骨葬于崇法院之左。本教法也。大師天稟圓照。神賦精力故。其遍發大經。增進三昧。古師所未論。今學所未詳者。師必炳然。而記釋之。往哲所難履。來裔所難繼者。師必確然。而進趣之。

猶萬仞獨起。人可仰其峻。而不可躋其高也。百谷皆下。眾可目其廣。而不可量其深也。故傳大師之筆者。凡四十餘軸。升大師之堂者。踰一千餘人。其間覩奧特深。領徒繼盛者。若當州開元寺則全越州圓智寺覺琮台州東掖山本如衢州浮石院崇矩見。嗣住大師之院尚賢等。又二十二人皆卓爾具體。超然悟心。堅摧眾峯。利及群彙。所謂上中下性普潤。由乎一雲。數百千輝散。照元於一矩。則大師之道。盛乎世。利于眾。昭昭然不可窮而絕也。又可得而知焉。事備全師所著實錄。此得而略。賢公教主。將以大師之道勒銘于塔。而損書紫言見紀。嗚呼大師之出世也。豈無謂乎。得不以祇園之法屬于澆季而師扶樹之乎。台山之教。當于流布。而師光大之乎。門外有車。諸子不復乘。而師使乘之乎。衣中有珠。醉人不復悟。而師使悟之乎。化化城於險道乎浮浮囊於大海乎報諸佛之恩乎為如來之使乎。不然何精心向道。亡身為眾也。若是之甚哉。昔梁補闕謂。天台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裴相國謂。圭峰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則今之談大師者。又焉得不以梁裴之言而作於稱歎乎。(昉)故不敏。敢拒來誨。焚香稽首。謹作銘曰。

道行于世	久之其天	教敷于聖
翊知其賢	皇矣真覺	始垂化緣
開顯一性	周流大千	異人間出
宗風迭宣	洪惟智者	妙達金僊
真乘顯暢	法炬光筵	鄞江嗣矣
四海昭然	紫宸加異	外域申虔
三觀獨照	萬行彌堅	玉性本潔
珠形自圓	安步覺地	亡軀講筵
法不我悟	善期眾遷	汝曹尚怠

吾軀可捐	冀人警悟	奉誨周旋
朝賢眷眷	道友拳拳	咸懷戀慕
不許焚然	其利日廣	其心益專
化無不至	教無不詮	報靈藉世
慧日沈淵	師之道機	靡得而言
師之化迹	可得而鐫	銘之于塔
芳香永傳		

四明法智尊者實錄

開元三學院門人(則全)編

大師諱(知禮)。字約言。俗金氏。前漢金日磾之裔也。後子孫代為明人。父經母李氏。七歲喪所怙。為報鞠育。急於出家。即從故里太平興國寺僧洪選手。下為弟子。十五祝髮受具。二十從寶雲通法師。學天台教觀。始及二載。厥父偶夢。師跪於通之前通持瓶水。注其口。自後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因即代講。僅乎數載。殆通之滅。禮復自夢。貫師之首。擲于左臂而行。即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至淳化辛卯歲。受請于乾符寺(乾符中間改曰承天今為能仁)。綿歷四祀。諸子悅隨。堂舍側陋。遂遷于保恩院(今延慶也)師自咸平二年已後。專務講懺。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盡遣。前後講法華玄義七遍。法華文句八遍。摩訶止觀八遍。大般涅槃經疏一遍。淨名經疏二遍。金光明經玄疏十遍。觀音別行玄疏七遍。觀無量壽佛經疏七遍。金剛錍。止觀義例。止觀大意。十不二門。始終心要等。講說不計其數。著述光明玄續遺記三卷。金光明文句記六卷。觀經妙宗鈔三卷。觀音玄疏記共四卷。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觀經融心解一卷。輔行傳弘決題下注文一卷。義

例境觀互照一卷。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一卷。別理隨緣二十問一卷。釋請觀音疏消伏三用一卷。對闡義鈔辨三用一十九問一卷。光明玄當體章問答偈一卷。釋難扶宗記二卷。觀心二百問一卷。十義書三卷。解謗書三卷。答日本國源信禪師二十七問一卷。答楊文公三問并書一卷絳幃三十問答一卷。開幃試問四十二章金光明三昧儀一卷。千手眼大悲心呪行法一卷。授菩薩戒儀一卷。放生文一卷為俞殿頭作修懺要旨一卷。為司法祝坦作發願文一卷。修法華懺法三十晝夜五遍。金光明懺法一十晝夜二十遍。彌陀懺法一七晝夜五十遍。請觀音懺法四十九晝夜八遍。大悲懺法三七晝夜一十遍。年至五十七。位同志一十人。誓願要期。修法華懺。三年期滿日共焚身。供養妙經。求生淨土。行法將圓無何。名達朝彥。翰林學士楊公億。連書請住世。又郡守直史館李夷庚。同倅眾官僚。曲加敦請。咸乞住世說法利生。以是志願。不得而施。復偕十僧。修大悲佛事三年。以堅志行。師自三十二。出世住持。一心講懺。共三十八年。嘗然三指。以供佛起造院宇。一所大小三百間。造彌陀觀音勢至聖像。總一十二軀。普賢菩薩一軀。大悲菩薩一軀。天台祖師六軀。即寫天台教乘。僅一萬卷。天禧元年。翰林楊(億)申奏詔賜紫衣。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委曲奏請師號真宗特賜法智大師。至天聖五年冬。臥疾雖粗用醫治。而不替說法。於六年正月五日戌時。跏趺而坐。召大眾說法。最後言曰。吾竭力盡心。建此道場。誓願流通天台教觀。汝等善自荷擔。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吾祖至訓。汝其思之。夫生必有死猶旦暮。然汝等當勤精進修道無間。則世世生生。相逢有在矣。語畢驟稱阿彌陀尊號。奄然而逝。露龕示身。經二七日。爪髮俱長。顏貌如在。復過七日。遷于南門郊外。將致闔維。先聞異香馥郁。

火滅烟消。得舌根不壞。舍利五色。不可勝數。而多為宮裳士庶得之。越五載至明道二年癸酉歲七月二十九日。門弟子奉靈骨。瘞于崇法院之左。立塔以識之。春秋六十九。僧臘五十四。稟法領徒者。三十餘人。所謂(則全覺琮本如崇矩尚賢梵臻仁岳慧才)等也。登門入室者。納計四百七十八人。餘之務學方來不可勝紀。手度弟子(立誠又玄)等七十人。每歲仲春。建菩薩戒會。其被化者。常滿五千大眾。其餘密行潛德。殆難概見。上之所錄。悉眾所知聞。庶幾後賢咸仰上德云爾。時明道季秋十八日門人(則全)謹錄。

指要鈔序

大教隆夷存乎其人。諸祖既往玄化幾息。

云大教者。此非教門體析偏圓等義對分大小。茲約內外二宗。以論之。如釋籤解章安大法東漸。云通指佛教為大法是也。文選曰。道有隆夷。注云。隆盛也。夷平也。盛平亦高下之義耳。周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諸祖者。荊溪已下諸師也。太玄經曰。遠而有黑色者。謂之玄。今以台宗幽遠微密之旨。為玄化矣。幾音機文。選作其音並近也。

時不可久替。心有間世者出焉。四明傳教導師禮公。實教門之偉人也。童子受經。便能思義。天機特發。不曰生知之上性者乎。

爾雅曰。替廢也。間世者。名德之人間生也。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四明乃慶元府南面山名。陸龜蒙曰。有峰最高。四穴在上。每澄霽望之。如戶牖。相傳謂之石窓。即四明之目迴神仙所居處也。見四明圖經。禮記十歲為幼學。二十為弱冠。凡言童子。乃十歲以上至二十。弱冠中間。太和未散者。總稱童

子。師七歲出家。正童子時也。天機者。莊子曰。其嗜欲深。其大機淺。語曰。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

及進具稟學於寶雲通師。初預法席。厥父夢。其跪于師前。師執瓶水。注於口中。其引若泉。其受若谷。於是乎。天台大教圓頓之旨。一受即了。不俟再聞。師謂之曰。子於吾言。無所不達。非助我也。

準塔銘。師年十五祝髮。受具足戒。二十從寶雲師學。四明迴父金氏。諱經。夢水若泉。喻教觀源源之有本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于四海。有本者如是。爾雅曰。水注溪曰谷。子於吾言等。論語夫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疏解曰。顏面於夫子之言。皆默而識之。即無發起之益。故曰非助我也。

逮師始滅。公復夢。貫師之首。擐于左臂而行。嘻得非初表受習。若阿難瀉水分瓶。之莫二也。後表傳持操師種智之首。而行化也。

通公示滅于真宗端拱改元。貫謂貫穿。擐音患出左傳。彼曰。擐甲執兵擐甲帶甲也。論此夢之相狀。乃四明以右手。穿通之頭。復以左臂。帶通而行此固異夢也。嘻嘆聲也。大經明。阿難侍佛。持十二部經。如瀉水分瓶置之異器。種智二字。言約意豐。謂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此一心三智。本出摩訶般若經。大論解釋。見第三十卷。昔北齊依此以修心觀。口授南嶽。南嶽傳天台。天台之後。凡十三傳。而至四明。蓋一家傳宗法要。唯此矣。

淳化初。郡之乾符寺。請開講席。諸子悅隨。若眾流會海。繇是堂舍側陋。門徒漸繁。未幾遂遷于保恩院焉。法華止觀金光明諸部。連環講貫。歲無虛日。

乾符居明之市心。續改承天。今為能仁寺。師所住者。即法華附庸院也。保恩今延慶。是悅隨者。周易曰。隨剛而下。柔動而悅隨。孔注尚書曰。百川以海為宗也。楊子曰。終則始。始則終。若連環之無端。

嘗勗其徒曰。吾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始不以教觀權實之旨。為服味焉為杖几焉。汝無怠也。

勗勉勵也。尚書。夫子勗哉。是也出處。語默等全用周易繫辭彼明君子之道。於四儀中。未嘗忘也。教觀權實者。一家入道之樞機也。服則被身。味則充飢。杖則手凭。几則身倚。以喻教觀等法朝夕受用不可無也。

大哉若夫被寂忍之衣。據大慈之室。循循善誘人。不可得而稱矣。

此以法華三法。稱嘆利他之行。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普被名室。遮惡名衣。不著名座。備乎此三。而揚聖化。即世間之依止也。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曰循循序貌。誘進也。

釋籤十不二門者。今昔講流。以為一難文也。或多注釋。各陳異端。孰不自謂握靈蛇之珠揮彌天之筆。豈思夫一家教觀。殊不知其啟發之所。公覽之再嘆。豈但釋文未允。柰何委亂大綱。山隕角崩良用悲痛。

或多注釋。蓋指荊溪之後奉先珠指孤山證義之類也。引二事比諸家各擅其美。昔隋侯出行。見牧童打傷蛇腦。侯憐之用藥塗。治而去。一夜偶見庭中。有光燭之。乃一蛇銜珠在地。自言我本龍子。變形游戲。為牧童所傷。賴君以救。故今携珠為謝。侯得珠進楚王。王置殿上。發光如晝。準梁僧傳。道安法師。文理通經。德望隆重。時習鑿齒鋒辯天垂。特往謁見。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稱

賞其答。禮記檀弓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尚書泰誓曰。百姓懷懷。若崩厥角。二文嘆人之興亡。此中擬法之凋弊。

將欲正舉捨我。而誰遂而正析斯文。旁援顯據。綽有餘刃。兼整大途。教門權實。今時同昧者。於茲判矣。別理隨緣其類也。觀道所託。連代共迷者。於茲見矣。指要所以其立也。

孟子紀。孔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正析之言。如楞嚴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援引也。綽猶寬緩之貌。軻書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又莊子明。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數千而刀若新發硎。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別理隨緣者。藏通則教理俱權。圓則教理俱實。此三易曉。唯別教權理實。蘊乎隨緣之義。意稍難明。四明能顯述之。故天竺稱可觀道。連代共迷者。以山外諸師建言玄句不通修。復云觀真不觀妄故。指要斥之曰。有人解今一念。云是真性。恐未稱文旨等是也。

至若。法華止觀綱格之文。隱括錯綜。略無不在。後之學者。足以視近見遠染指知味。易不云乎。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實此一二萬言得矣。

綱格者。輔行曰。綱謂綱紀。如網之外圍。格謂格正。如物之大體。彼以八教。判釋如綱格。教隨機異如網目。此則不然。隨文用與也。隱括荀子二出。一曰府然。若渠堰隱括之於已也。注曰渠堰所以制水。隱括所以制木。一曰故枸木。必將待隱括。鈍金必將待礪厲。注曰枸讀為鈎。曲也。隱括正曲木之具。廣雅。錯廁也。綜總也。說文謂。機縷持絲交者。即錯要其文。綜理其義也。視近見遠中。庸言。君子之道。知遠知近。染指者。左傳說。楚人獻[元/?]於鄭靈

公。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矣。及入宰夫將解[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召子公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今以指要為鼎。若人研覈則為染指。由此得諳教觀等味也。易不下雖用彼言。不用彼意。彼意□天下之志未通。易能通之。天下之業未定。易能定之。天下之疑未斷。易能斷之。迴此三義。歸乎指要。誠謂窮理。盡性之書矣。

式恭遵同學。觀者無謂吾之亦有黨乎。取長其理。無取長其情。文理明白。誰能隱乎云也。

懺主單著名諱。古今皆然。如僧祐弘明序云。祐以末學。涅槃疏緣起。章安自敘云。頂滯於豫章。亦有獨書上字者。如君山籤序云。普早歲在塵是也。二師同學。同氣連枝。真難弟難兄也。故石塔記云。通居寶雲。日敷教觀。逾二記(知禮遵式)子衿之高者黨類也。釋名曰。五百家為黨。論語孔子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有黨乎。疏曰相助匿非曰黨。孔子既答陳司敗而退。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進而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即君子亦有黨乎。取長其理者。孝經序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大哉指要之作。文理既正。是誠不可匿者也。

祭四明法智大師文

同前

維天聖六年歲。次戊辰正月丁酉朔某日。杭州天竺同門法弟。慈雲大師(遵式)謹遣學徒。齋送香燭。靈山上茶。并雲厨辦齋食。罄食味之品。恭薦于。四明延慶寺法兄法智大師尊靈。伏惟。靈天生懿德。來輔法王。殆將絕紀。奚振頽綱章安既往。荊溪次亡。誕此人師。紹彼烈元。一家大教。

鍾此三良三。友謝其博識。八俊甘以退藏四十餘載。教網大張。開慈悲之室。踞法空之床。寬以居眾。謹以化方。是乎金玉市貴。桃李蹊香。蜂屯蟻慕。入室升堂。濟濟乎其徒。牲牲乎惟良。可以分千燈。可以化四方。若乃運如椽之筆。啟麗藻之房。十不二之奧義。我得而詳。十六妙之淵旨。我得而敷。至於觀音別品金鼓舊章。或闡其幽。或補其亡。涌我義泉。解我智囊。伸先覺之製。實後學之望。嗚呼何期。忽隨世態。奄爾無常。顧有河之渺瀰。俄折橋梁。悲欲海之浩漫。忽喪餘艗。痛兩楹之愕夢。結雙樹之悲涼。且夫世人將啟手足。纏痛寢床。唯兄告終。與物返常。加趺面西。稱佛洋洋。良久泊然。高驚淨方。如此則天眼遐睽。神力隼翔。必願臨弟斯食。鑒弟斯章。嗚呼哀哉。詩有伐木。易稱斷金。唯弟於兄。真謂同心。象墳簞之合韻。亦笙磬之和音。有法共議。有過相箴。如切如磋。博我良深。有始有卒。唯天是沈。偶因化緣。自此分襟。阻越之山。隔吳之潯。蹤跡滯夢。夢亦相尋。日飛盡於東箭。情有斷於南金。嗚呼嗚呼。今則已已。痛何可任。理合便離鷲嶺遠度山陰。為老怯於春冷亦路阻於霖霖。劣弟蓋年過耳順。齒逼縱心。行坐几杖。起臥呻吟。與兄暫隔。繼送窮林。只期生於安養。願永作於追尋。嗚呼嗚呼。伏惟尚饗。

悼四明法智大師詩(并序)

同前

予與四明法智大師。為友四十餘年。及終不得一哭於寢門之下。由路有五六百里。春有飛霰累旬。身有六十六歲。故杖屨不利收往也。嗟歎之不足。乃詠歌之句云。天上無雙月。人間祇一僧。覽者無謂予厚於所知薄於所不知。但見其

解行。有卓卓出人之異。寄極言以暢其所懷耳。異者何也一。
家教部。毘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三昧人所難行者。悉
行之。雖寒暑相代。脇不至席。六十有九而終。其疾且頓。
而行道講訓。無所間然門。徒請宴不從。逮加趺氣盡。後及
火化。舍利莫知其幾千數矣。噫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詩
二章章八句。

誰乎喪我朋	誰復繼毘陵
天上無雙月	人間祇一僧
遺文禪次集	講座病猶陞
今也挂空影	紗龕籠夜燈

其一

江上傷懷久	斜陽遍越陵
君為出世士	我亦謝時僧
貝葉同年講	蓮華異日陞
法門傳弟子	何啻百千燈

其二

四明法智尊者贊

門弟子(僧江)稽首

堂堂我師	法苑英才	子生皇宋
獨步天台	荊溪往沒	鄮嶺重來
教門久塞	我師洞開	義雷迅發
迷蟄春迴	繪儀罔及	奮藻難裁
煥然睟容	孰不欽哉	

宋故明州延慶法智大師真贊

節度判官朝奉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雲騎尉駱(偃)

道以功振	化以行施	識貽所導
解貽所規	信者興仰	學者興隨
遠則聽範	邇則觀儀	影響相契
聞見交馳	德兮斯茂	教兮斯滋
示順世兮	存乎所表	流繼裔兮
存乎所師		

延慶始祖法智大師畫像贊

會稽郡王文惠公史(浩)

予昔與覺雲連公游。因綴其語。為法智大師贊。歲久不能記。今為延慶詢師得之。乾道壬辰中元東湖真隱齋(浩)。

靈山一席	儼在天台	後十三葉
復生奇才	唱道四明	講肆宏開
溥海聲聞	豁豁雲雷	章聖在御
中使鼎來	得法大旨	皇心恢恢
錫號法智	宸章昭回	抵今後學
咸仰崔嵬	蘭馨菊芳	本一根荦

嗚呼是為法宇之柱石教鼎之鹽梅。宜茲幻影歷千古而無塵埃。

四明法智大師贊(并序)

四明延慶道場教主。法智大師。皇宋四葉。天聖六年示滅。殆今紹興甲戌一百二十有九年矣。月溪癡絕。道人(希顏)頓首為之讚曰。

行天台所難行。而為二浙師。記毘陵所未記。而為百世法。智者教門由此。而光明孔碩。延慶道場因之。而聲聞維揚。矯矯乎摩雲之標。堂堂乎不世之器。考之擊之。而隨大隨小。鑽之仰之。而彌堅彌高。於戲天台之有師也。譬如泰山之有杞梓豫章。巨海之有珠璣大貝。東魯仲尼之門而有顏子閔子。西晉印手之室而有汰師遠師。苟非積世願力慈心。豈能一朝開物成務。稽首四明中興之祖。

延慶法智祖師齋忌疏

陳(天俞)

右伏以。法體如如。本無出沒。世緣冉冉。乃有會離。自智者示寂于天台。道若懸絲而引石。洎通師流芳於甬水。聲如出谷以遷喬。寥寥像法之餘。渺渺荊溪之下。南輝台嶺。東紹麗師。雖作者箴以加。於若住世。無異此也。恭惟中興教主法智大師。生由佛孕。幼自天成。戒瑩淵珠。貫南山之律部。辯傾海浪。發衡嶽之心宗。可謂人間一僧。天下大士者也。不然則五時八教。孰為中興。百界千如。世皆弱喪。所以真宗皇帝。遣使以加異。日本國師。命徒而就詢。一世儒宗。同年法席。莫不傳上意而留住世趨丈室以免焚軀。故得一千眾皆預於陞堂四十軸率歸於秉筆。遂令三觀專美。四明如赫日之中天。似迅雷之出地。草木瓦礫。盡演真詮。鳥獸蟲魚。咸通妙教。惜乎出已還沒。化身本然。會必有離。世相如是。但某等叨霑法乳幸駕宗乘。況嗣凡筵。斯揚講貫。雖大師之靈骨有在。而大師之神容可瞻。柰何化往無方。依棲絕跡。遙想鶴林之逝。永纏梁木之悲。今茲日應跏趺。情存薦設。敢効純陀之供。少追宗廟之祠。伏乞。大師以無所來而來。以本非食而食。所冀冥符台嶺。永耀鄞城。使彼諫

書還成輔教及今禪學無謂別傳。貽萬劫之孫謀。資一人之睿算。庶協祖道無忘孝思。謹疏。

四明法智大師諱日疏

雪溪(希顏)

右伏以。大道欲行。方假待時之器。斯文未喪。果生命世之師。取佛日而躍虞淵。障狂瀾而之東海。網羅台嶺之三軌。鼓吹鷲峯之一乘。豈止百世之唯新。要當千載而無古。不有大士。孰能中興。恭惟四明教主法智大師。全德難名。大璞不琢。受佛付託。扶教顛危。濟巨川。實萬斛之舟。支大廈。真十圍之木。四十年脇不至席。豈徒為苦行之勞。三妙觀身。獨枝梧。正欲窮玄理之奧。楊墨之徒既闢。佛祖之道大通。鉢裏針投。絳紗之負笈輻湊。戶外屨滿。青襟之克家子來。風獨高於四明。草爭靡於二浙。可謂。白日一出浮雲四空。人間第一之僧。諒無慚德。天上無雙之月。孰不包羞。某等謬意慈風。澡身學海。雖不忘於附驥。絕有愧於續貂。般若明珠邀所輕。而用所重。菩提妙種拔之易。而樹之難。既虧染指之功。徒切疚心之歎。今則式屆陽春之節。俯臨圓寂之辰。輒彈罄竭之誠。用伸菲薄之供。衡鑒已往。雖無生滅之痕。霜露既零。自罹怵惕之感。伏乞。深慈無礙。不離當處而現來儀。利生有方。初無動相。而施妙應。沃乾地雨。膏腴解脫之床。垂義天雲。幪涅槃之海。然後一家教觀。百代兒孫。流通無壅塞之悲。講唱獲傳持之志。三諦三觀華屋。得所入之門。十境十乘故鄉。了還歸之路。平意地如同平掌。摧魔壁似等摧枯。回佛日而光末時。激頽波而旋往古。功霑九有。利洽四生。破煩惱網。而同登解脫之舟。越生死河。而俱達菩提之岸。謹疏。

延慶始祖法智大師忌疏

此山(可壽)

右伏以。雙林滅而德音絕。諸祖往而了義乖。矧駕說之攻其中。而暗證者之亂於外。所以圓頓之旨。將遂寢微。庸昏之徒。莫知所嚮。自非翼傳己心之法。孰能一洗名相之悲。恭惟。山門始祖天台記主法智大師。法胤儲佛子之靈悟。自神童之歲。受經即誦。思義能通。殆志學而染衣。信弱冠而具戒五年依止。擬兼善於律乘。一月麾談終大弘於教觀。謂非分別而能了是法。故說解脫。而無離斯文。俾濟行之有宗。乃建言而指要。學窮內外。嘗雅重於楊文公。論絕異同。尤推許於雪竇顯。遂使聖主命修而加號國師。馳問以詢疑。且欲身赴於焚。何緣脇至於席。履天台所履之道。修四三昧。而有恒記毘陵未記之文。諒十九祖而無愧。柰學者之思為愈已嗟天下之莫能宗予。安禪不還。泣盡青襟之淚。遺編有在。信同白雪之歌。爰想慈風。俄臨諱日。況恩均於成我。而憂比於終身。合西隣受福之時。敢陳禱祭。來前生行道之處。庶追昔緣。某等叩鐘芳塵。謬參蓮社。知名識字。未逃終日數寶之譏。討疏尋經。始納入海算沙之責。徒勞點示。實負傳弘。伏願。慧眼豁開。法門洞發。萬品自融於三觀。千如妙顯於一心。篤志流通。顧非第二轉法輪。將永言化導。肯為最後斷佛種人。輒露精誠。俯垂昭鑒。某等無任稽首拜手歸依懇惻之至。謹疏。

重修法智尊者像志銘

柏庭(善月)

維時慶元歲在庚申。某月朔日。山門恭嗣祖。比丘(善月)敬修像事。厥工告成。謹熏滌書銘誌。內于我中興始祖法智

尊者大宗師之藏。恭惟。我祖以佛子孕靈。篤生皇宋。乘本願力。志在傳洪。爰念山門一家教觀。頃遭厄運。幾掃地矣。寔繫我祖。稟承有在。源流正傳。逮今四方。知有我四明之道。及我此道場。綿綿傳演。似續無窮。皆我祖中興之功。誓願之力也。是用奉遺像。崇供事有日矣。間嘗一再裝彩。時有董溪信士。先得我祖靈骨之餘。家藏久矣。一夕感夢。罔容私留。因復歸于我祖。寔諸像內。實慶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既而重飾於紹興之丁丑。亦其月日也。茲又歷年之久。夾紵弊穿。殆非所以昭示先德垂範後世。於是再命工。加修而彩飾焉。尚幾我祖神靈不泯。誓力彌新。永鎮此山。相與終始者也。奉安之日。謹與山眾拜手稽首。敬系之銘曰。

於戲我祖	法身圓具	非生非滅
示有新故	即事而真	不離當處
我作是銘	如是安住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第七

台州白蓮教寺比丘(元悟)謹募同志將舊本重開以續流通
寶慶丙戌解制日畢工謹題

螺溪振祖集

目錄

吳越錢忠懿王賜淨光法師制(三道)

本朝寺額

建傳教院碑銘

淨光法師行業碑

傳教院建育王石塔記

淨光法師塔銘
丞相李公讚
知府鄭公讚
通慧僧統詩
光仁文德大師詩
查菴法師讚
柏庭法師讚
淨光法師移塔記

螺谿振祖集

住持天台傳教院比丘(元悟)編

吳越錢忠懿王賜淨光法師制(三道)

制禪林寺僧義寂。得大師子玄等奏。於本寺為國講法華經文句疏等具悉。蓋精名德。是罄功勤。閱覽之時尤多嘉媿。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遣書指不多及。十三日。

制僧義寂。卿久居名山。恒看大藏。國朝欽若真教。志重高人。今賜師號紫衣細絹十疋綿十屯。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九日。

報義寂勾當所申。昨委。汝為天界講金光明經。一會圓滿。備已知悉。汝早揮塵柄。載演猊音。於識心達本之餘。有律虎義龍之稱。遠茲景仰。因命闡揚。已聞講唱之告成。尤見精修而戒意。再披申舉。深所媿稱。今賜汝乳藥絹二十疋茶二百角。至可收領。遣此示諭。不具(花押)付九月 日。

本朝賜額 勅黃

中書門下牒兩浙轉運司。兩浙轉運司奏。准中書劄子分析轄下。諸州軍偽命宮觀寺院未曾賜額。如後台州天台縣傳

教院宜賜定慧院為額。牒奉勅如前。宜令轉運司遍牒。逐處及更切子細勘會。如內有承天節已曾賜名額者。更不行。下牒至。准勅。故牒。大中祥符元年七月三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馮

工部尚書平章事王

建傳教院碑銘

忠果雄勇功臣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聖人之垂文設教。所以舉綱維而示軌轍。使後世之人至乎聖賢之道也。若夫括天地極陰陽。窮吉凶審消長。莫尚乎易。而伏犧始之。仲尼述之。是垂美利於天下也。以日繫月。彰往考來。正王道紀人倫。莫尚乎春秋。而夫子經之。丘明傳之。是申明誠於萬世也。敢問。聖人之垂文設教。極於是乎。殊不知。垂褒貶之文。不能等冤親齊生滅。究否泰之術。不能暢妙性括真機。其為人天之津蹊。越生死之淵奧。則大雄氏之法。莫不大乎。莫不聖乎。若夫鷲嶺之韜玉音。龍藏之傳寶典。去聖逾遠。垂裕後昆。所以廣香海之波瀾壯大車之輪轂。又莫盛乎天台之教者。故陳隋國師智者大師。法名智顗。演一花之大旨。立八柱之華宗。以明破昏。太陽之開氣霧。以靜掣動。神龜之抃重溟。藏通別圓四教斯闡。醍醐乳酪五味相宣。傳般若之燈光。開方便之門闕。長風破浪。溺群魔於不二之門。大山出雲。茂正法於說三之圃。垂為妙典。揚我真風。由是國王大臣延首丹丘之講肆。城邑聚落傾心金地之道場。則智者之化人其利博哉。不可得而言也。傳

教院者即今淨光大師寂公住持之所。師法名羲寂。俗姓胡氏。永嘉人也。先是周顯德初。螺谿居民張彥安。來詣師曰。家居寺之東南。有隙地。可一里餘。陰晦之夕必有鬼魅吟嘯之聲。亦有鍾磬考擊之響。又嘗夢。神龍遊其地。故非愚民所可有也。願奉師以為僧事。師約之。親往閱視。歎其山水秀異。因謂眾曰。此伽藍地也。常以傳續真乘。思卜講唱之所。又天台一宗稟於龍樹。彼夢神龍之兆豈非此耶。然而財施不供。莫能遽成其志。但納所捨而營蔬圃耳。尋而法華巖公之門人齊公(願齊公後亦署崇法禪師。亦師傳法弟子)。以其事聞于本師禪師。禪師大可其議。遂輟所得眾施錢三十萬。以資經始。師雖聆喜捨。頗懼重勞。乃誡齊公曰。今之所營。蓋以學徒為念。非欲芘風雨以移豕間樹下之志。汝體乃意當勉成之。齊公乃鑿山肇基。度木興構。凡建法堂三間厨屋數舍。覆茅累塊。悉尚朴素。以稱師心。乾德甲子歲秋八月堂成。乃請師居之。默然遂率學徒二十人。以之俱往。點頭之石行列翠巘。雨新之花飛颺寶几。師又覩其朴野。協彼安栖。至心之餘歡喜無量。其後登魚門宇日競充盈。放鶴園林人患褻積。師聞之沮。其說者數四。而雲居韶公禪師。以其傳燈之地未廣函丈之規。乃疏于今漢南國王。智者大師位登諸地。跡示四依。得總持門。獲無礙辯。所述教法盈數百卷。淨光大師羲寂傳而講之。如水分器(已上八句並載上書之文)而所居精舍棟宇未豐。願許經營。用安樞衣之眾。王從之乃命愛子襄華二師。泊干宗藩各施錢粟以助之。師以草堂之居雅得便穩。不聽命者久之。五年及丁卯歲。建剏始畢。凡重構懺堂法堂禪室經室。及隸寺宇制者。罔不畢備。中間內外總一百三十餘間。林泉相輝。金碧明媚。瓶錫所至。寒暑忘歸。其年國王復命師講法華經一座。追福于王妣恭懿太夫人吳氏。

自是神龍喜於聞法。鳥獸樂於嚙花。供飽純陀。席嚴布薩。隱几捉拂。翼翼小心。海福田衣。濟濟有眾。太平興國二年。元帥府都押衙王君承益內知客余君德徽。同議本院建造彌陀佛殿。王復命施錢八十萬。又請師講金光明經一座。飯僧三萬人。香華旛蓋供佛之具一皆稱足。明年彤矢常參。金輪大統教法愈盛。莊嚴益專。屬像設未周。眾望斯鬱。乃遣僧重雲遠來京師。請於襄師。襄師因以陳國夫人徐氏漢南國王府別駕徐君貴安共捨錢二十萬。副以金帶。又募郡人李從遇。眾率淨財三十萬。同就厥工。於是孔雀頂螺尊臨中宸。芙蓉冠葉翊輔崇臺。環衛以之雄稜。侍從以之柔悅。沈沈金口深類無言。爛爛青眸真符不瞬。三寶既具。百福可量。而聞。師妙行孔修。慈心止足。衣惟大布。臥止一床。杖頭但掛於餅囊。庭內不施於局鑰。談女亶亶五十席。非謂該通。樂道熙熙。三重閣未為高邁。今俗年六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九。雖春秋已高。而誨誘無懈。實僧史之一奇士也。噫天台教者。述覺王無說之義。包括寧遺。明眾生有趣之源。環循莫盡。由是三乘迭駕。方析假以入空。十地宏超。遂即凡而成聖。豈必指蓮華於水上。先示從權。自當悟蝴蝶於夢中。了無別體。宣此義者孰不宗之。而師之學徒通鑑大師知廉。以師崇佛宮祠開法庠序將求歲寒之績。請以刊勒為期。而(儼)念。天台山素足名儒。繼談聖教。竽難濫吹。硯合先焚。然思。句偈成因。敢以謏辭為避。所願草藩肥膩滋善本。以常新。風動毘藍。吹慧光而不滅。謹即齋戒。為之銘曰。

伏犧往兮仲尼不興 爾易經兮爻象何明 宣父亡兮丘明不出 爾魯史兮篇題斯逸 皇皇真教兮超生死 洋洋梵音兮總權實 鶴樹圓寂兮玉偈祕密 螺谿不談兮花編誰帙 傳光析派兮有赤城 植柰松揮兮宜萬齡

系曰。

台山巖巖標幾尋 傳教孜孜開寶林

寒猿野鶴盡念法 猊座無言揚妙音

時雍熙三年丙戌歲十一月十日文

淨光大師行業碑

朝奉大夫行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賜紫金魚袋錢(易)

撰

天南山奇甚東西北。山其高深幽遠。便釋者栖鍾于台。台連四去千萬山。復又宏闊窈窕。如非人可以止者。昔我智者坐此山以著書。故得名教。智者沒釋。來習其教得其旨者累累有之。易生于越。聞師之事甚異。師胡氏。家溫求嘉。三世習釋書。母鄭氏。既娠不食肉。生五六歲與群兒戲于門。會三釋者被遠游具。由是道而遇群兒。一者撫師之頂曰。汝有奇相。當為吾門之達者。既去三願有羨聲。自後復授釋書。拜釋像。如無為人事者心。年甫十二。投溫之僧子安。為浮屠氏。勤謹明利。得盡弟子禮。安器之授經。所謂法華者。晷月周誦。其起居宴坐也。綽綽有古佛之威儀。十九始去鬚髮。為比丘具矣。乃之越授毘尼於清律師。三載盡極其道。又南之天台。通智者教。師承聳廣二公。一旦手法華本迹不二門。至法性之與無明遍造諸法。名之為染。無明之與法性遍應眾緣。號之為淨。因頓悟佛心。汗落如雨。不數月登座衍說。坐二師於聽徒中。了無媿色。每入大藏採一經。未嘗別考科疏。隨意而講。渙然水釋。尋有去山意。止者盡台人皆不能。時廣順中也。易忠懿叔父領大元帥開府于浙水。聞之堅止勿他往。授以釋署淨光大師。三讓授受不施。方建法華道場。六時行釋事。晝夜不怠。甲子秋居螺溪。講導事如

道場。吾叔大元帥供施日至焉。丁卯下台寓開元東樓。春雨連日。一夕有夢。若告樓塏。及旦遷他所。是夜大山頽擊樓墮。免者將百人。早歲吳越不雨久。而吾叔命使求禱之。師領其徒。詣巨潭覆鉢作禱。而暗有呪語。食久潭中為風所激。恍有物。自水中起。迴不半道。大雨連下。周境謝足。又嘗危坐居室。有童子。服山人衣。形體瘠陋。持竹器以土養小松。跪於室前。師徐詢之。爾何來也。答曰。華頂遣送松栽。言訖遺竹器於地。忽爾不見。師潛謂其徒曰。此山神也。吾當別住道場。後剎螺溪教院之前識也。凡道南險者首稱天台石橋。下臨萬仞。飛泉四射。危滑欹側。狀如橫虹。師嘗夜度。有光前導。如列炬擲火。皆不知其來。又好修壞像。多獲古物。若有符契。因得咸通六年。像中書即當時僧希皎誓文。願復生此。以童子出家。傳大法首眾。謂師之前身。如許元度事。師昔在四明止育王寺。夢登上方。有寶幢高座。大署曰文殊臺。而闌楯圍絡。趨不能入。上有菩薩。手自相引。坦然可登。復覺是身與菩薩之體。混合無二。癸未年。上使內侍省官與台守。入山謀建釋舍。堅請師受菩薩戒。自稱弟子。師凡與台人授戒。有捨屠宰而執經論者。有不血食者。有至死不言殺者。有投高死而發願者。有棄妻子而求為浮屠人者。有入山一步一禮血垂于額者。有火一臂一指以供佛者。嗚呼大音一舉。應者千谷。非發有所躋。其孰能通其大小乎。丁亥冬十有一月四日疾。終右脇而臥。神往形具端而有生。其徒樹龕室于方丈。台人之慟若喪所親。後五年易葬地。身體不壞。芳香蓊然。此非釋中達而異者乎。師名義寂。字常照。俗壽六十九。僧臘五十。先是太平興國中。詔今左街首座掌西京教門事寧公手傳高僧。狀師之迹。易夙昔好善。常欲筆奇。聞以申誨。始熟師之事。績而又得之。門

人仲休授書一通。參對辯正皆符舊文。易無似人耳。三為休之請立師之碑。退以書讓不克。又慮好事因循失於紀述。乃稽首作禮謹著是辭銘曰。

教敷徒儀	徒為教主	徒徹愈明
徒誕自侮	明則契聖	感以從真
侮則徒咎	咎非教淪	偉哉吾師
達明契聖	坐台指人	學及古性
生異其迹	死奇其屍	南嚀是聞
俾徒勤思	師徒伊誰	克完厥守
佩于永年	勿誕以咎	

傳教院新建育王石塔記

當院徒弟(如皎)撰并書

世雄化緣告息。韜形祕藏唯塔像存焉。或封玉氎絨金骨。標幟高顯。俾回眸舉手咸成妙機。非率然也。粵有守澄上人。內習禪那。外營梵福。有年數矣。凡曰善利。知無不為。一旦惠然而來。議及勝概。乃曰。殊特者難偕聖塔。堅久者莫越貞珉。命愚同力營茲巨善。愚聞之。敢不稱讚。於是共募緇俗。獲泉貨六萬餘。乃命石工。匠成四所。不逾載杞。能事告圓。其二所對高五尋。立于院之庭。其次立于普賢懺院。蓋擇其勝地。咸得其宜也。其質狀擬于育王。鎔範眾寶。固無漏略。中寔鷲峯極談妙經。故不須復安舍利者。所謂已有如來全身也。矧復以實相為道。無金石鴻纖之殊也。劫火燒空。藍風動地。其可壞乎。愚不揣斐然。直書于此。

大宋開寶八年歲在大淵獻八月八日記

淨光大師塔銘

門人澄彧 撰

師諱義寂。字常照。俗胡氏。永嘉人也。削染于本郡開元寺。年十九受具。業律于會稽。尋依國清習天台教。昔智者師迄湛然師。燈燈相續。遍布寰宇。自唐武宗焚毀。微言暫污。傳持中廢。而能苦心研味。在處宣通。製科考文。誨人無倦。居山四十五載。稟學二百餘人。鄧王錢氏有國之日。欽其道德。賜紫衣師號。樹宇以安之。齋臘供以延之。今天下郡府匡化紹隆。多其弟子。師與人授菩薩戒。約數十萬。其德行事狀備載僧史。雍熙四年丁亥十一月四日。遷化于丈室。春秋六十九。僧臘五十。明年改元端拱歲次戊子季夏十六日。建塔亭。葬于國清寺東南隅。善來弟子二十餘人。長曰令餘令繼。箕裘者曰皎如。實克負荷。事之以禮。葬之以禮。夫如是。又何憾焉。愚忝傳後焰。備熟前蹤。乃為銘曰。

智者圓宗	然師後躅	代產奇士
溫其如玉	興教劬勞	誨人委曲
法海揚帆	昏衢秉燭	錫振何處
塔局深谷	法子法孫	燈燈相續

淨光法師讚

中書門下平章事李 沆

徐陵師顓。道以尊賢。梁肅師然。勤以周旋。二子幸聞。二師言宣。洒滋慧露。清彼心蓮。我師淨光芳聲在焉。無說無示得之。又玄形儼丈室。化流後天。台厓不移。清風綿綿。

淨光大師讚

宣德郎行左拾遺權知台州軍州事鄭 元龜

如雲不定。合浦珠光。崑丘玉瑩。順化遺形。

示空達性。萬古千秋。瞻仰彌盛。

左街僧錄應史館編修通慧大師(贊寧)伏承 淨光大師
親禮今令咸旋附一偈上。

出懺爐煙緣篆字。訓徒言語隔溪聲。山遮水遶應難見。
長把高名頂上擎。

杭州內真身寶塔寺講經論光仁文德大師(常泰)攀和都
僧錄高唱寄螺溪淨光大師伏惟采覽。

幸聞智者教重興。講外金經晝夜聲。又侶南山行道處。

足間應有鬼神擎(師與徒眾常誦金光明經晝夜經聲不
絕)。

查菴法師讚

有嚴不量蹇拙。來講雄詮。迹寄紺官。心服至德。覩肖
像之斯在。伸俚詠而敢無嗚呼。伏惟昭鑑。

憶昔昏霾萬里開。德星一點耀南台。修真名自神州起。
慕法僧多日本來。道樹幾將成巨蠹。

慧燈相次作寒灰。當時不假扶持力。塵劫茫茫事可哀。

柏庭法師讚

淨光法師實中興教觀之裔祖也。墳塔濱于澗壑。泥潦浸
淫榛莽蕪穢。今住持元悟更諸爽塏作亭以覆之。是為方丈正
寢。經始起廢。厥惟艱哉。法師遺德先德稱頌。不可以不廣。
謾繼前韻毋謂狂斐 特差住持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法孫(善
月)稽首拜手。

祖禰圖中迹有開。重光高塔應三台。教流海國推原委。
藍染宗風有自來。戒瑩淵珠清澈底。
道參玄造律飛灰。千載螺溪一陳遮。法門堪歎亦堪哀。

螺谿移塔記

死而葬古也。易葬非古也。易葬而非古也。其諸從權以濟事歟。昔者先主謂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見也。為之棺槨衣衾以舉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於是有葬焉。螺谿尊者既沒。門弟子奉其全身。以藏國清寺之東南。用世禮也。蓋二百餘年矣。歲月既久。水失故道壅沒。墊陷行道興嗟。(元悟)繆茲承乏。相其流泉。觀其陰陽。得地于方丈之後。以紹定庚寅十一月四日。易葬而樹塔石焉。夫掩骼埋胔。為未達者設也。當尊者在時。其視此身。已同幻化。今其云亡。一性之真無往不在。何惡於水。又焉用移。雖然學者信之篤。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以為。不如是。則無以安其尊師重道之意。而壽其脈於無窮也。若夫究傳授之顛末。載德行之全備。紀感應之機祥。則有史氏傳在。昔聖宋紹定辛卯正月望日。繼代住持法孫比丘(元悟)拜手稽首記。

螺溪振祖集

寶雲振祖集(并序)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所傳莫越乎道。能弘必藉乎人。不為有人而存。不為無人而亡。道固常自若也。然不得其人而弘之。則道奚益於生靈哉。惟得人以弘其道不絕。則此道昭著。若日月嗣照於無窮者也。

寶雲(義通)法師本高麗君族。樂道厭世。從佛薤落。首傳華嚴起信。眾已悅隨。泊壯越滄溟來中國。初訪雲居。契悟南宗。重念。台衡教觀經五代離亂。僅存一線。遂挺志造螺溪寂公之室。頓受其傳。具體之學聲聞四方。已而誓返本國敷揚法化。因挈錫附舶四明。偶郡守淮海大王錢公(惟治)請問心要。辟為戒師。自是緇白傾嚮固留演法。會漕使顧公(承徽)捨宅創寺。命師開山。龍象雲會。講貫二紀。遂以大法付法智禮公。是曰四明尊者焉。法智主延慶幾四十年。此道遂大振於天下。茲非所謂得傳弘之人而致然乎(宗曉)比乘夙志。編鏤四明遺文。再惟。寶雲鼻祖與吾四明。為賢父子。表裏像運。中興一家。若其德業不傳於世。則教失宗元。後昆奚究。因考覈碑實泊諸簡編。得師事跡與厥後繼之者。凡二十篇。別為一帙。詔題寶雲振祖集。蓋取是院祖堂之扁曰振祖故也。覽斯文者當知。吾祖遺德之美不可以采摭人微而見棄焉。嘉泰癸亥仲春清旦比丘(宗曉)敬序。

目錄

請勅額奏文

省牒

勅黃

使帖

四明圖經紀造院事跡

台州螺溪定慧院淨光法師傳(附行)

鉅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

寶雲通法師移塔記

草菴紀通法師舍利事

紀通法師著述遺跡

寶雲通法師真贊

詩寄贈寶雲通公法師
明州寶雲四祖師贊
寶雲通公教主真贊
寶雲始祖通公法師真贊
寶雲開山通法師忌疏
南湖師祖寶雲尊者齋忌疏
四明法師稟學寶雲尊者
慈雲懺主稟學寶雲住持
明智法師寶雲住持
史太師請瑩講師住寶雲疏
寶雲院利益長生庫記
建法堂慶筵致語 法雨堂題名

請勅額奏文

明州傳教院(臣)僧延德。右以輒具丹誠上干天聽。退量踰僭。頓抱憂惶。切念(臣)師授和尚傳天台教僧義通所住當院是。開寶元年得福州前轉運使顧承微經淮海大王申請入院住持。為國長講天台教。聽徒六十餘眾。院宇一百來間。統眾安居二時供應。雖蓮臺登陟。宣揚久贊於皇風。且華社莊嚴輝煥。未霑於勅額。恭惟皇帝陛下應天撫運。執禮臨朝。萬邦而盡被無私。四海而咸歌有道(臣)叨逢聖代。幸預真徒。是敢遠詣明廷。仰祈寵錫。伏乞俯迴督造。特降勅命。指揮賜(臣)當院真額圖記。所冀天恩顯授。梵剎遐傳。俾光佛法之門永贊成平之化。干犯宸聽(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進狀奏聞。伏聽聖旨。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日。明州傳教院(臣)僧延德狀奏。

省牒

中書門下牒。明州傳教院僧延德乞改院額事牒。奉勅宜令明州分折。本院見在殿宇房廊。功德佛像。住指僧人數目。并起置年代。疾速聞奏。牒至準勅。故牒。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牒。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盧(押)。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押)司徒兼侍中(押)。

勅黃

中書門下牒明州。明州奏準勅。分析到傳教院。見在殿宇房廊一百餘間。佛像七十事。主客僧五十八人。開寶元年置建。奏聞事。牒奉勅。宜賜寶雲禪院為額。牒至准勅。故牒。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日牒。中書舍人參知政事郭(押)。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竇(押)。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押)。司徒兼侍中(押)。權知軍州事趙易知。通判軍州事周頻。

使帖

州帖。傳教院今月五日准勅黃。明州奏准勅。分析到傳教院。見在殿宇房廊一百餘間。佛像七十事。主客僧五十八人。開寶元年置建。奏聞事牒奉勅。宜賜寶雲禪院為額者。右具如前已帖。僧正司知委訖。事須帖本院仰准勅命指揮。太平興國七年六月七日(押)。司張某守司法權錄事參軍事祝(押)。通判軍州事周(押)。權知軍州事趙(押)。

建炎庚戌春遭兵火。院宇一夕而空。聖朝所賜勅黃石刻。於煨燼中文字斷裂。已不可辨。常慨以無復再全之理者。逮紹興己巳。距庚戌凡二十載。一日忽有姚江僧。持此墨本來。(仲旻)忻然如獲重寶。意必先祖通法師教席餘澤未已。使有

天與之幸。不然何符契如此之非常耶。越明年正月戊子再摹于石。前管內僧正住持真教大師(仲旻)書。

四明圖經紀院事跡

寶雲教院在縣西南二里。舊號傳教院。皇朝開寶元年建。太平興國七年改賜今額。本漕使顧承徽捨宅。為法師義通傳教處。乞額寶雲。昭其祥也。義通字惟遠。本高麗君族。自三韓來。譽振中國。知禮遵式子衿是其門人之上足。逾二紀右脇而逝。既荼毘。弟子收骨。藏于育王山之陽。累石為塔。有記。待制王公伯庠書其後。併刻于石。

台州螺溪淨光法師傳(此傳見大宋僧傳。今附此刊行)

師諱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母初懷娠。不喜葷血。生乃以紫帽蒙其首焉。幼啟二親。堅求去俗。旋入開元蘭若投師。授法華經。期月而徹。寺之耆老莫不稱嘆希有。既而祝髮受具已。往會稽學南山宗。既通律藏。乃造天台山。研覈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遍照也。先是天台智者教迹。遠則安祿兵殘。近則會昌焚毀。殘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以正其學。師於是每思鳩集。因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時忠懿王以教相咨問德韶國師。師指授尊者。因是奏王。請出金門。建講欽若敬奉。為之造寺。今螺溪定慧院是也。王又遣十人往日本國。取天台教藏迴。賜師以淨光大師之號。追諡九祖名銜。皆師之力焉。由是一家教乘以師為重興之人矣。而韶公適與智者同姓。能毘贊吾宗。又居佛隴之側。疑其後身也。微師。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為家寶歟。太平興國五年。從山入州治寺。寺東樓安置。樓近大山。夜夢。剎柱陷沒于地。意頗惡之。自徙於西偏僧房。其

夜春雨驟甚。山崩樓圯。人咸謂。師先見乃證報得天眼焉。續受黃巖人請。乘舟泛江。放生講金光流水。至海門靈石寺。是智者所居道場。因勸人修葺造像。入緣者繁多。時今上遣高品衛紹欽。入山建壽昌寺。眾官同命受戒。又雍熙初。永安縣敦請於光明寺受戒。忽古殿佛像墮。腹中獲發願文。即唐咸通六年。僧希皎為七鄉人。施戒勸造此像。願捨報為男子。童真出家。常布衲傳法利生。觀者皆意寂之前身也。至四年十月寢疾。仲冬四日囑誠門人。不許哭泣祭奠等事。言已瞑目而終。壽六十九。法臘五十。傳法弟子百餘人。外國十僧。其義通實高者也。如澄或寶翔。皆亞焉。是時台之民官曾預傳戒者。共迎師真相於開元寺。盡誠祭供。皆縞素哀泣。天為之變慘。太守鄭元龜作詩悲悼歸空。方丈樹塔志之。厥後徒屬遷葬他所。開塔顏貌如生。髮長餘寸。平素講法華經并玄義二十遍。止觀。維摩。光明。梵網。金剛鉍。法界觀。禪源詮。永嘉集各數遍。述義例不二門等科節數卷。然自智者六代傳法。荊溪之後二百餘年。寂受遺寄。克深負荷。況於炎月講說。曾無流汗沾洽。其不久聽而勝解佛乘。每一宣揚。則捉金應玉。召羽和商。較乎九旬談妙。相去何若。又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上方有寶莊嚴幢座。題曰文殊臺。設柅檻欄隔。求入無由。俄睹觀音菩薩從堂徐出。以手攘却行馬。低 相接。斯須覺已。與觀音身泯合不分。因而驚寤。自爾之來。樂說無盡矣。或謂。入普門智乘。上合佛覺。證無上故。下合眾生。凡同體故。開則群靈。混成一法矣。得是心者。非觀音而誰歟。大哉師之解行。若是可不為世之楷謨乎。

鉅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

住延慶法孫文慧大師(宗正)撰

法師諱義通。字惟遠。德業詳諸行狀。本海國高麗君族尹姓。母孰氏。妊娠頗異。因捨龜山院。師釋宗。及冠染具傳華嚴起信。彼尤仰止。殆壯游中國。晉禾福時也。至始訪雲居。契悟嗣謁螺溪寂師。了天台宗。繫道且逢源。具體之聲浹聞四遠。姑曰。圓頓之學畢茲轍矣。吾欲以此導諸未聞。必生地始乃括囊。東下道由四明。太師錢公惟治問以心要。洊辟為戒師。繼此道俗蘄嚮請留依怙。師曰。非始心也。公曰。或尼之。或使之。非弟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緣既汝合。辭不我却。因止焉。會漕使顧承徽捨宅為傳道處。第乞額寶雲。昭其祥也。既而日敷教觀逾二祀。知禮遵式子矜之高者。其餘升堂及門。莫可勝紀。凡諸著述並逸而不傳。嗟。夫君子曰。天台之道勃然中興師之力也。俗壽六十有二。端拱改元龍集戊子十月十有八日示疾。越三日左脇而逝。既荼毘。門弟子收骨。藏于育王山之陽寺西北隅禮也。後七十有七載。甃甃已蕪。乃就之累之為方墳。增顯其處。爾時皇宋五葉歲在甲辰。天王即位之明年。改元治平之暮春十日。重法孫(宗正)記。

右通法師石塔記。紹興歲在庚辰。十月二十一日。嗣法住持智謙之所重立也。通公來自三韓。譽振中國。住寶雲凡二紀餘。實第一代。如法智慈雲。乃其高弟。天台之教中墮。而興繫師之力。而一時事跡行業等。石刻今不復存。謙公力搜訪之。始得塔記。乃再刊刻。又闢真堂。塑師坐像。及吳越國王所贊頂相併上石碣。除阿育王山烏石塔所。屋之以石。以表示後世。於是通師之道益以昭著。時謙之來纔半歲餘爾。寶雲自通始建傳二百載。比年頽圯特甚。謙睹之慨然。支傾

飭蠹。浸復其舊。亦可謂不負祖師付囑荷擔之意矣。聖宋天寶間。漕使顧承徽捨其第。以處於師。其後推官陳雲者。又捨西嶼之田四百三十畝。歲久不復知。謙亦塑二公像。而表出之。人益重其知本。謙得法於延慶第五代明智師。其淵源亦有所自云。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伯庠謹書。

寶雲通法師移塔記

住臨安府靈隱山月堂(道昌)撰

余住育王時。寶雲威法師相訪。因語。通法師乃寶雲啟教之宗主也。有塔葬此山。余詢勤舊。皆云在寺西隅。遂往尋之。見荒榛蓬棘中塔已墮毀矣。是時烏石有山。僉云。風水甚佳。貴人富家數來求之。余以常住地。非余私有。若自與之。必招因果也。其間人情有大不悅者。而余獨守之如初。是時先師妙湛老人居西塔。因以稟之。先師云。通法師天台宗主也。又此地人皆欲得之。若遷通公骨。殖葬於此地。則非獨免求地者源源而來。抑亦通公之骨葬得其所。余遂從先師之言。擇日同威師并妙湛老人。集眾遷葬之。至取其骨。香水洗沐。於日光中。世所謂堅固子者。或青或黃或紅或白。滋生於骨上。見者無不歡喜作禮贊嘆。如是殊勝世所未有。後育王住持人遷寂其徒知此地之勝。而欲邀其福。就彼葬之。未久而皆為人所移。唯通師之塔巍然而獨存。是知。用心之善不善者。報應之効曉然可見也。紹興廿八年戊寅歲八月廿八日。延慶若權上人訪余於冷泉。出通師重建石塔記。欲求余書遷葬之因。故特以此示之云。住靈隱山月堂比丘(道昌)謹題。

草菴紀通法師舍利事

四明寶雲通法師新羅人也。得法於天台螺溪。既入滅骨塔於阿育王山門徑之左。積有年矣。後因別改寺門。此地蕪沒塔亦隨壞。宣和丁未冬。今蔣山昌禪師主育王。徙其骨塔於烏石山。是時大眾半千同送之。今雪峯睿禪師寶雲威法師亦預焉。其骨晶熒可愛。考之琅琅有聲。雪峯默念之。果若人骨也。當不止如是而已。少頃杲日既昇。見骨中。世所謂堅固子者。二三眾驚且譁。則須臾變。數百千燿燦的皜瑟瑟如珠璣。人或求之。至有盈掬得之者。余紹興辛亥閣錫於廣利。禪人多以此語余。余尚疑之。續至烏石。禮法師之塔。菴有老僧曰某者。能道其事。果然。又曰。老僧嘗求二顆。寘掌中握之。移刻開示之。已滋七八矣。余始信之。此老僧非妄語者。然法師生有奇表。昔吳越國王尤所欽重。嘗贊之有曰。白毫異相。滿月奇姿。千里同風。瞻之仰之。又詩曰。平生賴慈眼。南望一咨嗟。當是時台道既微。賴師持之。授法智慈雲。以起家焉。此所謂台宗之命脈也。

紀通法師著述遺跡

天台正傳止荊溪禪師為九世祖。然自荊溪後之傳者。亦復不絕焉。雖定慧雙弘。未可並肩九祖。然截瓊枝析栴檀。則皆行天台之道者也。今寶雲通公實繼荊溪之後。復得法智慈雲。分化於江浙。此道遂再振矣。師解行高深洪通甚力。準石塔記。師所著述並逸而不傳。然考諸四明章記。則嘗秉筆觀經疏記光明玄贊釋。若餘之法義則法智悉面承。載之於記鈔。其贊釋一部尚存。但不廣傳耳。惜哉。師所建院宇已二百二十二年。兵塵之後。古跡掃地而盡。嘗訊諸耆宿。知師有藏衣塔一所存景清興法院。遂訪之。果奉安懺殿尊像前。

雕布奇巧飾以渾金。內空外方高五尺許。此寶寶雲舊物。不知何緣留墜彼刹。萬一合浦珠還。豈不為山家傳持之標幟乎。

寶雲通公法師真贊

吳越國王錢 俶

不離三界。生我大師。白毫異相。滿月奇姿。戒珠普炤。
慧海無涯。人天福聚。瞻之仰之。

寶雲法師迺四明天竺所稟。則中興教觀之鼻祖也。而古無塑像。不亦殆於忘本乎。智謙既立坐像。復圖是本。併錢王贊摹刻諸石。俾瞻拜者可以想見當時之形容云。紹興庚辰孟冬。第六代住持法孫圓澄大師智謙謹題。

詩寄贈 四明寶雲通法師

吳越國王錢 俶

海角復天涯。形分道不賒。燈青讀圓覺。香爇頂袈裟。
戒比珠無類。心猶鏡斷瑕。平生賴慈眼。
南望一咨嗟。
其一

相望幾千里。曠然違道情。自茲成乍別。疑是隔浮生。
得旨探玄寂。無心競利名。苑齋正秋夜。
誰伴誦經聲。
其二

宗曉嘗閱草菴教苑遺事。得所謂平生賴慈眼南望一咨嗟之句。蓋昔吳越國忠懿王寄贈寶雲通法師所作也。惜乎不睹其全。每以為恨。一日訪舊得之。喜不自勝。荊玉隋珠曾未

足喻。抑有以見古人不以勢位為間。而道眼相照於天人之際。有如此者。是必靈山同佛付囑故。一以忠烈輔世。一以願力洪法。雖世出世殊。而澤及後昆。至於無窮。其揆一也。(宗曉)以晚生幸霑慈蔭。祖宗盛事其可弗傳。敬以所贈二章登諸琬琰。用補茲山故事云。嘉泰壬戌歲中秋。石芝比丘(宗曉)謹識。

明州寶雲四祖師贊

會稽郡王文惠公史 浩

天台智者禪師

庖犧畫易。睽兆太極。一陰一陽。已墮形迹。瞿曇說法。身心泯寂。三止三觀。忽漏消息。箇中至妙。杳冥昏默。何假言詮。焉庸訓釋。猗歟智者。生稟岐嶷。八彩重瞳。人固莫識。南嶽一見。頓明宿昔。悟旋陀羅。既非他得。云胡止觀。紛紛藉藉。蓋以慈緣。憫世迷惑。作是筌罟。如援嫂溺。豈期後學。紙上尋覓。文字猥繁。道益薄蝕。精義入神。蟬蛻筆墨。不離當處。靈山一席。師之本願。於是乎塞。祠宇巋然。遺容殊特。凡百君子。過之必式。

寶雲通公法師

止觀宗旨。鼎盛于隋。末法不競。將遂堙微。通師崛起。三韓之湄。風帆萬里。捨筏從師。得道已竟。言歸有期。四明檀越。顧氏承徽。捐宅為寺。盡禮邀祈。名曰寶雲。金刹巍巍。師既戾止。學徒影隨。戶外屨滿。聲走天涯。台山墜緒。

接統興衰。有二神足。真師子兒。慈雲法智。
迭和塤箎。人皆謂師。蟠英孕奇。植根堅固。
獨幹靈枝。花開五葉。異轍同歸。抵今禪教。
遂得並馳。續佛壽命。師其以之。

四明法智尊者

靈山之會。龍象雲蒸。羊鹿牛車。同歸一乘。雨勝法雨。
普潤有情。逮及後世。止觀爰興。慈鋒慧劍。
摧墮疑城。誰其嗣之。粵有四明。講席雄峙。
淵默雷聲。天台正統。於焉繼承。章聖在御。
使駟馳星。問佛大旨。得其精英。宸恩載錫。
法智鴻名。是為釋子萬古光榮。

天竺慈雲法師

英英式師。文中之虎。口角珠璣。筆端繡組。王侯欽承。
聖君眷與。慈雲錫號。天竺是處。法智為兄。
通公為父。濟濟一門。龍掀鳳翥。積功累行。
知幾寒暑。四眾仰止。如子依母。梵音洋洋。
周浹寰宇。凡曰禮文。悉由纂敘。普賢願力。
金手摩撫。盡未來際。作懺悔主。

寶雲古道場宗瑩以固陋承乏。大傅大丞相魏國公適幸臨之。首訪祖師遺趾。一龕風雨。智者寶雲二大士像頽然其中。公指寶雲。顧謂宗瑩曰。法智慈雲二尊者得非此老親出乎。至今邦人目為通師翁道場。蓋為二弟子設也。可闢一堂塑繪四祖師像作新斯刹。(宗瑩)慄然有愧王臣護法之意。遂即東廡作振祖堂。堂成像設亦具。眾請魏公作贊。公不墮知見。不涉思惟。四贊立成。大以發明吾祖骨體。亦足以開四方觀

聽之益。(宗瑩)既揭之扁榜。復鑱諸堅石。補寶雲既闕之典。
為吾宗無盡之傳。淳熙十四年四月旦。寶雲教院住持傳天台
教觀(宗瑩)謹識。

寶雲通公教主真贊

住阿育王山野堂 普崇稽首

豁大千戶牖。識虛空面目。不容正祝。聊以旁矚。
一時花現於優曇。萬里香飄於瞻蔔。以截流辯。
卷學海之鯨濤。以徹法眼。轉義天之雙轂。
見法界性。入螺溪門。是知。遇白牛而難駕。
注黃金而易昏。闢三觀之祕鍵。操凡聖之宏略。
通玄峯頂何巍巍。淮海清風振寥廓。

寶雲始祖通公法師真贊

住南湖竹菴比丘 可觀稽首

呼一切人。皆是鄉人。冷雲掃電。枯木生春。決定願力。
再來歸命。天台後身。

寶雲開山通法師忌疏

草菴道因

右伏以。道無今古。學有宗承。一滴分流。千車共轍。
功勳莫大。中興知自於根源。授受非常。正教弘傳於師弟。
先推嫡嗣法智慈雲而間生。欽仰師翁道德形儀而如在。恭惟。
傳持教觀寶雲大尊者。台崖的派。鷲嶺耿光。分為不盡之明
燈。散作無方之法雨。垂形海國。化跡神洲。真慈隱妙德之
身。夢幻應苾芻之像。流芳甬水。一家之至教重輝大備鄞江。
二子之敷宣烈焰白毫異相。檀那已播於伽陀。烏石殊方宰睹

競分於室利。某等叨逢勝化。獲睹肖容。但有翹勤。徒增悵結。今則孟冬屆候。諱日斯臨。傾誠聊備於蘋蘩匪薄。少伸於追遠。伏乞。我祖享我差無差之供。示我來不來之儀。憑茲微妙之緣。感以中和之氣。則使民康物阜時和歲豐。醍醐上味而處處灌神。白牛太車則人人脂軸。一家令轍四海同遵。情與非情咸歸祕藏。但某無任拜手歸依之至。謹疏。

南湖師祖寶雲尊者齋忌疏

鏡上義銛

右伏以。法源自遠。注刹海以周流。慧日方中。映寶雲而下飾。群機煥發。此道光嚴式臨示滅之辰。敢怠如生之敬。恭惟。中興敬觀寶雲尊者大法師。應身日本。命世山家。視一切人。皆若同鄉。大方無外。出兩高第。咸於實地。游刃有餘。疏正派於螺溪。散真風於象扇。某等仰高彌甚。向若茫然。玉凡橫經。恨不與當時之聽眾尼壇下拜。媿濫稱今日之孫謀。庶憑明信之熏。幾展慈憐之鑒。伏願無生智焰永聯從上之光。常住妙華益粲後來之秀。盡空末學。同趣圓乘。謹疏(昔鄮峰未更為禪刹。大洪天台教觀。清涼大法眼禪師亦稟教于中。時寶雲通公蓋嘗預講。其四明慈雲皆為聽眾。其說見于鄮峰古碣。所謂玉凡峰者今阿育王山是也)。

四明法師稟學寶雲尊者

吾祖法智興起大教。始者二十歲參學寶雲法師。登門方三日。座元謂之曰。法界自有次第。若當尋之。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人皆駭聽。及二年。厥父偶夢。師跪于通公之前。通執瓶水注其口。自是

一家教觀頓然超悟。因代通講授。僅數載。泊通之滅。又自夢。穿通之首。擲于左臂而行。自謂。二夢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自後遷住乾符。四載方赴南湖之請也。

慈雲懺主稟學寶雲住持

慈雲法師台之寧海人也。脫素于東掖山。泊為僧。即入國清。普賢像前燼指。誓學天台聖教。徐負笈趨于寶雲。道中忽夢。一僧自言。吾是文殊和尚。及至禮通之足。偶自省。所夢之僧即師也。因爾服膺受道。值通歸寂。乃返天台。淳化改元師年二十八。眾請住寶雲凡十二載。講四大部經。咸平五年復還東山。晚遷天竺。大闡法化。棲遁終焉。師居寶雲。靈跡有四。

一師於寶雲講經次。一旦忽有施氏胎驢。趨伏座下。講罷而去。自爾而至者凡四十日。產而乃已。驢果有人之意。而能聽法。不亦異乎哉。

二師在寶雲。嘗建淨土會。著書曰誓生西方記。作念佛三昧詩。其敘曰。念佛三昧踐聖之妙道凡揭厲于法流者。何莫由斯矣。昔遠公化尋陽群賢。皆為念佛三昧詩。遠為序。皇宋丙申。遵式會四明高尚之賓百餘人。春冬二仲一日一夜。萃寶雲講堂。想無量覺行。漢魏經壬寅。既廢適台之東山。惜無述焉。乃擬晉賢作詩。寄題于石。垂於後世也。

三師住寶雲。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造旃檀大悲像。像成工有誤折手執楊枝。師驚且恐。即自接之。不施膠漆而混合如故。即撰一十四願文。其略曰。己亥咸平二年四月。四明沙門遵式刻像。懼晦于後世。手題記云。沈淨月刻相貌。章淨修等須像財物。像成立于大法堂。召僧百人。奉行經法而證之。

四咸平三年。四明大旱。郡人資以祈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大霈。郡守蘇為異而敬之。即題石為記。

明智法師寶雲住持

晁說之作師行業記曰。明智中立師明之鄞人也。元祐間住延慶。一日辭去。雖太守亦不得而留也。且曰。待余六十歲再來。自是居隱學山。眾方從之。會缺僧職。復不能捨。太守躬請出住寶雲。實其祖師通公道場。時寶雲頽圯無一全椽。師復新之。咸曰。師前曰隆其三世祖之居。今又興其四世祖之室。孰謂像法末哉。先是伽藍神腹中得願文一帋。曰。後更百年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師復退去。築菴白雲山。凡四年。亦無一日不講。太守又命住延慶。不得辭。時年六十歲。果符前言矣(草菴教苑餘事載。明智住寶雲。經于八年)。

史太師請瑩講師住寶雲疏

右伏以。昔寶雲有大弟子。如渥洼出羣馬駒。自天台熏正見知。若猗蘭脫眾蕭艾。當後世寂寥之際。知阿師付授之難。共惟。新命寶雲瑩公講師既以心傳。不為塵累。遍歷兩華之肆。親出烹金之爐。鶴髮霜眉。受道人卒歲之託。晨香夕火致居士華封之誠。眾所歸依。公無退轉。謹疏。

寶雲院利益長生庫記

祖師自雞林來首訪螺溪。盡得天台之道。復欲杭海。太守錢公固留之。使者顧公亦舍其室。為師傳道授業之所。故法智慈雲二大士從是出焉。今寶雲之居邦人目為通師翁道場是也。其間廢興相襲。不得而詳。住持瑩公坐席未溫。首歛

巾盂以估於眾。得錢一百萬。內外道俗又得錢百萬。太師魏國史公捐國夫人簪珥。以施之。合為利益長生庫。以備歲時土木鐘鼓無窮之須。後五年建大講堂。半取其贏以助工役。實其志也。瑩公性淳直。而御眾以寬。寶雲初歸。有侈心者。輒起重輕之議。至有僧吏恃權以撓之。權虎而寇。傍人為震栗。而瑩自若也。太師魏公實知之。至是則人皆悅服。余聞先佛捐軀以求道。無一芥子許地空無佛身。至空劫積塵之初。所謂草樹巖崖成道利生之所率先成就。此豈智術所能致哉。今寶雲盧焰之餘才一甲子則氣象復還舊觀。此瑩之心與昔人願轂俱馳而不忘也。後世因循苟且之事。瑩恥而不為。如石之堅。如地之載。其所植立如此故。余不得不書。瑩嗣東堂元慧師。瑩公名宗瑩云。紹熙三年七月旦日橘洲老衲寶曇記。

建法堂慶筵致語

同前

右伏以。梵宮成列。無越寶雲之故家。邦人至今知有雞林之古佛。實斯文之冀北震大聲於斗南。自劫灰之後。而樹王先成。歷國朝以來。而人物尤盛。譬諸琵琶琴瑟必資妙指乃發至音。於草木叢林。雖曰無情。亦知所嚮。侈一堂之壯觀。閱數世之宏規。蟬蛻翬飛。欲上于於雲漢。迦陵清徹。將遍滿於人寰。恭惟。寶雲堂上大法師塵外孤蹤林間老斲。接龍象之步武。繼鐘梵於晨昏。輪奐一新咄嗟兩辦朱明在候。方鼓吹於薰風。緇白臨筵。共徘徊於華雨檀。越某人高情落落和氣融融。肯同蓮社之清游。是亦靈山之勝友。某等獲觀殊勝。辱在伶倫。不揆蕪才。輒陳口號。

又見南風入舜弦。幾多龍象正差肩。一堂絕出雲霄上。
萬口齊稱古佛先。坐穩猊床如大定。手揮麈尾極重玄。鄮山
鄞水人長在。總是吾廬不計年。

法雨堂題名

紹熙辛亥歲。住山瑩講師建大法堂。廣袤宏曠殆甲諸方。
是時竹院禪師曇公謁是院。因請立名。師應聲曰。院額寶雲。
雲能致雨。雨能潤物。茲院乃台宗中興發源處。佛祖雨法雨
沃群生非一日。當以法雨為堂之名。宜矣。宗曉深愛此名因
依。而山門未暇揭是榜。恐久而堙沒。特表而出之。經不云
乎。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又曰。無上法雨雨汝身田。又
曰。能雨無上甘露法雨。法雨之名遍出諸大乘經。今吾祖通
公大法師負高明之識。來自三韓。得淨光法道。殆於此地洪
通。四明天竺二尊者蟠英蓄秀。能荷傳斯宗。迄今垂二百載。
其道未艾。此非雨法雨沃群生乎。昔楊無為嘗贊宗門陳尊宿
曰。叢林處處蒙霑潤。莫測風雷起老龍。今於寶雲通公亦云
也。

寶雲振祖集

天台傳佛心印記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 No. 1938 《天台傳佛心印記》

元傳天台宗教興教大師虎谿沙門 懷則 述

只一具字。彌顯今宗以性具善。他師亦知具惡緣了。他皆莫測。是知今家性具之功。功在性惡。若無性惡必須破九界修惡顯佛界性善。是為緣理斷九。非今所論。故止觀所明十乘妙觀。觀於陰等十境三障四魔。一一皆成圓妙三諦。此乃發心立行之體格。豈有圓頓更過於此。初心修觀必先內心。故於三科揀却界入。復於五陰又除前四。的取識陰為所觀境。如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為總無明心。若就總明別即第六識。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千枝百病自然消殞。若不入者然後歷餘一心例餘陰入。乃至九境待發方觀。不發不觀莫不咸爾。方顯九界三道修惡。當體即是性惡法門。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修惡既即性惡修惡無所破。性惡無所顯。是為全惡。是惡即義方成。是則今家明即永異諸師。以非二物相合亦非背面相翻。直須當體全是方名為即。何須斷除煩惱生死。方顯佛界菩提涅槃耶。又應須了此性善惡。在諸大乘立名不同。廣略有異。立名不同者。華嚴云。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法界。迷則十界俱染。悟則十界俱淨。十法界離合讀之三因具足。三字合呼九界。為惡正因。佛界為善正因。十字獨呼法界。合呼即了因。十法合呼界字。獨呼即緣因。法華云。諸法實相不出權實。諸法是同體權中善惡緣了。實相是同體實中善惡正因。九界十如即惡緣因。佛界十如即善緣因。三轉讀之了正不缺。涅槃經中。闡提善人二人俱有性善

性惡。名為善惡緣因。三因既妙言緣必具了正言了必具正。緣言正必具緣。了一必具三。三即是一。毋得守語害圓誣罔聖意。若爾九界三因性。染了因性惡緣因。染惡不二是惡正因。豈唯局修。佛界三因性善緣。因性淨了因。善淨不二即善正因。此性善惡亦名性淨性穢。或名理明理暗。或名常無常雙寂之體。如請觀音。或單名毒害。毒害即性惡。皆一體之異名也。隨機利鈍廣略有異者。略則十界廣則三千。故知善惡不出十界。十界性融互具成百界。界十如則成千如。假名一千。五陰一千國土一千。如此三千現前一念修惡之心。本來具足非造作而成。非相生而然。非相含而然。一念不在前。三千不在後。一念不少三千不多。須知情可破法不可破。執法成病亦須破。是則善惡淨穢是法門理體。體本明淨不斷纖毫。是則斷證迷悟。但約染淨而論。往人無擇法眼。情理不分藥病不辨。纔聞空中名遮一相不立。便作斷滅而解假觀名。照三千宛然。定謂三千立法。若三諦俱遮。又如何立法耶。迷情須破。故用即空即假即中。達此一念修惡之心。即是三千妙境。修惡既即性惡。是理具三千。而此修惡便是妙事三千。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自然攝得事用三千。三千皆實相相宛然。事理本融非頭數法。不屬所破寧非所顯。故曰諸佛不斷性惡。闡提不斷性善。點此一意眾滯自消。問曰闡提與佛斷何等善惡。答闡提斷修善盡修惡滿足。諸佛斷修惡盡修善滿足。問修善修惡既是妙事。乃屬所顯何名所破。答修善惡即性善惡。無修善惡可論。斯是斷義故。諸佛斷修惡盡。闡提斷修善盡。修善惡既即性善惡。修善惡何嘗斷。斯不斷義。斷與不斷妙在其中。問闡提不斷性善修善得起。諸佛不斷性惡還起修惡否。答闡提不達性善為善所染。故修善得起。廣治諸惡。諸佛能達於惡。故於惡自在惡不復起。

廣用諸惡化度眾生。妙用無染名惡法門。雖無染礙之相。而有性具之相。博地但理名字。初聞觀行未顯。驗體仍迷。六根似發。初住分見妙覺果成。究竟明顯是則理須親證。其相方彰。如曹公相隱解衣方見事可比知。如孫劉相顯瞭然在目。又如全波為濕全濕為波。波相易識濕性難彰。如此事理宛有三用。只一事理三千即空性。了因即假性。緣因即中性。正因三諦若不性具即義何由可成。非但三千即三諦亦乃三諦即三千。故云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三千即中。以中為主。即一而三。名為本有所觀妙境。以空假即中三皆屬性中。即空假還歸二修。三千即空以空為主。名全性起修。是為因中能觀妙觀。以假中皆空三皆屬觀空。即假中還歸用。境三千即假以假為主。名為果上解脫大用。以中空即假三皆屬用。假即中空還歸境觀。只一三法。各對二明。論乎三境。三觀三用不即不離。不縱不橫即遮即照。二義同時玄妙深絕。如三點伊。一不相混。三不相離。名大涅槃。今就能觀論乎三觀。所觀即是三諦。言三觀者。以即空故破染礙情。一相不立。顯此三千同一性故。一切即一方能同居。一念派之彌合故。如眾珠咸趣一珠。畢竟清淨非斷無空。以即假故互具互攝。諸相宛然顯此三千。不失自體一即一切。雖復同居一念即之彌分故。如一珠影入眾珠。不可思議非賴緣假。以即中故顯此三千。非一非一切。非分非合。雙遮二邊。無有二相雙照二諦。空假宛然。豈同但中。不具諸法一空一切空。三觀皆空總空觀。一假一切假。三觀皆假總假觀。一中一切中三觀皆中總中觀。是則終日破相諸法皆成。終日立法纖塵必盡。終日絕待二邊熾然。是為即破即立。即立即破。非破非立而破而立。亦名即遮即照。即照即遮。非遮非照而遮而照。說雖次第行在一時。若爾無

理不立無情不破。豈與斷無之空賴緣之假。出二邊中同日而語耶。故曰。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稻麻二乘恒沙菩薩。並不能知斯義少分。如此三千通依諸部的在法華。蓋由昔經。一有兼帶之過。二有隔偏之失。今經非但純一無雜。復能開龜即妙。題稱妙法。良在茲焉。是知用此絕待妙法為觀體者。方譬日光不與暗共。此乃終窮究竟極說。是為佛祖正傳心印。佛以是傳之於迦葉。迦葉以是傳之於阿難。乃至二十四代傳之於師子比丘。師子遇難不得其傳焉。是為金口祖承。皆見而知之者出付法傳。或有前加六佛後添四祖。說偈付法。拈華微笑唱為教外別傳經論無憑。人皆不許。洎漢明夜夢佛法流東至北齊之間。有慧文師。因探釋論悟一心三智。橫宗龍樹推而上之。即二十四祖中第十三師。文師則聞而知之。以此授之南嶽。南嶽克證法華三昧獲六根清淨。傳之於天台。天台靈嶽親承大蘇。妙悟持因靜。發證不由他故。用法華妙旨。結成三千絕待妙觀。傳之於章安。章安結集法藏傳之於二威。威傳左溪。左溪傳之於荊溪。荊溪廣作傳記輔翼大義。昭如日星。復推而下之。皆見而知之者。一家教觀光被四海。始則安史作難中因會昌廢除。後因五代兵火教藏滅絕。幾至不傳。螺溪訪失。舊聞網羅天下。錢王遣使高麗日本。教觀復還無行江浙。傳至於四明。荊溪未記者記之。四三昧難行者悉行之。中興此道。如大明在天不可掩也。此亦聞而知之者。故翰林梁敬之。謂之抗折百家超過諸說。員外柳子厚謂之去聖逾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二賢者豈虛美而諂附之耶。諸宗既不知性具惡法。若論九界唯云性起。縱有說云圓家以性具為宗者。只知性具善也。不知性具惡故。雖云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鼠啣鳥空有言無旨。必須翻九界修惡。證佛界性善。以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心是佛

等。乃指真心成佛。非指妄心。故有人云。即心是佛。真心耶。妄心耶。答真心也。又有人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此乃獨標清淨法身。以為教外別傳之宗。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大功大用非無報化。若解通報化即滯染污。緣非護念不能頓見法身。是皆不出但中之義。尚未能知佛界。但中性具三身豈能知九界三身耶。以善惡言之偏屬性善。十界言之偏屬佛界。真妄言之偏屬於真。九識言之偏屬真常淨識。四教言之偏屬別教。陰等十境言之屬菩薩境。未離三障四魔。何名圓頓心印。故知諸師言即指真即真。非指妄即真。是則合云菩提即菩提。涅槃即涅槃也。既非即陰而示。又無修發之相。偏指佛界真心一破一立。若非別教緣理斷九推與何耶。又復不了性惡即佛性異名。煩惱心生死色。皆無佛性。煩惱心無佛性。故相宗謂定性二乘。極惡闡提不成佛。生死色無佛性故。彼性宗謂牆壁瓦礫不成佛。須破九界煩惱生死修惡。顯佛界性善佛性故。但知果地融通。不了因心本具。若爾非但無情無性有情亦無。何者須約真如心說唯心。則成遮那有佛性真常色。說唯色則成寂光有佛性。何關有情煩惱心無情生死色耶。具如金錍中說。問有人云。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是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高僧所修四禪八定。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今此所明何相反耶。答良由他人見今家。立第六識為所觀陰境。乃謂權教所詮。觀第九識方同佛體。如斯指斥謬之甚矣。前雖已辨今更評之。若論境者唯尚近要。即以第六識心。以為所觀之境。知妙三識未嘗暫離一見一思。雖唯一識未嘗不以三識為觀。未嘗不以三識為境。若直以此心緣於佛界實相理者。如用藕絲懸山徒增分別絕念無由。何者。此第六識既是見思熏起。能起忻厭分別作善惡因。即是修惡

體。此修惡即是性惡。是為能觀觀法。復是所顯法門。故荊溪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以由修惡即性惡故。三觀十乘無惑可破無理可顯。方名無作妙行。乃至果上普現色身。垂形九界遊戲六道。全性惡起得名無謀而應。若也翻惡為善斷惡證善。因中行成有作果上。作意神通何異外道。如此稱為頓同佛體。乃認魚目作明珠。指山鷄為鸞鳳。雖三尺童子亦知其謬。若以性惡對乎性善。約十界次第迭論者。六界為惡二乘為善。八界為惡菩薩為善。九界為惡佛界為善。此之九一乃是惡之際善之極。故今所辯蓋就極論圓人性具善惡。故如君子不器。善惡俱能體用不二。別人不具性惡。故如淳善人不能造惡。為無明所牽方能造惡也。釋論云。婬欲即是道。癡恚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婬欲癡恚修惡也。具一切佛法即性善也。又經曰。彈指散華低頭合掌皆成佛道。彈指等修善也。皆成佛道者即性善也。夫如是莫不咸使法界有情。復此本有自性而已矣。故得山林之下草澤之士。精究佛乘弘宣聖化。或於師門耳提面命見而知之。或於經疏研幾索隱聞而知之。見聞之間兩心相照。玄領默契名之為傳。我心本具不從他得名為不傳。心雖本具點示方知是為傳。此不傳之妙如印即心是名心印。知此者名妙解。行此者名妙行。證此者名妙果。如此則能事畢矣。如上所論且在自行未涉化他。何者迦葉於譬說中一聞即悟不假修持。具領五時施化故。曰說法據此故施開自在。遂蒙如來述成授記。故知迦葉傳此心印的在法華。聞譬者妙解也。悟入者妙果也。故曰。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迦葉既爾餘可例然。金口既然今師亦爾。北齊一披其文朗然大悟。南嶽九旬乃證。天台二七方克。故知從聞而思。思修而證。根性不同證有遲速。若論化他名為付託。亦曰囑累。仍有通別。通該四眾。別在迦

葉。如勸持讀誦囑累流通。乃至餘深法中示教利喜。聲聞則具有八千。菩薩則無量無數。別則唯在迦葉。付囑不局一處。故涅槃中雖不在會。欲令四眾咸知敬信有在。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以付摩訶迦葉。又付法傳云。化緣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若爾經必有文不盡度耳。所以獨付迦葉者有三意故。一者如來緣謝迦葉緣興。二者迦葉苦行能令佛法久住。三者附於小果化導易行。例如淨明德佛付囑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廣令流布是也。蓋由緣不在彼。是以付託於斯豈傳佛心印。獨在迦葉餘皆不了耶。世人昧此欺罔聖賢妄生戲論。未能知此自行化他的傳之旨也。嗚呼。是為一家古今絕唱佛祖正傳。但白雪陽春唱高和寡耳。則幸逢嘉運不辭鄙陋。輒憑紙墨以廣見聞。効法華若田若里。涅槃若樹若石。或生謗毀。庶幾強毒如獸渡河。豈敢顧於濡尾者也。

天台傳佛心印記終

天台傳佛心印記註

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7 冊 No. 969 《天台傳佛心印記註》

重刊傳佛心印記註引

爰自佛法東被震旦諸賢盛為宣揚據經依論立宗非一而的傳佛祖心印紹隆大法正統者惟吾天台一宗耳第時運下衰哲人長往禪宗華嚴之徒橫議于外異端曲見之士蔓延於內正傳心印遂晦而不明賴有元初虎溪興教大師者出深悟圓宗力守祖業著書數千言命為天台傳佛心印記焉而其為書也揭性惡之談點理毒之致甄即離於毫芒辨圓別于隱微明佗宗異端之似是而非顯天台圓家之獨得真傳可謂巨夜之大明燈也嘗吾妙立和尚大中興此道而深知佗宗異端為害之甚故每講此書以授學人於是此書盛行而註解間出然或醜陋荏瑣或訛謬乖違無得作者本旨者(余)頃於大藏中得無盡大師所著註而讀之則消釋詳悉理致深切大發作者意但有一二不穩者乃全璧之微瑕耳豈妨為重寶哉於是乎卑諸劖生梓而流通云。

時

元祿丁丑冬十月

天台山東溪沙門(亮潤)大雲謹識

天台傳佛心印記註序

夫法身充滿於法界般若朗照於性天解脫蕭然於累表大用普應於羣機為如來之果德為九界之因依其所由來舊矣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中諦者統一切法為天然之性德為法界之真歸其所由來亦舊矣見思阻乎空寂塵沙障乎化

道無明翳乎法性為三身之覆障為三德之糾纏其所由來亦舊矣空觀者破見思惑假觀者破塵沙惑中觀者破無明惑斷煩惱生死之聖藥成菩提涅槃之真因其所由來亦舊矣煩惱生死斷則解脫大用成解脫大用成則般若智照朗般若智照朗則法身性德顯其所由來亦舊矣是則三觀者為傳佛心印之真宗祖祖相承之大法凡有志於佛道者是不可不明又不可不修也第觀由達境而修境由開解而發境有生焉佛焉善焉惡焉修焉性焉離焉即焉苟不原乎性具則即義何由可明是故作傳佛心印者廣引佛祖誠言以明性具宗旨庶令從事斯道者了眾生修惡之地本全性以起修雖昏盲倒惑之鄉亦全修而在性是則生佛因果悉由悟迷悟迷無因本乎心性迷之則道修曠劫猶曝腮於龍門悟之則稗販屠沽亦高超於上乘然而見道雖齊於諸佛結習猶紆於下凡所當全性以起修妙達全修而在性全性以起修則修無別修全修而在性則性無別性此則終日在性念念達性以成修終日起修心心了修而在性不妨建立水月道場廣作空花佛事修行如幻三昧回向鏡像如來具菩薩之威儀成比丘之細行立文殊之智種圓普賢之行門能具乎此則學道事畢此傳佛心印記之所以作也或有厲聲動色而言曰吾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者也夥言修性亦奚以為余始聞之則唯唯而退末則屏氣徐進曰余聞初祖曰吾有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五六葉又尚般若當時為君已聊通一線請事斯語無為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又曰吾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也夥言進修亦奚以為余亦退步屏氣徐而謂曰何名直指何名人心何名見性何名成佛又君所成佛性乎相乎若見性佛則未有莊嚴古人修慧不修福尚云羅漢應供薄矧俱未修無為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君於日用見色聞聲果能不緣塵以起分別或塵勞暫息而未永斷煩惱則見思猶阻乎空寂而空觀宜修無為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君於化道能知病

識藥應病與藥合得服行先以神通駭動後以智辨宣揚乎苟未能此則塵沙障乎化導而假觀宜修無為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君於法性能空有雙遮中道亦忘契祕藏而高踞寂場證報應而三身圓現乎苟未能此則無明翳乎法性而中觀宜修無為侈言而空腹高心也或者聞之理窮語息合十槃談唯唯而退因錄其言而併為之序。

大明天啟七年歲次丁卯僧自恣後二日傳持天台教觀比丘傳燈述於楞嚴壇之不瞬堂

源流圖敘

夫學佛法者稟智者大師而曰天台教以自別乎賢首慈恩諸家也其為教也有教焉有觀焉教則以五時八教為經五章七釋為緯觀則以二十五法為方便以十章為正修乃至色心不二之談修性互用之旨以例諸家如眾流之望巨海燭火之隣日月靡可同日而語矣然則始於智者大師乎曰非然也蓋大師得之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而龍樹得之釋迦或當機印可或懸契心宗此則台教之源也故龍樹而下皆稱祖焉然則章安而下曷為稱祖曰敘得統也敘功德也大師說法惟總靈辨而不由筆授時惟章安夙擅多聞復由妙悟集為論疏以啟後人說者謂其總持之功同符慶喜四傳而至荊溪教網稍夷金鉉義例闢邪輔正說者謂其弘贊之勛比隆章安唐末喪亂吾宗典籍流散海東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尚熾我四明尊者抉迷雲以輝性日挽頽波而清教海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蛄蜨理毒性惡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判權判實說性說修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莫不表而出之無遺憾矣說者謂九世二百年間備眾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惟法智一師信然哉自

龍樹迄法智是為十七祖法智下傳者最夥而廣智神照南屏亢為三宗其學徒紛紛鼎盛矣宋景定間南湖磐公作佛祖統紀有世系表載傳授源流頗具而法智十數世以後竟泯泯無傳焉嗟乎常住教典滿閭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而天台教脈竟無有起而續之者遂使時教不行觀道不明此何異佛法已滅可慨已然則今之君子能不惑不沮奮然稟天台之學若揭日月而行者乎以今觀我妙峰法師之為是役也即謂之繼法智而興夫誰曰不可語云在則人亡則書即北齊之繼龍樹亦有然矣然艸菴以失緒被斥奈何是不然艸菴如周室尚在而吳楚僭王今則匹夫而有天下誰得而議之有志者勉之矣於是磐公世系圖而授之梓人名曰天台教源流圖噫後之興起斯文者益思所以衍其流毋令泯泯無傳而絕佛慧命也哉。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宗天台教觀
菩薩戒弟子攜本馮夢禎薰沐拜撰

傳佛心印記註卷上

幽溪沙門 傳燈 註
楞嚴比丘 靈耀 較

△初題目。

天台傳佛心印記

此之記題乃用三別以揀三通謂通記別記通印別印通傳別傳也通別記者如四明光明拾遺等栢庭仁王神寶等皆稱為記故通光明拾遺非仁王神寶等故別今以心印之別冠於此通之上乃顯此記別從心印以受稱也通別印者如小乘無常無我寂滅大乘一實相皆稱為印故通大乘一印非小乘三印等故別

今以佛心之別冠於此通之上乃顯此印從一心實相為印受稱也通別傳者如達摩賢首等故別今以天台之別冠於此通之上乃顯此傳別從天台而受稱焉故云天台傳佛心印記天台佛心之旨其義云何佛雖無心而無不心乃以三智為心也須知今家言佛心者非復指真心為佛心乃指現前介爾一念妄心當體即是佛心以一念具足百界千如即空假中故又復應知今家云直指妄心是佛心者乃對乎佛界之真通說九界為妄別而言之應云直指地獄心是佛心乃至天心是佛心聲聞心是佛心乃至菩薩心是佛心又復此順題中云佛心故從對待顯鈔云一切心是佛心若絕待顯鈔應云直指地獄心是地獄心乃至天心是天心聲聞心是聲聞心乃至菩薩心是菩薩心又復此亦順題中云心印故捨別從總云一切心是一切心若從別者應云直指地獄色是佛色地獄色是地獄色乃至菩薩色是佛色菩薩色是菩薩色受想行識根塵識三莫不如是蓋修惡即是性惡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故也若爾題中何得偏稱心印以鈔玄云佛法太高眾生太廣初心為難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觀心則易今順鈔玄去難就易故以心印為題以三無差別故任運攝得佛及眾生色心依正等佛以此心印定一切諸法相相皆實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傳之於迦葉迦葉一十三傳至於龍樹龍樹一十七傳至於四明法智此天台傳佛心印之迹也具如記中所出或曰天台賢首立宗雖別佛之心印義乃攸同若其異者則不得云佛之心印果一無二良由傳者所得不同故法華聲聞未蒙開顯之先孰不自謂與菩薩同入法性豈聲聞所入同菩薩所入蓋從自計未入謂入爾如他宗復以真心為佛心今家則直以妄心為佛心此其所以不同也既一不同則彼反加謬斥疑悞後學而是彼非此又豈容莫不辨哉故知今之所記為樹圓宗匪關

人我永嘉云圓頓教弗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此天台傳佛心印記之所以作也。

△二述人。

虎溪沙門懷則述。

述者記其所聞述天台受授之道謙而不敢稱作也師得法於雲夢允師為南屏八代之的裔四明九世之玄孫嘗撰淨土境觀及此記最為精確竝入大藏其氏族等未詳更俟檢討。

△三正文三初明傳佛心印之本二初明諦觀性體二初直標性具以明理本二初略援祖誥以立心印之體。

只一具字彌顯今宗以性具善他師亦知具惡緣了他皆莫測。

此之六句共二十四字語本出四明尊者觀音玄義記中玄義乃天台大師釋法華經普門品題未入經文先立五重玄義以釋品題用十義以通其意十義者一人法二慈悲三福慧四真應五藥珠六冥顯七權實八本迹九緣了十智斷至第九簡緣了中大師設問云緣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惡否自答云具此一具字乃吾大師掀翻如來藏海湧出摩尼寶珠得之者不惟喜雨寶穰穰亦以見體圓瑩徹故法智大師一見乎此即稱揚讚美對眾宣弘而曰只一具字彌顯今宗以性具善他師亦知具惡緣了他皆莫測而我虎溪大師深悟此宗傳佩心印欲以此道轉以悟人筆述此記以弘頓教是以開宗明義即拈出此章以為心印之體而曰只一具字彌顯今宗等可謂善乎記述者也言今宗者天台圓宗也有二一對古言今二對他言今古者天台之先光宅等諸家也他者天台已後賢首慈恩等諸家也自佛法東流震旦諸家判教立宗或是西來聖賢或是此方英哲孰不謂被犀堅之鎧握龍泉之劍而獨振寰中若求其有教以為之說離暗證之譏有觀以為之行無循文之失捨天台則難能故以圓宗而自許非自譽

也深有所以也所以者何所謂只一具字若不論具則全無所以
烏足以稱圓又與夫藏通別之有教觀者何以異乎是故今家稱
圓功在性具教得此故圓頓觀得此故無作故曰彌顯是以宗其
教而為之說者說而無說依其觀而為之行者行而無行無說而
說是為真說行而無行是為妙行自行化他能事畢矣得不謂天
台之道大有功於如來滅度之後者乎或曰若天台以性具稱圓
者如他宗誰不云圓家以性具為宗耶若然又何獨貴於天台故
釋之云誠如所言他師果亦云圓家以性具為宗也然不知他家
云性具者只知性具善也特天台之少分耳蓋天台之言具者有
性善焉性惡焉於善惡中各有正與緣了故法華云諸法實相諸
法即十法界也佛界十如是性善緣了九界十如是性惡緣了實
相是性善性惡正因如此十界善惡不論凡聖現前一念之心法
爾具足他宗諸師何嘗道及故云莫測以不測故故聞之者以謂
惡駭天下狂而不信此齊東野人也烏足以語道哉。

△二略釋性具以顯圓頓之教六初通顯圓頓。

是知今家性具之功效在性惡若無性惡必須破九界修惡
顯佛界性善是為緣理斷九非今所論。

他宗既莫測具惡緣了故雖知具善不得稱圓反顯今家性
具之功效在性惡故得云只一具字彌顯今家也夫何故以若無
性惡必須破九界修惡顯佛界性善不足以稱圓矣是以今家所
明性具三因善惡正因是一性善惡緣了屬二修二雖修成元是
本具一雖性具全體起修故九法界起修惡時是全性惡起修既
性起則全修在性性惡融通任運攝得佛界而此修惡即是妙事
正屬所顯豈屬所破故不須緣理以斷九也若不論乎性惡者則
九界修惡非從性起非性之惡定須破斷離邊之中必須別緣正
是他家歷別之義故曰非今所論。

△二正引教部。

故止觀所明十乘妙觀觀於陰等十境三障四魔一一皆成圓妙三諦此乃發心立行之體格豈有圓頓更過於此。

此引今家性具成功教部而證成也止觀者摩訶止觀也十乘妙觀者一觀不思議境二真正發菩提心三善巧安心止觀乃至第十離法愛此能觀之觀也陰等十境者陰入煩惱病患業相魔事禪定諸見上慢二乘菩薩此所觀之境也三障四魔者三障即陰入病患二境屬報障煩惱諸見上慢三境屬煩惱障業相魔事禪定二乘菩薩五境屬業障四魔即陰入業相禪定二乘菩薩五境屬陰魔煩惱諸見上慢三境屬煩惱魔病患境屬无魔魔事境屬天魔也此十境三障四魔即九界修惡何者陰等八境即六凡法界二乘一境即聲聞辟支二法界菩薩一境即菩薩法界言一一皆成圓妙三諦者正由今家有性惡之功故不破九界修惡直以十乘能觀妙觀體達所觀十境三障四魔九界修惡當體即是性惡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故陰等十境一一皆成圓妙三諦蓋性善惡正因即中道第一義諦性善惡了因即真諦性善惡緣因即俗諦此三因三諦舉一即三故圓言三即一故妙圓家行人凡發心立行莫不以此為大體莫不以此為綱格故曰此乃發心立行之體格夫以此而為體格則三障四魔無有遣法圓妙三諦當體圓成故曰豈有圓頓更過於此嗚呼天台妙教成功之若是圓且頓也而云只一具字彌顯今宗信不誣矣。

△三的觀心要二初總無明心。

初心修觀必先內心故於三科揀却界入復於五陰又除前四的取識陰為所觀境如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為總無明心。

此以易觀而釋或者之妨也前明十乘妙觀觀於陰等十境須知一是現前所觀之境九是未得入位未來所發宿習之境故今但以三科而釋或曰止觀明所觀之境既有陰入界三何得只以現前一念識心為所觀耶故釋之云必先內心也蓋陰入界三

多是生法生法太廣初心為難三無差別觀心則易故於三科唯取陰境陰境有五仍復為寬復於五陰又除前四的取識陰為所觀境喻如去丈就尺去尺就寸以此識陰近而復要最為易觀即眾生日用根塵相對一念心也言是為總無明心者六七八識皆屬無明麤細雖殊不出一念故此一念得稱為總故此八識觀前前者必具後後觀後後者不具前前如人觀波必觀於水若觀靜水必不觀波也。

△二就總明別。

若就總明別即第六識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千枝百病自然消殞。

言就總明別即第六識者以七八兩識雖在其中據現前麤淺易見則第六者偏當其稱苟行人用微妙觀以此而為所觀則不久任運轉八識以成四智故云知伐樹得根灸病得穴千枝百病自然消殞何以故蓋此一念是為總無明心雖觀一識未嘗不以三識為觀未嘗不以三識為境故不惟祇破見思而塵沙無明隨其功著任運皆破此言的取識陰為所觀境成功之妙如此。

△四例餘一心。

若不入者然後歷餘一心例餘陰入乃至九境待發方觀不發不觀莫不咸爾。

若於此六識境不得入者當知此法非是便宜應須改轍以從善道故曰然後歷餘一心例餘陰入餘一心者受想行三陰也例餘陰入者色陰及十二入也乃至九境待發方觀不發不觀者前一境其猶禮樂後九境其猶征伐禮樂施之於太平故陰入境不待發而先觀征伐行之於離亂故後九境必待起不得已而後觀也須知此十境者非唯識陰是總無明心而餘一心乃至九境悉可稱總若能隨其所行所發用微妙觀而觀之一一皆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十枝百病自然消殞故曰莫不咸爾。

△五結成功能。

方顯九界修惡當體即是性惡法門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修惡既即性惡修惡無所破性惡無所顯是為全惡是惡即義方成。

九界三道修惡即止觀所明陰等十境三障四魔也性惡即止觀所成圓妙三諦也言修惡是性惡法門者此九界三道修惡元是全性惡三德而起修從性起則全修在性修既在性苟外此而求是猶撥波取水烏可得乎是故止觀直以十乘妙觀觀於陰等諸境皆成圓妙三諦而此三諦既由觀陰而成豈非修惡當體即是性惡之法門乎或曰天台明性既曰有二今修惡雖即性惡奈性善乎故答云性惡融通無法不趣等也言融通者性善性惡其猶水乳乳固本來成水亦非今有是故行者惟當務即修惡而成性惡弗患性善之不成也。

△六即異諸師。

是則今家明即求異諸師以非二物相合亦非背面相翻直須當體全是方名為即何須斷除煩惱生死方顯佛界菩提涅槃耶。

他之明義有曰修可破而性可顯者蓋昧夫修即性而性即修定有能覆之惡故也今修惡既即性惡故無破顯以無破顯故是為全惡是惡而即義方成也惟以是為即是故今家永異諸師明即如二物相合背面相翻矣言二物相合者如爾雅訓即云即者合也諸師雖有即名既不知修性相即正如爾雅所訓借非二物相合亦難逃乎背面相翻矣以是義故生死非涅槃煩惱非菩提所有煩惱生死定須破除菩提涅槃方得證顯是為破邊立中非今所尚。

△二略引契經以會差別二初雙標。

又應須了此性善惡在諸大乘立名不同廣略有異。

今家之言性善惡一稟契經非師心自立但諸經立名不同廣略有異。

△二各釋二初立名不同四初華嚴二初牒指經文。

初立名不同者華嚴云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法界。

△二結成三因。

迷則十界俱染悟則十界俱淨十法界離合讀之三因具足三字合呼九界為惡正因佛界為善正因十字獨呼法界合呼即了因十法合呼界字獨呼即緣因。

華嚴云云者能隨即真如不變隨緣也能隨真如即善惡正因所隨染淨緣即善惡緣了隨染緣則成九界緣了隨淨緣則成佛界緣了須知染淨初無定體昇沈悉由迷悟方其真如之迷而染也不惟本具九界成迷佛界亦隨之俱迷方其真如之悟而淨也不惟本具佛界成悟九界亦隨之俱悟良由染淨雖似異緣十界本乎一性緣有隱顯性無即離故迷則俱染悟則俱淨或問善惡何因十界而分三因又依何義而立故曰十法界離合讀之三因具足離合之言本乎妙玄彼云皆稱法界其意有三十數皆依法界法界外更無復法能所合稱故言十法界此十字獨呼法界合呼即了因之意也二此十種法分齊不同因果隔別凡聖有異故加之以界此十法合呼界字獨呼即緣因之意也三此十皆即法界攝一切法一切法趣地獄是趣不過當體即理更無所依故名法界乃至佛法界亦復如是此三字合呼即正因之意也又曰若十數依法界者能依從所依即入空界也十界界隔者即假界也十數皆依法界即中界也欲令易解如此分別得意為言空即假中無一二三而一二三而如前(云云)。

△二法華二初牒指經文。

法華云諸法實相不出權實。

△二結成三因。

諸法是同體權中善惡緣了實相是同體實中善惡正因九界十如即惡緣因佛界十如即善緣因三轉讀之了正不缺。

法華諸法實相不出權實權實不出十界有橫豎二論一往豎論則佛界為實九界為權互具言之九界中互具佛果為實佛界中互具九界為權大師云細論各具權實此之謂也橫論者十界各具三因正因屬實緣了屬權全正因以為緣了即實而權全緣了而為正因即權而實蓋十界同居一性權實豈分燕越諸法是同體權中善惡緣了等此約諸法屬權實相屬實而言之然離諸法別無實相何權非實離實相別無諸法何實非權權實相即其妙盡於是矣言九界十如即惡緣因至三轉讀之了正不缺者此玄義釋眾生法之文也先引經云所謂諸法有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天台師云依義讀文凡有三轉一云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報如二云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報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報如是若皆稱如者如名不異即空義也若作如是相如是性者點空性相名字施設邈迤不同即假義也若作相如是性如是者如於中道實相之是即中義也分別令易解故明空假中得意為言空即假中約如明空一空一切空點如明假一假一切假就是論中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縱不橫名為實相惟佛與佛究竟此法是十法攝一切法若依義便作三意分別若依讀便當依偈文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云云然十界離合三轉讀文此南岳天台師資相承文外巧思是皆遊心實相非關義學譬如庖丁解牛進乎技矣目中無全牛者也。

△三涅槃二初略指經義。

涅槃經中闡提善人二人俱有性善性惡名為善惡緣因。

此所引文言義俱略若具足者應引涅槃經三十二云或有佛性闡提人有善根人無或有佛性善根人有闡提人無復有佛

性二人俱有復有佛性二人俱無初二句言修染了因佛性修惡緣因佛性也蓋佛斷修染修惡盡修淨修善滿足故此修染修惡佛性佛善根人無也次二句言修淨了因修善緣因佛性也蓋闡提人斷修淨修善盡修染修惡滿足故此佛性闡提人無也三二兩句言性善性惡正因佛性也蓋佛雖斷修染修惡盡而性染性惡不斷闡提雖斷修淨修善盡而性淨性善不斷惟佛不斷性染性惡故至果地於惡自在廣用性惡法門化度眾生闡提不斷性淨性善後時還起修淨修善對治修染修惡故涅槃後分言闡提成佛蓋本乎此也四二兩句言復有佛性二人俱無此言不退性也。

△二結成三因三初正結。

三因既妙言緣必具了正言了必具正緣言正必具緣了一必具三三即是一毋得守語害圓誣罔聖意。

△二融通。

若爾九界三因性染了因性惡緣因染惡不二是惡正因豈惟局修佛界三因性善緣因性淨了因善淨不二即善正因。

今人獨知觀真常淨識修佛界正因謂之偏觀清淨真如者正由不知具九界三因也今家既揭諸大乘明文而示之則十界三因俱可修第隨其境之現前者觀之修之還之復之不必棄波而求水捨空以求空故又以若爾豈惟字論之斥之使其歸於圓宗也而言局修佛界三因者亦與之之辭若復奪之今人第知修佛界了因以其惟宗於一空而已豈惟不修中道正因即俗諦緣因亦不知修以其多棄事而尚理故也。

△四從指二初泛指諸經。

此性善惡亦名性淨性穢或名理明理暗或名常無常雙寂之體。

△二引請觀音。

如請觀音或單名毒害毒害即性惡皆一體之異名也。

請觀音或單名毒害等者此所引文言義俱略若具引天台大師解釋請觀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云此經從人法以標名人是至慈之大號法是至聖之神呪人有二義一通二別別是觀音之勝名通是菩薩之嘉號別又二義一能二所請字是標能感之羣機觀世音三字是標能應之聖主法有二義一用二體消伏毒害明其力用陀羅尼明其正體體有二義此間名為能遮能持持於三義遮於二邊用即為三一事二行三理事者虎狼刀劍等也行者五住煩惱也理者法界無閼無染而染即理性之毒也故言從人法以標名焉孤山法師闡義鈔云法界無閼者三諦一心名為法界生佛互融一一咸偏故云無礙無染而染者淨名疏云中道自性清淨心不為煩惱所染本非縛脫不染而染難可了知即是眾生迷真性解脫起六十二見考彼言義允合今文若消今文應云法性之與無明偏造諸法即無染而染全理性成毒名理性毒由理毒故即有行毒事毒也今觀諸法惟心染體悉淨即神呪治理性之毒即下經文皆入如實之際也然孤山之釋雖闡猶隱終於毒害即性惡之義不彰不如引大師釋後文正釋消伏毒害陀羅尼云消名消除伏名調伏故經言消除三障無諸惡五眼具足成菩提但除其病不除其法譬如蛇 有毒但消除其螫蠱令不侵人不可殞命也伏者調善令堪乘馭伏三障之毒為入道之門隨應得度而度脫之故不須斷之亦下文不斷而斷斷而不斷之明證也。

△二廣略有異四初指廣略之數。

隨機利鈍廣略有異者略則十界廣則三十。

略則十界文出華嚴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法界廣則三千則義歸法華諸法實相或問華嚴半偈反謂之略法華四言反謂之廣何也答曰華嚴雖半偈而但名十界法華雖四言而義攝十如

天台大師則合廣略而充擴之以為百界千如三千性相之旨則華嚴法界之旨法華實相之宗其義方盡即如來果證眾生理體因果修性之體亦斯盡也充擴之義具在下文。

△二明廣略之體。

故知善惡不出十界十界性融互具成百界界十如則成千如假名一千五陰一千國土一千。

善惡不出十界之旨下文自明今且明二經合轍之義以明性具三千文先約華嚴融十界為百界故曰十界性融互具成百法界次約法華融十如為千如故曰界十如則成千如又次約仁王三法融百界千如為三千故曰假名一千五陰一千國土一千又大智度論釋百八三昧中至釋能照一切世間三昧云得是三昧故能照三種世間謂眾生世間住處世間五陰世間四明大師云故一家用義彼論之三世演法華十如妙談三千固非常情之所企及。

△三結一心之要。

如此三千現前一念修惡之心本來具足。

一念修惡具足三千者但約根塵相對一念心起必屬一界界互具成百界三千若論法體實不啻於此也或者難曰今智者準秦譯之本具明十如故可論乎三千若西晉所譯名正法華經但列乎六如則三千之義安在答曰今論性具但明理體數之多少可必計之即準六如而謂之性具一千八百有何不可況如義雖譯者而有增減而華嚴界義終無所虧且晉譯之本義有未盡隨譯人情安可準信世弘秦譯表表若人晉譯微晦不傳豈無故哉(云云)。

△四彰微妙融通。

非造作而成非相生而然非相合而然一念不在前三千不在後一念不少三千不多。

是無作妙境故非造作法法本具故非相生相相宛然故非相含三千即一念故一念不在前一念即三千故三千不在後一念具三千故一念不少三千在一念故三千不多。

△二明諦觀相貌六初明立諦正觀所以十二初明破情不破法。

須知情可破法不可破執法成病亦須破。

此是釋疑之辭亦是顯妙之談或疑曰若修惡即性惡者何須立三觀以破三惑答曰觀破惑者破情而不破法也情即迷情迷即三惑此之迷情其來久矣始自根本無明終至等覺後心蓋理體本妙情執為羶故破惑者但破三千之情不破三千之法今家不順迷情但顯本具法法皆妙相相皆實故題稱妙法而經曰實相良有以也釋疑顯妙其在是矣然有執藥成病者三觀修之不得其方反翻成三惑更須用乎善巧方便而破之非此中意今云執法成病者執修惡即性惡而廣行修惡止觀所謂無禁捉蛇是也如是修惡正須破之。

△二明理體不可斷。

是則善惡淨穢是法門理體體本明淨不斷纖毫。

承上文言情可破而法不可破豈非善惡淨穢是法門理體其體本來明淨成佛之時不斷纖毫。

△三約染淨明迷悟。

是則斷證迷悟但約染淨而論。

或疑體既明淨不斷纖毫云何經中又有斷證迷悟之說是故釋云是則斷證迷悟但約染淨而論華嚴所謂能隨染淨緣隨分十法界是也隨染緣為染緣所染即為九界隨淨緣為淨緣所淨即為佛法界。

△四破古無擇法眼。

往人無擇法眼情理不分藥病不辨纔聞空中名遮一相不立便作斷滅而解假觀名照三千宛然定謂三千立法若三諦但遮又如何立法耶。

情即迷情理即本體迷情為病應以法藥而破之佛祖設藥內依理而立依三諦境立三觀智是也亦外依病而施依三種惑立三觀智是也是則藥之與病雖有權移性之理體毫無加損往人不解此意聞天台三觀空遮乎有中遮乎邊便作斷滅而解假照乎有定謂三千立法此乃迷名而不知義也今反問之三觀各分遮照爾作此解假使複疎顯妙中有遮則三諦俱遮之旨則不惟俗諦俱遮即空中亦復俱遮又如何立法若例立照則三諦俱照則不惟俗與二邊俱照即真諦亦照又如何斷滅耶。

△五明破迷故用觀。

迷情須破故用即空即假即中達此一念修惡之心即是三千妙境。

承上章情可破法不可破法不可破故體本明淨不斷纖毫其如迷情難消故宜用即空假中三觀破之雖曰破之實無他法可破祇以三觀達此一念根塵對起之心即是三千妙境則三諦三觀修之與性自然成矣。

△六明情破故法顯。

修惡既即性惡是理具三千而此修惡便是妙事三千。

若修惡定是惡則善妙而惡麤定須翻破今修惡既即性惡是則修惡是理具三千即法身般若解脫三德秘藏當體圓成而此修惡豈不便是妙事三千故大師明眾生理即佛云此是圓智圓覺諸法遍一切處無不明了此言性惡即是法身也又云雖五無間皆解脫相此言修惡即是解脫也又云雖昏盲倒惑其理存焉此言修染即是般若也故云便是妙事三千。

△七明觀理能攝事。

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自然攝得事用三千。

或問諸佛果成有事用三千今但觀修即性其如事用何故釋之曰但觀理具而巧用三觀以空而三惑俱破之以假而三諦俱立之以中而即惑即諦法界而等觀之功至自至不久自顯何患果位事用三千乎。

△八明理與事融通。

三千皆實相相宛然事理本融非頭數法。

經云諸法實相諸法三千事也真如實相理也即諸法而實相則即事而理即實相而諸法則即理而事即事而理則三千皆實即理而事則相相宛然豈不事之與理其體本融豈比世間頭數之法此彼相隔一多不融乎下文云一切即一方能同居一念派之彌合故如眾珠咸趣一殊此之謂也。

△九明是顯非所破。

不屬所破寧非所顯。

謂雖用三觀破其迷情而情消理顯情消非所破理顯是所立大師不云乎譬如蛇虺但消其毒不殞其命尚可乘馭矧螫蠱乎。

△十結成涅槃性惡。

故曰諸佛不斷性惡闡提不斷性善點此一意眾滯自消。

點此一意者三千皆實相相宛然不屬所破寧非非所顯也惟其三千皆實相相宛然在事用三千則惟佛與佛究盡諸法實相而九界性惡何嘗斷在理具三千則一切眾生本來即佛而佛界性善何嘗斷所以天台歸宗法華深悟涅槃只此兩義囊括大旨有以也夫。

△十一引問答以發明三初明提佛但斷修中善惡。

問曰闡提與佛斷何等善惡答闡提斷修善盡修惡滿足諸佛斷修惡盡修善滿足。

此中問答文出觀音玄義今虎溪大師略引發明未必全同學者第知中大略而已。

△二明修善惡妙不屬所破。

問修善修惡既是妙事乃屬所顯何名所破答修善惡即性善惡無修善惡可論斯是斷義故諸佛斷修惡盡闡提斷修善盡修善惡既即性善惡修善惡何嘗斷斯不斷義斷與不斷妙在其中。

答中全要緊處在修善惡即性善惡無修善惡可論斯是斷義蓋若有修善惡可論便是不知即義苟不知即則善惡吳楚諍論紛然便不是斷義惟其了知修善惡既即性善惡修善惡何嘗斷即不斷而為之斷是故妙在其中恐後學未悟復立二句明之一須先悟無修性之殊二須悟無善惡之異謂之無修善惡可論。

△三明提佛不斷善惡同否。

問闡提不斷性善修善得起諸佛不斷性惡還起修惡否答闡提不達性善為善所染故修善得起廣治諸惡諸佛能達於惡故於惡自在惡不復起廣用諸惡化度眾生妙用無染名惡法門雖無染礙之相而有性具之相。

諸佛與眾生真如妙性之中本然具足百界千如猶如君子不器善惡皆能謂之不變隨緣隨緣不變故華嚴云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法界當其眾生迷而隨染緣造九界時則佛隱而九顯染用當情而妙用不彰雖曰不彰而佛性堂堂未嘗不顯但眾生自迷當面錯過耳諸佛悟而隨淨緣造佛界時則佛顯而九隱雖曰九隱而九界體性既同究竟則舍用自在方其舍之則藏故佛顯而九隱若其用之則行則十界而同彰故曰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九界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謂之普門示現蓋實證乎此也故曰廣用諸惡化度眾生妙用無染名

惡法門以其不得已而為之強名為惡故無染癡之相而有性具之用。

△十二約六即以判位二初法。

博地但理名字初聞觀行未顯驗體仍迷六根似發初住分見妙覺果成究竟明顯。

博地但理理即三千也名字初聞聞性具十界名知性具三千字也觀行未顯修三觀智觀三千境雖伏五住惑未破故驗三千之體仍迷而不顯也相似似發破見思惑獲六根清淨位相似三千顯發也初住分真此至等覺分破無明分證三千也妙覺果成究竟明顯唯佛與佛乃能究盡三千諸法實相也。

△二譬二初三人譬。

是則理須親證其相方彰如曹公相隱解衣方見事可比知如孫劉相顯瞭然在目。

昔漢末劉孫曹三人俱往相肆相士先許孫劉位皆至於天子獨曹公不蒙許可乃解衣以示相士見之放聲大哭曰天下從此紛紛鼎沸矣後果廣識各各雄據一方以稱帝號時人或有惡二人者以為之目謂曹操奸雄劉備梟雄若曹操之奸雄信奸雄也劉備梟雄亦似是而非耳獨孫權未有其目余為之補曰驍雄曹孟德嘗亦有云生兒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諸子皆狔犬耳則孫權之雄真驍雄也文中曹喻理即一切眾生即是佛也須解五陰之衣方現成佛之相孫劉喻後三即故曰事可比知瞭然在目。

△二波濕譬。

又如全波為濕全濕為波波相易識濕性難彰。

全波為濕喻全十界之事在三千之理全濕為波喻全三千之理起十界之事波相易識喻一界之事現起如瞭然在目濕性難彰喻三千之性冥伏難曉如解衣方見。

△二明三諦三觀微妙二初明圓融三諦六初明三諦之由。

如此事理宛有三用只一事理三千即空性了因即假性緣因即中性正因。

前章所明性具三千三因乃三諦三觀之性體今文欲明三諦三觀之相貌乃又發明立諦立觀之所以所以祇是迷情須破故用即空即假即中此去正明諦觀微妙故又明三諦之由故曰如此事理三千宛有三用(云云)今家之言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者此之謂也。

△二明相即之由。

三諦若不性具即義何由可成非但三千即三諦亦乃三諦即三千。

今家所立三諦而言真俗中相即者正由皆性具故也苟非性具則即義不成然而即義又有橫豎二論適言三諦相即乃約橫論耳若豎論者則又非但三千即三諦此言全三千之事即三諦之理也亦乃三諦即三千此言全三諦之理即三千之事也以其皆一體故本不二故。

△三證理事相即。

故云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

語載荊溪大師始終心要其略云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永嘉從義師註云中者不偏二邊也諦者審而無虛也統者總也一切法者二邊之法也真者無虛偽也泯者亡泯也一切法者三千之法也俗者世俗也立者建立也一切法者百界之法也當知此約三諦別明若從通說應云一中一切中無真無俗而不中則三諦皆總理而絕待也一真一切真無中無俗而不真則三諦俱亡泯而無相也一俗一切俗無中無真而不俗則三諦竝建立而宛然也熟翫此註而三千三諦相即之旨得矣。

△四明互為賓主三初中諦為主。

三千即中以中為主即一而三名為本有所觀妙境以空假即中三皆屬性中即空假還歸二修。

下去三諦皆以三千為事境三諦為理境事無所移而義有收歸故以中以空以假而論主論賓其實事理即毫無加損者也今論以中為主故以三千為中言之則空假為賓方其以中為主名為即一其實一不定一而一必具三而中性正因之中即空性了因即假性緣因三因具足名為本有所觀妙境以空假之賓即中賓來歸主則空假皆屬於主故皆屬性然中不定中則主不定主是故中即空假主從於賓則還歸空假緣了二修全修在性全性起修此之謂也須知此就性中論本有之修非曰已涉修中空假也。

△二真諦為主。

三千即空以空為主名全性起修是為因中能觀妙觀以假中皆空三皆屬觀空即假中還歸用境。

此以三千事境即真諦理境明之則以空為主中假為賓修現而性用隱是故全性起修名為因中能觀妙觀以假中皆空賓來歸主故三皆屬觀第空不定空而空即中假主不定主而主就於賓是以還歸用境。

△三俗諦為主。

三千即假以假為主名為果上解脫大用以中空即假三皆屬用假即中空還歸境觀。

此以三千事境即俗諦理境明之則以俗為主中空為賓用現而觀境隱是故妙有彰以為果上解脫大用以中空皆俗賓來歸主故三皆屬用第俗不定俗而俗即中空主不定主而主就於賓是以還歸境觀。

△五約對明妙絕。

只一三法各對二明論乎三境三觀三用不即不離不縱不橫即遮即照二義同時玄妙深。

各對二明者約主賓而對說也如三千即中以中為主空假之賓來歸中諦之主即一而三名為本有所觀妙境以空假即中三皆屬性是為一境此對一明之也然而中即空假主就於賓還歸空假二修雖曰二修乃為性中之修是三境矣此對二明之也又如三千即空以空為主中假之賓來歸真諦之主名為全性起修是為因中能觀妙觀以假中皆空三皆屬觀是為一觀此對一明之也然而空即中假主就於賓還歸中假雖曰境用乃為修中之二是為三觀此對二明之也又如三千即假以假為主中空之賓來歸于俗諦之主名為果上解脫大用以中空即假三皆屬用是為一用此對一明之也然而假即中空主就於賓還歸境觀是三用矣此對二明之也三各為主為境為觀為用故不即一必具三故不離同居一性故不縱修二性一故不橫假即中空故即遮中空即假故即照三皆本於一性故二義同時遠討其源本於真如妙性故稱之玄本自圓成無三惑之羴故讚之妙甚深無底故嘆之深離諸待對故美之絕。

△六結成大涅槃。

如三點伊一不相混三不相離名大涅槃。

此之法喻本出大涅槃經經云秘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竝則不成伊縱亦不成伊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成伊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文今釋其義秘密之藏者即經題稱摩訶般若涅槃那此云大滅度大即法身滅即般若度即解脫如是三德名秘密藏生佛等有難可了知稱之為秘舉一即三言三即一稱之為密含藏眾德似無實有稱之為藏猶如伊字者譬喻也西天梵書有伊字如此方艸書下字、一點在上不同點水之縱[、/、/、]

二點在下不同列火之橫[、*、*、]蓋上一點喻法身德、雖是一點一不孤立以有下之二點在也[、*、]故曰若縱亦不成伊下之二點喻般若解脫二德雖二點在下以有上之一點在故不同烈火之橫[、*、*、]故曰若竝亦不成伊要當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成伊、此又以喻復釋於喻也摩醯首羅色界天主三頭六臂身騎白牛面上三目一目在上二目在下形類伊字我亦如是合法也解脫之法亦非涅槃等者所謂直法身非法身法身必具般若解脫直般若非般若般若必具法身解脫直解脫非解脫解脫必具法身般若若直有一法性不具三則非真涅槃也然而理雖各具苟三法各異如三人各稱帝王各不相收亦非大涅槃也此大般涅槃與今文合者在性體三千則三千即中正因佛性屬法身德三千即空了因佛性屬般若德三千即假緣因佛性屬解脫德轉為所觀妙境則正因法身為中諦了因般若為真諦緣因解脫為俗諦若起為能觀妙觀則正因法身為中觀了因般若為空觀緣因解脫為假觀在三性三諦則全性以起修是為性中具修在三觀則全修而在性是為修中具性莫不直法身非法身法身必具般若解脫等夫三觀源流根本厥妙若此天台以此而為傳心妙印豈無故哉。

傳佛心印記註卷上

傳佛心印記註卷下

幽谿沙門傳燈註

楞嚴比丘靈耀較

△二明圓融三觀二初結前生後。

今就能觀論乎三觀所觀即是三諦。

上之所論圓融三諦約三因言性中有修修中有性則知修性本自圓成但此心印未傳一切眾生終日在性亦終日起修以其迷故不覺不知今佛如來出興於世開而示之使之悟入既悟之後即稱性而觀絕待而照於無能所中不妨立乎能觀所觀蓋就一性之中所具正因三千即中本有所觀妙境者立乎三諦所具了因三千即空名為能觀妙觀者立乎三觀觀成惑破之後三千即假者名為果上解脫大用也。

△二正明三觀四初約不次而次明三觀三初空觀。

言三觀者以即空故破染礙情一相不立顯此三千同一性故一切即一方能同居一念派之彌合故如眾珠咸趣一珠畢竟清淨非斷無空。

言以即空故破染礙清等者且指何境為即空耶須知今家三觀所觀之境最寬有佛法焉眾生法焉心法焉大師云佛法太高眾生太廣初心為難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觀心則易故前引摩訶止觀初心修觀必先內心故於三科揀却界入復於五陰又除前四的取識陰為所觀境今云以即空故破染礙情者正指現前日用根塵相對一念心起即第六識心此之識心名為人心雖是人心能隨染淨緣具造十法界故前約此論乎三千即空假中大師於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見性者見此三千即空假中之性也成佛者成此三千即空假中佛也若異此而求早又曲之了矣今文所指即空蓋約次第且就一隅而說言即空者蓋此一念

三千即是真諦泯一切法方其觀此真諦之時猶如杲日當天無幽不燭亦如紅爐點雪觸着銷鎔誠能如此照了則向之能隨染緣造九法界者豁然消殞故即空故破染礙情蓋眾生理即之佛法爾如斯大師云雖昏盲倒惑其理存焉此之謂也世人若欲自了生死成無相佛只須於此一觀截斷更不必又談假中世間稱為空宗未必能了不過即以此而當之可也下去又云一相不立等空觀顯發空觀中微妙義理亦釋以明之蓋既以立不為主則空現而三千隱故一相不立而云一性即非若斷無祇顯此三千同一相故而三千一一即性方能同居一念亦祇一念為空既一切即一豈不即之派之三千者彌散彌合因立喻云故如因陀羅網之眾珠以一珠當情而眾珠之光咸趣一珠此謂之一淨一切淨畢竟清淨豈與夫尋常之言以歸於斷滅之空者為空同日而語哉。

△二假觀。

以即假故互具互攝諸相宛然顯此三千不失自體一即一切雖復同居一念即之彌分故如一珠影入眾珠不可思議非賴緣假。

亦且即以一念識心為所觀境觀此一念性具諸法以法法互具互攝非直十界百如亦乃百界千如亦乃千界萬如非直十界三百如亦乃百界三千如亦乃千界三萬如充而橫之不能枚舉既是一一互具亦乃一一互攝不以具攝故混然無緒而一一諸相界界分明如如不昧蓋假觀者能立一切法顯此三千不失自體元一念中法乃一即一切是故雖復同居一念而即之彌分故如一珠之光影入眾珠之中如此妙法惟獨自明了眾人所不見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豈別教賴眾緣所成之假可企及哉。

△三中觀。

以即中故顯此三千非一非一切非分非合雙遮二邊無有二相雙照二諦空假宛然豈同但中不具諸法。

亦即且以一念識心為所觀境觀此一念性是中道顯此性具三千非一念非三千非一念故非一非三千故非一切非一念則遮空非三千則遮假空假雙遮則無有二相然而中非但中故又能雙照二諦空假宛然如此之中稱萬法之都為法性之王統御自在無量甚深豈與別教但中如雲外月迥出二邊不具諸法者可比議哉。

△二約次而不次明三觀。

一空一切空三觀皆空總空觀一假一切假三觀皆假總假觀一中一切中三觀皆中總中觀。

前明三觀既約不次而次以明則此三觀一一皆可稱總惟隨其所用處不同謂之空謂之假謂之中故用空觀時不獨但能破情亦復而能立法統法言一空一切空三觀皆空總空觀者如以空觀空真諦時則見思染礙情破空俗諦時則塵沙染礙情破空中諦時則無明染礙情破見思破而真諦理顯塵沙破而俗諦理顯無明破而中道理顯是為一空一切空總名空觀也一假一切假三觀皆假總假觀者如以假觀觀真諦理時而見思染礙情空假觀觀俗諦理時而塵沙染礙情破假觀立中道時而無明染礙情破是名一假一切假總假觀也一中一切中三觀皆中總中觀者如以中觀統真諦時不惟中諦能統法稱王即真諦亦復稱王方其見思染情空則遮有真諦理空則遮空真諦理顯則照空三千明淨則照俗以中觀觀俗諦時塵沙染情破是為遮俗三千理顯是為遮空即遮俗時而即照空即遮空時而即照有以中觀觀中諦雙遮雙照自在稱王自不必言是名一中一切中三觀皆中總中觀也。

△三約雙即破立明三觀。

是則終日破相諸法皆成終日立法纖塵必盡終日絕待二邊熾然是為即破即立即立即破非破非立而破而立亦名即遮即照即照即遮非遮非照而遮而照說雖次第行在一時。

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三觀皆空總空觀是以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三觀皆假總假觀是以終日立法而纖塵必盡一中一切中無空無假而不中總中觀是以終日絕待而二邊熾然是故謂之即破時即立即立時即破非破非立時而破而立此約三觀有三觀破立之功圓融說之如此若以遮代破以照代立亦可名為即遮即照即照即遮非遮非照而遮而照寄言說之不無次第至於圓修空有同時遮照一念實無如此次第也夫觀因諦立諦由觀顯是故非圓融之三諦莫成圓融之三觀圓頓至教法爾如此他宗聞之多有不信以其創自天台故也不知此旨遠承之於釋迦親稟之於龍樹若三智實一心中得祇一觀而三觀觀於一諦而三諦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此猶言義宏略或難取信惟有佛頂尊經金口親宣聖言娓娓如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乃至而如來藏妙明元心非色聲香味觸法乃至非如來三號常樂我淨此正一真一切真無俗無中而不真總真諦與空觀也又曰而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即如來三號四德此正一假一切假無真無中而不假總假諦與假觀也又曰而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此正一中一切中無真無俗而不中總中諦與中觀也故知天台所立深得佛心以此而為傳佛心印真所謂超過眾說抗折百家者也。

△四約立是揀非明三觀。

若爾無理不立無情不破豈與斷無之空賴緣之假出二邊中同日而語耶。

無理不立者三觀皆能立法也無情不破者三觀皆能破惑也空觀破三惑而三千三諦顯非斷無之空假觀立三諦而百界實相彰非賴緣之假中觀雙遮雙照而法性之妙境現非出二邊之中又復應知法門大體在立法而不在破法有破法者皆不得已而為之也立法猶如宣文破法猶如用武如仁王王世志在宣文國亂民離又須先武如三觀皆有破立之功至於三惑破而三千之理顯則身為妙色身土為寂光土惟佛與佛究盡諸法能事方畢也。

△三明惟佛與佛能知。

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稻麻二乘恒沙菩薩竝不能知斯義少分。

法華經云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云云乃至如是本末究竟等應知諸佛所究盡諸法實相正今家所傳心印三觀所觀十界三諦之境能究盡者正今家所傳心印能觀之一心三觀此之三觀在因總名一心派之在六根圓通在果名為佛之知見然有開示悟入四位之不同若欲究盡惟在諸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又曰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正使滿十方皆如舍利弗及餘諸弟子亦滿十方剎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此言聲聞之智若舍利弗者既惟得一偏空之智以灰身滅智為究竟於一心三觀一空一切空者了無交涉故不能知少分也又曰辟支佛利智無漏最後身亦滿十方界其數如竹林斯等共一心於億無量劫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此亦以偏空之智雖正習俱斷勝於聲聞亦於一心三觀一空一切空者了無交涉故曰稻麻二乘不知斯義也又曰新發意菩薩供養無數佛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如稻麻竹葦充滿十方界一心以妙智於恒沙沙劫咸皆共思惟不能知佛

智此言新發意菩薩以出假之智了達義趣善說法要雖勝二乘既不能了達三觀之智一假一切假故不能知一心三觀權實相即之佛智也又曰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此以別教菩薩修但中之智雖登三種不退之位既不能知圓融三觀舉一即三言三即一一中一切中無真無假而不中之旨故雖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也此皆約心之勝劣知與不知為言初不以地位高下為論譬如朝廷設官分職則諸生但步後塵至於戰勝棘圍則宿仕亦謙先輩所以圓人初心佛讚以為頻伽在轂聲逾眾鳥太子處胎貴壓羣臣者益得悟乎此也。

△四明此旨的在法華。

如此三千通依諸部的在法華蓋由昔經一有兼帶之過二有隔偏之失今經非但純一無雜復能開麤即妙題稱妙法良在茲焉。

通依諸部者如前所說在諸大乘立名不同一依華嚴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方界二依法華諸法實相三依涅槃闡提善人二人俱有性善性惡三因一依請觀音單名毒害通依雖然如此若論正意則的在法華蓋由昔經所談雖妙奈何墮於二偏即有一兼帶之過二有隔偏之失正以華嚴不惟有兼別教三觀以明圓頓三觀之過兼之圓頓永與別教相隔之失方等諸經則對偏觀以明圓觀般若諸經則帶偏觀以明圓觀如是二時亦莫不圓與偏隔具在維摩等諸經中說茲不繁引今經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三乘同會一佛乘九界咸歸一佛界無前兼帶過失復能開前三乘九界兼帶之麤令成一乘幽微之妙猶如神仙九轉還丹非惟服之使人還元復本兼能使人蛻骨昇仙故經題稱為妙法者具茲二妙一相待妙即無復前兼帶之麤二絕待妙即開前諸麤悉皆成妙如舍利弗尊者之領解云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言得分者即以自證偏空之智而

能了悟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雖無不空乃即分之空故曰得佛法分也此領即相待為絕待之妙也迦葉等四大尊者亦云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待者皆已得之此領即絕待為相待之妙也。

△五約譬喻顯觀微妙。

是知用此絕待妙法為觀體者方譬日光不與暗共。

絕待妙法為觀體者如前文明三觀理體通依諸部的在法華三千三諦性善惡三因三德皆絕待之觀體也何則益他宗雖知性具善也不知性具惡故是則要須待九界之修惡顯佛界之修善以觀三諦成乎三觀或偏修空假中如此修之名為以相待之妙而為觀體安如今家觀九界修惡緣了即性惡緣了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是為絕待觀體無可形待故曰猶如日光不與暗共此引大師法華玄義教相文中演華嚴三譬以為五譬華嚴三譬即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幽谷三照平地大師演平地之譬以為三共譬五時一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此如華嚴次照幽谷此如三藏次照平地此如淨名方等次照禺中此如大品廣如彼說次日輪停午日光普照高下悉均平土圭側影不縮不盈若低頭若小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具如今經故曰譬如日光不與暗共。

△六約極談結成心印。

此乃終窮究竟極說是為佛祖正傳心印。

終窮究竟極說者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興於世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所言欲令眾生者十法界眾生也若有一界不成佛道則謂之不暢如來本懷如華嚴雖曰先照高山不從漸來然但令菩薩成乎佛道終不能令聲聞在座如聾如啞者成乎佛道此乃始說亦是分說不足以當終窮究竟極說佛祖正傳

心印又如何含十二年純說乎小無足以當自不必言又如方等八年雖對小明大對偏明圓然而示土有淨穢現身有巨細說法隨解神力不共是故見有淨穢聞有褒貶嗅有蒼蔔不蒼蔔華有著身不著身慧有若干不若干此乃漸中亦是分說不足以當終窮究竟極說佛祖正傳心印又如般若雖帶通別二正說圓教然而但為菩薩說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亦不足以當終窮究竟極說佛祖正傳心印惟至法華既經向之多方調停根性既純可傳心印權實二種智慧會歸一體十界一切諸法究竟實相一切眾生皆成佛道世間諸相無非常住昔之芽焦種敗者莫不皆萌道芽高原陸地不生蓮華者一一授佛蓮華身子受華光王佛之記於先迦葉受光明佛之記於次故曰此乃終窮究竟極說是為佛祖正傳心印也。

△二明傳佛心印之迹二初明自行之迹四初正明祖承二初明金口祖承五初傳迦葉。

佛以是傳之於迦葉。

佛傳迦葉有通有別通則法華別則涅槃通則法華者世尊於法華會上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時舍利弗於此法說領解世尊授記未來作佛號曰華光復告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遂說有一大宅歟然火起長者方便誘諭諸子以羊鹿牛三車玩好之具引之令出然後等賜高廣大白牛車如來亦復如是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時大迦葉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遂說窮子之譬謂如窮子捨父逃逝五十餘年後雖遇會志意下劣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以後心相體信結會父子正領家業自言我等昔來但樂小法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今我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於是世尊復告迦葉說藥艸喻述成其解而語之曰汝

於未來當得作佛名曰光明別則涅槃者經云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是則迦葉得悟的傳已在法華涅槃會上不過為如來所化機緣將滅迦葉之緣當興別付囑之令四眾知機緣有在也蓋法華諸法實相即涅槃三德妙心是知傳佛心印不獨一人法華會上同受記者人人皆得也若論三根則舍利弗最居其上然而所悟之法相同所授之記不異豈因悟之先後令法而有差殊耶。

△二歷代相承。

迦葉以是傳之於阿難。

此中亦有通別通則同在法華故法華經云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別則在於迦葉故付法傳云迦葉垂入滅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云云是則約通途付法而言而阿難不妨以兄視迦葉而迦葉以弟畜阿難約別途付法而言而阿難不妨以師事迦葉而迦葉亦不妨以子畜阿難正以公在付法而不必顧於行列也阿難河中入風三昧四派其身法付商那和修修手雨甘露現五百法門法付優波鞠多多在俗得三果受戒得四果法付提迦多多登壇得初果三羯磨得四果法付彌遮迦迦付佛馱難提提付佛馱密多多授王三歸降伏算者法付脇比丘比丘出胎髮白手放光取經法付富那夜奢奢論勝馬鳴剃髮為弟子鳴造賴吒和羅妓妓音演無常苦空聞者悟道法付迦毗摩羅羅造無我論論所向處邪見消滅法付龍樹龍樹生生身龍生法身造大悲方便論五千偈大莊嚴論五千偈大無畏論十萬偈優婆提舍論十萬偈法付迦那提婆婆鑿天眼施萬肉眼法付羅睺羅多多識鬼名書降伏外道法付僧佉難提提說偈試羅漢法付僧佉耶奢奢遊海見城說偈法付鳩摩羅馱馱見萬騎記馬色得人名分別衣法付闍夜多多為犯重人

作火坑令入懺悔坑成池罪滅法付婆修盤馱馱付摩拏羅羅分恒河為二分自化一分法付鶴勒夜那。

△三傳止師子。

乃至二十四代傳之於師子比丘。

鶴勒夜那法付師子師子為檀彌羅王所害劍斬流乳付法藏人始迦葉終師子二十三人末田地與商那同時取之則二十四人諸師皆金口所記竝是聖人能多利益昔王不立廐於寺立廐於屠況好世值聖寧無益耶又婆羅門貨髑髏孔達者半者不者達者起塏供養得生天聞法之要功德若此佛為此益付法藏也(摩訶止觀)。

△四指所憑據。

師子遇難不得其傳焉是為金口祖承皆見而知之者出付法傳。

付法藏因緣經云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時彼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正信於罽賓國毀壞塏寺殺害眾僧即以利劍用斬師子頭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是便絕是則虎溪大師所說原有憑據故非杜撰之言見而知之者謂親目所覩師弟授受者也若從經論所悟則名聞而知之者又若從耳提面命亦可名為聞而知之若從紙墨傳授亦可名為見而知之事在人用初無定在也。

△五他宗加唱。

或有前加六佛後添四祖說偈付法拈華微笑唱為教外別傳經論無憑人皆不許。

余箋註至此為其停筆者久之或有不肖此說從傍問之曰虎溪師作傳佛心印記以弘天台之道足矣何必吹毛求疵妄生是非抑至於是乎吾師既為之作註何不為其融通兩家以成後世無諍三昧乎余對曰唯唯否否或又曰何為其然乎余曰拈華

微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禪宗之碩談佛法之篤旨正天台觀心實相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之妙旨也復何殊異於其間哉益既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尚何文字之有既無文字尚何教之有是則天台之所云聞教自合觀心離指方能識月亦即稱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可也矧禪宗乎第天台之不立文字又未嘗以無說為是有說為非如維摩所云無離文字說解脫相是則今宗以之論教謂之大教正傳可也以之論觀謂之教外別傳亦可也何獨天台即達磨云吾有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即以稱之為大教正傳可也是以禪宗五六葉皆尚般若至於永明又則廣引佛祖誠言創為宗鏡一錄以是言之則教之不可廢明矣即禪之不可廢亦明矣此則虎溪師之說誠然太過第經論無憑人皆不許之說亦難言之也何耶正以師子之後禪家援禪經立為二十八代復斥付法傳止於師子謂之為訛其間碩諍不獨今日益當時嵩明教禪師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傳斥為可焚而吳興普照大師曾作祖說以救之又三年嵩師知禪經有不通輒云傳寫有誤普照師復作止訛以折之其略有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熒惑天下斥付法藏為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乃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又取他處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總之為二十八炬妄陳於前嵩繆附於後瀆亂正教瑕玷禪宗余嘗面折之而嵩莫知愧又據僧祐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達摩多羅而智炬取為梁朝達摩殊不知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祖為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為之祖耶況禪經且無二十八祖之名與三藏記並明聲聞小乘禪耳炬嵩既無教眼纔見禪字認為己宗是則反販梁朝達摩但傳小乘禪法原誣先聖其過非小(佛祖統記)以是而知則經論無憑人皆不許之言過在後人非

關達摩也故昔四明志磐法師嘗為之說曰佛所得宿命記未來成道雖累億劫必能前知豈今記祖止二十四竊原佛意當用二義一者以師子遭命難為傳持之一厄二者此後諸祖雖有其繼恐非四依大聖之比以故金口齊此而言非謂無繼祖也世或謂師子遭難不傳法者癡人之言耳吾宗謂祖承止師子而禪林加四人於是競相是非連代不息試以大意決之則無所為礙謂師子雖遭命難非無弟子可以傳法特不在金口預記之數耳然則加以四人至於達摩而始為東土之來謂之二十八人斯亦為害但言四人相承傳之達摩則可矣今乃妄引禪經之證適足以自取其不實也嵩明教作定祖圖謂禪經具載二十八祖今檢經但列九人而名多不同普照昉師作止訛以斥之宜矣。

△二明天台祖傳二初正明祖傳四初大法東傳。

泊漢明夜夢佛法流東。

統記云東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項佩日光飛行殿庭旦問羣臣莫能對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之時西方有聖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乃遣中即將等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十年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倚像梵本經六十萬言載以白馬達雒陽騰蘭以沙門服謁見館於鴻臚寺十一年勅雒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摩騰始譯四十二章經藏梵本於蘭臺石室圖佛像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此為東土有三寶之始自西漢至東漢迨乎魏晉六朝西天求法者代不乏人東土譯經者世有其德晉安帝鳩摩羅什在姚秦譯妙法蓮華經遺教經維摩經大智度論此之數譯皆為天台悟入之本。

△二北齊橫宗三初明宗由。

至北齊之間有慧文師因探釋論悟一心三智橫宗龍樹。

師夙稟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眾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中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師又因讀中論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統記)。

△二明遡源。

推而上之即二十四祖中第十三師。

△三結聞知。

文師則聞而知之以此授之南岳。

△三列祖正傳二初正明五初南嶽祖承。

南嶽克證法華三昧獲六根清淨傳之於天台。

師因讀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

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統記)。

△二天台祖承。

天台靈嶽親承大蘇妙悟持因靜發證不由他故用法華妙旨結成三千絕待妙觀傳之於章安。

師於陳文帝天嘉元年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即往頂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昏曉苦倒如教研心切栢代香栢盡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燎之以松經二七日誦經至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暉之臨幽谷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師南岳更為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咨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眾汝之辨才不可窮矣當於說法人中最为第一(統記)。

△三章安祖承。

章安結集法藏傳之於二威。

師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極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陳至德初謁智者於修禪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禎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隋開皇十三年夏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十四年夏受圓頓止觀于玉泉至于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秩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故贊者曰昔在智者為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用三觀四辨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

以一偏記之才筆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絕聞于今日矣(統記)。

△四三師祖承。

威傳左溪左溪傳之於荊溪。

法華尊者投章安為師受具之後咨受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唐上元元年至軒轅煉丹山晝講夜禪手寫藏典於是名其地曰法華既而學者子來習禪者三百人聽講者七百眾常分為九處安居師與天宮同時行化若橫論祇成八世豎分則有九代也(統記)天宮尊者總角之歲祝髮受具聞法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往受業晝夜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歸止東陽深居山谷自法華入滅之後登門求道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惟左溪耳左溪尊者九歲肄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落髮得戒聞天宮盛弘止觀即往求學未幾一家宗趣解悟無遺常以十八種物行頭陀行依憑巖穴不立招提面列翠峯左縈碧澗因自號曰左溪誨人無倦講不待眾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討尋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毫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耄爭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統記)。

△五荊溪祖承。

荊溪廣作傳記輔翼大義昭如日星。

師年十七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溪與之語知為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嘻豈當以止觀之法度羣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黎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於吳門開元左溪既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久難行也我知

之矣古之人嘗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中庸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啟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為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千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名播九重為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他經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錚曰義例皆孟子尊孔道闢楊墨之辭識者謂荊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沉矣。

△二結見知。

復推而下之皆見而知之者。

△四二祖正宗二初螺溪祖承二初宗由。

一家教觀光被四海始則安史作難中因會昌廢除後因五代兵火教藏滅絕幾至不傳。

△二訪聞。

螺溪訪夫舊聞網羅天下錢王遣使高麗日本教觀復還再行江淞。

師幼白二親求出家乃入開元依師誦法華晷月而徹年十九祝髮具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乃造天台學止觀于竦法師其所領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上方有寶幢座題曰文殊臺欄楯外隔欲入不可俄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却行馬(即又欄)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為一自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挺亂近因會昌焚毀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網羅之先干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

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壞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王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一家教學鬱而復興師之力也。

△二四明祖承二初明祖承。

傳至於四明荊溪未記者記之四三昧難行者悉行之中興此道如大明在天不可掩也。

師之父以枝嗣未生與妻禱佛夢神僧携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七歲曰父求出家遂往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戒專揆律部太平興國四年從寶雲教觀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於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于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專務講懺所著記鈔懺儀三十餘卷章問數十條稟法領徒者三十人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贊者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為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齊潤以他黨而外侮淨覺以吾子而內畔皆足以混亂法門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爾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蛄蟻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為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荊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眾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稱為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澗河東西號為教鬻者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噍類矣然則法運無窮之

繫其有在於是乎此文所記跨節省文若具記則荊溪傳興道興道傳至行至行傳正定正定傳妙說妙說傳高論高論傳螺溪螺溪傳寶雲寶雲傳四明共十七世也。

△二結聞知。

此亦聞而知之者。

△二賢者讚美。

故翰林梁敬之謂之抗折百家超過諸說員外柳子厚謂之去聖逾遠異端竝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二賢者豈虛美而諂附之耶。

梁公之文載智者大師傳論柳公之文載無姓和尚碑。

△二諸宗不知四初指失二初通指。

諸宗既不知性具惡法若論九界唯云性起縱有說云圓家以性具為宗者只知性具善也不知性具惡故雖云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鼠啣鳥空有言無旨必須翻九界修惡證佛界性善。

諸宗者通指天台宗教之外一切諸宗也。

△二別指二初出文。

以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心是佛等乃指真心成佛非指妄心。

△二引證二初一人。

故有人云即心是佛真心耶妄心耶答真心也。

△二又人。

又有人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

虎溪師出文雖明指禪宗而引人言為證不明指者不欲直斥其諱也據下文直引圭峰則知此中多是禪源詮中之語蓋禪宗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未嘗見其有真心妄心之分如二祖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為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三祖僧璨問二祖弟子身纏風恙

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覓罪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四祖道信問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五祖至四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六祖呈五祖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六祖對永嘉真覺禪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如此直截指示何嘗分真分妄故知皆是知解宗徒穿鑿之過非關古人事也。

△二判教。

此乃獨標清淨法身以為教外別傳之宗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大功大用非無報化若解通報化即滯染汙緣非護念不能頓見法身。

據其揀去報化二身云非真佛又復揀去說法應身雖亦知其大功大用非無報化此皆高推以為果地聖境初心絕非其分益初心之人解通報化即滯染汙必須護念方能頓見清淨法身正因不知九界修惡緣了即是佛界正因故也。

△三結成。

是皆不出但中之義尚未能知佛界但中性具三身豈能知九界三身耶以善惡言之偏屬性善十界言之偏屬佛界真妄言之偏屬於真九識言之偏屬真常淨識四教言之偏屬別教陰等十境言之屬菩薩境。

佛界但中性具三身者此斥他宗雖然成但中之之見只知豎論三修未知本教橫具三因一是法身二是報應況復知性具九界具足三身乎故圓人迷則俱迷佛界三身俱隱悟則俱悟九界三身俱顯。

△四通斥二初正斥。

未離三障四魔何名圓頓心印。

三障四魔已如前判。

△二重判。

故知諸師言即指真即真非指妄即真是則合云菩提即菩提涅槃即涅槃也既非即陰而示又無修發之相徧指佛界真心一破一立若非別教緣理斷九推與何耶。

大凡教之所以稱圓頓者貴在即愚而智即縛而脫即生而佛即凡而聖是以淨名言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寶篋云眾生即佛維摩云一切皆如悉此意也諸宗不知此意乃指真即真豈非菩提即菩提等耶。

△三斥闇主謬破二初出計三初出所闇之本。

又復不了性惡即佛性異名煩惱心生死色皆無佛性。

△二出所計之宗二初相宗。

煩惱心無佛性故相宗謂定性二乘極惡闡提不成佛。

△二性宗。

生死色無佛性故彼性宗謂墻壁瓦礫不成佛。

△三出所計之旨三初出。

須破九界煩惱生死修惡顯佛界性善佛性。

△二破。

故但知果地融通不了因心本具。

△三示。

若爾非但無情無性有情亦無何者須約真如心說唯心則成遮那有佛性真常色說唯色則成寂光有佛性何關有情煩惱心無情生死色耶具如金錍中說。

相宗之人立五性宗一聲聞性三緣覺性三闡提性此三種人永不成佛故曰定性二乘極惡闡提不成佛惟許不定性菩薩性成佛謂之三無二有性宗雖勝於相又言無情惟許有法性無有佛性故云墻壁瓦礫不成佛具如荊溪大師金剛錍中說。

△二謬破二初引他人謬破問。

問有人云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高僧所修四禪八定諸禪行相唯達摩所傳頓同佛體今此所明何相反耶。

此即圭峯禪師禪源詮都序語。

△二以今宗正旨答五初斥彼謬破。

答良由他人見今家立第六識為所觀陰境乃謂權教所詮觀第九識方同佛體如斯指斥謬之甚矣。

圭峰言今家門戶次第者門戶是指今宗初心所觀之境即第六識心次第是今家所歷之位此圭峰但據天台三種止觀之一種便爾謬破不知今家有三種止觀一圓頓止觀即摩訶止觀是也二漸次止觀即禪波羅蜜是也三不定止觀即六妙門禪是也若依禪門且如所云圓頓止觀彼未夢見也此三止觀所觀事境皆依六識今記文所答一往約境而言故以六識而破之也。

△二示今正義。

前雖已辨今更評之若論境者唯尚近要即以第六識心以為所觀之境知妙三識未嘗暫離一見一思雖唯一識未嘗不以三識為觀未嘗不以三識為境。

眾生在迷故惟尚近要故止觀道者即其近要而頓示之益知七八九三種妙識未嘗暫離六識見思如善求水者必即波以汲不善者則離波以求是故今家雖以六識而觀未嘗不觀乎三識也。

△三反破他說二初破他。

若直以此心緣於佛界實相理者如用藕絲懸山徒增分別絕念無由。

佛界境勝猶如須彌現前六識喻如藕絲。

△二顯今。

何者此第六識既是見思熏起能起忻厭分別作善惡因即是修惡體此修惡即是性惡是為能觀觀法復是所顯法門。

此之六識雖是修惡之極以今家有微妙三觀體此修惡全性惡起當體即是性惡豈不即以此而為能觀妙觀即以此而為所顯法門。

△四引祖誥證二初引。

故荊溪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

△二釋。

以由修惡即性惡故三觀十乘無惑可破無理可顯方名無作妙行乃至果上普現色身垂形九界遊戲六道全性惡起得名無謀而應。

修惡既即性惡故無惑可破修惡既即性惡故無理可顯如此修之方名無作妙行之妙因方名無謀而應之妙果。

△五復斥於彼。

若也翻惡為善斷惡證善因中行成有作果上作意神通何異外道如此稱為頓同佛體三認魚目作明珠指山雞為鸞鳳雖三尺童子亦知其謬。

△四以圓更示四初約善惡極論。

若以性惡對乎性善約十界次第迭論者六界為惡二乘為善八界為惡菩薩為善九界為惡佛界為善此之九一乃是惡之際善之極故今所辨益就極論。

今家論十界善惡有傳論極論今以九界為惡佛界為善乃就極論莫不直指九界之人若三惡若三善若二乘若菩薩所有修惡即是性惡性惡融通見性成佛而已。

△二以圓別對明。

圓人性具善惡故如君子不器善惡俱能體用不二別人不具性惡故如淳善人不能造惡為無明所牽方能造惡也。

君子不器文出論語子曰君子不器註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一才一藝而已今之取喻則以其君子能文能武以竝夫真如具善具惡能隨染淨緣具造十法界非如別教但中佛性如淳善人但能善而不能惡被惡人逼勉強作惡也。

△三引經論證成二初釋論二初正引論文。

釋論云婬欲即是道癡恚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

△二釋修即性。

婬欲癡恚修惡也具一切佛法即性惡也。

△二法華二初正引經文。

又經曰彈指散華低頭合掌皆成佛。

△二釋修即性。

彈指等修善也皆成佛道者即性善也。

△四以力用結歸二初正明力用。

夫如是莫不咸使法界有情復此本有自性而已矣。

謂能如上約修性善惡而論得悟乎此則何有無情而不即佛又何有有情修之而不成佛。

△二用之傳心。

故得山林之下艸澤之士精究佛乘弘宣聖化或於師門耳提面命見而知之或於經疏研幾索隱聞而知之見聞之間兩心相照玄領默契名之為傳我心本具不從他得名為不傳心雖本具點示方知是為傳此不傳之妙如印印心是名心印知此者名妙解行此者名妙行證此者名妙果如此則能事畢矣。

△二明化他三初重明自行二初承上轉下。

如上所論且在自行未涉化他。

△二釋成自行四初初祖。

何者迦葉於譬說中一聞即悟不假修持具領五時施化故曰說法據此故施開自在遂蒙如來述成授記故知迦葉傳此心印的在法華聞譬者妙解也悟入者妙果也故曰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

△二餘人。

迦葉既爾餘可例然。

△三金口。

金口既然。

△四今師。

今師亦爾北齊一披其文朗然大悟南岳九旬乃證天台二七方克故知從聞而思思修而證根性不同證有遲速。

△二正明化他二初標通別。

若論化他名為付託亦名囑累仍有通別通該四眾別在迦葉。

△二釋通別二初通該四眾。

如歡持讀誦囑累流通乃至餘深法中示教利喜聲聞則具有八千菩薩則無量無數。

△二釋別在初祖二初總標。

別則唯在迦葉付囑不局一處。

△二別明二初明兩處付囑二初涅槃經。

故涅槃中雖不在會欲令四眾咸知敬信有在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以付摩訶迦葉。

△二付法傳。

又付法傳云化緣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若爾經必有文不盡度耳。

△三明佛有三意三初標。

所以獨付迦葉者有三意故。

△二釋。

一者如來緣謝迦葉緣興二者迦葉苦行能令佛法久住三者付於小果化導易行例如淨明德佛付囑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廣令流布是也。

△三結。

蓋由緣不在彼是以付託於斯豈傳佛心印獨在迦葉餘皆不了耶。

△三斥他不知。

世人昧此誣罔聖賢妄生戲論未能知此自行化他的傳之旨也。

△三總結心印之妙四初正讚其妙二初法。

嗚呼是為一家古今絕唱佛祖正傳。

△二喻。

但白雪陽春唱高和寡耳。

客有歌於郢中者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其後為陽春白雪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則其和彌寡。

△二謙光自鄙。

則幸逢嘉運不辭鄙陋輒憑紙墨以廣見聞。

△三效古流通。

效法華若田若里涅槃若樹若石。

若田若里者法華經云若城邑巷陌聚落田里如其所聞為父母宗親善友知識隨力演說若樹若石者涅槃經云佛昔為婆羅門於雪山修行有羅刹唱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聞已欲求全偈羅刹饑渴必得肉血食之乃冒為說因得後半偈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遂徧書樹石乃以身施之也。

△四為下強毒二初法。

或生謗毀庶幾強毒。

強毒者譬喻也譬如色聲香味觸五塵中皆有毒見之聞之嗅之嘗之觸之皆能致死色如毒龍之目見之即死聲如塗毒之鼓聞之即亡香如毒龍之氣嗅之即喪味如砒霜鴆毒嘗之即傷觸如毒蛇之口螫之即斃經中多約聲味以明如云塗毒之鼓聞其聲者隨其勢力死有延速置毒五味亦復如是此皆反喻以佛之大法喻之如毒人得聞之使無明生死斷有遠近謂之為死又謂之強毒者眾生耽湎五欲貪著小道孰肯聞性具之宗修圓頓之道今虎溪大師作心印記使之見聞雖即未信他日必因之而悟入也。

△二喻。

如獸渡河豈敢顧於濡尾者也。

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厲蓋言狐之涉水濡尾則不能濟豈敢顧於濡尾者良以謗毀之人亦與下強毒種子遑恤其他故曰如獸渡河豈敢顧於濡尾者也足徵記主之意但欲佛之心印傳於天下萬世不顧人之謗毀也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虎溪大師其人歟。

是書刻於天台高明寺久而蠹蝕矣(耀)應住楞嚴經房之明年因緇白慕樂記註之慙乃細加較閱白之護法少抽藏經之資刻於經房永遠流通。

庚申端日比丘 靈耀 謹識

天台傳佛心印記註卷下(終)

天台教觀比丘靈耀管理經房之明年用羨餘刻此

康熙十九年六月 日識

三千有門頌略解

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7 冊 No. 954 《三千有門頌略解》

明佛隴沙門 真覺 解

靈峰後學 智旭 較

大經云。生生不可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何有三千之頌耶。然亦有因緣故。亦可得說。如其不說。何以知不可說。說不可說。二皆悉檀。是故陳忠肅公。乘一時可說之機。說不可說頌。此頌言簡意高。理深旨備。誠法門之關鍵也。行者幸以此為修心之要焉。

萬曆甲申歲仲秋三日下筆故敘

原夫三德秘藏。非有非空。雙非空有。而題稱有者。所謂秘藏不可思議也。若曰般若纖塵不立。則非此空。若曰解脫萬法悉備。則非此假。若曰法身不即兩邊。則非此中。何者。空有分張。是可思議。非圓三德。何名秘藏。故於圓有。有即是空。不唯即空。亦乃即中。故於圓空。空即是中。不惟即中。亦乃即假。故於圓中。不惟雙遮。而復雙照。所謂舉一即三。言三即一。若世伊三點。首羅三目。不縱不橫。非並非別。不可思議。是今秘藏也。故題稱有。意實在茲。豈同偏教所云有哉。釋此有二。一開釋。二合釋。開釋又四。一釋頌。二釋門。三釋有。四釋三千。釋頌又二。一孤應釋。二通別釋。孤應者。應。謂應頌。應長行而頌也。如諸經中。先長行。後偈頌。亦如此方先敘後銘之類。孤。謂孤起。有不頌長行而自起者。有無長文而自起者。俱曰孤起。此頌前雖無文。蓋頌止觀圓初門也。宜屬應頌。據今單行。亦孤起

攝。應頌孤起。皆為通頌。有門所以。為別頌也。二通別釋者。頌之一字。為通。頌上四字。為別。通者。通經律論故。如示法華頌華嚴頌等。故通。別者。別在此頌。不通餘故。如云華嚴頌非法華頌等。故別。以別待通。無通不別。以通對別。無別不通。通別釋題。一家矩則。永殊他解。具如妙宗破斥云云。二釋門者。門隨教立。教隨理生。理有生滅無生無量無作之異。教有藏通別圓四教之殊。教既有四。門豈一乎。故教教各有四門。門門各有一理。依門入理。理復隨多。理本是一。豈有十六。開會廢竟。其理自平。問。今之門者。何教何門何理攝耶。答。能詮所詮既非偏小。理合圓門。圓門初有。即無作理。故頌云。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又經說門多種。有以教為門者。即文字為門也。如大品四十二字門等。有以觀為門者。即觀行為門也。如釋論明菩薩修三三昧緣諸法實相等。有以智為門者。即智慧為門也。如法華經云其智慧門等。有以理為門者。即理為門也。如大品明無生法無來無去即是佛等。今圓初有。豈外乎是。何者。教故有觀。觀故有智。智故入理。理故圓妙。此頌三十六句。二百五十二言。非教乎。因教知有。知有者非智乎。知有故施功為真為俗為中。非觀乎。三諦理顯圓妙開敷。物物無拘。頭頭不礙。非理乎。或曰。教門通觀。觀門通智。智門通理。理復何通。曰。止觀有此問。彼答云。能依是門。所依何得非門。雖無所通。究竟徧通。是妙門也。故此初有。亦須四門。又復應知。不惟圓有用此四門。一十六門。須教須觀須智入理。但此圓有。故約大釋。三釋有者。有即究竟有。三千法是也。智者大師云。以有門為圓通之相。又云。此相四門皆妙無粗。頌云。不思議假非徧假。假。即有也。非徧。即圓也。豈非有即圓通且妙乎。或曰。有門既妙。三

門亦妙。何偏稱有。曰。三門平等。有復何妨。若有為法界。攝一切法。則見思之假為法界。亦攝一切法。生死之有即實相有。亦攝一切法。所謂一法趣一切法。一切法趣一法也。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實相。出法界實相外。更無可論。此即立題為有之意。四釋三千者。有事有理。事者。事造三千。理者。理具三千。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荊谿釋云。言心造者。不出二意。一者約理。造即是具。二者約事。不出三世。今先明理具。次明事造。理具三千者。不二門云。心之色心也。謂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此一念心。具三千法。三千法者。謂念心若起。必屬一界。一界現起。九界冥伏。冥伏為理。現起為事。理事互具。成十法界。十法界者。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也。十界各各現起冥伏。互具成百法界。又百界各具十如是法。所謂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若一界具十。十界則具百。百界則具千如是法矣。此千如是。五陰一千。眾生一千。此二千法。屬正報。國土一千。屬依報。依正共論。故曰三千。止觀云。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則三千具足。法華玄義云。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於十界中。必屬一界。即具百界千如。於一念中。悉皆備足。此心幻師。於一日夜。常造種種眾生種種五陰種種國土。所謂地獄假實國土。乃至佛界假實國土。行人當自選擇何道可從。教觀二文皆譚理具。故引以證。若欲備知。須當啟彼。次明事造者。事造三千也。荊谿云。即心名變。變名為造。造謂體用。體用者。全體起用也。體者。三千之性。性即理具。用者。二千之相。相即事造。荊谿又云。並由理具。方有事用。今欲修觀。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任運

攝得權實所現。又四句立法云。理則性德緣了。事則修德三因。迷則三道流轉。悟則果中勝用。初句即理具三千也。二三四句即事造三千也。又事造中。初句謂順修事。名字等四即是也。第二句謂逆修事。理即是也。第三句究竟即。圓滿菩提是也。此初句并第三句。但約圓教順修而論。理而推之。前三教人俱名順修。故四教義俱判六即。但分證究竟不同也。若約收簡。收則俱名為順。簡則別修猶逆。豈藏通人而預其順。別教證道。方入順流。問。前云收則俱名為順。人天乘者為逆為順。答。人天在暫免三途苦邊。亦名為順。唯三惡道。無順純逆。故獨判其逆修者也。有人不許三惡六即。請觀修字。善惡雖異。其修豈殊。既稱修者。在因邊不無六義。故妙宗鈔云。三乘人天等下至蛄蟻。皆須六即判其初後。若不爾者。則十界不全。六即不徧。何名立法網法無餘。但順修趣上。逆修趣下。自殊冠履。故逆修者。置之理即。貶而不論。若細推之。理合併有。況情與無情。悉約十界。豈三惡道。獨不然哉。故三千法。一塵三千不少。剎海三千不多。縱亦三千。橫亦三千。三千自在。無法不徧。故題之曰三千有也。復頌之曰不思議有。事理三十。立題罄矣。問台。宗釋題。皆有五章。此釋論題。還例否耶。答。台宗釋經。五章悉例。釋諸論題。未見懸譚。若以義推。亦應具有。且題中門者。如以理為門。即單法為名。若以門為喻。即法譬為名。今能通即所通理。正以單法為名也。題中三千有者。即是理。理即法界。頌云。門門一一為法界。故知法界為體也。此法界體。從三觀入。若匪三觀。入則無由。頌云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故知三觀為宗也。三千之性為能具。三千之相為所具。能具即體。所具即用。頌云。若止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故知具字為用也。又云。一家

觀門異諸說。既異諸說。不同偏小。故知大乘為教相也。辭義若此。故知應有。二合釋者。又為二。一會通總別。二具有十乘。會通總別者。題目是總。正文是別。以總總別。別無所別。以別別總。總無所總。總無所總。故總即是別。別無所別。故別即是總。故於總中領略。則於別中思過半矣。問。若曰總無所總。總即是別。用別何為。答。既曰別無所別。別即是總。不妨有別。愈彰總意。總有能通之門。所通之理。能即是所。所即是能。別亦例爾。能通之門者。問。別中四門齊觀。總中何獨稱有。答。皆不思議故。圓教初門故。門為能通。理為所通。所通之理。藉能通入。能通即四門也。四門寬廣。有門為要。若入有門。有門不可思議故。有即三門。若入三門。三門不可思議故。三即有門。故頌曰。初門即三三即一。既皆不可思議。何嘗定三定一。故頌曰。非一非三又非四。所以別中四門。即總中之有。總中之有。即別中之四。別中雖四。意實在有。所謂圓門。所謂不可思議故。故頌曰。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又曰。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故知一三雖異。總別無差。

所謂所通之理者。問。總曰三千。別曰法界。法界似無。三千是有。總別何會。答。若曰法界似無。便同他說。非今性具。須知三千一一全體皆是法界。法界全體悉是三千。但全性成修。即三千之相。全修在性。即三千之性。三千之相。總中曰有。三千之性。別中曰一。一即是有。有即是一。故頌曰。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又曰。非但空。非但中。既俱非但。中空有有。豈同他宗法界。擴然太空哉。問。他宗法界。亦有事事無礙。何同太空。答。彼但果上融通。何關眾生本理者也。故實不類。問。自宗他宗。簡別云

何。答。有粗有妙。他宗云。法界之理。惟一清淨。不具通惑別惑事識業識煩惱結業三乘六道變易分段。迷中二法。理皆不具。理既不具。便成別有。別有之法。非二佛性。既非佛性。豈非佛性被迷中二法之所覆也。所覆之法。皆由真如不守自性。隨於染緣。作上迷中二法。法智大師立喻云。如淳善人。一切惡事。非本所能。為惡人逼。令作眾惡。故說善人為惡人所覆。今欲歸中。復用清淨真如。別緣真諦及以俗中。次第翻破一切迷中二法。是故能宗之人。所宗之教。悉成粗也。今家不爾。以知法界具染惡性。體染惡修。故通別惑等一切迷法。當處即是緣了佛性。既皆佛性。豈有佛性更覆佛性。法智大師立喻云。如君子不器。善惡皆能。或同惡人作諸惡事。則彰己能。何覆之有。故即二迷以為緣了。顯發於正。是故此宗。能宗所宗。悉皆稱妙。頌曰。惟一具字顯今宗。此歎所宗之妙也。頌曰。入此宗者甚希有。此歎能宗之妙也。頌曰。彼迷一心具諸法。此斥能宗之粗也。頌曰。墮在通別次第中。此斥所宗之粗也。自宗他宗。粗妙如是。

所謂能即是所者。問。能即有門。所即三千。云何相即。答。能通之門。即修也。所通之理。即性也。所謂全修在性。全性成修。豈不相即。

所謂所即是能者。問。若解能即是所。便悟所即是能。何翻覆耶。答。誠如所問。但前以境融觀。恐有境存。今乃以觀融境。仍恐觀在。故互融之。不留朕迹。又融則無二。不廢兩分。表不思議境觀。縱橫逆順。無不圓融。故作是說也。

二具有十乘者。問。聞夫修有正與方便。今是何修。答。正修。問。正有十乘。頌還有耶。答。十乘理徧。況此頌也。

略陳梗槩。一觀不思議境。謂觀五陰悉忘能所。故不思議。頌曰。不思議假非偏假。又曰。即是不可思議假。既曰假非偏假。則一假具足一切諸法。諸法即百界千如也。此法即空即假即中。廣大圓滿。橫豎自在。更不前後。豈非不可思議境。也。二真正發菩提心。既知前境。當發大心。發大心者。悲自悲他。上求下化也。上求。謂求佛果。下化。謂化眾生。悲自向不知此。方今始悟。悲他一向在迷。全不省覺。頌云。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此頌悲自也。又云。彼迷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此頌悲他也。既悲自及他。豈不為他說此。故知此頌。不少菩提心矣。三善巧安心止觀。止。即三止。觀。即三觀。即止為觀。即觀為止。隨自隨他。或暗或散。稱機修治。故曰善巧。頌曰。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此頌三觀安心也。又云。色心絕處中體現。此頌三止安心也。四破法徧。法。即見思塵沙無明也。以三觀破三惑。非前非後。亦不一時。故曰破徧。頌曰。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空即是心者。破見思惑也。假是色者。破塵沙惑也。非色非心者。破無明惑也。此三頓破。故曰破徧。若稍有法存。則不名徧也。五識通塞。若根若塵。若一念心與道間隔。即塞也。若加觀照。即通也。知間隔。知觀照。即識也。頌曰。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此頌通也。又曰。若止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此頌塞也。若通須護。有塞須破。於通起塞。能破如所破。其斯之謂與。六道品調適。道品。即三十七道品。調適。即隨宜對治也。人若於此法門一一分曉。一一修治。雖止雖觀。彌暗彌散。或動或靜。隨境隨流。蓋未調適破惑故也。今乃隨其根性。一一調之。何者。或宜初門入法界。即修初門以至破惑。或宜三門入法界。即修三門以至破惑。若入初門。即

入三門。若入三門。即入初門。故頌曰。初門即三三即一。是謂調適。七對治助開。以上道品對其根性。助修開發也。圓理開發。則不住初門。亦不住二三四門。門門俱遣。法界圓通。故頌曰。非一非三又非四。八知次位。次位。謂五十五位也。須判六即。何者。或有高推聖境。自鄙無分。或有以下劣人。濫齊極果。故以即而常六。簡下劣人。六而常即。收高推者。緩急得宜。入薩婆若。頌曰。凡夫心具即佛具。是為位次。九能安忍。安忍。謂有內外三術安忍於心。內三術。法也。外三術。人也。人法希有。安忍於心。故頌曰。惟一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十離法愛。前之九乘。或直達初住。或超至等妙。皆無著想。若生法愛。即墮信中。豈能前進到薩雲地。故頌曰取著不圓則不具也。須知初是上根所修。從二至六。中根用觀。自七至十。下根作功。雖裂三根。同觀一不思議境。即不思議境。具下九乘。九乘不離一境。一境不廢九乘。若不爾者。即非圓門修相。又非大白牛車。故凡修履。十乘具足。不可見此上中下說。便不修九。妄修上根。問。今釋頌題。用十乘為。答。若非十乘。即同破驢車。運載眾生入於惡道。故此十乘。經經皆有。論論不無。但昧者不知。修墮偏倒。能知具足。始為上乘。釋題竟。

宋忠肅公陳瓘述

陳瓘。字瑩中。官諫議。諡忠肅。述者。不敢當作。公之謙辭。公受法於中立法師。為法智大師五世孫。觀其所上師書。見其諄諄於教觀矣。

△正文四。初能通門。二所通理。三觀即境。四境即觀。初中二。初明初門不可思議。二明四門圓融無礙。初又二。

初明三觀圓融。二結不可思議。初又三。初明假觀。二明空觀。三明中觀。今初。

不思議假非偏假 此假本具一切法

不思議假者。圓教初門也。假即是有。有何所有。有三千法也。此三千法。即空即中。故曰非偏。既即空中。非三非一。故不思議。不思議假者。標也。非偏假者。釋也。下句出非偏所以。藏教以生滅觀。觀一切法。一一隔歷。故謂偏。圓教以無作觀。觀一切法。一一圓融。故謂非。一切法者。空中法也。此法天然。非今始有。故曰本具。下二觀例此應云真空不空非但空。此空本具一切法。中觀亦爾。文略意周矣。所謂具法者。假具空中法。空具中假法。中具兩邊法。問。假即空中。何獨稱假。答。有易修故。若入初門。三門齊故。

△二明空觀。

真空不空非但空

但空者。小乘偏空也。小乘因滅苦集。顯偏真理。偏真不即諸法。故空為但。又因滅會真。滅非真諦。故空不真。圓空具足百界千如。故曰不空。具有之空。豈同偏小。故曰非但。非但空者。乃畢竟空。故曰真也。

△三明中觀。

圓中圓滿非但中

但中者。別教中理。如雲外月。迴出二邊。不即空有。故謂之但。既不即邊。中理欠闕也。圓中即空即假。自異偏教。故謂之非。既即兩邊。中道圓滿也。出空中者。頌意恐人妄謂假為初門可也。空中豈亦初乎。故今以不空圓滿釋之。

自彰空中有假。假非初門耶。初門是假。次門是空。三門是照。四門是遮。今置三門。且修初者。不思議故(初明三觀圓融竟)。

△二結不可思議。

是故四門之初門 即是不可思議假

四門者。謂有門。空門。亦空亦有門。非空非有門也。初門者。有門也。此有雖有。是不可思議。何者。有非偏有。有即中空。舉一即三。言三即一。是故結初。云不思議(初明初門不可思議竟)。

△二明四門圓融無礙。

初門即三三即一 非一非三又非四

初門。謂有門。三門。謂空等。言有門即空等二門。空等三門即有一門也。問。即義云何。答。今以觀配。令義可見。且觀一念心有。即有門。即假觀。觀一念心空。即空門。即空觀。觀一念心亦有一空。即雙亦門。即雙照觀。觀一念心非有非空。即雙非門。即雙遮觀。初門既施三觀。三門豈不施三。施觀既同。門豈有別。故曰初門即三三即一也。或曰。施觀既同。門何四別答。天然之理故。入道不同故。悉檀因緣故。非一非三又非四者。在三望一。一即是三。一則非一也。在一對三。三即是一。三則非三也。三一互非。四門何在。門既不立。觀亦摩施。唯一法界。卓爾獨存。行者於斯盡心宜矣(初能通門竟)。

△二所通理二。初理具。二結歎。初中二。初喻。二法。今初。

一二三四指一月 四點似別惟一空

四指者。如眾翳人不識天月。明眼者以指指之。翳薄者一指便識。稍厚者或二或三。甚者須四方見。四指似別。月則一也。故曰一二三四指一月。點空喻者亦爾。四指四點。以喻四門。一月一空。以喻法界。指點雖異。空月不殊。以喻門門不一。法界理同。故曰四點似別惟一空耳。須知法一喻二。意不徒然。月喻法界之圓明。空喻法界之常徧。圓明常徧三世十方。豎徹橫窮。豈可思議。指喻文出大經。義不同彼。彼以金鐸刮目之後。示之以指。詢諸翳人。為見不耶。以至二指三指。指喻諦理。此指指月。指喻圓門。又楞嚴指月。指喻言教。所謂言同意別。理實天殊。

△二法。

門門一一為法界 攝一切法皆無餘

門門。即四門。門門不為別事。一一皆為法界而設也。如喻中一指二指三四指。不為其諸。皆為月指。法界。亦云法性。亦云中道。亦云實相。一法異名耳。所謂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攝一切法皆無餘者。一切法。即三千法。攝者。不獨有門攝一切法。三門皆攝一切法。皆者。三門也。無餘者。不約三千。攝則不盡。今約一念具收諸法。故曰無餘。問。四門攝相云何。答。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則有門法界。攝一切法無餘也。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則空門法界。攝一切法無餘也。一念心亦起亦滅。三千性相一時亦起亦滅。則雙亦門法界。攝一切法無餘也。一念心非起非滅。三千性相一時非起非滅。則雙非門法界。攝一切法無餘也。若識一念攝法如此。則根根塵塵攝法亦如此。蓋此一念。為修行之要。故約此說。若廣說者。無法不攝也。問。

具攝何別。答。約理曰具。約事曰攝。具如水具波性。攝如波還即水。問。若爾。水即體也。波即用也。波還即水。即攝用歸體。豈同理具耶。答。荊谿云。並由理具。方有事用。須知事用全體是理。何一用而非法界也。既皆法界。用用皆體。故攝即具。具還是攝。下文云誰知法界具足法。即結歎此文。故知法界攝法。即是法界具法也。若爾。何不言具而言攝耶。曰。表圓詮故。理自爾故(初理具竟)。

△二結歎。

不以妙假有門觀 誰知法界具足法

假即是有。有即是假。假非偏假。故曰妙假。法界。即有門法界也。法者。三千法也。法界為能具。三千為所具。雖離四句。能所且分。故曰法界具足法。又所具三千。各各互具。皆名法界。俱曰三千。此理天然。情無情具。昧者不覺。故曰誰知。因修妙觀。洞達法界具足諸法。故曰不以等(二所通理竟)。

△三觀即境。觀者。即前所謂能通門之觀也。境者。即前所謂所通理之理也。即者。能所互融之謂。何者。以由三德秘藏。為理為門為觀故也。前之門觀。與理自不相礙。今之所以復即者。恐有未悟。猶存能所。故今即之。泯前門理。門理既泯。獨一法性圓明自若也。然此先以觀即境。文二。初明修證妙。二明修證粗。今初。

聞思修證無不妙 心能觀此體具故

聞思修者。能修之慧。即三慧也。證者。所證之位。即地位也。體者。所觀之境。即三諦也。觀者。能觀之觀。即三觀也。全由三德秘藏之理。為諦為觀為慧為位。既皆三德。

一一圓融。故聞思修證。無一不妙。聞無不妙者。聞即名字。即初隨喜品觀。師云。隨喜何法。所謂妙法。妙法者。即是心也。妙心體具。如如意珠。此心即空即假即中。普賢云。心聞洞十方。心既能聞。聞即圓聽。故無不妙。既曰隨喜。意必兼師。若無師者。聞從誰得。感應道交。師有宣道。其如不言弟子何知。不知屬理。知屬名字。又此聞慧。理合位位皆有。如解脫月請金剛藏說十地等。又讀誦等四。理合各說。聞慧語寬。隨喜文收。思無不妙者。思三千法即空假中。若中下之流。聞而不思。上根之者。必加思究。能思所思即心具故。思惟路絕。心雖無緣。三千實相炳然齊現。故無不妙。修無不妙者。以三觀慧觀心具法即空假中。即空故伏見思惑。即假故伏塵沙惑。即中故伏無明惑。五住頓伏。觀行位成。見思若斷。相似位證。分斷無明。分真位得。無明斷盡。究竟成佛。觀雖屬修。修全在性。全性起修。修還照性。修性不二。故無不妙。證無不妙者。如大品云四十二字門。阿字即具四十一字功德。字字之中。具具皆爾。故今圓位。亦復如之。所謂一證一切證。一切證一證。位若非性。何能位位相收自在若此。以其相收自在。故無不妙。或曰。大品止云四十二字以況四十二位。所謂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妙。豈二凡亦圓具耶。曰。若十信不具。何六根淨見大千界。若五品不具。何初隨喜便稱妙法。故知位位皆具。方曰圓乘。若前後有異。便同別教。心能下。答也。或有問曰。何故聞思修證皆稱為妙。即以此句答之。

△二明修證粗三。初出非。二揀濫。三斥迷。今初。

若止觀心不觀具 則於一觀分二家

他宗但觀心性清淨。不觀心具諸法。心不具法。則心外有法明矣。心外有法。法不具心明矣。法不具心。心不具法。故於一心分心分法。豈非一觀而分二家。

△二揀濫。

一家觀門異諸說 諸說雖異觀自一

大經云。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緣因佛性。一家所譚。一曰性體。即正因佛性也。二曰性量。即了因佛性也。三曰性具。即緣因佛性也。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祇一法相。有茲三義。所謂會之彌分。派之常合。雖一一徧。亦無所在。不同他宗祇談真如隨緣作差別法。差別謂九法界也。不隨緣時則無差別。無差別謂真如一性也。今家則不然。三千之體。隨緣起三千之用。不隨緣時。三千宛然。故差別法。與體不二。是故一家觀門異諸說也。諸說雖異。法常法爾。法豈被談而隨乎談異也。故觀自一。

△三斥迷又二。初斥迷墮。二出所以。今初。

彼迷一心具諸法 墮在通別次第中

他宗不知心具法故。墮通墮別。墮通者。惟知體一切法空。空不即假。故墮通也。墮別者。從假入空。從空入假。從空入中。中不即邊。故墮別也。

△二出所以。

次第而生次第斷 豈知十界本來一
三千本一亦如是 皆非世數可分別

他宗謂真如不守自性。隨染淨緣。造十法界。故曰次第生。夫欲成佛。須壞九界。以次第觀翻破三惑。方成佛果。故曰次第斷。今家不然。以三惑全體是性惡法門。故不須斷。又九法界亦全體是性德。故不須壞。彼不知此。烏知十界本來是一。此宗灼然洞照千如。故用即體。三千相是世數。故可分別。三千性非世數。故不可分別。故云爾耳(三觀即境竟)。

△四境即觀三。初明具體。二明具人。三明具宗。初中三。初境觀。二指示。三功能。今初。

妙境元無空假中 而亦不離空假中

境即三諦也。觀即境故。故曰元無。境即觀故。故曰不離。境觀不二。故稱為妙。有人掃蕩一切不立。即此上句也。無此下句。不墮偏倒與。

△二指示。

空即是心假是色 非色非心名曰中

心。指一念心也。一念無相。並畢竟空。故空。色。指三千色也。無法不備。並如來藏。故假。中。指色心不一不異。並是法界。故中。此空假中。語似分張。並皆相即。

△三功能。

色心絕處中體現 於一一法體皆具

色心絕。是雙遮。一一具。是雙照。雙遮故中體獨露。雙照故法相並彰。

△二明具人。

凡夫心具即佛具 取著不圓則不具

一一法具。豈獨聖人。凡夫祇是佛心中十界之一。佛亦祇是凡夫心中十界之一。論其修證。則有分滿。論其心具。則無差別。故凡夫心具。即是佛具。但不可取著。取著兩邊及中。即非圓教。烏得而具。何則。前三教諦。分裂偏小。故不具法。若後圓教。無法不備。偏圓修證。不可同年而語也。

△三明具宗。

惟一具字顯今宗 入此宗者甚希有

上句讚法。下句讚人。古師云。只一具字。彌顯今宗。故曰惟一具字顯今宗也。當知他宗惟談法性。法性之談。是今性體性量。彼闕性具。是故今宗超勝於彼。入此宗者。名為頓人。圓頓之人。言行直截。法輪轉處。誰嬰其鋒。如師子吼。誰不腦裂。故歎此人甚希有也。

瓘公。宋人也。作有門頌。垂五百年矣。太史開之馮公諄諄於是。命余為之解。二公用心不殊。且五百年。將非再來者與。是月六日閣筆故敘。

三千有門頌略解(終)

附瑩中居士與明智法師書

瓘頓首再拜上啟南湖延慶堂上講主明智大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惱。下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妙旨以祛愚蔽。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有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諭云

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為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為法界。攝一切法。沉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以有召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義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惑亡。則有門豁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然則有之一門。純妙無粗。具足萬善。豈非三千之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爾。茲乃古師詮具之微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未易解此。夫三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而復即。即而復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而三千。此不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若觀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三千性即中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一切一切法耳。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法性。則本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三千性也。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爾。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爾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為妙有。於無為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爾。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別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今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為巧度之所訶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世間之相。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

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眾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念外無一毫法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為念。其壽無量。非得命根。亦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國曰極樂國。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其具如是。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眾生具乎。若有能知具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機熟緣深。定須成辦。此瓘之有得於祖意者也。瓘屏迹丹丘。老病待盡。千里相望。淨願不隔。更祈慈蔭。以師法見攝而終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風臨但極瞻嚮之切。瓘頓首再拜上啟。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真續及與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門。一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祇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為張無盡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生死如旦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珣了怡二沙門之名云。

慶元二年中秋四明樓鑰題

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

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為四明學子可登題於月桂峯下

又附馮太史請解有門頌書

武林一別。聞問杳然。不審比日道體何似。震旦國中天台種子。惟師一人。不可不自愛。倘藥餌之暇。望一思有門頌註惠教為感。即日秋序。涼風動幃。浮生過客閃眼無常。我輩幸受法熏。倘一蹉過。與庸人何異。願師珍重。作我輩津梁。尊恙良已。更祈振錫以慰渴想。風便馳此不多。

七月一日弟子夢禎和南

又附有門頌略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論僧徒。即號為士大夫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抑何言約義辦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內縉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義者。況士大夫乎。妙峰覺法師奮然為鳴陽孤鳳。幾二十年。講者或竊笑。斥為異物。而法師益精其說。不為動。今則稍習矣。海內賢士大夫。或有起而助法師者矣。惜余非其人也。因請法師出有門頌略解行於世。以聳動今之士大夫。台教中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

萬曆甲申長至日翰林院編修教觀弟子馮夢禎謹撰

刻三千有門頌解後序

北齊大師。得龍樹中論之道。一傳于南岳。再傳于智者。而後教觀始著。權實理明。解行俱妙真可謂傳佛心印。冠罩

羣宗者矣。唐有荊谿。宋有四明。咸稱中興教主。故使居士宰官。同服甘露。梁肅陳瓘。皆其人也。元明以來。此道不振。或有教無觀。如貧數寶。或有觀無教。以凡濫聖。神廟初年。妙峰老人起而唱之。一齊眾楚。傳不勝咻。開之馮居士乃力請解有門頌以為士君子風。妙師辭達理瑩。遂使緇素翕然向化。于今又六十年。古板不可復覩。予念重闢草萊。實賴妙師開之二大士力。故復較梓以報法恩。并附瑩中上明智書。庶可互相發明。讀者苟知介爾有心。即是不思議有。即是妙假。即是圓教初門。即是法界。具足三千諸法無欠無餘。豈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非不思議境。圓具九法。成一大乘。不生退屈。不生上慢者耶。噫。苟不讀此。安知三大五小之妙。苟不精熟三大五小。亦安知此頌此解之妙也哉。

古吳後學 智旭 拜識